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9nB454


頻吉祥禪師語錄

清 智祥說

德能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
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目錄](#)
 - [住衡陽雲峰佛國禪寺語錄一](#)
 - [住衡陽雲峰佛國禪寺語錄二](#)
 - [住寧州雲巖無住禪寺語錄一](#)
 - [住寧州雲巖無住禪寺語錄二](#)
 - [住湖州弁山龍華禪寺語錄一](#)
 - [住湖州弁山龍華禪寺語錄二](#)
 - [小參](#)
 - [示眾](#)
 - [普說](#)
 - [佛事](#)
 - [牧麟堂集](#)
 - [機緣](#)
 - [垂問](#)
 - [雲峰垂問六則](#)
 - [南嶽垂問三則](#)
 - [廬山雲中寺垂問四則](#)
 - [雲巖法堂垂問八則](#)
 - [方丈前垂問四則](#)
 - [修彌勒殿](#)
 - [修晟祖塔畢](#)
 - [龍華垂問六則](#)
 - [讚](#)
 - [水月像](#)
 - [普賢洗象圖](#)
 - [大士像如居士形手提數珠飄然海岸之上](#)
 - [一夕經行月下清光如洗師興起炙燈書大士…](#)
 - [有幅甚小師寫童男像高二寸許與數童子於河渚上聚沙為戲…](#)
 - [睡像](#)
 - [大士焚香坐誦經童子侍於右](#)
 - [魚籃](#)
 - [自在](#)

- [立江頭](#)
- [普光尼名弘壽者就生日覓像余諾之](#)
- [號半逸者就問心齋求白衣像](#)
- [文學求嗣請送子像](#)
- [乘獅子](#)
- [羅漢](#)
- [雲門湛祖](#)
- [弁山瑞師翁](#)
- [荊峰無學和尚](#)
- [雲巖睦堂老人](#)
- [獅峰浮木和尚](#)
- [湘翁和尚](#)
- [蒲菴金蓮師太](#)
- [歲舟和尚](#)
- [自像](#)
- [乘獅子](#)
- [題行樂圖](#)
- [示語](#)
 - [示孤朗輝侍者](#)
 - [示天寄倪維那](#)
 - [示如楫溜闍黎](#)
 - [示彥倫先侍者](#)
 - [示印可涓維那](#)
 - [示麗嚴瑞侍者](#)
 - [示旋輪晟知藏](#)
 - [示穆菴然知藏](#)
 - [示隻峰麟書記](#)
 - [示漚度人闍黎](#)
 - [示斯矣在知客](#)
 - [示舒谷暢維那](#)
 - [示朝野聞監寺](#)
 - [示古帆今參頭](#)
 - [示躍峰端知藏](#)
 - [示舌鋒劍侍者](#)
 - [示載昇遐書記](#)
 - [示引衢歸監院](#)
 - [示浴日能後堂](#)
 - [示別瀾泓維那](#)

- [示別岸超知藏行腳](#)
- [示友嵩繼副寺](#)
- [示淡峰奇維那](#)
- [示與菴修侍者](#)
- [示郢雪亮侍者](#)
- [示弘徹唯侍者](#)
- [示全雲浣參頭](#)
- [示魯山寤書記](#)
- [示碧崖光知藏](#)
- [示御賓惠維那](#)
- [示惺野到書記](#)
- [示允中傑監院](#)
- [示曇燁明副寺](#)
- [示魯璠玉侍者](#)
- [示象涵明知客](#)
- [示玉楷珪侍者](#)
- [示琇琳玟知藏](#)
- [示月天鑑知藏](#)
- [示指禪空書記](#)
- [示如旻謙侍者](#)
- [示琬菴玉知藏](#)
- [示慧霖智知浴](#)
- [示慈潤善侍者](#)
- [示靜主](#)
- [示景霽李居士](#)
- [示\[什/毓\]俊劉居士](#)
- [示無諍張居士](#)
- [示晴嵐熏參頭](#)
- [示位焉淨知藏](#)
- [示文郁秀知藏](#)
- [示三密印知客](#)
- [示聖峰真侍者](#)
- [示翼駒順侍者](#)
- [拈古](#)
- [頌古一](#)
- [頌古二](#)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4. 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 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頻吉祥禪師語錄目錄

卷第一

住衡陽雲峰佛國禪寺語錄

卷第二

住衡陽雲峰佛國禪寺語錄

卷第三

住寧州雲巖無住禪寺語錄

卷第四

住寧州雲巖無住禪寺語錄

卷第五

住湖州弁山龍華禪寺語錄

卷第六

住湖州弁山龍華禪寺語錄

卷第七

小參

晚參

卷第八

示眾

普說

卷第九

佛事

卷第十

牧麟堂集

卷第十一

機緣

垂問

卷第十二

像贊

示語

卷第十三

拈古

卷第十四

頌古

卷第十五

頌古

住衡陽雲峰佛國禪寺語錄

上堂

康熙庚戌夏六月十日雲巖老和尚令達源大師齋源流衣拂手札至山命師開堂本境檀護同門昆季兩序耆舊於十五日恭請上堂師至座前舉衣曰者是釋迦老子二千年前親囑飲光教合分付彌勒的因甚落在雲峰手裏要知來處麼蘇州有常州有指法座曰三賢四果人總不奈箇燈王老子何看新長老直蹋頂[寧*頁]去也便陞拈香曰此一瓣香罩古籠今該天括地散之徹沙界無邊聚之出毛端有剩炳向爐中熏破釋迦鼻孔裂開諸祖眼睛以此祝一人有道慶萬國雍熙報不報親恩助無為聖化復懷中出香曰此香種植得地灌溉有源正芬芳於獅子峰頭被一陣風吹落兩浙三吳星霜歷盡末後移到弁嶽山中頓使氣消葉盡今朝忽遭人於千里外撥動寒灰放出遼天惡氣就此熏他現住江西雲巖堂上傳洞山正宗第二十九世睦堂瑩老和尚不是報德酬恩且要明冤理屈遂斂衣就座達源大師白椎竟師卓拄杖曰好箇第一義諦卻被拄杖子吞卻了也拄杖子橫山河大地一時橫拄杖子豎山河大地一時豎即今略展神通要與諸人相見有麼僧問理彰時至箇事如何師曰大蟲戴紙帽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今日向人天眾前一時顯露還有密意也無師曰薰風匝地杲日輝天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雲巖與麼持來且道是傳耶非傳耶師曰特煞逼壓人作麼曰與麼則雲巖一枝見於今日也師曰人天眾前何必如是乃曰雲峰峭削萬仞崔嵬水洩不通孤鴻莫度山僧一向於此攬霧拏雲直得七十二峰俱倒卓金鞭倒握夜街行冷看大唐國裏狼煙匝地縱有五位三玄金圈栗棘總是尸祝樽俎設有舉著者一路子便教朝三千暮八百何故只為不識我居山活計舉拂子曰者是山僧高臥白雲難通鳥道的去處不惟夏月冰生更喜龍吟枯木祇如今朝金襴遠錫高客臨門如何是祝聖開堂一句擲拂子曰大開折腳炊松火細煮新豐月一團。

當晚小參睦州擔板漢血心為著廝兒楊岐孝順子至誠補弼慈明雖則雲龍風虎要知總為著箇正法眼如何是正法眼桡桡無底。

謝兩序上堂臨濟入門便喝不是好心德山入門便棒不是好心雲巖千里致書不是好心新長老特地陞堂是好心不是好心殷勤無可答聊贈一枝花。

結制上堂豎拂子曰祇者些子名不得狀不得波斯折斷珊瑚枝驪龍攪碎滄溟窟逢貴即賤比毫未猶輕遇賤則貴盡人天無敵山僧曾於歡喜亭邊

借路還家已自放開者些骨董今朝不奈業事臨門只得向棚子頭擊鼓吹螺抽三換五昨日已告香結制了也設有箇漢出來呵呵大笑道杜撰長老好不識羞饒你扮得花攢錦簇於衲僧分上了沒交涉山僧不禁撫掌曰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上堂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豈有與麼事曰教有明言師曰莫信莫信曰某甲有疑乞為開示師曰待疑破來再行檢點僧禮拜師良久曰清淨本然拈拄杖曰忽生山河大地了也會得的信知教有明言不會者擲拄杖曰少間再行檢點便下座。

冬至上堂達磨不會禪夫子不識字兩箇訝郎當家私都狼藉竟不管君子道亨小人道息陰盡陽生書雲彩筆阿呵呵甜者甜苦者苦冬到清明一百五。

臘八上堂流雲石壓倒珍珠峰了夢巖吞卻宋家嘴嚴風厲雪火爐頭纔說箇不要妄想執著忽然雲罅裏吐出箇明星刺到眼中噫奇哉一切眾生俱有智慧德相揮拂子曰可惜許僧問既降皇宮名悉達未生名字請師名師曰雨後梅花香更遠煙籠晴樹曉方疏曰謝師答話師曰幾多人錯會。

師誕日上堂以手輪曰甲己之年丙作首遂高聲曰還有屬牛的人問命麼一僧出禮拜起師便打僧一喝師曰山僧三十六歲限行到坎五鬼臨身僧曰葵展丹心向日荷飄嫩綠垂波還是西來的意還是為祝華誕師曰父無子而不獨子有父而返孤僧又喝師打曰用神不可損傷日主最宜健旺僧禮拜師便下座。

上堂無上醫王善開我心是則是病不投方雲峰診得汝等本元耗散如今要應方驗疾佛病祖病攢簇不得的四百四種膏肓病彈指曰百雜碎了也若向含元殿裏彈鵲繫定驢橛子弄觸體殼我即針汝灸汝好好上來修事著瘥病不假驢馱藥也不錯千年故紙好合錯。

上堂雨久菜園籬盡破年深灶爛火多煙芒鞋紙帳都零落脫腳繩床沒半邊四句中一句旋嵐偃嶽而常靜一句江河競注而不流一句野馬飄鼓而不動一句日月歷天而不周若箇辨得出別炊香飯供養除夕上堂今夜舊隨殘雨去明朝新逐曉風來三十六句消算了到頭無事可安排格外句是破艸鞋向上機是爛麻索那管驢事馬事策籬木杓我者裏別有三般奇特廚房內柴乾水足僧堂中有香有燭更有一般響明早出行放喜爆時你來聽。

元旦上堂堯天普被舜日高懸衲僧家正好向光天化日之下別轉機輪千差坐斷祇奉一人天地貴更無餘事樂耘鋤如何是普利均霑一句且喜今年麻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

上堂舉杜順和尚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乃曰者般說話煞有淆訛近日風聞七顛八倒老鼠對月生土蛇鑽入艸好好也不必深究其情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解制上堂雪覆萬山孤峰不白好箇消息無人會得堂司燒香啟請只得應箇時節今朝長期告滿須要與汝從頭漏洩山前花鼓頻催獅子弄盡奇特如何是解制的事長安市上多風月。

清明上堂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遂高聲曰主人在麼良久曰賺我來賺我來便下座。

佛誕日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落花三月節曰今朝四月八皇宮生悉達未審即今在甚麼處師曰殘夢五更天曰祇如拈花微笑意旨如何師曰江村四月閒人少老少安排學種瓜曰謝師答話師曰且放你一棒乃曰九十七種大人相拈拄杖曰不異落花三月節復卓曰莊嚴微妙淨色身還如殘夢五更天打○相曰示現降神出母胎即今在甚麼處江村四月閒人少復呈拄杖曰為眾生故作佛事莫是拈花意旨麼老少安排學種瓜且道是慶祝耶酬唱耶擲下拄杖曰且放者一棒。

上堂還有問話者麼顧視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山僧豈肯好肉剗瘡卓拄杖下座。

孟蘭會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日健連鎖飯青提面然王端受供養十世古今不離當念無邊刹海靡隔毫端一味高低普應何故衡陽城裏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

上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銜鐵負鞍鞭撻方行我也識得你良弓之子善為箕良冶之子善為裘。

結制上堂庭前翠竹砌下黃花明明百艸頭明明古佛面者裏薦得猶是依稀越國彷彿楊州更須別著隻眼始好向毘盧頂上豎五橫三跨燈籠來佛殿裏趁須彌於海水上說甚麼法住法位實相常住三藏十二部總是祭鬼神茶飯饒他文殊彌勒勢至普賢且教下位安排若是目連鶯子滿慈空生縱能廣運神力也只到得珍珠嶺畔要見雲峰猶隔山在你道雲峰有何勝處曾經大海難為水除卻須彌不是山誕日上堂僧問如何是慶祝華壽的事師曰下載清風付與誰曰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曰我說不得別人說得為甚仰山說不得師曰你也須出一身白汗始得曰說得的人今在何處師舉拂子僧曰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師曰天傾東南地虧西北問壽逾塵劫請師指示師曰隴上臘梅剛吐玉曰與麼則大地均霑去也師曰睦州只擔板南泉慣賣身曰天地同根真有道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乃曰祖宗門下事須是你出得一身白汗始知下載清風雖則仰山道說不得只顧天傾東南未瞻地虧西北縱有說得的亦不許與陳睦州王老師同參在要知壽逾塵劫意直待三十年後自有人舉去。

解制上堂與麼與麼易分雪裏粉不與麼不與麼難辨墨中煤與麼中不與麼千峰勢到嶽邊止不與麼中卻與麼萬派聲歸海上消者般說話一似渠塘夜月深秋底幾箇漁郎覓得歸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金剛手裏八楞棒總拈過一邊九十日飯錢作麼生料理呵呵從來欠債的還錢怪山僧又怎得。

薦亡上堂拈拄杖曰動步喫交揚眉錯過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者裏還有通死生一貫視身相如雲的麼有則淡影不須描摸如無試看伊迴脫羅籠去也遂擲下拄杖。

出隊歸上堂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擔頭處處挑明月離了家舍不在途中艸鞋步步蹋清風山僧在洞庭湖北值一雁南來曾寄一函可曾到麼教你好好撐拄門戶籬破應須檢點慎防鼠竊狗偷更有深深機密句打鐘深夜漫登樓。

宗印施供僧田上堂舉拂子曰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祇緣一切人曠大劫來賃佃不真致使叢生荊棘今日契券已在雲峰手裏有能如法耕植者麼不歸歸便得煙景有誰爭。

結制上堂十五日前錐不用十五日後鉤不施正當十五日中點水滴凍捏霧成團發冰河花開碓觜且道是甚境界原是住居西。

臘八上堂今日是瞿曇翁二千年前正覺山中打失鼻孔的一場敗缺凡受伊處分者都要潑些子穢露彼羞顏雲峰忝為腳下六十七代遠孫腕終不外曲且與據款結案一上遂喝一喝。

雲巖老人訃至上堂舉訃曰者是兩浙三吳一箇葛藤樁子五十年東葛西葛絆倒天下英靈山僧也曾喫一交來昨從顯聖堂中折倒了也快活快活免得來鈍置我雖然撫胸曰一回舉處一回傷血染秋霜紅似火。

瞿白禪人報母請上堂拄杖子化為龍吞卻乾坤了也聞說山下人家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東討西尋不見蹤原來賊是家親做驀指曰你是何人噫噫萬里青天祇一鶚。

解制兼為雲巖老人禮懺上堂拈拄杖曰雲巖先師來也即今入普現色身三昧出廣長舌謂今朝長期告滿不得有辜行腳高流老僧特為法施卓拄杖曰解開布袋頭放出百千頭蹋遍南丘又北丘老僧終自樂優游設有問雲峰佛法何似一條白棒空今古迴地遮天那一籌師起立合掌曰南無三滿哆沒馱喃伏惟尚饗。

端午上堂五月五山深不見龍舟鼓門前不用釘桃符驅邪自有雲門普喝一喝。

結制檀越懺藏經請上堂僧問結制安禪即不問者一大藏從何處得來師曰法會因由分第一曰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崑崙騎大象乃曰今日檀越啟請舉揚般若要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是接龜毛於鐵牛尾上若說功超異域福利人天是安鉢柄於鋤斧腰邊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畢竟如何是兩處成龍的句安禪不必佳山水消得閒情水亦香復舉趙州禪師因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州受施已下禪床繞一匝曰轉藏已竟婆聞曰比來請轉全藏為甚只轉半藏大慧曰若論那半藏縱饒趙州繞百千萬億匝也只得半藏乃至盡恆沙國土若艸若木各出廣長舌相說到盡未來際也只得半藏師曰要識那半藏麼遂下座便歸方丈。

師誕曰謝化主上堂舉五祖演禪師曰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森羅萬象推過一邊作麼生是諸人常住法身復曰有功無功莫使腹空師曰五祖雖則道貴連城卻猶倜儻不及惜乎在生滅有無中著倒雲峰也不管釋迦生彌勒出日曬窗櫺青山滿目化主歸來也不問伊常住法身但道那一人因甚不到他道不曾動著事因叮囑起展轉見淆訛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一僧出曰和尚多口作麼師曰山僧祇得打退鼓曰適來拈香慶祝未審悉達在什麼處師曰牡丹樹下花貓子。

結夏上堂喝一喝曰雞足峰前無憂林裏若說一義二義即是以藕絲風繫崑崙足立教石筍抽條冰生六月還有知時識候者麼巢知風穴知雨不是狐便是鼠。

鑄法鐘上堂萬煅爐中鐵疾藜等閒拈起要人知平生自得施奇策妙密鉗錘在此時卓拄杖曰乾三連坤六段水流溼火就燥驢兒只揀溼處尿看錮鏝著生鐵終不是望空啟告曾經敏手者自然玉振金聲若是躍冶之金依舊白雲萬里。

結制上堂法昌力士搥鼓雲峰九眾開爐非圖熱鬧門庭祇貴祖網不墜閒神野鬼守古塚寒巖本色袖僧應四稜著地法身二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過始好歸家穩坐若是窮途異客勸君更盡三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上堂嘉州大象瞎七瞎八陝府鐵牛脫蹄脫角青州做箇七斤衫傀儡偷來屋裏著好羞慚好快活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莫守寒巖異艸青坐卻白雲宗不妙。

臘八普光薙髮請上堂僧問如何是有身無事句師曰齊一變至於魯曰如何是有事無身句師曰藍田虎須是李將軍射曰如何是身事齊拈句師曰今朝正臘八曰如來成道普光落髮意旨如何師曰花根本豔虎體原斑乃拈拂子曰會麼與麼會去便知花根本豔虎體原斑說甚麼身事齊拈正好騰蹋向千聖頂[寧*頁]頭闊步高行不然未免畫蛇添足豎拂子曰普光如來離三垢諸吉祥中最無上彼佛曾來入此殿是故此中最吉祥釋迦老子忍俊不禁將閨閣中陳年骨董徹底掀翻捏目生花去也且道以何為驗遂擲下拂子。

上堂揚聲止響聲是響根棄妄求真真為妄本南瞻部洲經行北鬱單越打坐有佛處也錯無佛處也錯你和南我稽首有什麼錯水長船高泥多佛大。

解制上堂僧問如何是結師曰烏龜無背面曰如何是解師曰鼻孔漫撩天曰向上一路又作麼生師曰盧同月蝕詩最難讀乃曰揮戈佛日掃蹤滅跡截水停輪不容出氣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正是時人公幹今日一任你赤腳去衡陽也得袈裟裹艸鞋也得有伴即來也得到處不合伴也得何故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上堂薰風南至殿閣正涼一味祖腹高眠那管東山水上行胡僧赤腳走盡大地是一隻眼盡虛空是一箇身總恒沙為壽量螻蛄豈識春秋秕糠十聖

塵垢三賢猶是雲峰安居餘緒畢竟如何噓一噓下座。

邵陵威德寺請說戒上堂拈香畢衣忽垂下侍者整衣師曰侍者拾起袈裟山僧欲重說破海壇馬子大如驢潘閭倒騎顛折角驀顧侍者曰山僧與麼說話也是將錯就錯。

棲賢和尚至上堂舉洞山寒暑因緣師曰老祖箇妙協宗通法門若不是廣南蠻焉知鎮海明珠白月即現黑月即隱的道理中菴法兄是渠直下嫡骨兒孫你要知尊貴位中遍行三昧須懷香禮請。

元旦上堂僧問雲門乾矢橛意旨如何師曰山僧今年更無他說曰祇如祝聖一句又作麼生師曰風以時雨以時曰恭惟和尚起居多福師曰漁父歌樵人舞乃曰爐裏栴檀香乍熱衲僧來問乾矢橛山僧答話甚依稀只道今年無別說要知祝延聖壽樂享平安但願風以時雨以時漁父歌樵人舞是誰恩力上大人丘乙己。

上堂舉巖頭雪峰欽山同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曰你試舉天皇龍潭道的看欽山擬議德山便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即是打我特煞巖頭曰你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雪竇拈曰諸禪德欽山致箇問端甚是奇特怎柰龍頭蛇尾你試舉天皇龍潭道的看以坐具便搥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行雪峰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師曰雪竇只得登東山而小魯又豈知令若盡行不啻填溝塞壑還知麼石頭路滑人難到到者方知不易登。

建新禪堂上堂一莖艸上現玉殿瓊樓陋巷不騎金色馬玉殿瓊樓被一莖艸蓋覆猶然身拄本來衣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磔子念咒露柱放光向上一路別有商量卓拄杖曰錦鱗不得風雷送爭透龍門萬丈高。

法堂落成謝兩序上堂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雲峰不屑與麼道者一向來行德山棒用臨濟喝唱雲門普插仰山揪驅大漚水牯磨南嶽鏡磚鞭頑石上峰教枯木解痛到今朝總與你各各回向破筵籬收拾了爛生薑曬眼了雲堂裏煎點已畢菩薩子喫飯來。

上堂悶守化城故是癡漢坐證實所猶為鈍機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待彼身上生毛肢生牙爪駝著一切人蹄蹋蹄背對背泥水通身為人輕賤先世罪業即為消滅若謂雲峰說人過惡遂擎拳曰莫怪偶然一時之說。

開爐上堂僧問三玄要旨請師開示師曰我不是他群隊曰如何是第一玄師曰波斯嚼月法堂前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泥牛角上起蒼煙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爐頭截角小方磚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破艸鞋[跳-兆+孛]跳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燈籠沒孔竅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輪椎打得叫曰玄要蒙師指開爐事若何師以拂子搥曰惜取眉毛乃曰曠劫無明生死結根灰飛煙滅無處存身喝一喝便下座。

師四旬誕日上堂僧問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因甚教列三乘師曰昨日風今朝雪曰彼此俱是達磨兒孫何得禪分五派師曰雞上樹鴨下水曰有一人

不列三乘不分五派和尚如何接待師便打乃曰好笑雲峰孟八郎雪朝應請特陞堂年雖不惑猶懵懂每向人前道大荒今朝凍得口似匾擔有一段如月上孤峰秋臨萬壑的光景都說不出遂撥開胸曰幸是者幾莖蓋膽毛不曾零落便下座。

誕日上堂僧問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剎竿頭上風車子曰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日出東方又落西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拶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露乃曰今日有一件不平的事意欲對眾舉揚山僧若不是母難必要兜底說出他道睹星證得箇智慧德相正是逐鹿者不見其山豈知坐在淨白地上要問明星落後如何是身裏出門的意擬議不來和座掀倒教知二千年後寥寥日幹蠱而今亦有人。

供法物上堂好一段真風被他化母漏洩殆盡山僧雖則露箇面目也是蝦因子屈自小養一頭水牯犢是可憐生如今被人曳到曲条床上祇得要撒放一遍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拆東籬補西壁未免作死馬醫設有箇漢掀倒禪床喝散大眾不唯剿絕葛藤免見雲峰話墮。

為母金蓮老人七旬上堂僧問如何是為親祝壽句師舉拂子曰能扶衰老益氣長年曰祇如無量壽又如何慶曰紫金丹能瘳眾病曰祝與不祝又作麼生師曰有箇類聖散方子與你僧禮拜師曰可惜不善服用乃曰那吒析骨肉瞿曇轉法輪總是囊中滯貨雲峰打開布袋你看紫金丹能瘳眾病類聖散諸毒消除更有扶衰仙鳳酒補中益氣又長年有善於服用的麼雲峰今日開舖更無一人下顧可惜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不如收拾與蒲菴老人異日莊嚴淨土阿呵呵羅羅招羅羅搖莫怪空疏。

端午上堂今朝日面佛下界慶雲彌布定無蠱毒端公掃開柱下精靈土地分付江神討卜曼殊師利獅子筋疼善財童子遍處藥向我珍珠峰拈得箇茯苓根作杜仲子被山僧一唾只得掩面而歸。

上堂黃檗捧鉢坐南泉座穿靴水上行不曾打溼腳王老師眼光爍破四天下兒孫猶在威音那邊行腳且道虛席過第二位有淆訛無淆訛畢竟瞞雲峰不過。

獅峰和尚周年上堂僧問三世佛俱已禮過如何是先師面目師曰雨洗淡紅桃萼嫩曰未審即今在甚麼處師曰風搖淺碧柳絲輕曰原來原來師曰更要知春色惱人眠不得乃曰雨洗淡紅桃萼嫩好看三世諸佛萬德莊嚴風搖淺碧柳絲輕須知先獅峰面目現在臣退位朝君子轉身就父也難當春色惱人眠不得即今獅峰老漢於星宿劫中紹位已竟落得我業就功忘恩怨斷竟成不孝闡提人。

佛修剃落請上堂舉疏山仁禪師常握木蛇有僧問和尚手中是甚麼疏山曰曹家女師拈拄杖曰設有問雲峰手中是甚麼向他道德成端的曹家女洗出如來舊法身。

古帆五句請上堂舉拂子曰新豐一曲和者難賡雪曲陽春知音罕構還有和得的麼擊拂子唱曰烏隆隆古公機有意在高山流水白雲黯黯處笑花生碓觜誦遍了雜華鋪著破蒲團曰裏睡管什麼地老天荒人不識大眾若是陶淵明纔聞便歸去。

雲巖老人于周上堂大事三朝小事一七十年來者些子肝腸尚如鴛鴦怨不入骨恨不深恩不切髓情不極若使外人聞知畢竟兒孫不濟特以此片栴檀上復阿家老爹年年此恨難消七月二十四日。

贊伯居士六句上堂一僧纔出師曰你向山僧未出方丈道取看曰須是和尚自道師曰情知你道不得曰白日烘筵增瑞色一庭松竹倚清風師曰早知你有此一問曰松鳴朱頂千年鶴山長蒼條萬歲藤師曰猶落春秋乃曰者一則因緣自崇禎己巳冬月初二為先君少嵩先慈金蓮與伊狼藉殆盡如今更要山僧重為漏洩其實家醜不可外揚祇好借席呈情舉趙州因僧問和尚年多少州舉數珠曰數珠一百八師曰美則美矣未超數量今日設有問為居士慶誕未審壽量多少乃舉拂子曰有什麼數量。

上堂舉風穴沼禪師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輦蹇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甜識得此意便好消兵器為農器放馬歸牛若有些子汗臭氣脫下衲衣向山門頭領取帚柄。

解制上堂僧問如何是的指單傳句師曰牡丹花下睡貓兒曰南泉斬卻了也師曰還取頭來僧展手曰多少分明師曰趙州意作麼生僧擬議師打曰伎死禪和乃曰結向然燈前撈斷湘江水一簾解向然燈後艸色花顏俱漏逗正然燈急須薦上元定是正月半火樹銀花爛熳紅自己家園都蹋遍蹋遍後如何咄看腳下。

是心妙生剃度請上堂僧問不二門開新氣象華頂峰前月正圓如何是峰前境師曰鶴歸天表煙浸寒林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破碎伽黎撩亂搭曰只如人境不立時如何是轉凡成聖的事師曰今日有人出家曰與麼則歷歷相承去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乃曰一句了然頓超十地男子身中入正定女子身中從定起好笑他覺城東際見文殊禮慈氏終是箇鼻孔出氣如何是轉凡成聖的句一雙鴻雁孤飛兩隻鴛鴦獨立。

頻吉祥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懺藏經請上堂僧問露地白牛即不問五位王子事如何師曰且識露地白牛著曰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九重宮裏親依父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骨氣生來的似君曰如何是未生王子師曰志節已登龍鳳闕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威權迴震萬邦名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紫羅帳合無人識玉殿深宮不見蹤曰未審諸王的父是甚麼面目師曰明日向不借床頭相見乃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說甚麼真性光般若光自家寶藏不守向人家口邊舐唾如何是藏乾矢橛。

上堂冷地裏思量一件事真箇好笑如今也要大家知釋迦老子無端拈一枝花作什麼竟不知省錢易飽喫了還饑。

上堂杜子美極愛作詩李太白情耽著酒山僧酷好說禪只是臨機掣肘因甚如此究竟他說的都是驢前馬後。

天寄病起請上堂舉五祖演禪師病起上堂曰病來病去皮黏骨抖擻起來無一物行不成步語聲低鼻孔依然高突兀健則健矣且不能忘病天寄維那病已病了健又健了如何是活鱗鱗地句遂舉拂子曰花發雞冠覓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街前鬥不休喝一喝下座。

誕日上堂山僧未出母胎有則因緣今因漚度人徒請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卓拂子曰貓有歃血之威虎有起屍之德張公喫酒李公著跌纔有梅花便不同分明一種窗前月。

結制上堂諸方十五開爐雲峰廿四結制雖則事無一向也要諸緣畢備料掉秤鎚飛上天拆去東籬補西壁嗟忘卻了還有數百箇冬瓜不曾收拾遂搖手曰且莫忙明日廿五後日廿六小盡廿九大盡三十日待我從頭一一打起。

臘八解制上堂米盡油乾那事如何消算天寒地凍衲僧鼻孔殊長一向封疆把斷水洩不通如今放開些子一任暖律回春你好將智慧德相妄想執著一囊收貯便好一鉢千家供隨緣與麼遊本來無箇事不必按牛頭。

上堂天正秋事已畢杖挑煙水心何極秋雲秋色雨濛濛葉子飛來寒[颱-台+析][颱-台+析]只如樹凋葉落不得道體露金風作麼生別得一語忽打噴嚏曰好好且得出些子氣。

師至常德棲賢中菴和尚請上堂適來法兄和尚道有箇千聖不攜萬靈罔測的句子要山僧與你們說破雲峰抖擻尿腸竟說者一句子不出何故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上堂舉徑山洪諲禪師因僧問奄息如灰時如何山曰猶是時人公幹曰幹後如何山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山曰禾熟不臨場師曰問的如翫月

生紋答的似入幽涉海惜乎者僧不善轉變當時更進一語立地向矮子國裏為王去也且道更進甚麼語遂起身曰豐干道的。

棲賢兩序請上堂僧問世尊不動寂場而遊鹿苑和尚離卻雲峰特入棲賢未審還同鼻孔出氣麼師曰你欠伶俐曰驪龍攪破滄溟月波斯擎得夜明珠師便打曰竹篋子[跳-兆+孛]跳觸著東海龍王惡發盡四天下張旗布鼓還識其中奪標者麼師曰門前朗水依然綠院後梁山只麼青曰與麼則蝸牛角上三千界雲月溪山共一家師打曰又恁麼去也問多寶如來分半座棲賢老漢請登堂未審古今之意是同是別師曰謝十三郎著象棋曰現前大眾久嚮雷音畢竟以何接待師曰半邊街上有曰謝師答話師曰恁麼郝問鍵錘已整舊話方新證得的復是阿誰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曰坐斷化機的人來如何安置師曰倒退三千里復有僧出師以拄杖約住曰衲僧家有借不借機同不同句若只抱箇不哭的孩兒按圖索馬有甚交涉豈不見適纔問話的有一箇照用同而權實不會有一箇玄要具而賓主不分有一箇雖則照用權實俱備只是鏟地不會你更要來問又豈知青蘿叢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所以趙州道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若果是坐斷化機的人說驪龍攪破滄溟月也得竹篋子[跳-兆+孛]跳上天也得不動寂場而遊鹿苑的消息也得分半座與釋迦說法的意思也得雖然更須知有三千里外摘楊花的一著如或不然逢人切忌錯舉。

出隊歸上堂離山七月日客夢一百五趁起三腳驢踏殺玄沙虎鬢邊生白眼生花說話由來多莽鹵今日歸來舊院清帶得和風兼細雨設有問向上宗乘如何舉似昨過瀟湘南岸忽見驢子飲江濱上下相看嘴對嘴。

方丈上梁上堂卓拂子曰深一丈拂一拂曰闊一丈包括虛空無背向忽然走出空王老子教馬鳴王喝彩山僧便問他還知向上尊貴一路麼你看他揚聲大叫曰阿轆轤起。

方丈廚庫落成謝兩序上堂僧問如何是向上一機師曰烏龜稽首空王足乃曰秋老寒巖霜流野水不萌枝上都教果熟香飄無影林中總見風清月皎相頭買帽土曠人稀作灶漆泥通煙合火如何是業就功忘句冬不寒臘後看。

上堂一念萬年寒灰枯木俱是靜沉死水電捲雷轟精光透露不異捏目生花作麼生是活潑潑地句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出。

臘八上堂千峰萬峰咸積雪早起明星俱沒得而今幸喜日頭光更有一樁窮快活是甚麼事斑白貓兒爪距寧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喝一喝曰低聲低聲。

上堂舉楚石琦禪師曰一毫吞卻山河大地則易山河大地吞卻一毫則難也不難也不易鋪著破蓆日裏睡料想方兜率宮也無如此日炙背美則美矣只知有己不知有人雲峰則不然攜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解制上堂豎拂子曰一向恁麼地鳥道不逢人玄途絕消耗只有一元和二佛陀三達磨其餘是甚麼碗踹丘擲拂子曰五九盡日又逢春上元定是正月半金色馬陋巷不騎破襪衫回途肯著左搓龜毛搏玉象也應隨例看花燈。

春盡上堂九十春光日已經過去了人生渾似夢勞勞苦不曉子規啼得血淋淋聲聲報道春去了好向虛空闢道途送春來日歸海島途中若遇觀世音與你餬餅切不可換取饅頭何故明年仍有春來到依舊桃花滿院開。東林眉浪和尚至引座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與麼說話大拘執生山僧昔年赤雙腳踏遍虎穴龍宮突遇眉法兄掀眉一笑便知他法幢建而宗旨立從是分袂廿餘年雖則兄南弟北其實看花的看花走馬的走馬昨來被箇戴冠碧兔牽來忽到者裏山僧一時措情不及只記得無邊身菩薩以竹杖量如來頂量至梵天竟莫能得乃合掌說偈曰虛空不可量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汝等端略處肅好看東林和尚放出頂相來也。

巖舟和尚送獅峰老人衣鉢入雲峰塔請上堂多子塔前活埋迦葉於雞足山中大庾嶺上死制道明於黃梅室內總祇是者些子無端被人向龍華寺裏收得竟不管平推五嶽三山勢傾出雲山幾萬重今日既落在雲峰手裏不管是佛的祖的指塔曰一齊收向者裏從教他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浴佛上堂年年四月八惡水當頭潑究竟不得乾淨返添許多邈邈小子今朝不敢造次大展坐具至誠作禮無量壽勝王菩薩。

上堂一僧纔出師便打僧即喝師又打僧又喝師曰再喝喝看僧禮拜歸位又僧問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翻覆有千般如何是第一義師打曰者一棒定要喫的曰道無方所明之在人法離見聞證之在智從上源流所傳何事師曰猢猻拄杖三千丈問新霽山川野色妍經寒梅蕊綠新蘚曉嶂晴嵐機不論五家宗旨請師宣師曰你也要棒喫曰上下和平針來線去如何是曹洞宗師打曰綿密不通風曰驅耕奪食玄要齊施如何是臨濟宗師又打曰拄杖活如龍曰關山崎嶇劍刃相當如何是雲門宗師復打曰腦後見晴空曰暗合機施不留朕跡如何是為仰宗師亦打曰痛處與人同曰山色溪聲全體獨露如何是法眼宗師以杖拄口曰口裏出清風曰五家宗旨蒙師指象外歸家有幾人師擲拄杖曰且放你一棒便下座。

重陽上堂寒漸威葉亦落籬菊經霜香流夢破一句該萬象九日見花新老汾陽錯下註腳風流客由他落帽郎當兒灸燈暗坐達磨老子的五葉一花其實坐成類墮你們登高時可見祝融那邊的花色麼阿耶阿耶笑破虛空口。

白巖位老和尚訃至上堂師拈香入爐中曰千鈞之弩已有人發了看箭良久曰過也舉訃曰擲得箇果子一切人觀瞻有分見麼者是我洞祖門下一位有力功臣不惟舉鼎拔山且得使佛祖光明互百世而常存豈不見大統

祖燈摘珠玉而類貫無窮彙集無限人鼻孔眼睛直得花鋪錦上即今天下孰不欽聞山僧縱以須彌聚筆海水量墨欲書法叔和尚生平所證之道所懷之德所建之功所有之名於百萬阿僧祇中不得少分不如向者片栴檀中與伊燒卻何故不見道至人無^己神人無功曾來夜宿花枝上直至而今赤手歸。

結制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今^日離章義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胡僧夜渡關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合水和泥乃曰承言須會宗毋自立規矩惟此一真宗不易為君舉恁麼也不得新羅一似占波國不恁麼也不得波斯踏碎黃金窟若欲總不恁麼怎奈黑漆燈籠鬼夜爭今與諸人約定第一出人行來不得踏著常住地第二喫粥喫飯不得嚼著檀信米更有一莊要緊十二時中不得向鼻孔裏出氣若能依我教言向上句祖師機都將掉在後架頭從他閣起。

冬至上堂一陽初復萬類咸甦不惟大地春回且得日長一線正恁麼時苔封古路葉覆寒巖輕霜漬淡月流輝古井浸長天一色要得敲開金鎖玄關普請大家著力。

上堂融百千剎海作箇禪床是雲峰本分煉三百骨節作箇話頭是諸人緊要正當融煉之際如何是急急如律令句卓拄杖曰眨上眉毛早^已白雲萬里。

久雨上堂近來四十天雨幸喜不曾濕腳只見水長船高處處泥深路闊東海龍王儘喜歡破浪金鱗俱活潑以拂子指曰天色似有晴意好把冬瓜瓠子黃瓜茄子一一從頭檢點若有漏溼山僧不管你有過無過。

元旦上堂山僧自受先雲巖密印已來迄今二十一年竟未曾向人舉著即今癸亥春王第一日敬為拈出用祝當今皇帝遂拈香曰[口*部][口*臨]嚙[口*臨]嚙喇迦娑婆訶。

解制上堂冬不用解春不用結公案現成不須重說不重說君須決昨宵虎咬大蟲驚起南山鼻驚遂攏下拄杖。

浴佛上堂僧問瞿曇老子年年降誕未審壽量多少師曰風吹煙柳條條綠曰未離兜率已降皇宮及至下來未審是出耶不出耶師曰雨洗桃花片片紅曰指天指地逞功逞能一棒打殺廢古忘今雲門老漢還具通天正眼也無師曰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曰假若和尚當時又且如何決斷師曰山僧沒伎倆曰即今四眾臨筵是慶讚如來耶是道合雲門耶師曰舊文章不必再讀曰與麼則雲山解說法凡聖共知音師曰好箇話端乃曰雲山解說法凡聖共知音好箇同條句無人解得聽五更頭傾甘露不止九龍俱吐出年年生箇小瞿曇^已為諸人總沐浴雨洗桃花紅風吹煙柳綠向下舊文章不必重新讀便下座。

獅峰和尚十周忌日上堂與師十載成長別零落家私不可說抖落蓬塵滿簸箕盞子碟子俱狼藉遂拈香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當初塗抹我大煞今朝供養你不假。

解夏法因居士懺藏經請上堂舉昔有老宿一夏不說話一僧曰今夏已來不道佛法欲聞著正因兩字也難得宿曰若是正因一字也無又一老宿聞曰好一鍋羹卻被一顆鼠糞污卻雲峰今夏只為著法因兩字晝說夜說熾然無間又豈止將虻蛇蝮蠍砒霜鴆毒撒向者鍋羹裏教一切情無情物一時毒殺然後開卻眼來好看擔頭黃葉秋容瘦林下溪聲徹底寒。

為蒲菴師太三周上堂三年正月今朝雨添得愁思海濤深不是偶然求合得天教寒色洗空林前年十九泥深沒處走去年十九對著南辰禮北斗且道即今有何意致藕絲孔裏玉龍吟烏雞啄落天邊月。

臘八上堂僧問今朝臘八佳節昨晚瞿曇解結明星刺破眼中塵狼藉家私天不夜如何是粉碎虛空句師曰夜半好消息曰麒麟掣斷黃金鎖如何是不設牢關句師曰古路如弦直曰木馬嘶開古洞春如何是登堂入奧句師曰晴空只悄然曰夜半金烏騰海底如何是透頂透底句師曰木人穿玉戶曰曉來猶是舊時人如何是覲面無私句師曰石女扣金鐘又僧出師曰不涉廉纖試道一句僧便喝師曰正是廉纖曰透出威音外風光遍界新因甚當陽一著佛祖猶迷師曰廉纖不盡曰人情盡處難留跡家破從教四壁空師拈拄杖曰你豈不是見彈而求鶚灸便下座。

甲子元日上堂此一炷香無聲無嗅非木非煙統恒沙眾聖之靈起無盡含生之敬就此拈來遙向。

北闕以伸供養伏願龍樓鳳閣端居九五之尊四海八肱共樂羲軒之化遂斂衣就座乃曰即今一元再復甲子重登教二萬一千六百箇日月箇箇光輝使一統兩京十三省蒼生人人樂業只如重巖之下爾我道人有何祥瑞拈拂子曰山門跨玉象佛殿駕金鰲迦葉纔方起舞山河大地鳴琴直使諸人箇箇眉毛卓豎始見得元正啟祚萬物咸新。

上堂拈拄杖曰山僧此時前不讓釋迦後不管彌勒直使靈通海嶽氣運陰陽任他隨墮類墮尊貴墮一一據款結案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驗在臨時。中秋上堂拈拂子曰此夜一輪人盡望不知秋色落誰家呵呵大笑曰南嶽七十二峰巒衡陽數十萬人家那裏沒有若有私於己者即所以私於人也遂擲下拂子。

解夏上堂九十日前默時說九十日後說時默九十日中不默不說那畔今時非心非佛秋空漠漠白雲飛萬頃長空天一色。

蔣秀卿居士懺藏經請就指南菴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雨洗疏林白雲自異青青黯黯處密不通風光明燦爛時囊藏不住真性光般若光頭頭透露但將一隻摩天眼看盡三山五嶽春還有因齋慶讚者麼僧問香煙鬢鬢燈燭輝煌般若真宗請師舉示師曰藕絲繫住金烏足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敢問如何是此經師舉拂子曰題是佛說曰未審三千諸佛畢竟居何國土師曰吾常於此切。

上堂舉雲巖老人住弁山日上堂未就座乃曰提持此事二千年前釋迦老子先我一著無端被文殊一椎不勝狼藉及後藥山依樣畫貓又被院主一

撈轉見不堪弁山今日更不雪上加霜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便歸方丈師曰先師與麼已涉繁詞雲峰今日因事出山且不閒與你們說得拽拄杖竟出。

譚門眾山主請上堂轉山河大地為自己則易收捲殘霞蕩虛碧轉自己為山河大地則難趁卻泥牛出海南者般說話不免在難易上起見山僧未出山時只見白雲淡蕩綠水漂搖山河大地與自己本來無問及至出山之後但見村歌社舞朱紫駢闐處處彌勒下生頭頭釋迦出現如是山河大地又何須轉今日眾居士以無作妙力轉山河大地為自己了覓一毫難易之相俱不可得作麼生是響順聲和一句揮拂子曰但把一枝無孔笛主賓顛倒兩頭吹。

結制上堂九旬禁足魚游網三月安居鳥入籠生殺盡時蠶作繭如何透得者三重雲峰則不然九旬禁足風吹網三月安居水出籠生殺盡時雲過樹有何難透此三重雖然瞞諸人即得若是那方人但將冷眼瞧著看你如何開口不見道鑊湯無冷處擊拂子下座。

冬至上堂喝一喝曰一陽復也又喝曰群機動也還有向群機未動已前道得一句的麼顧左右曰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便下座。

上堂舉拂子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是羲皇時世我者裏事不如此疾雷破山颶風震海乃壞劫將臨我者裏事不如此且不貴宜僚弄丸乘鵠黏鳩但能唱拍相隨便見風清月皎遂擲下拂子。

上堂夜船撥轉已見雲籠海岱眉毛眨上依然鷄過新羅直饒寸絲不挂脫體無依正是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要得琉璃殿上光生八而你諸人正好著力。

解制上堂箭穿紅日影水赴百川潮好生去無毛鐵鷄飛天戴角泥牛入海好生去三腳驢子弄蹄行崑崙跨鶴汀洲下好生去新婦騎驢徐六擔板一任你東去西去只是那一行騎牛的不許動著若動著即打折你驢腰。

上堂廿四五年終朝打睡惟有今年益奇益瑞泥牛產得玉麒麟木人唱絕商山偈春風不到處絕滲絕漏鳥不銜花時難狀難名到者裏只好隨例投餐雲峰有一十八拍如今要與諸人唱出遂以拄杖三卓曰曲終人不見檻外數峰青。

臘八上堂師拈拄杖曰有麼僧出禮拜起師便打僧即喝師又打僧曰早知有此機要師曰放汝口通汝氣曰輕煙滿地寒侵骨萬里長空一倍晴如何是他一隻眼師曰騎虎頭收虎尾曰明星落後又作麼生師又打曰紫雲峰頂別有一句請師垂示師曰崑崙奴著鐵褲打一棒行一步曰謝師指示師曰最苦是新羅問閒言剩語即不問寶鏡三昧事如何師曰一似破沙盆曰如何是重離六爻師曰解弄死蛇也應活曰如何是疊而為三師曰將汝頭作汝尾曰如何是變盡成五師曰陀羅尼章句曰因甚有許多差別師曰山僧不曾有差別到你曰等閒奪轉空王令千聖還他立下風師曰也是鰲背猢猻乃曰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者是今日一箇蘇活瞿

曇你若道本不生今亦不滅是弄蛇頭的家具若道心生法生心滅法滅是搬獅猴子的活計畢竟如何是偏正回互的意饒你道子夜星河霧氣濃依舊青山不露頂此猶是雪山坐的要知蘇活瞿曇麼撫禪几曰過橋村酒美隔岸野花香。

解制上堂九十日前結羊頭車子推明月九十日後解無底船兒甚瀟灑正當今日如何是不解不結的人顧左右曰明朝更獻楚王看。

德清優婆夷懺藏經請上堂舉趙州因婆子請轉藏公案乃曰婆子可謂去國一身輕似葉趙州嘉名千古重如山雲峰今日與德清轉藏又作麼生以拂子卓禪床曰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堂鐘樓上念贊骨董挑來不滿擔床腳下種菜葫蘆貯滿三千界昨日栽茄子霸陵橋上英風起今日種冬瓜驚奴曉夜撲菱花雲峰者四轉語可以仰答先師其實有兩負門若簡別得出許與雲峰相見若使不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

結制上堂去年結今年結暑往寒來好時節去年桃李也開花今歲梅花將噴雪祇有李將軍射中石虎用在機先韓大伯放箇蒼鷹有些妙訣山僧近來說禪不是潦草實不耐得寒灰枯木死蛇頭爛賤生薑總不要阿呵呵真好笑藍采和沒孔竅。

冬至請西堂書記上堂僧問古德曰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未審和尚還有為人處也無師即拈香入爐中僧曰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且如何師曰腳跟下勘較三十乃舉疏山仁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山曰京師出大黃師曰若識得者一句子如飲滄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腑倘或辯驗不真問取他東來南來的行戶。

上堂韓信斬關不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還如曳尾靈龜怎似他金臺寶網從不繫著箇閒家具從他爛卻便見蓆捲三吳塵氛斂盡如何是啐啄不相應的句六月雪凍殺鰲。

立春值雪上堂盡大地是雲峰箇眼盡乾坤是雲峰箇身一切人坐臥經行著衣喫飯屙屎放尿總任雲峰眼裏身裏如何不成礙去只為雲峰是箇空的春風吹起時雲峰便水綠山青暖氣遍臨時雲峰便錦簇花攢秋聲蕭索處雲峰飛來無限零星葉寒雲凍鎖時雲峰冷浸重巖撥不開若使雲峰是箇實的又豈肯受渠四序遷流即今大地春回且雲峰又作何面目拈拂子曰早朝雪子落紛紛一箇烏盆變白盆中間忽然日頭出白盆依舊是烏盆還會麼遂擲下拂子。

結制上堂全機敵勝落二落三電掣飛雲墮七墮八生鋏鑄彈子要伊打破疑團靈鶴得翬霄莫教白雲縛殺牛過窗櫺尾巴何曾過得佛既作了不須捏目生花現成句不用拈提真實處的宜道取。

上堂舉龍潭信參天皇悟禪師曰崇信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信曰何處是指示崇信心要處皇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是指示汝心要處信

低頭良久皇曰見則便見擬思即錯信即有省師曰我怪一班黃口兒祇推上奇言怪語以為險巖句陷虎機聞著者般說話便不經心屬眼殊不知天皇答的正是碎壁析檀你擬著何塵非寶那片非香總是絕妙絕奇的骨子若是膠柱鼓瑟流且站過一邊。

長至上堂寒流野水看清波漁人不渡疏林雲漬覓古路樵者忘蹤暖室裏莫錯商量貼肉衫當爐脫卻只如冬至一陽生因甚點水滴凍若道得分明吾道大亨設使必要逢庚數九侍者與我掇退果桌何故不見道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

臘八上堂僧以左手舉坐具曰者是妄想執著將甚麼喚作智慧德相師曰韓幹馬嘶芳艸渡僧以坐具度右手曰者是智慧德相又將甚麼喚作妄想執著師曰戴嵩牛臥綠楊陰曰離此二途請師直指師曰掩耳偷鈴漢曰頭頭顯露法法全彰因甚必要睹星方悟師曰兩面三頭不好看乃曰鵲巢頂筍蛇貫膝肯綮修證一團滯氣雖則不依妄想也因難免固執指天指地已稱尊何事寒巖坐冷地今日實向你說頂禮無上醫王暫借鼻孔出氣。解制上堂僧問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嘖呻屈為中下即今撾鼓陞堂所為何事師曰掃徑清風迎白日曰纔有言詮即落是非不涉語言終難妙證正此之時把住好放行好師曰不把住不放行曰未審是正中出偏偏中立正師曰舌頭已在梵天曰此所謂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師曰的的不假言詮乃曰但能不觸諱即勝斷舌才說什麼不涉語言終難妙證語著結也三十棒語著解也三十棒又何況立正立偏分三道五一向只見山門合掌佛殿燒香那管兔走烏飛青天頭上如今春色蕭然天台去也得南嶽去也得笑看閉門打睡絕慮忘緣好一似竹篾三條驀肚纏遂喝一喝曰途中善為。

請霽峰首座上堂峰問天寒人寒總在裏許拄杖子寒時如何師曰抓著山僧癢處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師曰已是七穿八穴曰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為甚道箇普天匝地師曰何處可囊藏曰任從三尺雪難壓歲寒心師曰莫把琵琶強遮面遂舉靈樹和尚數不安首座人有問乃曰我首座生也有頃曰我首座牧牛也又曰我首座出家也我首座行腳也一日擊鼓集眾曰山門頭迎取首座適雲門至便請充第一座雲峰二十年虛此一位不是無人只是首座未到而今月霽峰晴寒光可掬而況山僧年牙衰朽那更有閒巴鼻洗象調龍自此之後你諸人饒過山僧凡有捏不碎的咬不破的去尋他東樓頭箇漢。

己巳臘月十日退院上堂拈拄杖曰從上諸聖親行此令山僧得自雲巖三十年用他不盡即今移南斗入北只得借功明位去也遂卓拄杖曰拄杖今年五十五生平孟浪忘機觸而今轉位借功勛威震寰中看步武山僧落得千自在百無為寒則向火熱則乘軒得閒寒興上峰巔且如何是忘功罷業一句擲拄杖下座。

頻吉祥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住寧州雲巖無住禪寺語錄

康熙壬申四月廿六日師於南嶽雲峰受江西寧州雲巖櫟山和尚并州主紳衿檀護請至十月朔一日入院。

三門微塵剎海祇此一門驢到馬到總向者裏入遂卓拄杖。

彌勒天上無地下無眼眼相窺渾成露布十字街頭等箇人且道是你不是你。

韋馱有你有我不愁不怕寶杵光鋸徹萬機千年祖剎斯擔荷。

佛殿同體異體擲過一邊有相無相收歸那畔以手指曰者箇甞日出數峰青似染人皆說是汝州山。

伽藍靈山相托的事想應記得公既得人之牛須當還人以馬末世風規整頓難大家於此圓前話。

祖師乘蘆渡水錯了也立雪折肱錯了也石室裏求人錯了也今日有箇不錯的句特伸舉似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華身。

毘盧本身盧舍那淨瓶掇過了山僧不安鉢柄你莫捏日生花。

影堂拈香曰昔年恁麼去攬掇泥牛拽水磨今朝與麼乘鞭回玉象趁麒麟正此之際不用三語不豎兩拳如何是報恩一句人心難滿丘壑易盈。

據室橫按拄杖曰寶鏡如此闊世界如此闊晟祖高懸此鏡起億祀靈輝先師到來拂而拭之頓使玉殿瓊樓涌出一莖艸上諸兄繼拭更見光流八表山僧今日拈來照鰲群狐肝膽盡佛魔無處可潛蹤。

即日上堂拈疏曰鏗金戛玉錦繡天成曾於南嶽峰頭已見山騰水立尚未見聞重新宣過指座曰三萬二千箇不免有借怎似者箇尊無極高無上不須作禮燈王十尺還他一丈遂陞拈香曰金輪王種就曠大劫栽培花敷果茂影蔭人天(臣)僧遙對北闕用伸供養又拈曰此香奉為滿朝文武公卿

本省督撫憲守州主臧公鎮府栗公列位尊官惟冀莊崇品位福壽齊增次拈曰無影林中乘玉露不萌枝上更馨香奉為青原落脈第四世本寺開山晟祖并歷代住持法兄和尚當山護法兩序大眾伏願燈燈續焰聯芳處處歡歌不盡復懷中拈出曰者一些子三十年前在者裏翻覆得七顛八倒狼狼藉藉冷傷熱痛不堪重敘第二回供養八座道場中興本寺曹洞二十九世睦堂瑩老和尚櫟山和尚白椎竟師曰迎鋒敵勝落二落三錦繡胸懷墮七墮八若是當家種艸自然接拍相承還有恁般人麼僧問三通鼓罷四眾臨筵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有口已借人了曰白雲生滿座瑞氣擁禪堂少室真消息當機願舉揚師曰更要山僧說些甚麼曰頹綱重整即不問舊店新開事如何師曰買賣現成問千里乘帆即且置高輝寶鏡事若何師曰

半年不雨今日方雷曰如何是開堂祝聖句師曰南山起舞北嶺垂雲曰新豐一派荷玉分流老祖家聲如何舉似師曰石女已穿無縫襖木人齊唱紫芝歌乃曰摘虎鈴驚群動眾截驪角水涌波騰山僧且不現十二面相見只好平實商量不見道明明無悟有法即迷從上來佛佛祖祖俱不曾以實法累贅於人諸人亦不得作實法領悟你若解繡鴛鴦我便金鍼密度山僧數千里水陸間關來此聚頭不為別事只要諸人直下承當赤肩擔荷紅塵犬吠吐出祖師眼睛白晝雞鳴吞卻嘉州大象臨危不變的安著者邊見義勇為的下風排列要知新長老令行一半敘謝畢復舉王山體禪師示眾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之人須知尊貴之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師曰者般說話若向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處覓渠起止大遠在何故漁歌驚起沙河鷺飛入蘆花不見蹤結椎下座。

當晚小參憨布袋與阿逸多相信遠親不如近鄰水含月山戴雲雞足山前金風悄悄夜明簾外紫氣沉沉者路子破落家私已經料掉山僧今晚入院之初斬新條行新令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設有能成禪山僧建立雲巖宗旨者不妨赤身挨白刃錦上繡鴛鴦。

請兩序上堂僧問三千煙水離衡嶽一帶雄風振鳳山直至到來老祖風規作何施設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老祖風規即且置君臣五位請師宣師曰你只好噏粥噏飯曰如何是君師曰一互晴光含萬象曰如何是臣師曰千山寒色遶孤峰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白雲覆盡青山色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孤月依然上艸廬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直得五無分疏不下問折腳鐙新豐曲賴師提唱只如鳥道不逢渠作麼生行履師曰犀津潭底月三更乃曰雲龍風虎氣節相乘擘破華山巨靈好手八萬四千鳳毛一時來入虎穴山僧有時現勝身應地上機七佛也應退位有時現劣相接三乘眾大地等如赤子有時教你攔翻北斗有時教你倒轉南辰有時推多聞為上首有時以神通為第一有時要議論當先有時讓密行為首總只要鏡鏡相對光光相然若使你五百箇箇相似一任天上人間龍宮海藏皆隨山僧去得共伊隨例餐餽子也有三文買艸鞋。

結制上堂僧問祖翁遺下箇劈不開捏不碎的陳年舊案請師批判師曰兩箇猢猻垂四尾曰南嶽山頭傳正令雲巖堂上闡真宗如何是接物利生的句師曰遇茶即茶遇飯即飯乃豎拂曰好箇圓圖無縫罅的山子惜乎被儻忽七鑿而破如今要轉其山為自己須是坐殺釋迦彌勒擯出文殊普賢將老雲巖捶教骨出從他血流滿地好將天龍的指香巖的竹靈雲的花仰山的粟一時撒向街頭有待異時從頭打算復舉大明寶祖上堂輪王寶藏如赤窮的人酒店腰帶如大富的事掉轉身來撞著沒面目深要拳便拳要踢便踢又誰知我洞嶺家風別有擒虎頭收虎尾底手段會麼玉大徹夜行不知天曉師曰寶祖掇出者一座七金山子擬要人直下擔取又豈知翻成特地何故隔岸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受雲巖請上堂拈疏曰緘封未啟消息難通千里持來家聲有在要識其中事麼且聽維那宣讀僧問鳳銜寶詔來衡嶽千里同風事若何師曰舌頭不出口曰如何是子承父業的事師曰將要累及你曰掀翻五位捏碎三玄舊日家聲如何整頓師曰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曰恁麼則鐵骨撐雲空宇宙破沙盆子賴師扶師曰全火祇候乃曰從兜率降皇宮八相成道是第一場醜拙離印土泛重溟辭梁入魏是第二場狼藉山僧謝事深巖自許枕席相安又豈知者場禍事憑空特地今日大似臨嫁醫癭措情不及還有能致力扶危者麼良久撫香臺曰今日業緣無可避臨風捲摺舊衣裳。

上堂開彰約法之初不可空口告訴一尺青天蓋一尺黃土遂卓拄杖曰碓觜夜生花石頭朝上樹甜瓜只是甜苦瓜一味苦會得的毛骨生香若不會後五日看取。

冬至起七上堂揮拂子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玉象含輝金烏合喙長一線南北東西無背面一線長朔風吹綻臘梅香未歸客思故鄉且待三日五日後露柱放光好趁日南長至洗浣布襦。

鼎全大師為金峰和尚終七請上堂師陞座堂司燒香畢師曰堂司燒香了也金峰和尚已於香煙堆裏為諸人轉大法輪了也山僧更要舉贊伊生平盛德翻為唐突便下座。

臘八上堂妄想執著七零八落智慧德相全無榜樣靈峰老子無端撞入荊棘林中致令後人牽枝引蔓座上的只顧道王三千趙八百爭奇逞富座下人也來橫衝直撞東廂西廂致令支那國裏大半狼藉山僧今日入此群隊偶然椎碎珊瑚枝贏得清光滿林麓擊拂子曰明星現也復擲下曰吽吽。

上堂前日十三今日十五向先說過而今再舉不是借水行舟亦非拙將勤補東海鯉魚善喜歡吞卻南山隻猛虎有般依艸附木的只管照樣畫貓每道五五還他二十五殊不知蚯蚓有時化百合後園甘艸方出土好笑醇醴不解酬末後一句聾良久曰苦苦。

元旦上堂僧問春風吹有地慧日照無私恭祝當今主彌天壽算齊正恁麼時如何是臣退位朝君師曰萬年床子上香氣染簾櫳曰金鍼暗度密不通風如何是子轉身就父師曰午夜清鐘度輕寒欲上眉曰即今君臣道合父子投機朝宰光臨如何接拍師曰栗護法為汝證明了問如何是應時及節一句師曰今年恰值癸酉雞曰只如劫外一枝還假春力也無師曰山僧只要貴有機乃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新雲巖不說現成的法只如適纔問臣退位朝君子轉身就父便好信萬年床子上香氣染簾櫳是甚麼時節若要道劫外一枝不資春力山僧更無別說只要一切人貴有機若明得此機便知戌犬亥豬子鼠丑牛寅虎卯兔以至盡未來俱是新的不然且仍將現成法來說些應箇時節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恭惟在座護法各位尊官兩序大眾起居多福。

人日上堂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未審衲僧得一時如何師曰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四大海曰只如今朝人日如何是不遷之義師曰天

在你頭上地在你腳底曰與麼則皇風成一片何處論封疆師曰善於言者乃曰昨日雨今朝晴曉來紅日出東林石牛眠古路一馬產三寅須菩提本愛脫空普化師一味撿謊落得孤城古寺清閒把梅檀煙靜放欲學山僧閒毋別尋榜樣遂喝一喝。

解制上堂結合元殿局踞彌勒烏雞子夜夢初醒萬里清光無曉色解十里五里春光藹前村昨日雨濛濛拄杖橫雲好瀟灑其中有箇不屬結解一句自古今來無人道出山僧普施諸人去也遂卓拄杖一下曰前途自應通車馬此去逢人再問津。

上堂鍵椎在握正令當行別轉機輪千差坐斷若謂盡十方空蕩蕩赤灑灑沒可把此正是無繩自縛的公驗山僧要與諸人平分海嶽倒轉乾坤如深雪夜裏直抵蔡州向艸榻上擒取吳元濟了自應露布馳檄教諸人奏凱還鄉去也。

上堂威音王鼓音王周吳鄭王與謝十三郎的眉目不增幾希於其間豈復有迷悟生死去來始終之相只知道七九六十三行人莫被眼睛瞞雲巖者裏終不壓良為賤何故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掃晨祖塔櫟山和尚請上堂拈拄杖曰法兄和尚曰拄杖頭上有一句子要山僧與諸人道破須是劍呈敏手價足當行有跨海擎天之力定有轉嶽旋乾之功者箇寶華王座子從來登據者俱有批龍鱗破虎膽的作用自應鋒前有路陣後埋機山僧既登此座又豈堪藏頭露尾只得率性與諸人展演一上遂卓兩卓曰已涉繁詞復舉僧問投子曰父不投為甚投子子曰不是別人家裏事師曰投子翁雖則語赴來機要且廉纖不殺今日設有問但向道簾捲珍珠忘祖父花開枯木有奇逢復卓拄杖。

入洞山掃睦堂老人塔古輝和尚請上堂卓斷千谿直拽孤筇遊鳥道撥開雙石還從雲水入新豐阿耨池頭風清月皎逆流橋外源遠流長聖諦不為階級何落書信不達鋤斧有由廬陵米價貴貴賤賤藥嶠前樹枯枯榮榮寶華冠子卻憶洞上之言寒暑真機透過今時那畔靈鋒遠著慧炬懸輝二十八傳至我先師睦堂老人願乘再世悲智重輪家聲大振全超不借之機寶鏡重輝顯出當陽之旨藥山之雲開月皎雲門之石傘重張腳下兒孫千花競茂迄今廿祀春秋人天路上竟無一人覓得者老漢箇消息惟我法兄金鍼密度玉線橫穿放出金鸞收來玉鳳真可謂克勤克儉弘祖弘宗山僧本為奠掃主令客從適承法兄道心耶境耶時節耶因緣耶揮拂子曰片片飛來黃葉亂幾多狼藉在秋風。

廬山北苑普同塔合尖請上堂舉選佛頌畢乃曰者俗漢可惜不曾行腳所以盡力只道得一半既是十方聚會便知東來南來西來北來總皆歸到者裏者裏又有甚無為可學既無可學佛從何選佛無可選又說甚心空及第且道者裏是甚麼所在豎拂子曰層層碧落青霄外綠影重重水國中今日羅山師兄運普濟慈翠堵告成教山僧來酬匠價畢竟還他多少拍案曰團圓妙得忘賓主千古羅山榜樣新。

至海藏櫟山和尚請上堂僧問仲尼謂吾道一貫除此更有何言師曰雨後看山山轉好曰如何是在家舍不離途中的事師曰尊貴峰獨露曰芙蓉深有意隔水使人看師曰一般山色春無限幾箇峰巒畫不齊乃曰適承法兄命與諸人放開線道殊不知者裏本來尊貴三十年行不與人同步坐不與人同堂任是七佛祖師以兩山相擊托至梵天亦覓絲頭起處不得山僧到來只見雲籠翠岫月皎丹霄林木池沼交光相羅山色谿聲圓音歷歷又何必重為饒舌只記得雲巖老祖一日煎茶次道吾問師兄煎茶作甚麼祖曰有一人要吾曰何不教伊自煎祖曰幸有某甲在師豎拂子曰今日新雲巖出一臂力堆斟滿酌伏惟大眾隨情飲啜。

解制上堂僧問九旬把住即不問今日放行事若何師曰春風牽柳線處處舊痕青曰只如前途有人問雲巖近日如何為人向他道甚麼師曰者拂子是三百錢買的問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如何是雲巖境師曰門連萬戶歌聲細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舌頭垂地乃曰說法有所依謂之野干鳴說法無所依是名師子吼今朝上元節屆解制時臨城頭炮鼓喧天市上金燈滿地豬肉案頭鮮血淋漓酒肆場中高歌遍座好大哥好大哥驀地撞著廖鬍子莫教錯認作達磨。

清明常德棲賢中菴和尚訃至上堂僧問鳳山競勢吞聲修水浩然長泣如何是不涉塵緣一句師曰此心只有鷓鴣啼曰那吒析骨肉還父母然後現本身說法即今為棲賢和尚陞座未審施何三昧師曰寒山子問過拾得來乃舉訃曰者是棲賢和尚於春江浪裏罷艇停橈釣絲頭空索索地便要趁著涅槃山裏皎月清風坐斷支那的公驗傷哉冤哉何其疾也纔聞謝影潛蹤便見狐吟兔走山僧悔不與伊當頭坐斷致令五十九年無風起浪還知雲巖路絕也無擲訃曰武林渡口桃花落狼藉春風恨怎消。

華嚴會請上堂僧問三根同集此實難量如何是難量的句師曰重雲裏碎青山色曰遮那妙相體遍十方凡聖同居寧無二相師曰久雨滴開綠水心乃曰四十九年不說一字五千餘卷無有一言摩竭掩室毘耶杜口嵩山九年面壁者路子風範行之於古皇時則得山僧乍住雲巖不可作此冷淡氣象今者將無盡香水海無量寶王剎拈來作箇如意寶輪輪中顯現善財童子坐大月輪向彌勒樓閣中處處受生拈拂子曰長眉尊者向道善財童子與我眉毛結挽他既分形散影老僧也坐不安席只要世間男女誠信果通天地我者裏如洪鐘虞受音響齊彰有什麼隔礙山僧不禁合掌曰且喜且喜如意輪動也。

端陽上堂僧問龍舟競渡時節不饒汨羅消息意旨如何師曰波搖山色虎雲戰水光龍僧提坐具曰奪得錦標歸有興卻於浪裏占波濤去也師曰打溼眉毛乃舉龍牙和尚偈畢師曰贏得贏得飛龍水上爭明月烏雞啄碎琉璃雲將跨步空劫雲巖不管胡張三寸絲不挂黑李四通身似血一味飽著丹砂大書符節五月五日天中節攝盡世間毒蛇惡蝎更有一事不須說留待當來問彌勒。

中秋上堂僧問雨過山留翠遙天氣象新如何是應時及節一句師曰適纔到家便下雨曰只如靈山話曹溪指百丈翫俱未清其源和尚如何施設師曰山僧不打者鼓笛曰情知慣用此機師曰咩咩乃曰兩大塊間古古今今椎拂之下無不簸弄此片清光話的指的翫的比的見不管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山僧今因迎遷先師靈塔從洞山至李臺六十里波波挈挈歸來且沒閒情弄他光影伏惟現前大眾寬此一限便下座。

請頭首上堂紀綱法社肱股先宗要須是行家辣手絲去線來令行符到便見他主靜賓嚴南斗六北斗七舉目便超千聖牛頭沒馬頭回我行荒艸裏汝便入深村則見雲巖門裏尊貴的一是尊貴奇特的畢竟奇特若要八荒交泰諸道來朝更須問取閣下。

立祖位上堂黃閣迴御香沉誰來者裏列二班三妄通家信直待燦燦星羅霽夜英英花吐春時密運化機潛彰空印始見父子功成體無遺照密密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且如何是功位齊彰一句都來到祖堂中分明說破領眾入堂乃曰王登寶殿臣已來朝月浸丹墀子歸就父即今香遍九垓萬機俯伏敬請吾師領同諸位法兄和尚高陞此座一一安位竟顧左右曰先老人與諸位法兄和尚已入常莊嚴三昧為諸人提綱挈領了也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良久曰普請展具九拜。

開爐上堂僧問三月安禪則不問重開爐講事如何師舉拂子曰者不是火種曰正恁麼時佛來也煨祖來也鍛設有箇沒面目的作麼生煨師曰已見焦頭爛額遂以拂子吹一吹曰者是靈山傳迦葉的一星火種三十九傳至洞山价祖又二十八傳至睦堂先師便見烜天烈焰九處光生而今落在山僧手裏又吹曰且將盡乾坤為爐冶借四時之吹息以萬象作炭煤中間安著鋸[金*解]秤錘無毛鐵鷄六不收三不是還有幾多零零碎碎都來煉得通紅分付千二百箇守爐神各運金錘山僧牢著鍵柄左邊也打右邊也打驀地裏一箇火星迸裂舜若多的鼻孔將十方虛空一時翻轉阿大清天子原來姓趙。

結制上堂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鐘聲內鼓聲裏曰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卓拄杖曰你作麼生分疏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又卓曰你作麼生湊泊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九十日中如何通箇消息師曰三句外會取問安禪結制從來事曹山四禁事如何師曰猶有安放在曰如何是莫行心處路師曰口縫纔開已落第二曰如何是休挂本來衣師曰赤條條地莫商量曰如何是何須正恁麼師曰腳下迢迢曰作麼生是切忌未生時師曰有恁麼驢漢曰四禁已蒙師指示羚羊挂角事如何師曰兩重公案乃曰十方聚會普請來參諸方持來許多話柄總教勘過了打縱使機籌密運靈應通方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雲巖門裏且列下風不見道萬里無雲青天猶在其中更有三高兩下七十三八十四山僧常在你頂[寧*頁]上出入少失管顧莫言觸忤。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超宗越祖即不問五聚淨戒事如何師曰莫污口曰一不殺生因甚南泉斬貓師曰慈悲之故曰二不偷盜如何臨濟白拈師曰仁義之心曰三不邪淫如何阿難入摩登之室師曰俊俏之極曰四不妄語德山為何呵佛罵祖師曰至誠之緊曰五不飲酒曹山為甚貪杯師曰風流之象乃曰睹史陀天作意已見七穿八穴及至下來起手動腳分人立我動眾驚群無端又到正覺山中裝點著者一場醜拙轉見弄假成真致令二千年來人各各倚門傍戶雲巖今日與他洗其固執破其迷倒不教向明星罅裏畫他影子顧視曰雙鳥獨立秋江上一隊孤鴻寫不成你諸人各宜自重。元旦上堂師以履安爐上曰者是雲巖新年頭的佛法若有知得落處分明者山僧分半院與伊住持顧左右曰如無明朝別有新條令裊裊東風拂不休便下座。

燈節上堂僧問春漸回凍未消山花處處吐銀毫請問是何祥瑞師曰一家獅子吼家家獅子隨曰開口成雙槩揚眉落二三到者裏如何分割師曰火首龍王同轉藏問法王登寶座單明向上機如何是向上機師曰一毫頭上獅子子百億毛頭獅子露曰一句了然超百億阿誰不達法王機師顧視曰一句了然超百億阿誰不達法王機是事果然你若知一毫頭上獅子子百億毛頭獅子露自然開口不成雙槩揚眉豈落二三擬將西江水一口吸盡竟不知火首龍王轉遍了全藏半藏纔起佛法知見已貶入鍬圍了也昨日許多喧鬧即今在甚麼處遞拂子與侍者曰好生收取。

甲戌春開無住祖塔明堂并復古路上堂諸法從緣生亦復從緣滅吾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作麼生是緣滅緣生的義立案毀碑從前汗馬無人識啟路開門只要重論往日功如此者只具緣生未了因本怎如今日因緣輻輳時節交歡語其因也黃金舍利鮮如玉論其緣也此日金湯固似山比蒙當道宰官紳衿檀護運舉鼎拔山之力挽狂瀾欲倒之風拈蒺藜作栴檀回災星為吉曜開三十年必不開之路捲百不能必欲捲之簾發明無住真宗不使鳳縈金網鎔餅盤釵釧為一金合彼我見聞於一致明堂啟處綠水青山呈舊面古路揚時兒孫腳下好逍遙而今而後使金龜塔院亙古常存室內子孫億斯瞻侍不肖遠孫只落得借水獻花少伸懷抱大眾此中更有朕兆未分一而不兩之句又如何舉似打○相曰但見皇風成一片了無人我論封疆。

曬經會程護法供法衣上堂僧問鷲嶺相傳翻曬從前舊案黃梅親付光流不夜真燈寧邑憲臺供衣未審是何祥瑞師曰普天匝地一般春曰若約法乾元道大欲表信至化功深畢竟所圖何事師曰雪峰一束藤曰龍披一縷能免金翅之難和尚全身披著獲幾所益師曰馬祖一餅醬曰乾坤有德歸王化四海無虞顯至勛師曰分付有在乃曰瞿曇師於一微塵裏轉無盡法輪許多葛藤俱已曬干了也達磨十萬里迢遙將得者一領衣言是千佛流傳一椿公驗老維摩特地拈來新雲巖通身顯露釋迦丈六彌勒千丈彼不長此不短者箇消息須是三生六十劫後再參雲巖始得設有問既是千佛

流傳為甚麼大庾嶺頭提掇不起擲衣曰除卻華山陳處士誰人不帶是非
行復喝一喝。

上堂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三十年只作境話會不作境話會
又如何會一雞二犬三豬四羊五牛六馬數到第七日依舊見的是鬚張三
黑李四鬧市頭說什麼覓取天子縱饒逢著亦只好鞠躬相送。

頻吉祥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聖誕上堂僧問民歌華祝物效嵩呼如何是聖壽彌天句師曰春雨洗開桃萼嫩春風吹得柳條青曰龜書五十六字已識先哲天皇萬八千年猶落數量不落數量請師慶贊師曰虛空尚可量清風亦可繫曰樞密不得旨憑誰達九重師曰乘槎今喜有張騫曰畢竟以何為驗師曰金龍扇在手曰恁麼則全身奉重去也師曰更賜醪醑酒一樽乃曰金輪成統御寶殿已稱尊看他向上人萬邦皆拱手須知聖人應世是事天成福智既嚴睿基永算午夜一輪金殿局深宮寂寂玉簾垂且道陽春競秀枯木爭妍畢竟承誰恩力既知海嶽歸明主定信乾坤有吉人。

結制上堂僧問冀掃堆頭古佛全身涌現一莖艸上瓊樓自在稱尊因甚又向三條椽下無繩自縛師曰葫蘆谷斷連天火一馬為龍有幾人乃曰緊把繩頭放開搭索鞭起折角泥牛踏倒三山五嶽此中誰是負趨人萬里長空乾暴暴為山水牯牯下已書名臨濟瞎驢且具一隻眼只如無位真人抖得眉毛罇裏滄海焦乾來入保社未審維那安渠在第幾位顧侍者曰少間通覆。

冬至上堂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衲僧家放下暖簾那管他陽長陰消夜雨催殘黃葉亂朔風吹綻老梅香又是甚麼時節遂擊拂子。

臘八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者是太平游惰不足信也瞿曇睹星悟道雲門掃跡滅蹤者是亂世奸雄猶宜擯逐縱使不涉迷悟不立功勛猶是時人腳高腳低的行徑還識站足處麼各自歸堂檢點。

元旦上堂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但只燒香祝聖不必者也之乎比來天清地泰雨暘暢適君為堯舜之君世乃羲軒之世干戈息而民歌有道祖運隆而道播天涯當此之際那論他明教有鏡清無趙州東壁上葫蘆曉來一陣寒風起攪得瓊花滿太虛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南來北來以拂子左卓曰總不出者裏東去西去右卓曰總不出者裏復卓曰縱饒向者裏會得又須知不萌之艸能藏香象出門不出門有艸無寸艸細細檢較將來俱為繫縛根本雲巖今日別開一路拂一拂曰箭穿紅日影珊瑚光皎皎。

崇鄉眾居士禳虎請上堂僧問烏藤卓處便爾陽回運轉塵尾纔揮豁然霧斂雲收如何是利生一句師曰日不待火而熱月不待風而涼曰法座師登龍虎伏通鄉人眾見吉祥還是神通耶三昧耶師曰春日晴山色媚乃曰青山萬朵綠水千溪花發高枝雲流洞口牧童唱處白雲覆盡青山色樵子歸時黃葉堆成古徑秋謳歌鼓腹陶陶然樂有虞之世忽有箇焦尾大蟲向此間張牙露爪咬殺幾多無面目漢致使十年之內土曠人稀山僧到者裏去

卻你虎換卻你心還你從前樂境收回皎月清風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虎事既消如何是遍行三昧舉拂子曰休心總是長安道何處青山不可行。

重修無住祖塔合尖上堂日落暮煙收望裏群巒突露萬年松最老鳳凰山色猶真寶塔粼皴團圞無縫你諸人向甚麼處與祖師相見百艸頭青蒼競茂鬧市裏孰敢違顏須知雲攢翠絡三兩文此中沒有雖青原三支並秀唯晟祖一脈流長兒孫衍蔭室內不知然則義極功忘也要竭忠盡孝只如塔幢重新高亭煥彩作麼生是師表人天句金龜好聽鳳凰鳴萬古千秋如此日。

衡州雲峰霽峰和尚為師慶誕請上堂僧問寶座師登運出劫前春色新豐高調喚回古洞清風還是垂情喻法還是別轉機輪師曰只要檀郎認得聲曰劈非為兩捏不成隻如何是父作子述的事師曰家醜不可外揚曰唱愈高而和愈寡作麼生是同聲相應的句師曰你好聽乃曰驢事未了馬事到來朝迎檀特暮接篷萊雖則家醜不可外揚其實子為父隱則得父為子隱則不可遂舉僧問曹山寂禪師子歸就父為甚父全不顧山曰理合如是僧曰父子之恩何在山曰始成父子之恩僧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山曰刀斧劈不開師曰山僧年經龍鍾無心評量今幸霽子預為慶祝山僧六十年前有箇從來未與人說的句少間聽伊舉似。

重修韋馱殿落成上堂僧問古殿重興復明堂瓦插簷如何是莊嚴畢備句師曰樓至如來鼻孔端正曰還是天王華屋為復內院彌新師曰莫將閑學解乃曰樓至佛舌拄上齶一舉四十九瓊樓裏稱尊依舊灰頭土面風吹雨打皮穿骨露卻許人得龍華三會無端蓋覆將來便見四天王瞋眉怒目不免外揚醜拙只如昔人拈莖艸建梵剎與九十日功幹相去多少卓拄杖喝一喝曰橫身當宇宙一句定綱宗。

結制上堂僧問拈花悟笑曰平剗肉成瘡面壁安心痛恨重加艾炷從前未了的請師據款結案師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三乘教外諸祖別傳不當一唾豈用安禪結制師曰倒被你潑撒問諸方十五起期雲巖廿四結制還是違時失候為復時節因緣師曰究竟不差一毫曰三藏十二部橫說豎說一千七百則縱奪自在作麼生是離卻語默動靜一句師曰我正要答你者一轉語乃曰卯生日酉生月濟苦為良有時節一句潛通八萬門眾魔不能壞真說去年結十五寒蟾光皎潔今年結廿四為君重打疊此中原不隔絲毫毋似寒蟬抱枯葉章江門首古渡頭有一葉扁舟還曾掉過也未良久曰灘下接取。

廬山雲中寺天寄笑拈二大師為師慶誕請上堂僧問芥城斗峻劫石彌堅猶落今時數量不落數量的請師直指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五老峰與旌陽並峙未審春秋多少師曰六六三十六曰即今笙歌溢市杖履盈階為是本具天然因齋慶贊師曰四九依然三十六乃曰如來說壽量以塵點記劫說壽不盡天寄倪子率廬山法屬要山僧說壽數量只得一一舉似大眾廬山

為天下名勝之區乃匡裕飛身之所仰天坪居山之絕頂曾有敬堂和尚參大千潤祖打失布袋向此中拈一莖艸涌出玉殿瓊樓山僧曾得燕休今幸天寄笑拈二子繼住吾無憾矣汝等但當如是信受如是奉持以至未來說壽亦復如是眾中設有必欲問山僧壽量多少卓拂子曰數日分明。

互彰禹先慈光三禪師為師慶誕請上堂有三禪客從鼓山來遙知山僧有箇本來面目抑逼著向人天眾前吐露若說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者是互彰世界非山僧面目若說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往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者是禹先作用亦非山僧面目若說三面鰲奴腳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者是慈光一道又豈是山僧面目遂呵呵大笑曰須知山僧無面目聊借古人鼻孔出氣一上拍香臺曰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復拍香臺下座。

乾菴大師為師慶誕請上堂僧問兩彩一賽天然事高峰四句請師宣師曰高峰舌頭爛也曰如何是海底泥牛含月走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師曰鄱湖左蠡無風浪起曰如何是鍊蛇鑽入金剛眼師曰武寧賺錢脫褲弄船曰如何是崑崙騎象驚驚牽師曰寧州一種頭上戴桶僧舉坐具曰只如者箇不從千聖得透出威音更那邊如何是更那邊的句師曰巴蛇吞大象乃曰乾菴悟子以今臘月八日祝山僧壽欲冀將瞿曇翁於雪山失身錯足的事舉揚一上山僧為伊六十八代遠孫情切相關豈得不說遂豎拂子曰分明一種窗前月卓一下曰纔有梅花便不同。師誕日兩序請上堂僧問甘霖頌出回天力虎伏難名法力深老幼攜扶同喝彩官僚文武祝今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莫牽摻山僧曰南山連日熙怡梅花桂子飄香如何是父子機投師曰猶要一語在乃曰忘卻邯鄲故步偶來鬧市場中古鏡未磨前一似釣絲頭繫碎春風梅花歲歲相似人面年年不同威音前面目許誰通贏得破袈裟三搭五搭暗飛來霜雪兩鬢鬢鬆。

眾宰官紳衿居士供錦帳法物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師以手指眾物曰山僧福輕如羽何以堪當只有箇從不向人說的句仰答輿情之望以拄杖作[○@人]曰蝶穿芳徑雙眉溼蜂掠殘花兩股肥。

元旦上堂僧問年新月新日新時新請師道箇新鮮句師張口曰道不得曰即此一語還是垂慈利物還是贊助皇王師曰你豈不知立春是子初初刻乃曰履端吉立春且喜逢今日乾坤萬象悉光生拄杖渾身是春意卓一卓曰南天台北五臺樓閣門開有善財百艸頭上罷卻干戈咄可惜許漆桶不會。

解制上堂僧問佛為最勝之尊因甚有佛處不得住師曰莫來者裏放屁曰無佛處正好作主如何又教急須走過師曰蛇窩裏安不得身曰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未審舉箇甚麼師曰舉箇不錯舉的曰者僧道與麼則不去也和尚還許他住即是不住即是師曰腳跟下痛與三十曰趙州又道摘楊

花摘楊花此理如何師曰趙州要喫山僧棒在曰後來楚石和尚拈曰門前種蒿芑蒿芑生火箸火箸開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顛落地撒出無限無限芝麻請師指示一句師曰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曰拈起一枝無孔笛蒙師吹出鳳遊雲師曰真箇那乃曰把住也由我放行也由我把住時寒流野水冷湫湫萬年一念放行時春上花梢鬧浩浩穿雲踏澗忽然擔頭上扇子[跳-兆+孛]跳你向甚麼處摸索咄莫向棺材裏瞠眼。

浴佛日圓華嚴會會眾求名請上堂舉裴相國一日手捧一像跪黃檗前曰請和尚安名檗召裴休公公應諾檗曰與汝安名竟師曰今日浴佛圓經雲巖與汝安名了更要說箇甚麼羶餐易飽細嚼難饑。

丙子八月朔一日師將退雲巖院闔州護法紳衿居士及諸山道舊遮留不已重請上堂僧聞金鐘再震法鼓重鳴如何是復席雲巖句師曰日麗長空照豈有二日即此一句如甘霖普注似大地陽回如何是他復請重留的意師曰千尺浪高方見海萬方月到始稱天曰恁麼則買石得玉去也師曰好事不如無乃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況離方便太無端山僧四年灑掃方便遣情將擬榔栗橫肩萬峰直入又緣現前諸人深情難遣要知隨情合聖之言麼孤光萬里寒相燭月到中秋分外明。

丙子冬十月十四日師受湖州弁山龍華寺請上堂拈疏曰秋鴻南邁足印金章一似故人新手跡不妨揭露大家看陞座白椎竟師曰雲巖深邃鳥道難通千里特來有何節目眾中可有知音者通箇消息僧問瑤函未展文彩全彰如何是符到令行一句師曰昨日交冬今朝便冷曰葵雖處晦原依日蘭自生香不借風因什麼和尚一請便諾師曰山僧從來持不妄語戒曰楚水之狂瀾既過西江之道價方增便恁麼轉功就位師曰好山連嶽秀秋水競長流曰奉重不違固稱內紹只如功位俱隱時如何師曰山僧不在明白裏曰當軒毒鼓師親擊四海咸聞震祖風師曰也是一場狼藉問雲巖深邃鳥道難通千里音書如何到此師曰正要你通箇消息曰嶽雲屢挽迴車之戀艾城猶興復請之誠浙弁相迎如何是的實應緣一句師曰秋月何曾別有私乃拈疏曰者一道公驗山僧昔年將謂海東實有蘋婆奈果使猢猻上他鰲背被風吹到弁嶽山頭遇著箇赤臂仙人將顆銷金丹繫余肘下迄今四十年來直得禪鎔褲破山僧其實不曾與伊鑄黃金為券烹白馬為盟今日無端向二千里外擲一道笥子強教向華林園裏花鋪錦上竟不知比來無家可坐無世可興那有閒印子印空印水擲疏曰只緣祖父風流甚致使兒孫挂著名即今還有綈袍戀戀從中解釋得的麼顧視兩班點首曰爭奈何爭奈何。

結制上堂僧問九十日前南來北來九十日後東去西去正當九十日請師一句師曰有茶與你止渴有飯與你充饑曰爐鞴弘開點鍊成金者是和尚尋常作用如何是格外玄機師曰深秋明月夜何必騁團圞乃曰雲巖五經結制露出幾般驢脣馬背一莖莖眉毛落盡一滴滴心髓乾枯雖向死水中

撈攏得七箇八箇不免於活水裏浸卻三雙兩雙今朝與諸人約定一不許行心識路徑向鬼窟裏商量二不許死守話頭沉空滯寂三不許於擊石火閃電光舉起處承當須是一一生機活潑你若起佛法知見縱饒智過文殊也不免貶向鍬圍山內。

舉霽峰長老立僧上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拂一拂曰大施門開也若要知黃閣垂簾內玉爐香遍金殿光寒好去問取霽峰長老。

冬至上堂六陰極一陽復轉地回天是何物金剛山下鍬崑崙眉毛渾似黃金鑄好看他十字街頭有箇趙六郎手裏攜著高柄傘兒滿街叫賣卜還有知否去泰來的麼你不見前殿裏金剛一一脫下孃生褲以何為驗遂擲拂子。

釋迦彌陀觀音羅漢太子眾聖像就佛成道日開光上堂僧問有人道釋迦睹明星成正覺有人道明星換卻釋迦睛除此二途請師直指師曰昨日天雪今日天晴是一天是二天曰恁麼則無佛可成去也師曰誰教你成佛曰既是無佛可成今日因甚麼重新特地師拈拂子曰者若是收取去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打曰少者一下又爭得乃豎拂子曰看看明星現也釋迦如來於此放百寶光遠照十方國土西方無量壽如來亦放是光普陀洛伽山觀音大士亦如是放清涼山裏諸羅漢亦如是放直得大地山河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絲網其中眾生觸此光明無不得大自在求官位者得官位求男女者得男女求富饒者得富饒求長命者得長命乃至十類眾生睹此光明同成正覺雲巖今日只好唱箇菩薩蠻聊為助興遂揮拂子曰他家自有黃金骨何必栴檀入細雕。

元旦上堂師拈香曰此香生於天地未有之先尊而無極用於群靈已發之後貴不可倫仰祝九重至尊垂衣端拱樂有虞齡復拈香曰新歲曆已揭開了金階此際退朝班分權自有諸司在贏得深宮盡日閒再拈香曰恭惟泥牛木馬起居多福。

人日上堂新年頭初一初二初三不須言初四初五初六不必題今朝第七日拂子要與諸人爭彩豎拂子曰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早朝一時吹息頓教萬籟齊聲紅日與舜若多呈色老梅同西王母爭春佛向上事不須提起但願諸人腰纏十萬貫跨鶴上楊州不風流處也風流遂卓拂子。

解制退院上堂僧問十五日已前十方俱坐斷十五日已後大地絕遮欄正當十五日主賓互換照用同時又作麼生師曰縱觀寫出飛禽跡曰寫出飛禽跡踏斷流水聲此人且置只如一等尋花問柳的和尚如何著發師曰前村煙浪裏別有一枝開乃曰一徑直毋行荒艸二周遮莫住深村來來往往幾多屈遁不如不動好雲巖五經解制俱是為人整履今朝山僧脫卸籠絡縱饒良驥追風也趁他不及且萬古常存一句又如何舉似遂合掌曰伏冀現前大眾垂光斯幸。

頻吉祥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住湖州弁山龍華禪寺語錄

康熙丙子十月十五日師在江西雲巖受湖州長興護法檀信泊同門兩序勤舊請住龍華祖刹至丁丑三月十八日入院。

正中亭你等欲躋佛祖闔域卻不得在者裏停機佇足以拄杖指曰向上路從松下去瓊樓玉殿好生觀山門不須斂念樓閣門開遂彈指曰急著眼。彌勒前拈香曰者些子本是平出龍華主宰須還我你少待五十七俱胝三會提持讓與君。

韋馱衲僧家原無資藉若謂護法安僧應須借重拈香曰箇是靈山親付囑一回拈起一回新。

佛殿裏底不是佛且道何者是佛打圓相曰謾謂新長老攬行奪市。伽藍靈山老子所以有囑有託者為君權衡有準屏翰得宜即今九鼎絲懸也要大家著力龍華百萬人天眾四事應須具足來。

祖師禍因惡積起自何來唐突公家不是不才者一片遮羞布子不免從茲打開。

祖堂七十年前蝸牛角裏三千界七十年後明月清風共一家雖然父子堪同席的根源起自他不肖今日更不借水獻花以手作交拳勢曰借他香燭稱他壽且道他是阿誰便作禮。

宗堂冤有頭債有主四七二三分皮分髓祖父公孫一道行大家推出主中主燒香勘較一回且看是甚臉觜。

據室者一座寶樓閣瑞師翁起模畫樣二十二代知識成就莊嚴新長老今日洞啟諸門教人拈卻脂帽脫下鶻衫蛻皮換骨作箇灑落丈夫去設有差異皮毛拈拄杖曰山僧者裏令行有據。

即日眾請上堂師拈疏曰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因甚被他拽到者裏維那試檢點看指法座塗毒鼓返魂香本是阿家故物何須借彩燈王拽拄杖便陞拈香此一瓣香天然位置尊貴生成臣僧潔盡丹心供養大清世界主最上第一人聖躬萬壽太子千秋闔宮永固伏願垂衣裳而四海歡呼靖干戈而萬民樂業復拈曰此香如金剛王能破一切群惑能具一切莊嚴堅不可磨利不可敵奉為朝堂卿貴文武官僚本省院司道臺府邑列列尊官并及本寺檀護山主同門昆季兩序勤舊同增福智又拈曰奉為華林園裏諸法伯叔法兄和尚拈出使盡未來際學般若菩薩向彼一一光中成就慧身滿足菩提又拈曰根盤石傘峰頭果結花梢月上為大樹王影蔭人天不肖於三十六年前分得一枝今日拈來供養開山第一代入就師翁雪大和尚伏願曇花香遍滿乾坤奕葉相承無盡日復拈曰此香曾於者裏拾去今從那畔

拈來三十年中且剝且折中間被人析分三段南嶽峰頭廿年燒過雲巖寺裏五度煙蒸今朝既到龍華會上豈敢畏刀避火傾向先師睦堂瑩老和尚前盡情燒卻免致人言是洞宗二十九葉下特出一花遂斂衣就座靈水和尚白椎畢師曰陣雲橫海劍戟相當稍涉遲疑喪身失命眾中果有奇軍不妨特出良久師乃揮拂子曰神鋒出匣光騰不夜之天寶鏡高懸照徹群狐之膽所以龍華會裏知見超然六和泉聲流澎湃獅子嶺翠潑千尋騰騰瑞氣擁彌勒於芳叢皎皎清光透法身於那畔石頭路上種青松而鶴歸天表夜明簾外對皓月而爐靜煙沉更且桃方笑發春風而鳥正啼開雨後花豈不是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祇如斬新條令一句又作麼生道遂卓拂子喝一喝敘謝畢復舉石頭遷祖下有箇道悟禪師居荊南天皇古寺遇個賣餅翁每以十餅餽供天皇每復以一餅曰復汝以蔭子孫師曰龍潭之下三支衍蔭良有由矣山僧昔年於先師處無別授受不知因甚打入者箇群隊鶯豎拂子曰自來貴胤非常種刀斧何曾劈得開靈和尚結椎師便下座。

當晚小參鉗錘在握正令當行蹄蹋佛祖頂[寧*頁]收攝從前骨董白雲籠嶽頂崔嵬白爾黃閣玉簾垂尊嚴莫狀山僧入院之初只得別開芳徑使一切人向層巒疊嶂處處逢渠舉如意曰向上一路石傘高撐結角羅紋有何話會諸兄弟須知格外風流句不許凡流造次通。

請兩序上堂問未到龍華象王獨露既到龍華獨露象王吼破乾坤的句請師高舉師曰鼻孔已撩天曰直得三界內外狐蹤頓掃師曰得與麼惡潑乃曰事是恁麼事人須恁麼人若是恁麼人便成恁麼事教外別傳的迦葉師兄猶在提綱挈領號令人天轉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自是兩班文武若要借飯飽諸人請座來獅子將蒼弁為白銀世界有老維摩致力新長老落得饑飧渴飲渾無事唱出新豐曲轉高。

慧周尼領程孔二優婆夷祈福請上堂問因齋慶讚億兆咸知洞上宗風請師的指師曰箭穿紅日影珍重目前機曰虛空有口能宣說大地無言盡讚揚如何是妙唱非干舌師曰竹影掃除塵劫夢谷風吹作梵歌音曰夜半明星當午現眼開無處著慚惶如何是死蛇驚出艸師曰折角泥牛雲外奔戴冠碧兔火中飛曰作家不在頻敲磕別有圓明照膽寒如何是解鍼枯骨吟師曰鐘聲咬破滄溟舌露柱攢空夜月心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如何是鋏鋸舞三台師曰獅子巖成黃鵠夢象王峰作老猿啼曰箇事雖然無更易一番提起一番新如何是古今無間師曰虛空不解藏他拙曰送清光入眼來曰洞上門風蒙師指主賓會合意非常師曰不是孟嘗門下客何須舞劍出當陽曰大道本來無彼此相逢的是箇中人師打曰更須喫棒乃曰山僧入院已經六日廩中無米腕頭有力伸拳觸倒黃鶴樓放腳踢碎精靈窟喜得五百頭水牯飽膨膨地燈籠倒翻筋斗露柱暗生歡喜道華林園裏新長老第一個請法的是孔門母子未審銀碗中雪還他多少喫誰家灶裏火無煙。

蒼來禪德領行修見修二菴主為師慧光送靈骨請上堂問大唐國裏行令長安路上藏兵即今天下太平請師密示師曰新晴正喜鷓鴣啼曰昔日龍女獻珠今朝菴主請法未審是同是別師曰鼻孔由來只下垂乃卓拂子曰向者裏坐斷報化佛頭孤卓卓鳥不街花復卓拂子曰向者裏漫撒珠璣空靈靈隨群逐隊其實都是鞦韆架子上打不盡的影子若要慧光永燄福智同圓更須山僧別道揮拂子曰一陣翠煙山著色幾梢紅雨杏花飛。

智聖松潤師徒送遠導自持二大師木主入宗堂請上堂問明月堂前子轉身就父太陽門下臣退位朝君如何是轉功就位一句師曰露柱吹笙水底行曰華林園裏父子同堂叔兄共座如何分班列位師曰三五不成行乃曰法界不容身靈機俱浸削說什麼全提半提絕滲絕漏直得花落銀床龍眠古洞更教阿誰居功立位要知他二位落處宗堂中別請相見安位曰黃金世界碧玉樓臺不及者裏無比無對且喜二法姪果滿功圓位登不退。

都監畫初領湖城信女楊氏供法服請上堂問如何是寸絲不挂的句師曰泥牛食盡三春艸曰衲僧家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和尚因什麼受衣施法師曰水馬銜來六月冰曰若然者雲籠弁獄山常靜雨滴珠池水共清師曰好結作乃曰住持已來今經廿日春氣撩人瞌睡不息無端通身被人換過且道弁山畢竟以何法施舉拳曰者箇粗大拳頭蓄來六十三年如今甚得他力遂大揮一拳下座。

佛誕上堂舉雲門湛祖上堂有曰雲門偃禪師云將燈籠入山門來移山門向佛殿裏恁麼提訓奇特甚奇特太煞費工夫爭似我者裏將禪堂安大殿上喚作禪堂卻是大殿喚作大殿卻是禪堂可謂一舉兩得師曰老祖恁麼建立忒煞現成弁山大殿裏浴佛說戒山門中普請陞堂南山石虎處處開單展鉢水底泥牛堂堂換水添香華林園裏老漢忙打行纏覓他老藥山遵布衲與優波離商預其事一個道佛身大小一箇道杓柄短長一箇要性業遮業二俱清淨弁山只好總伸回向驀顧曰維那打鐘著維那結椎師笑曰豈不是一椎兩當。

結夏上堂問事存函蓋理應箭鋒如何是箭鋒句師曰夜半日輪當午照曰石火電光錯過了也未審錯過什麼師曰君不見曰設有箇將錯就錯的又作麼生師曰副寺事繁曰幾乎錯過師打曰大好不錯問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曰阿修羅王有六臂曰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師曰玄沙道的曰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師曰獅子吼時芳艸綠曰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師曰象王行處落花紅曰人人有箇影子步步不離因甚蹋不著師曰特地一場愁曰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師曰單為你結夏乃曰弁山結夏勝諸方半乞香齋半插秧更有幾班阿轆轤口吞佛祖氣如王雖然山僧拄杖子未肯放過何也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送餓七化主上堂薄福住龍華入山便無米幸有沒量人從他而捨已滌空九折腸乞儲百石米有的有的不必向五臺山上賒雲也不要就大洋海底

覓水汝等本是道德之資君子的有成人之美。

師至海鹽眾檀護請就天寧寺上堂問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箭鋒相拄是何標格師曰庭前古柏雙垂翠曰天寧撾鼓海震潮音還是啐啄同時句麼師曰忘卻來時道曰燈籠起舞露柱揚眉的的明什麼邊事師曰楚石和尚原是本寺僧曰即今紳衿檀護恭請[ㄣ @ (卑 - (白 - 日))]堂未審獲幾所福師曰如其所欲隨其所與曰與麼則箇箇霑恩去也師曰喝彩有分問暫別山中施鳳網卻來海上釣煙波離鉤三寸即不問隨手金鰲得幾何師曰波濤千萬頃透底悉金鉤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正與麼時直鉤是曲鉤是師曰總不用曰竿頭絲線從他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師曰如何是不犯清波句曰禮拜有分師打曰是犯不犯問正令當行四聖六凡齊稽首真機獨露三乘十地盡欽依正與麼時如何是賓主交參句師曰歷歷分明曰泥牛纔吼月木馬便嘶風如何是轉身吐氣句師曰蹋斷兩頭曰撥開群有象端的辯龍蛇如何是絲毫不露句師曰棒頭有眼明如日曰蹋翻華藏界風動演摩訶如何是遍界不藏句師曰看腳下曰一句迴超三界外堂堂無物不超倫師曰用不著乃曰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山僧未到海鹽時汝諸人起居食息本自如然及至到來聲顏相契豈不是時節至耶中間忽有載如道者勸發成就從一至十從十至百如梵天寶網各各相照豈不是因緣會耶今日蒙諸人請陞此座舉揚佛性義海眼歷歷見耳歷歷聞豈不是佛性義耶而今而後猛力提持直下信得其理自彰的消息便見東門外大海東西南北無邊無際遍能含攝魚龍宮殿大身眾生亦見佛性海中遍能容受世出世法本無增減無動搖無古今無變異老僧說到者裏只得都盧舉向拂子頭上普令諸人同得同證大眾還信麼揮拂子曰梅因雪凍方知早天為無雲始覺高。

至姑蘇東禪圓鑑和尚請上堂問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今日和尚舉揚未審大眾得何勝解師曰咸知老僧自弁山來曰未離龍華說法已竟即今殷勤致請又為何事師曰先師有箇未了公案在問弁嶽峰頭三印重光耀古東禪寺裏一燈續燄騰今隨處施為即且置堦筵迭奏事如何師曰多情石女華鍼細曰兄呼弟應本是現成如何是現成底事師曰無舌蟪蛄眼界寬曰恁麼則拈得一枝無孔笛吹來五月落梅花師曰紅蝦池裏落得幾片乃曰一句當天八萬門頓超生死關籃垂手四天下玉轉珠迴者般境界饒你展九萬里負天之翼也隨跡無由那羨渠吐蝦吐鵠弄巧弄奇且道節文在什麼處遂舉起扇曰此是睦堂老人在玉笥峰前授我東禪法兄箇得力句子今日客借主威拈來與諸公通箇消息搖扇曰閭門有盤門有雲門使來[跳 - 兆 + 孛]跳上天鹽官用來犀牛落水弁山見你諸人雨汗如湯終不連天索價你看汾陽昭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昭曰青絹扇子足風涼汾陽能舉千鈞之鼎透九穴之珠可謂巧力極矣若要轉熱惱作清涼化荊棘為佛國須東禪和尚用處始得以扇擊禪床下座。

分衛歸值臘經會上堂問世尊四十九年未曾說著箇元字腳祇如三藏十二部又從甚處得來師曰掉在姑蘇城裏曰白月輝時碧潭無影師曰甚處去來乃曰晴雲初起九夏雪飛大楚風生十方通暢賓頭盧尊者應供四天下從清風腹裏假道歸來向月落後與諸人相見了也將些古佛肝腸從頭翻曬且喜蠹魚無跡字義炳然收拾來還羨你衲僧無事以拂子作垂釣勢曰你道山僧無事得麼便下座。

解夏上堂有僧禮拜起豎拳曰這箇是初秋又作○相曰者箇是夏末喝一喝曰未審者箇還有春秋也無師曰總見你手忙腳亂曰也不得錯下註腳師曰怎奈即今何曰早是壓良為賤師曰本心向你道僧便喝師打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乃曰大伽藍裏結制豈說無邊刹海平等性中安居那論十世古今饒你踢著破蒲鞋到非非想天定經八萬檢點將來猶在弁山第六條蓆上遂呵呵大笑曰真箇是蝦跳不出斗。

雲巖先老人忌日上堂適來攪長河為酥酪也變大地作黃金也今當奉獻先師只要箇師僧與我捧來有麼如無殃及先師去也遂舉先老人示寂日監院問百年後事老和尚如何分付先師曰百年後事你聽我說即撫床曰待江西人到便斂日而逝師曰威音王那邊更那邊一箇絕滲漏的句子不意先師臨行舉出即今江西人已到作麼生是百年後事辛酸淚作秋山雨慘澹雲遮石傘峰。

中秋上堂今日者一樁事打頭錯自靈山不合道箇指月示人龍樹菩薩聞得便來現箇滿月輪相寒山子見了也來說吾心似秋月不知至此乳經三變矣後來幻出九十七箇月馬祖翫他盤山舉他仰山指他長沙用他甚至無限人以丹砂畫他而不知真本俱失所以一人錯千人萬人俱是錯且如何是弁山不錯的遂展兩手曰胡餅裏討什麼汁。

一念菴主請上堂問請法飯僧即不問高峰四句乞師宣師曰一句也無曰如何是海底泥牛銜月走師曰秋空萬頃芙蓉國曰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師曰暮雨千家薜荔村曰如何是鍊蛇鑽入金剛眼師曰古井夜深殘月曉曰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師曰寒光直射斗牛前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師有活人機師曰可惜許師舉臺山婆子因緣畢乃曰者則公案婆子可謂富有餘而情不足趙州樂極甚而奇巧生二俱於法不了爭似一念飯僧請法總不作箇奇特解會縱饒趙州有千手眼也措置伊不下何故家無白澤圖不招如是怪。

棲賢志弘法姪於中秋設齋送道日和尚木主人祖堂請上堂問紫羅帳合暗撒珍珠如何是父子投機的句師曰湖州江口石人蹲曰既是父子投機如何歸來時父全不顧師曰本來無間隔誰敢論親疏曰父子之恩刀斧劈不開因甚道父無子而不獨子有父而反孤師曰難得不相識曰即今堦簷互奏父子同堂如何是燄續真燈的事師曰琵琶一曲四十弦客來留飲不拘錢問叢桂香風遍華林秋氣深篆煙熏滿座說法為何人師曰端的不相知曰即今先師翁在什麼處安身師曰你鼻孔裏還覺塞麼乃曰北溟鷗向

南溟起搖蕩乾坤知幾幾孤風六息儘逍遙眼放秋空西院裏且道是什麼眼莫是摩醯首羅眼大悲千手眼麼不是不是且隨我到那邊與你打開遂領眾入祖堂舉位曰大眾看看者是諸佛道月祖師智眼昔年在者裏當軒大座萬象欣瞻明月堂中事已打疊了也花石軒中意已分付了也當度眾生已度盡了也世間光出世光已透露了也而今落得閑無事尊貴堂中正眼開。

金華密印寺牧菴和尚訃至上堂大法垂危哲人往矣晨星落落孤影離離得不令人常生太息只如法兄道諸人莫睹老僧面鍊棒橫肩不顧人且道不睹的是不顧的是良久曰萬里長空天一色黃花滿徑不成林。

南潯極樂菴文碧恂午二大師領眾送滄溟和尚本主人宗堂請上堂問鯤鵬曾向滄溟起翼展晴空千萬里極樂國中留不住依然還宿蘆花裏如何是久客還鄉句師曰安頓著了曰祖師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滄和尚鼻孔打失了也更安頓箇什麼師曰折角泥牛蹋倒趙州略杓曰與麼則鰲奴白牯隊中從他全身拶入師曰更須行得的當曰恩大難酬師便打乃曰小陽天霜花結寒江冷浸滄溟月魚龍幾皺斷雙眉潮去潮來俱哽噎為甚如此不見我昔年滿大伯只如古人道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如何是不落生死一句卓拄杖曰我者裏別有道處遂下座送位曰月落寒巖眾山影萬境俱閑簾垂黃閣此中有一位佛不曾居祖不曾踞卻是什麼人當得捧位曰好請我滄溟法兄全身坐鎮。

結制梅峰一念二知浴請上堂問大開鑪鞴烈燄互天無論頭銅鈍鍊拈來一火便成如何是便成的句師曰掀翻海嶽撥轉乾坤曰設有個不假鉗錘的到來和尚作麼生接待師曰我要他的眼睛僧便喝師曰失卻了也乃曰過去佛已去三千餘歲未來佛猶著九十俱胝今日錘柄委在弁山手裏方圓長短大小曲直以至古釋迦毫相光彩新彌勒鼻孔端正總向烈燄中模子裏討取淨潔打疊了孤猿叫落三更月釘破鬼門關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因風吹火忽然金花遍發時你諸人各各惜取眉毛。

冬節上堂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即今筒管灰飛魯雲書瑞是逐時耶不逐時耶師曰君先曾問幾人來曰只如枯木生花冰河發燄又作麼生師曰侵陵雪色還萱艸狼藉春風有柳條曰恁麼則一陽來復後萬象悉回春師曰且喜闍黎重添光彩乃曰子之半通一線捏住東風不放拳要君識取渠儂面識面則故是且道他姓箇什麼赫連皇甫尉遲公羊。

義三老宿誕辰請上堂問嘯月臺邊風韻別寶珠池畔綠陰垂如何是龍華境師曰古路迢迢子細行曰獅子巖前雲抱石象王峰頂浪滔天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不曾現三頭六臂與你曰人境已蒙師指示義上座請法殷勤未審獲幾所福師曰李陵原是漢朝臣乃曰六百人隊裏有箇睡虎五十年中作意六十年裏燒香來入龍華會教彌勒指示得參觀自在忽然變作箇金毛獅子向諸人舌尖上打箇筋斗直入九節腸內即說偈曰三德六味供佛

及僧法界有情普同供養今日這椿事且待三朝五日七堂裏有人吐出哮喘一聲驚散群狐種族始信山僧為你陞堂功不浪施。

佛成道日允中知藏領雷雨蒼居士為報恩請上堂問五百戒中殺為第一未審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曰你但恁麼疑去曰八萬律儀專除戲論因甚迦葉作舞師曰真箇好慚惶曰優波離落二落三高沙彌瞎七瞎八去此二途又作麼生師曰好好修事著乃曰瞿曇老人自言我成佛已來已經爾所塵沙劫數何故又道六年之後睹星證得若說睹星證得的是則遠劫成佛乃為妄語若說遠劫成佛的是則睹星證得便是虛張如何得兩不相背去拈起拂子曰昨晚兩序大眾殷勤請法山僧默然受已不坐萬年床不蹋來時路以拂子左卓曰這是遠劫成的供養大眾繼而雷雨蒼到為報親恩復請山僧又只得重整垢衣重登雪嶺以拂子右卓曰這是睹星證的仰答檀施復卓拂曰雷聲遠震令眾悅豫諸恩酬畢壽增福聚畢竟如何是道允執厥中之謂也。

師誕日兩序請上堂問懸弧正誕履霜天五老關呈太極篇如何是岡陵最喜的句師曰老僧眉已白曰某甲將須彌為饅首南海作壽杯略伸慶祝未審和尚還納受否師曰瘦腸肚總用他不著曰籌添八百鶴算三千猶是時人數量衲僧門下又作麼生師曰你要問教老僧下座那問昨宵松樹長瓊花結箇鸞桃大似瓜作呈勢曰今日和盤親托出請師細嚼勿沾牙師曰老僧不受你者骨董曰承師有言不坐邁年床不蹋來時路父母未生前老漢在什麼處師曰少間咲室與你商量曰父母已生後又向什麼行履師曰惜取眉毛乃曰六十三年前有一段錦江春色甚是可觀無端移家來到秦公嶺下開箇生藥店子送往迎來生受幾多曲折真個可憐生只剩得個天靈蓋搬得七華八裂今日又被諸人塗抹真箇可憐生若要問未生前老僧也有個道處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設要出手時如何凍得幾處溪西雞齊啼吹破一張狗走抖擻口阿呵呵真個可憐生大眾三個可憐生那個的當天從補後星俱隱海為濤來島嶼深。

立春值打七上堂盡十方空蕩蕩何須捏目生花通古今萬年一念那用著意尋思惱恨他從前幾多老禿無端向平地上掘坑壘塹教人看個話頭籠絡多少英靈墮坑落塹無自由分老僧今日與你諸人將萬法歸一本來面目觸背不得無夢無想都來縛作一束料向八達衢頭一任車輪馬蹋教你各人作個灑落丈夫去若信得老僧及有箇最省力句與你道出遂以拄杖連卓三下曰上是天下是地春色滿乾坤無窮新意趣要識省力句麼高聲曰放下著。

元旦上堂問法旌揚弁嶺龍象交參毒鼓震苕溪人天普集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香已燒了聖已祝了曰爆聲喧寰宇春色滿乾坤如何是新年頭氣象師曰山門前端的異曰但願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師曰難得到恁麼田地乃曰天地位矣萬物生焉璇璣轉而梅開劫外之華玉杼停而春風拂群芳之秀時康道泰是物忻忻廬陵米價消騰鎮州蘿蔔生色佛祖

位中留不住的客都來堆斟大白十二時中作得主的人從他滿剔銀缸阿呵呵好大哥四海浪平龍睡穩九霄雲盡鶴飛高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王巽源居士同室錢氏請上堂師舉馬大師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問取西堂去僧問西堂堂曰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教某甲來問堂曰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曰我到者裏卻不會僧復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師曰者則因緣可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王巽源受持四句深培道種啟請龍華舉揚此事山僧實向你道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解制浦平嶸居士祈嗣請上堂問堂前露柱久懷胎生下孩兒頗俊哉為是從天降下從地湧出師曰今日分明指示曰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操直取狀元來為是斯文高選陰鷲所致師曰浦居士斯意殷勤曰請法祈嗣陞堂解制如何是兩彩的句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曰庭蘭馥毓秀丹桂暗抽枝師曰定然定然乃曰九十風光足門前山水清今將未歸意付與欲行人我有箇大法王子不在天上即在人間煩寄信教伊早歸來平嶸相望無多子要續箕裘繼祖風。

佛涅槃上堂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恁麼時佛法付與阿誰師曰東村王大哥曰少室峰前神光得髓即今座下誰是知音師曰立過一邊著曰蹋得故鄉田地穩不妨隨處現優曇師曰照顧眉毛乃曰桃正紅柳方綠幽鳥關關白雲斷續一帶峰巒潑黛青幾灣流水春風度盡說釋迦師涅槃於二月十五山僧道低聲低聲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但怪伊摩胸告眾擲示雙足設有箇漢笑弁山老老大大猶作生滅知見驀卓拄杖曰珊瑚枕上兩行淚不是思君是恨君。

大悲聖誕晝初都監領欽門施氏請上堂鳥啼花笑圓通境李白桃紅大士身萬億國中全體現幾曾說道此時生去年十九日曬林巒現千手今年十九雨洗桃花皆著酒可愛他觀世音將錢買餠餅原來卻是饅頭變則變矣且道是男是女喝一喝曰問取適來人。

洪文衡居士送四大士像入山請上堂僧問震奮吒沙無向背翻身獅子大家看莫道人間無伴侶卻來弁領覓同觀獅子翻身即不問且道與阿誰同觀師曰開眼說夢曰只如居士請佛入山和尚高登此座未審是何祥瑞師曰寶珠池裏木蓮生曰千波競起文殊境界一互晴空普賢床榻觀世音將錢買餠餅放下卻是饅頭是神通耶妙用耶師曰千聞不如一見乃曰正法明如來降誕恰恰有箇徽州洪文衡欲報罔極之恩便擬遠向四大名山求彼菩薩而作利益忽見五臺山上月即是南海波心月峨眉峰頂雲便是九華山裏雲始知道溪山雖異雲月原同從一念至孝中不覺不知四山菩薩一齊出現大眾若道即今的是四山菩薩文衡未作時像在什麼處若道不是四山菩薩即今各乘所乘莊嚴畢備的又是箇什麼弁山不論四山五位總皆歸向龍華會裏一齊安著要使菩薩與文衡融成一箇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併將不盡世界和為一體如是則何恩不報何德不成以及有緣

在會若見若聞咸增道種遂揮拂子曰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

淨蓮淨月二菴主送師寶明靈骨入塔請上堂問十方無壁落四面絕遮欄因甚未山不露頂師曰今朝借一語答你曰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如何又道非男女相師曰的的不相欺曰只如四大分散五蘊非有未審寶明在什麼處師曰橫身當宇宙無處不稱尊問春滿園林吐露劫前實義鳥啼四壁發明太古淳風際斯韶華願聆法要師曰今日必要答你曰如何是天中函蓋句師曰青山關不住曰如何是目機銖兩句師曰白日更何言曰如何是接物利生句師曰象王峰頂雲千頃曰即今末山綽約雲端無著頻首庭畔未審寶明菴主還能同途共轍麼師曰鼻孔依然向下垂乃曰世界闊無際古鏡闊無際寶明空海亦闊無際世界闊處春風[颺-台+折][颺-台+折]古鏡光時影露重重只有寶明空海裏漚生漚滅了無從可羨他古鏡臺前轉身的兒子攜著三條篋繫取無限春風與伊完卻從前一場特地特地事既已了完此中有箇得力句憑何舉似滄海可傾劫石可移三年無改可謂孝矣。

喻指菴益謙大師為撈寧和尚掃塔請上堂僧問久雨不晴眉毛無處曬眼今朝日出鼻孔正好撩天未審作麼生行履師曰一棹淨涵楊柳綠半帆香挂菱荷煙曰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明朝打算乃曰有句無句風吹柳絮即心即佛桃開滿塢不是心佛物猶獠舌頭本無骨只有出息不涉緣入息不居陰的為甚向庄上喫他油糞此事須是撈寧先法兄和尚自能與一切人解黏去縛今日兒孫得力果見青光益遠只如到庄消息又且如何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

施主祈福請上堂僧問鳥啼花發即不問浮山九帶請師宣師曰你從甚處聞來曰如何是正法眼藏帶師曰到你福建二千里曰如何是佛法藏帶師曰春風吹不入曰如何是理貫帶師曰峰青如靛曰如何是事貫帶師曰雨滴如絲曰如何是理事縱橫帶師曰狼藉春風是柳條曰如何是屈曲垂帶師曰春光遍界無消息曰如何是妙協兼帶師曰無絃音韻吼如雷曰如何是金針雙鎖帶師曰鴛鴦繡出從君看曰如何是平懷常實帶師曰青山依舊白雲橫曰恁麼則浮山千古話句句不欺人師曰何不照顧話頭乃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是則是未免破波求水不見上已日一雨滂亨直教太湖三萬六千頃白浪滔空撼得洞庭山起立不定東海龍王轟箇霹靂撒下一番碗大的雹子令無限人慶快不盡合十指爪曰大法當求福田當植他生異世出頭來自然滿足菩提成就法身者般奇特事且道節文在什麼處以拄杖兩卓曰飲水應須知源便下座。

開山瑞祖忌辰上堂問承師有言欲跳萬丈龍門須是一聲霹靂昨夜電掣雷奔因甚又有金鱗燒卻尾師曰九九還成一曰猶是徒遭點額師打曰情知你少喫棒在乃曰來時無一物綿州附子鎮州鍬去時無一物泥牛蹋破黃金國要知端的意舉國人皆無處覓百丈花梢月千古萬古常相憶者是

我開山老祖末後所示的滿月輪相且喜近州人見伊光影今且虔誠供養你道老祖還來納受也無遂以手指曰者裏少不得一分飯。

忍生大師請上堂忍生問昨日山門開口笑今朝特地又重宣畢竟宣箇什麼師曰雨裏見山綠曰掣開大施紅爐燄揭示人天正眼看設有箇無面目漢到來和尚作麼生煅煉師曰已攝在鐵圍山間曰聲前一句脫體無依末後一機傾腸剖露因什麼向上一著千聖不傳師曰早已分付著人了曰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曰是什麼語話乃曰雨裏綠陰濃看新篁蛻籜渾似玉龍吟山前一片田地早已帶雨和煙深耕厚植翠浪千嶙黃花滿砌惜乎菴內人不知菴外事只顧道南山茅艸多人刈獨有爺兒兩個知行行止止竟不管鷓鴣聲悲百花落盡啼無盡猶向亂峰深處啼鶯顧眾大笑曰忍生已熱金爐火齊主重添五分香。

說沙彌戒道舟菴主請上堂問薰風乍起疊荷錢綠暗紅稀四月天目前妙旨雖領略句裏藏鋒請師宣師曰靈鷲山有五峰曰只如殺活縱橫一句又作麼生道師曰卻被峰巒遮過乃曰律中云佛滅度後應當尊敬波羅提木叉你等作麼生會莫是略開心地法門中如毛頭許的法麼莫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的意麼莫是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的事麼一總沒交涉既然如是老僧今日與汝說的是什麼戒汝等領納的又是什麼誓遂舉手數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達磨其餘碗脫丘且擲過一邊捏起拳曰還識此戒麼揮案曰關將軍曾在玉泉山上打供來。

佛誕日旅三和尚請上堂問黃面老子二千年前有一段未了的公案請師判斷師曰老僧忘卻了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三十年後乃曰溪水碧青山曉流鶯嚶嚶兼黃鳥紫燕重來覓舊居紅黃攀折桑條倒有幾般人膠柱鼓瑟有幾般人釘椿搖櫓何不教九龍吐水向蠶盆裏浴他古佛低聲低聲若使跛腳兄來到定要潑撒他三盆五盆向十字街頭揚塵舞蹈竟不知毘藍園裏實無是事若要討取者箇消息明白除非是我天壽法姪從頭露布始得。

白巖惟直和尚示寂聞訃上堂老僧持鉢吳門忽聞白巖山中倒卻一株大樹況此一株結駟千乘隱將蔽其所賴直使響徹千峰群巒盡白人天以之悲慟辛酸魔外由茲潛生喜躍大眾還知麼茲我白巖惟直和尚三十脫白力窮此事盡得位老人不傳之秘直將諸佛祖師大用全彰始也因本宗差訛譜牒我法兄孤筇弔影繭足天涯歷討群碑得數十種力證宗源此可謂大統金湯法門關鑰後入燕京見偽書重刻忿忿歸來窮搜細究繼晷燃膏為法忘形正名稿竣流通諸方彰彰在目復訂待燈又成百卷將擬剞劂流通不意世緣告畢然則一靈真性托境現形六十八年森森面目此形雖謝慧命曷窮要識惟和尚的的不滅的面貌麼舉起拂子曰長空雲散碧天寬千古萬古終不異。

中夏上堂結夏弁山頭半期過去了只知搖扇討風涼不覺春光催我老茶去飯來日日忙那事依然不恰好理雖明無處討古人廢寢忘飧只為其中

不妙邇來人性總輕浮生死道中多艸艸設若陰境現前四山來合翻憶從前事不成你要拉老僧下海終是不得。

雲巖先老人忌日上堂我先師降跡維揚但知邗江月浸千年室不覺和衣度水寒曾聞他自萬曆壬子三月十八日到康熙壬子七月廿四日歸中間九豎剎竿將積劫熏修者些子搬得狼狼藉藉幸然末梢頭於法身向上餘得一路至今二十七年總見苔封煙鎖無人來到不肖幾回夜半抽身向他者條路上東望也不見西望也不見即今先師來也汝等諸人善自觀瞻且道他來的路還是老僧望的路也無重門休貼卦蘸雪喫冬瓜呵呵金風一陣多狼藉掃盡庭前幾樹花。

中秋上堂問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此是衲僧分上直截一路只如月未圓時又且如何師曰東勝神洲有曰圓後又作麼生師曰西牛賀洲無曰古人道月落後相見未審月落後畢竟向甚處相見師曰麥畚裏曰與麼則泥牛飲盡沉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師曰更須轉位乃曰人之心性最不可比擬比擬即喪本受淪老僧住持三十年每到今夕不免東賒西借作箇月餅供養而今老到弁山扯拽不行又豈肯以殘茶剩果褻瀆諸人少問正命堂中筵席粗開只是要兩序齊到遂喚曰典座在麼知事在麼堂司在麼顧視良久曰兩序未到早巳月落了也又爭怪得老僧。

梅峰副寺領蔣振宇居士祝壽請上堂問金風颯颯動巖阿玉露涓涓瀉薜蘿氣爽秋清即不問飯僧請法事如何師曰公案現成曰桂子香浮松花結秀此是向上一著作麼生是慶祝良辰句師曰八月秋何處熱問古者道信施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日施主有無數須彌安頓何所師卓拄杖曰百雜碎了也曰是何三昧師曰忘卻那日到是得他一牛還他一馬去也師曰豈是分外乃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頭頭運出自家珍臘月蓮花開濟濟南山雖高北海雖溢猶不及濟人饑拯人急打破祖師關無窮真利益此豈非振宇宙之弘規得仙人之妙密。

御賓維那為受業印堂和尚小祥請上堂問天地未生已前如何是靜師曰赤腳波斯夜度關曰父母巳生之後如何是動師曰眉毛依舊兩邊橫曰即今動靜兩忘的人未審居何國土師曰波羅奈國南岸畔曰某甲今朝至孝無違敢問如何奉重師曰微雨灑花淡煙籠竹曰承師點出無生旨四眾齊霑法雨恩師曰更要問你和尚落處乃舉慈受深禪師上堂曰古人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受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弁山今日要伊快活舉拂子曰者不是印堂和尚麼活中有死千機集死復重生萬境空教上高樓觀變態此時方見化生龍喝一喝下座。

重陽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者都不是去處弁山教你閑去樂去瀟瀟灑灑去穿雲踏澗去若耶溪中觀月去象王峰頂登高去只是莫教風吹落帽若使黃花開口笑茱萸酒醒不成文。

無替大師送先師嘯巖禪師木主人宗堂請上堂向上有路無人踏著樓閣門開好來相見金龍躍碧水玉兔宿蟬娟細看來猶在白雲頂上我教渠放開前後三三路到者裏豈不清高便下座安位曰繡簾開日中雨能相續主中主此中有箇位次不涉春秋了無向背且道是什麼人居得遂舉木主曰且讓嘯巖法兄。

許氏善人祈嗣酬愿請上堂師卓拄杖曰同聲相應又卓曰同氣相求者裏合不著靈山與少室俱是沒相干復卓曰好看者裏三世諸佛不曾移易絲頭六代祖師不曾拈出些子天下老師橫說豎說徒誇敏手怎似我者裏東山頭鴉鳴西山頭鵲噪春風罇裏有行蹤許是伊人來到且喜名已登了子已成了老僧特特為他打開臘月蓮花藏放出烏雞雪裏行。

頻吉祥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住湖州弁山龍華禪寺語錄

師至顯聖埽塔湘翁和尚請上堂問未離弁嶽文彩全彰已到雲門洪音遍布此是和尚尋常為人句格外玄機請師指示師曰向在華林園與汝道過了曰恁麼則雲從龍風從虎師曰又忘卻也曰只見千峰拱嶽萬派朝宗是何祥瑞師曰不妨疑著曰向上宗猷蒙師指祖塔重光意若何師曰古寺無人到雲峰隔水深乃曰放風前箭展格外機徒勞顧佇撒一把沙幻出空中世界拈一莖艸湧出玉殿瓊樓者些行徑今日總不消舉出既在老祖座上但拈一片香潔誠供養諸昆仲須知此香名不可名狀不可狀始自金色老人拈出便見輝今鑒古大龜氏承風續焰煥發天成香至王子以為奇貨可居舉來到震旦國中依舊道箇不識唯我青原善別差珍博得柄鋤斧琢出一麟轉至藥山天皇畢竟劈也不開洞山得此權分五位雲門拾去妙麗天然法眼根株剖露直見錦簇花攢由此三路香騰萬機普被及至我大覺念祖持來到止風塗上植成散木一株蔭覆天下養就幾多奇麟異鳳威振千秋不意弁山師翁拈向花梢上顯出一輪又為我雲巖先師從三千里外依舊持來歸到者裏但道百年後事你聽我說新弁山今日拈也拈了用了依舊名不得狀不得不如為我方丈法兄和尚燒出使伊壽同寶掌德愈恒沙教盡未來一切眾生於我法兄壽量光中成就慧身滿足菩提使弁山從傍也得一場光彩。

樹南和尚訃至上堂九月一看看黃菊笑東籬正要見老出清奇忽報道錢塘江畔傾卻一座須彌壓倒古南枝蒼天蒼天痛惜我白巖頭春折一枝秋折一枝秋風秋雨若為依冷浸總堪悲爭教人不墮秋山淚向來以一條千斤擔子定要閣到泰春肩上蘄彼啟後光前冀發玄微將擬向白雲深處樂熙怡豈知一去竟忘歸蒼天蒼天哲人往矣逝水何期。

伴老和尚三十周年眾法屬請上堂問籬邊菊笑拈花旨木末風翻向上機可謂華林千古秀奕葉好聯芳師曰花落無人掃曰還鄉本屬兒孫事祖父因何不出門師曰青青黯黯裏不許暗停機曰既是不出門為甚又道有伴即來師曰高著眼曰與麼則寶鏡澄明驗正偏玉機轉側看兼到師曰拈花與你證明問臣奉於君子順於父因甚祖祖不相識師曰難得與麼曰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未審盡後如何奉重師曰歷歷莫商量曰與麼則回途復妙持金印正令曾無一字傳師曰猶在門裏乃曰有一句子秀過六離五色有一句子靈通那畔威音有一句子發於象帝之先遍於群有之內我先法叔向烏那青青黯黯裏三十載用之不盡散與諸法兄法姪禪師即今溯本思源合無量世界為一界合無量身心為一體合無量因果為一周合無量供

養為一器總皆攝入圓照法界內奉供先師眾中可有於三句外識得我法叔別開一路的消息麼良久曰三十六峰青入骨。

東禪圓鑑和尚掃祖塔請上堂僧問昔日谷泉訪慈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顧視左右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此意如何師曰東禪親見先師來曰明云未在更道泉作虎聲又作麼生師曰許是同流曰明拈坐具便撼泉接坐具推明向禪床明便作虎聲為復主賓互換為復啐啄同時師曰流水高山意盡知曰泉笑云我見八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且道是抬是捺師曰道得分明出轉難曰可謂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師曰笑你不唧溜僧禮拜乃曰眉毛眨上早已白雲萬里若更舉著向上向下者邊那邊定教法身膿滴滴地豈不見東禪和尚四十年打從者裏走一周遭腳尖頭踏碎幾多正偏知覺眼睛裏穿透幾多明白古錐如今幸喜順風到岸你諸人要請求大法須是偏袒右肩禮其雙足好看他放出廣長舌相與你露布葛藤。

結制兼請首座西堂上堂僧問煅凡煉聖即不問德山托鉢事如何師曰站立一邊曰口似血盆牙如剛劍為甚被雪峰一拶默歸方丈師曰莫謗古人好曰德山喚巖頭頭密啟其意正恁麼時二老向什麼處著倒師曰疑殺天下人曰來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未審是賣弄家私舉揚末後師曰賣弄家私舉揚末後曰巖頭撫掌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也雖然祇得三年活三年後果然遷化莫非遭他受記麼師曰你好伶俐乃曰結而復解解復結陽燄波翻鹿奔渴那事依然了沒由南面窺他北斗北失不失不得還他兩口無一舌豈不見障蔽魔王一千年隨從金剛齊菩薩覓他起處不得若要知者般消息問取堂中二首座。

眾信女祈福請上堂師豎拂子曰一機纔露機機發不異之真宗一法方彰法法洞威音之面目腳跟紅線拈來繡出鴛鴦腦後圓光放出燭空境界迴途復妙鶴山銀籠虛空笑倒在前村大地山河俱起舞且道有什麼瑞應堂中來日起七。

佛成道日上堂空花影裏千層綠舜若多空沒拘束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我怪他古往今來有多少人[竺-二+欺]土揚塵有多少人膠柱鼓瑟都道老瞿曇於臘月八夜睹星證得委屈我大覺世尊向迷悟中著倒竟不知將箇指天指地獨自稱尊的人又置向什麼處去良久曰會麼夾岸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擲拂子下座。

師誕日琇琳參頭領王瑞卿居士請上堂問壽域弘開人天普集洞簾高捲即不問大人壽量事如何師曰兩輪日月乾坤眼一互晴空萬古心曰趙州百二甲子寶掌千歲遐齡時人知有如何是不涉春秋的句師曰虛空有口宣不及曰常將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猶落限量祇如不落數量的句請師提唱師曰花石軒中萬古春曰恁麼則天音漫說長生訣海口難宣壽量篇師曰猶落數量乃曰空王令下敕諭九界眾生有能向威音王殿裏覓得箇消息者王解髻中明珠與之老僧自受王命已來迄今六十三春要

求一箇回旨者竟不能得昨晚琇琳長老領得王公居士入山設供你諸人有能乘機乘勢直入九重殿裏擊開金鎖透出玄關向深宮裏討取綸音編論群靈者麼良久以手數曰二五該一十三三喚作九幾多伶俐人傍觀俱袖手不如仍藉居士以伸回向。

皇上康熙三十七年臘月十日謹備淨資特入龍華敬齋五百大阿羅漢所供詣實遂高聲召眾曰大眾好生念箇波羅蜜。

元旦上堂師起立卓拄杖顧視曰弁山新年頭第一義已為諸人揭示了也所有緒餘伏祈垂聽復卓拄杖下座。

立春上堂化母開懷運出劫前風景管流息起吹殘片片葭灰正恁麼時直得盡十方山河起舞遍大地萬象舒顏不萌枝上群葩爭發於當陽無影林中異鳥夢回於初劫東方朔只愛他蟠桃生色鬼子母情耽著最後嬰兒王母晝下雲旗洞賓暗窺北斗驀地裏走出箇須菩提要道他久已証得箇真空三昧老僧一時把住曰老師兄不須多說萬紫千紅總帶春已今露出春風面。

元宵解制值雪南菴瑯菴大師請上堂燃燈佛點起無盡光燈直令三千大千世界內外明徹淨無瑕穢合微塵國土共一安居統十類含生同一作止遍使南菴北室雨四色天花東嶺西村見一光遠照更有幾多上善根人同聲相應來到弁山恰遇聖制告圓啟請老僧舉揚結解因緣語其結龜毛縛住千峰雪論其解苕溪雪溪船子風多歪大家齊上渡頭船西湖太湖春靄靄你好聽他舟子唱箇湖州歌兒嗚啊杭州歌兒款乃兩岸芳叢雪點齊所到處多少瀟灑恁麼時者麻筋布線的破蒲鞋要他怎的不如撒向塹[土*(天/韭)]堆頭任其狼藉設有箇伶俐漢拾將去置放擔頭途中忽有人問弁山解制的句子你好拈起來向他道九十日中幸然而有此也老僧者般說話還當得因齋慶讚的意麼良久曰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資福事先大師送喝山和尚木主入宗堂請上堂前釋迦不滅釘箇虛空大底槩後彌勒不生捏取清江月一輪直得前後際斷生滅見忘有一等望見資福剎竿便爾心開有一等來到夾山漾裏全身浴出總被我喝山和尚一齊按過而今深入九重城坐斷涅槃後有路且不動本際如何是常光三昧戴角泥牛奔海底無毛鐵鷁出雲霄遂領眾入宗堂舉位曰萬里無片雲青天光皎皎請更上層臺始見兒孫妙。

大悲期指禪書記領盛聿昭居士薦父請上堂豎拂子曰突露威音面目揭開無盡家珍稱百億須彌作十二分以一微塵遍能含受無邊世界於其中間無今無古非自非他正法明如來何曾過去觀自在菩薩不是未來無量國土諸天一時同到者裏只如報德酬恩一句如何顯露良久曰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他道多謝吾家好大哥錦上添花千萬段諸兄弟孝誠既至吾復何言擲拂子下座。

徐門蔣善人請上堂山靜課花蜂股重林深含籜筍肌明倚欄自許閑無事又覺黃鸝喚一聲圓通門大啟端的待何人太湖波浪如天闊雨雨風風濕卻襟觀世音菩薩有深重願凡有禮拜恭敬我者所有願求悉皆滿足卻不比杜順翁必要向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遂顧視左右下座。

文輝禪德請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日上海門東越山俱在望群峰翠疊青難染溪水聲添綠不當一箇祖師閒巴鼻渾侖突露在當陽莫教邯鄲失步岐路亡羊古鏡臺前窺落月夜深和露宿鴛鴦。

元備大師送天穆和尚木主人宗堂請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淺紅殘綠幾般春時當四月風光好又覺黃鸝叫一聲天穆法姪臨行道石筍夜抽條沉潭龍臥起懸崖撒手行兩腳捎空底正恁麼時是何消息兔角杖挑潭底月龜毛繩縛樹頭風即今還有覓得他的蹤跡麼天穆萬機俱有準得來元備總天倪安位曰神光萬里攝盡天山位不立玄大方無外長老位既高登腳下兒孫有賴。

師至松江普照寺眾居士請上堂向上句開口已成雙橛格外機揚眉便隔千里縱饒虛空大的口梵天長的舌總無著處老僧到此幸值天中佳節兼承眾檀護種種殷勤只得與諸人傍通線道豎起拳曰淨法界身本無出沒踏碎秤鎚千醜百拙他含怨我羞澀賒千不如現百好看九峰山色從來春綠秋金三泖清波自古風清月白華亭千古事歷歷仍分明時節既臨因緣豈偶千門萬戶蒲劍殊長戲水神龍崢嶸頭角更有箇屈原相公在高標上橫翻豎弄與諸人將真機顯洩還有會得頭頭演妙的人麼大揮一拳下座。

鶴曜大師送藻鑑和尚木主人宗堂請上堂僧問夾岫風高喜得子歸父室華林瑞靄引來鳳宿龍巢就路還家即不問如何是歸根得地一句師曰玉塵揮天地紅輪耀太虛僧舉坐具曰即此一步千聖行不到因甚藻和尚一超直入師曰一翻風有力萬頃碧波清曰樞密不得旨作麼生與祖父相見師曰眉毛已拄梵天曰恁麼則一燈燄續光無礙刀斧何從劈得開師曰不枉見過雲巖乃曰昨從松江來帆吸乾三泖拈得大千輪擲過芙蓉島威音王總要相逢紅塵浩浩誰來早驀地裏有箇人道常熟虞山有段奇特因緣要請老和尚歸山舉似檢點將來藻鑑輝潛銀籠鶴杳幸爾曹公福德深遠遠載著須彌到過去因緣也在者裏現在因緣也在者裏未來因緣也在者裏只有藻法兄不在者裏且道在甚麼處待老僧下座來與你道破安位曰月明金殿冷古路白雲橫欲知尊貴位還登最上層功忘業就無他旨枯木花開劫外春。

解夏上堂僧問拂子名張三竹篋號李四未審拄杖子名個甚麼師曰要與他安箇名麼曰與他安的即是乳名還要請教法號師曰一是王二亦是王曰既是三人同姓因甚麼不同宗師曰何曾有間曰既然不問如何門庭各異師曰珍重目前機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師曰又做了謝十三郎乃曰大圓覺裏安居豈敢論乎結解老僧九十日經行一匝走遍四

天下欲覓個蠟人檢較而不可得且喜諸人終朝兀坐寂爾忘緣水晶宮裏白雲天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清風明月天然趣於中有箇洒脫無羈的人今夏還曾相識也未揮拂子曰松篁交奏當門曲蒼翠堆成遠案青幸爾犀牛頭角露閒時高臥綠楊陰喝一喝便下座。

送浴日能西堂住海印上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涉玄始是作家老僧三十年牧牛牧馬只要覓個訝郎當露些子面目昨來嚴護法以海郎見過老僧念是曹山下草菴禪師創立千百年來我不看主本欲躬耕隴畝爭柰華林園裏犁耙未卸特命西堂子代擔風月此子親炙老僧一十三載不同門外遊大明晨仰煩兩序諸昆如例焚點躬送登舟且作麼是將逐符行的事遂起身曰且向他山頭臨鋒時驗取。

隱翁和尚領孫孚尹護法同荊陸氏為子求壽并功名請上堂僧問若論第一義本自無說亦復無聞即今和尚作麼生師曰堂裏香煙籠寶座曰玄機獨唱三世諸佛奉亦無違大藏繁興五千餘卷言詮莫及應時及節敢請拈出師曰庭前秋雨瀝芙蓉曰打破青天突出日面月面掀翻大地掣轉風輪水輪未審老古錐著腳還穩麼師便喝僧曰某甲則不然師曰要且沒交涉僧曰新羅國外生香象踏斷黃金索一根師曰依舊跳不出乃曰教觀第一義夜雨濕卻虛空背法筵龍象眾喜得孫公來打供機輪向上祖師禪座上山翁閒打哄不打哄他求富貴即與富貴他求功名即與功名他求長壽即與長壽若不恁麼怎能構教伊捨身珍寶求我哀憐更須知有來由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

西余山眾大師送蘭如和尚木主人宗堂請上堂僧問從上宗乘即不問葉落歸根是若何師曰好箇消息曰古人道本來無位次何用強安排既無位次大覺和尚向什麼處安著師曰撐天拄地太郎當問識得一萬事畢如何是一師曰老僧也開口不得曰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是何意旨師曰特煞與汝道了也曰設有問和尚又作麼生師曰狗銜燈盞走鰲咬釣魚竿乃曰有大覺人入大覺定杳隔青霄難通家信幸此一班大覺弟子出大覺門提大覺印漚花影裏解翻身推爺直上千峰頂拈拄杖曰大覺師兄來也卓一卓曰與諸人全提正令還會麼老僧與麼說話也是鉢盂安柄入宗堂曰此中有一位上無攀仰下絕功勳從來未有人居得今請蘭法兄高陞此座遂安位曰萬年花發不萌枝兒孫箇箇增光彩。

江陰法華菴愚山大師送偶菴和尚木主人宗堂請上堂僧問泰山頽兮實慘然人天真實無依倚如何是報德酬恩句師曰苔水從來不盡流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因甚有去來之相師曰山花開亦遍幾處不成林曰坐斷生死海踏翻聖凡窟只如偶菴和尚即今居何國土師曰湖州城裏塔幢高乃曰霜花粼砌寒色冥濛葉落滿長空萬機俱寢息直使虛空藏覓跡無由舜若多潛身無地鞭起泥牛逐隊行拈得南辰安北斗有箇無位真人曾向者裏遭逢辣手搜窮骨董擔子脫卸皮毛自此江北江南到處逢場作戲雖則言遍江山其實覓伊箇元字腳了不可得幸爾腳底有一座愚山子且得全

身奉重諸兄弟還見伊遍界不藏的面目麼顧視兩班曰再向宗堂中好生著眼安位曰古釋迦新彌勒相待久矣蕃老伯亦從夜明簾底盼望猶勤弁山今日只好向無位次中安位次團圞共矚古菱花。

結制上堂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沉其中有多少人精奇煥發有多少人滿載東風有多少人摘珊瑚於月底有多少人折驪角於滄溟忽見得象王峰頂滔天白浪都擬向者裏三躍龍門老僧試選當場萬機普到直教一個個透出威音那畔轉身枯木寒巖心花燦不夜之光靈舌吐三春之秀好大哥好大哥拈起毫端風雨快者回不做探花郎。

冬至上堂陰消陽長敲得虛空嘩爆響暗去明生擊來枯木了無聲鳥牛眠雪裏噓開地軸根源玉鳳出煙籠衝破天關鎖鑰一陽來復機位猶存葭管灰飛何曾轉步欲得萬戶俱開真機突露豎拂子曰須是借伊威光始得且明陰洞陽輔日月挾宇宙又且憑個什麼卓拂子曰好向機先分明會取。大鑊成無替大師開鍋請上堂僧問昔日國清鍋漏沙不漏米未審是神通是妙用師曰者裏別有商量曰今朝弁山鍋沙米俱不漏妙用耶神通耶師曰大眾飽餐問大冶弘開貴圖一火鑄就因甚麼落在第二師曰虛空安耳朵曰還是爐頭有錯還是頑物難鎔師卓拄杖曰總銷在者裏曰從來謂只鍛頑銅可成大器如何將箇古鏡鍊入其中師曰六和泉底珠千斛曰只如因齋慶贊又作麼生師曰人天有賴曰恁麼則當時不假爐頭力怎得今朝香飯來師曰也少不得一棒曰恩大難酬問一模脫出樣團圞百億須彌納此間炊作鐵釘香積飯驚奴白牯總加餐如何是大功不宰句師曰象王鼻孔已遼天曰食堂不用金牛舞滿座春風勝舊時師曰難得與麼曰昔日甘贊行者設供南泉打破粥鍋今朝無替大師設齋和尚又作麼生師曰與汝百文錢曰與麼則南泉未是好手師曰未識伊在曰贏得匝地清風踏翻滿船明月師曰眉毛依舊眼上橫乃曰威音王已前行腳的是兒孫要知王老師高蹤闊步須向紅爐中鎔溢將來始成全器更須知南泉打的弁山作的一抬一搦是什麼手腳若不知者般手腳應須向梅峰友嵩惟念三人手裡討取合同合同入手好來受我無替大師供養只如大器已成如何是普利人天句移來香積天然鉢九界都盧飽不休。

臘八上堂白椎畢師曰維那教你諸人觀第一義老僧特為舉似遂作修羅掌日月勢曰還有善觀的麼顧視良久曰滿船空載月明歸維那結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呵呵大笑歸方丈。

誕日兩序請上堂僧問倒卓烏藤敲出虛空骨髓橫拈白拂點開生佛眼睛去此之外請師別示師曰爐煙篆出青雲色曰祇如形名未兆已前一句又作麼生道師曰闍黎口在甚麼處僧便喝師曰此猶是第二句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雪滿長空問瓊花匝地銀浪騰空大功一色即且置天開壽域事如何師曰今日方晴曰大椿八百年為一春蟠桃六千歲成一熟未審無根樹子算數幾許師豎拂子曰總不出者裏曰恁麼則金雞唱曉瓊樓夢玉樹花開劫外春師曰親言如在乃曰年年一轉

臘月初十喫茶喫飯勞人力氣逗到六十四年來依舊是孃生的鼻孔出氣諸兄弟只顧來說賀喜你也噯噯我也唧唧幾番春信到寒梅地老天荒俱不識識得後如何大蟲戴紙帽好笑又驚人。

元旦上堂問梅笑春風靄乾坤紫氣濃箇中端的意花雨散長空海岸三多即且置吉祥句子敢請拈出師曰何不去年問進云恁麼則萬里江山歸有道千秋仁壽樂無疆師曰一氣自來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進云白塵揮開新日月烏藤撥轉舊山河者是老漢尋常作略格外玄機又作麼生師便喝進云喝下雷驚萬類芳師曰庭前春色風光好進顧左右云大眾記取和尚者一語乃曰去年己卯本屬兔呷盡人間多少醋今年庚辰卻屬龍春風處處好相逢相逢時有何言句衲僧家無別意識得一萬事畢果然果然不見道天得一清地得一寧君王得一四海安平拄杖子得一時如何卓一卓曰諦聽諦聽堯風蕩蕩舜日融融四海五湖王化裏謳歌鼓腹樂雍容奇特奇特大似白衣拜相擲拄杖曰好便下座。

唯一大師送長生位入宗堂請上堂千尺雪消魚躍藻春風吹得虛空倒黃雲深處又雲深閑鑿雲根開古道古道既開誰人能到既不到老僧親送一程便下座送位曰唯一師七十九今日生位斯有得人龍華千年永壽。

房大端居士祈福請上堂僧問因齋慶贊即不問牛過窗櫺事若何師曰正好疑著曰頭角四蹄俱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拈拂子曰你怎奈他何曰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師曰腳跟下更須子細乃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坐斷威音前路揭開此日新機畫船簫管慶堯天於萬里肥馬膠車樂千金於頃刻爭似我者裡錦雲遍野綠萼含香谷鳩三聲五聲不是呼風亦非喚雨陶陶然樂有餘欣好笑老瞿曇不識那一通又笑王老師賣身沒有主拄杖子分形散影走遍了旬晴巒驀地遇著房公大端覷破情塵便爾深開鑰來者裏請法飯僧欲冀將來勝緣成就老僧鑒虔誠有個從未與人舉似的佛法今日和盤托出來也卓拄杖曰人天路上作福為先生死海中復卓曰急須薦取。

解制上堂僧問九包把住牢關只教鍊牛眠夜月今朝解開布袋且看木馬逐春風且道去住不留蹤的又作麼生師曰金剛山下鍊崑崙乃曰一向結不解捏碎須彌填滄海從今解不結放開靈鶴乘風月靈鶴窺殘劫外春千年桃李花俱卸且不管萬里無草出門是草不出門草得風流處且風流大抵也須肌骨好今日設有箇出來道老漢三十年與人解制今日始算得一場大結解老僧向道好好修事著擲拄杖下座。

顯聖湘翁和尚掃開山祖塔請上堂僧問耶溪水溯迴萬派狂瀾弁嶽峰突出滿山春色兩彩一賽此意如何師曰黃鶴樓崔灑題後至今無人題得曰伯氏墳仲氏箴同聲相應的曲子作麼生唱師曰高撐石傘雲中出曰相識滿天下知音能幾人師曰顯聖和尚有棒未分付在曰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師曰者一聯道得恰好乃曰今日是顯聖法兄和尚命雖陞此座置喙無由何也九鳥已為伊射盡了天山已為伊卓轉了宗祖憲章已

揭示了散木根元已披露了剩得一柄石傘子又為伊撐向萬仞峰前已見天花響落且看泰春風月好枝枝開遍綠陰深更教老僧說箇甚麼驀舉拂子曰看看唯我法兄者道心光放至龍華其來久矣只因不以顯聖供作龍華供此可見金石乃心滴水滴凍幸然侍者有力向烏鎮城頭搜空萬有將眾檀越一片真誠持來以獻宗祖此又見我法兄鞠躬盡瘁孝誠至矣祇如開山老人有箇道不盡的得力句子老僧洒掃三週盤旋八面竟不閑說得幸我法姪未瑀禪師奉命來此老僧令伊代我法兄和尚一氣道出了也汝諸人當生慶幸。

盛澤聚福菴弟子不暉心明心圓請上堂乃曰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春風二月花方好小舟直上白雲岑插梳髻後回向未稱好手指人半藏無功不是真情怎似今朝風韻別一回相見一回親。

大士聖誕姚門施氏請上堂僧問掀番五位正偏不立三種根氣掣開金鎖玄關請師通個消息師曰二月春風似剪刀曰堂奧中事已聞命了齋主殷勤頂禮觀音不審菩薩降誕也未師拈拂子曰不因跨海擎天勢怎見千秋柱石功曰大悲千手眼畢竟那個是正眼師豎拂子曰與麼則木牛步步火中行真箇法王指處妙師曰也是貓兒喫彩鳳乃曰二月九風吹柳絮毛毬走大士身雨打梨花蚊蝶行綠翠松篁桃李面溪流碧浪幾般聲莫學傅大士夜夜抱佛眠莫學老維摩朝朝弄傀儡不若南岳思大翁三世如來一口吞寂耳忘緣無彼此喝一喝曰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賺殺李將軍便下座。

沈氏德正祈福請上堂諸佛法即非證不了春山潑黛青處處聞啼鳥同參更復問何人靈雲不解東西對桃花紅李花白萬壑千巖俱漏洩諸君如不究根源十字街頭問彌勒撫禪床曰觀世音菩薩道我得佛心證一切智即今還有同證同解的人麼復撫禪床曰去。

若愚師為蓮舫大師送長生位請上堂豐干和尚騎著石虎打碓寒山拾得拈起砧椎掃地三三兩兩相逢哭的笑的妙極且道他妙在甚麼處不游花下徑常見洞中春弁山將須彌入藕絲孔內捲洪濤於烈燄堆中為著阿誰特特與蓮舫大師送位要他箕裘家聲久爐火青燈自見長下座安位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宗祖堂中卻也少者位不得便入座。

顯聖湘和尚訃至上堂問秧針方刺水麥浪已經秋榮枯憑代謝心智自優優如何是不遷之義師曰春風吹得柳條青曰一真潛伏萬境消忘未審顯聖和尚即今入何三昧師曰卻又遷了也曰恁麼則曾經巴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斷腸師曰你正是灸瘢上著艾師舉訃召眾曰者是支那國裡一面塗毒鼓寰中響震已五十年遠近聞之喪不旋踵昨於顯聖堂中破了也擊不鳴矣撫胸曰蒼天蒼天將見群狐競起衝熾人間幸然我法兄臨末梢頭放得一道拔苦光明語眾曰汝等聽著我有一句與你轟雷飛閃電我無一句與你遍地放毫光記得者兩句一生受用不盡幸矣者便是一切眾生起死回生的本據法門不致中衰賴有此也遂合掌曰且喜且喜下座於像前

燒香曰威音前布種曠大劫栽培萬仞峰頭已見花敷果實五十年香飄異域百萬人餐採無窮語其功也名不可名語其益也喻無可喻龍華赤手空拳毫無可獻仍借吾兄用不盡的者些子還呈供養慙印師領松江府繡齋翟護法同眾信請上堂問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好與虛空畫兩眉曰還是啐啄同時還是如蟲禦木師曰不是啐啄同時不是如蟲禦木曰一對無孔鍬錘師便打曰弁山連日上堂與馬祖是同是別師曰著眼看曰恁麼則馬祖踞虎頭和尚收虎尾師曰是甚麼語話曰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師曰方山未肯點首在問衝鋒敵勝用在臨時釋迦彌勒退身有分未審和尚作何施設師便打曰此所謂功不浪施師曰猶自口喃喃乃曰普現色身頭頭遇著本來人遍行三昧處處總成觀自在是則是隨人腳跟轉者極多怎似箇慙布袋要結萬人緣十字街頭等個人死貓頭竟無人要今朝持到弁山老僧與伊作一結束且道功歸何所良久曰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新城福勝菴木山尼請上堂參頭出禮拜起師打曰者是荅你昨日的頭云今日重新請問如何是十智同真師曰問者閑家具作麼如何是一同一智師曰大地一朝風如何是二同大事師曰烏龜直上須彌頂如何是三總同參師曰春來無處不飛花如何是四同真智師曰山自青水自綠如何是五同遍普師曰何山不戴今宵月如何是六同具足師曰滿目青山如何是七同得失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如何是八同生殺師曰鍬輪天子令如何是九同音吼師曰風吹石曰念摩訶如何是十同得人師曰遍界無人識曰十智同真蒙師指牴如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便打曰蒙師點出無生旨萬象齊沾雨露恩師曰知恩者少舉趙州訪二菴主乃曰二菴主拳頭本是一箇可怪他趙州老禿頭向舌尖上鼓起潑天風浪將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而不知今日被木山尼看破且道那裡是木山看破趙州處顧視良久曰少間齋堂裡下嚟你諸人各自照顧莫被他瞞去。

佛誕日德生師為徒剃度請上堂搏得虛空十七八今朝又喜生悉達香水從頭浴一回眉毛罅裡黃金押雲門雖有百千機究竟何曾打得殺打不殺千古萬古阿喇喇還識伊面目麼光剃頭盡洗足與德生同機軸撫禪床一下曰露。

慙月和尚送本師紫老和尚木主入宗堂請上堂問五日已前撾退鼓五日已後復陞堂再轉法輪即且置借位明功事若何師曰向十日外道看曰石澗浪高龍莫隱青龍山迴鳳難棲因甚卻許紫老和尚全身拶人師曰趙州頂卻履南泉賣了身曰漢地不收秦不管從教折合此中來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曰只如新和尚高登祖席推爺向裡和尚如何慶讚師曰祖宗有賴曰恁麼則祖父從今不出門還家盡是兒孫事師曰更須向裡許承當僧遂豎拳曰且道是裏是外師曰錯過也不知問三座道場行祖令英靈無限被羅籠收綸把釣歸深塢留得名喧宇宙中如何是功位俱隱的句師曰且向象王峰那邊會取曰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師曰者是你問我

曰妙體本來無處所正因那得有規模祇如紫老和尚向甚麼處安排師舉拂子曰者不是伊廣長舌相曰恁麼則樹長千尺葉落歸根師曰卻被汝道著乃曰樹高千尺葉落歸根此箇時節知音可說更要知千尺花梢月那畔威音機肯借青龍吐箇夜明珠紫室幽巖輝不夜一光直燭上終南香遍林頭分兩葉俄然功位隱無蹤葉落歸根此時節你諸人還知我紫谷法兄轉功就位的消息麼良久揮拂子曰大千何處不春光入宗堂安位曰紫閣洞開玉爐香遍鐘敲午夜寒萬機俱寢削且王子正登朝時如何遂安座曰萬年如此日寶月正當空。

退院上堂老漢三十年提箇無紋印子東搭西搭罪犯彌天比來到者裏喫卻檀越幾杯羹飲了龍華多少水逗到臨末上梢頭單單剩得一張嘴快活快活幸喜瘦筇猶有力萬山深處且逃名。

小參

寒食小參僧問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冬至今朝一百五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快漆桶僧一喝師亦喝僧擬議師打曰漆桶不快乃曰春山青春水綠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雲山萬疊春光露牧童笛樵者歌說甚威音婁至四辨八音農人笠織女機肯較海剎蓮邦三身四土豎拂子曰只者無邊光景總在拂子頭上且問你諸人鐘樓上念贊床腳下種菜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畢竟明甚麼邊事不見道冬至今朝一百五。

小參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神駒追影千峰瞎驢倚牆靠壁大哉乾元鳥飛兔急賺得無位真人臨萬仞入蘿薜透重雲走荊棘忽然向盞子裏打箇筋斗出頭來道真箇的不知海蚌含珠搥槌可以作筆。

小參拈拄杖曰舉一不舉二賣了鎮州蘿蔔換得彬州如意深深撥出一星子火燒盡非非想天人腳跡幸爾達磨大師來說四句偈曰吾本來茲土說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卓拄杖曰若不得他來解遭一場狼藉。

晚參今晚有一段極奇特極得意的事舉似大眾只是可哂可疑纔聞得天花粉就是那東籬上結的屎葫蘆始信道杖藜嬾迎征騎客菊花能醉去官人獨不愛雲門答僧問佛道箇乾屎橛所以可哂可疑。

小參淨土諸佛是赤窮漢歷代祖師是白拈賊三藏十二部是破故紙一千七百則是繫驢橛山僧不是壓良為賤只要你諸人灑落無羈作好人去。

小參舉陸亙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一片石亦曾坐亦曾臥，欲鑄作佛得麼？泉曰：得。陸曰：莫不得麼？泉曰：不得南泉。古佛語善來，機只是將翁家田園列券而鬻，當時待問：欲鑄作佛得麼？但道：山門前正要一片橋石，分付知事，與我扛來。大夫若具英靈，自然別有長處。

中秋晚參，榴火紅籬花白，稻香十里來田陌，新薑紫菜芋頭黃，箇是山農親置得，葫蘆馬杓盡情燒，那有閒心比秋月？只有一事追思起來，卻也悶人，你不記得元宵夜，大雨打倒東廊角頭一傾籬壁，至今猶未劈篋縛起？

小參，舉，達觀穎禪師上堂，諸方鉤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者裏鉤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雲。峰則不然，從來鉤

餌俱不用，怒罵如雷，打亦重，趁他負命瞎驢僧并曰，惟祈常自弄。

起七小參，爐鞴裏煨過的頑銅鈍鍬，紅焰上演出的不二法門，俱已精瑩煥發，更要拈開炙脂帽，脫卻鶻臭衫，直教通身膿滴滴地，赤[身*國][身*歷]地，為甚如此？不經大冶重烹煉，到底還他是假金。

小參，舉，魯祖每見僧來參，便面壁。南泉聞之乃曰：我尋常向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與麼驢年去？師曰：一人淆訛，特煞一人，特煞淆訛，簡別將來也。是干戈特起，何故垂衣裳而治者？堯舜也。禹，吾無間然矣。

小參，千峰勢到岳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的且止門外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的且止門外雲峰，只顧搖扇取涼，倦眠饑食，其餘是什麼熱碗鳴聲？

除夕晚參，流光易度，時不待人，轉盼之間桃符易舊，祖師心印，狀似鍤牛之機，默照空劫前，湛湛一壺風月，坐徹威音際，沉沉滿目煙光，終不免寒潭浸月。若要問不涉陰陽造化，一句，拄杖子留到新年頭好發利市。

小參，舉，雲門示眾曰：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卻是饅頭。絕天機塞地關，換斗移星，須是雲門老子。若謂入理深談，猶較雲峰百步，何故？我無如是閒家具。

解夏小參，僧問：薰風南至，殿角涼生，別展家風，請師敲唱。師曰：前村煙浪裏，別有好商量。曰：只如東山水上行是何意旨？師曰：天下覓醫人。曰：和尚也，是將南作北。師曰：知恩者少。乃曰：九旬事畢，箇事穩密，殿角涼生，薰風南至，要知別展家聲句，拄杖子赤骨條條：要知水上東山行，腳尖頭從來歷落，到者裏也，須知恩始得，何故？特為你天下覓醫人。

晚參，舉，僧問曹山：朗月當空時，如何？山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上階。山曰：月落後來相見。曹山雖有定亂之謀，且不能於白刃叢中全一騎之命。今晚有問雲峰曰：請師接上階。師以燈燭一時吹滅，下座擒住一僧曰：速道，速道。僧曰：開壁放路。師托開曰：與汝相見了也。便歸方丈。

小參，我有時道，見色聞聲的是；有時道，見色聞聲的不是。見色聞聲的是，雲峰合喫三十棒，不干諸人事；見色聞聲的不是，諸人合喫三十棒。雲峰不免累及與麼，會得菩薩龍王行雨潤，通身上下數重雲。如或未然，不免據實供通，以拄杖一時打散。



晚參，以拂子畫○曰：蝸牛角上添斤著兩。又畫○曰：螻蛄眼裏去骨留筋。復畫◎曰：都愛他持妙喜世界如陶家輪，究竟出○者裏不得。何也？土星犯牛斗。

除夕小參，先佛曰：造諸惡業，本是幻；修諸善法，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雲峰別有語在：雪花三片兩片飛，臘梅四枝五枝放。不與人問論死生，山深無別來供養。且寬一步還有造化，何也？來年更有新條令。

小參，磁石吸鐵，鶻鴟愛雨，性分相需，不曾妄舉。只如覆盂水於劫堂之上，以芥為之舟。與鷗梟夜撮蚤，畫出不見丘山。於佛法中有義類否？眾下語不契，師曰：撒向階前，來朝打算。

久雨小參，晴空皓月，不待指標，大浸稽天也。須論量簷頭不斷，終朝雨潤下，滔天水逆流，樓至如來鼻孔浸爛了也，迦葉頭陀眼睛滴穿了也。你們只顧他東家點燈，西家暗坐。設若落到彌勒下生，教者些瓠子冬瓜，何處蹲身？撫掌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小參，上無攀仰，萬里不挂片雲；下絕己躬，青天也須喫棒。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繫驢橛子？山僧獨不愛他維摩詰，將箇大千世界置向螻蛄眉睫頭上，從朝至暮，只管呼盧呼盧，有甚快活分？還有為他拈得退的麼？良久曰：試看雲峰拈去。以拄杖一時打散。

晚參，撫掌曰：聞麼？上士一聞一切了，妙哉言乎？中下多疑，多不信妙哉言乎？祇如一切了得的，則故是妙。為甚不信的也？說是妙不見道，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復。拍掌曰，妙。

晚參舉，雲門示眾曰：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雲峰則不然：人人盡有光明在，你眼睛對他眼睛，無事相將出門去。嶺頭處處看飛雲，忽然腳下雲生時，你眼在甚麼處？一僧曰：月落古寒潭。一僧曰：正。一僧曰：且禮拜著。一僧作掀眉勢。師起身曰：伎之窮力之盡，彼則自休也。便歸方丈。

晚參，好風來入戶，明月上窗櫺。好時節沒人行，南泉翁賣卻身了，趙州老行腳去了。賺得釋迦老子，西天也沒處蹲，東土也沒處蹲，者幾日竟不曾討得箇著落。如無火速要緊，大家著力尋尋看。

晚參，儻與忽遇於混沌，相謂曰：人皆有七竅，食息起居，此獨無有，試鑿之。七日鑿而混沌死。天上麒麟乘五色，人間丹鳳喜翀霄。混沌如不經鑿破，低錢一文也不值參。

晚參，如何是佛？古墓毒蛇頭戴角。如何是道？一從歸後忘卻了。佛之與道，相去幾何？我只知，演兵橋二十里到東山，過江來，望見別天第一峰，折身入嶺便是。者裏竟不知佛與道相去幾何？

晚參，山僧自來有可言說的，都與你言說了；有可指示的，都與你指示了。逗到今晚小年盡夜，更有箇佛祖行說不到的一句，舉來作箇佳筵。管顧大眾良久曰：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行人冰上走，五九盡日便逢春。未審明日交春，是什麼時刻？遂起身曰：善來文殊，善來佛子，各各歸堂喫茶去。

小參，舉，保寧勇禪師示眾曰：大圓無內，大方無外。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拄杖卓一下曰：都在者裏，會麼？蘇嚕蘇嚕嚕喇嚕喇娑訶。者老漢當時若不解，念者一道甘露水真言，雲峰要逼教他立地放尿去。在且道他過在甚麼處？

小參，舉，殃崛尊者產難因緣曰：他的且擲毋論，只如拄杖子。今日產難，還有免得的麼？卓一下曰：生下了也。你若遲疑不薦，天台，南岳，洛伽，五台，到處好生論量。

晚參，舉曹山四禁語：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曹山老人費卻許多氣力，不如雲峰道箇：靜處娑婆訶。知得古人舌頭落處的，自然事事周足，般般恰好。冷看他窮廝煎餸炒，東村西舍忙忙討。若使不然，大年盡夜少長欠短，莫謂山僧不預為告白。

小參，舉，祥菴主上堂，拈拄杖曰：古人向者裏，為甚不肯住？自曰：祇為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又曰：榔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古人恁麼說話，可謂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若是那短販行童，漁獵得些子腥羶腐塊，有甚受用？只知道，榔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畢竟是什麼境界？眾下語不契。師曰：人情盡處難留跡，家破從教四壁空。



小參，好看今朝五月六，雨雨風風晴不足。江頭昨競罷龍舟，我愛山間梅子熟。汝既喫了，須還我核來。縱饒道箇百雜碎，我即劈頭與你一棒，曰：種毒了也。

小參，舉，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睹神像，問院主曰：此何功德？主曰：護國天王。人曰：祇護此國？遍護餘國？主曰：在秦為秦，在楚為楚。人曰：前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也？主無語。若是雲峰，即厲聲喝曰：者！無主孤魂出去。他若嗔作，但合掌曰：莫怪相觸忤復。低聲曰：幾乎打破鎮州。

小參，舉，百丈因，為山，五峰，雲巖侍立，次乃問為：併卻咽喉唇吻作麼生道？為曰：卻請和尚道。丈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併卻。丈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曇晟有箇道處，請和尚舉。丈再舉，巖曰：和尚今有也。丈曰：喪我兒孫。者則公案，雲峰秉公直判，主司監守自盜，不免坐罪。為山不宜把火，五峰不合那賊，雲巖雖有白拈

手段，不當公訴朝廷，也不免連名解赴。當時待百丈再舉，但以手掩口，曰：近日王令甚嚴，不許坐守。若道得者一語，免致喪我兒孫。

除夕晚參，師以拂子作○相曰：者是三百六十日。最初一句○，者

是三百六十日，最後一著於中還有，如是，如是[○@人]，如是[○@佛]，如是[○@牛]，如是[○@(俚-禾)]。如是設使領略得，則然燈前，然燈後，正然燈，乃至暗機義海無不了然。如不委認，急須明取◎者箇。今晚將你諸人，平日用的，一時舉出。會得的，明年仍有三百六；不會的，豈止為君白了頭。僧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你好不伶俐。：如何是正然燈。師曰：不與你分疏。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寒風嚴入骨。曰：謝師答話。師曰：雲居羅漢。

小參，舉，雲巖先和尚，因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先和尚答曰：我家是。廣陵奇怪，諸禪德從來道，箭鋒相拄，看孔著楔。老和尚不依本分，合作麼生判斷。理該貶出無生國，任彼分身化作牛。

小參，父母未生前，十月二十晚涼，天不是心，佛物兩箇虛空著鍬褲，其餘萬法歸一，狗子佛性。一口氣不來，無夢無想，乾屎橛麻三斤。山僧一一與你註破。遂咳嗽兩聲，顧侍者曰：山僧有些傷風，分付典座少下些鹽醋。便歸方丈。

小參，舉，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居？曰：居山好。先師頌曰：僧家畢竟居山好，一曲臨風無不了。自是柴扉久不關，落花滿地從風掃。雲峰則不然：山色湖光併在東，扁舟歸去有樵風，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鑿井白雲中。

除夕晚參，適來將從前所經過的日子，細細算過一到。有時運步劫前，聽泥牛吼月，而水寂波澄；有時出頭峰頂，見青霄透露，而萬里無依；有時向烈燄叢中著腳，有時在明白路邊展手，有時出不從門，入不由戶；有時坐不當堂，眠不就枕。到今朝，只好平實商量。若見得，及便得，沉靜斂氛，白雲向幽谷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設使未委，請將從前所歷過的三百六十日月，看即今落在什麼處？

小參，剛纔說結制，便過去了三天。也不怪你，柴生火著煙。怪只怪他趙州道，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者漢眼光爍，破四天下，何為出此言也？若果有箇真佛內裏坐，金佛便度得爐，木佛便度得火，泥佛便度得水。須知他說內說外，說真說假，卻不是好心。你若主信斯言，雲峰拄杖子，定行嚴令。

晚參，箇事天然，本無途轍，未透。祖師關應，須重打。疊無位真人，赤肉團眨起眉毛，莫打，溼三箇孩兒抱花鼓，兩日三朝齊看取。且道看取箇什麼？大洋海底火燒天。

除夕晚參，僧問：年窮歲盡，節令推遷。有箇不受推遷的，如何安置？師曰：去年放整了。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還是向上機麼？師曰：無人孟浪到你。曰：恁麼則龍生金，鳳子翬破碧琉璃？師曰：裂破鼻孔。乃顧視兩班曰：如今還有一件緊要事，教知事到東村，借問王老子，看紙錢堆裏有多少化不盡的，都與我收來。俵與那人，免至三十夜來，手忙腳亂。若俵不到，教他自家打貼。若一一靠倒。雲峰：豈有此理！

小參，有道，聞時富貴見後貧窮，牛頭四祖早晚相逢。又有道，從天降下則貧窮，自地湧出則富貴，黃梅六祖獨自打碓，似者些說話都來與你茶喫。祇有昨日，偶聞江西出箇水怪，向真君借水三丈，沿江浸倒三十六村。不知浸去多少人？者件事果有些怪氣，他若當時借得百丈，那裏還有者些蝦蜆性命？

小參，舉，勝思惟梵王謂不退轉天子曰：天子，我常於此佛國土，不曾見汝？天子曰：梵王，我亦不曾於此國土，不曾見我，且道他二人見處如何？眾下語畢，師曰：一箇似秋風萬頃芙蓉國，一箇似暮雨千家薜荔村。檢點將來，各失一隻眼，只如天子道，我亦不曾於此國土，不曾見我，畢竟是何等見耶？好似看花人遇著花間客，自言昔是種花人，不覺白頭花樹側。

晚參，師翹一足，曰：者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山僧洗腳。一僧曰：者是甚麼驢腳馬腳？一僧曰：賊身已露。一僧曰：猶不尊貴。師曰：總是與山僧洗腳的奴子。眾請代語。師曰：今日風色甚嚴，請和尚著襪去。

小參，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曰：祖師心印，狀似鍊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曰：某甲有鍊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曰：慣釣鯨鯢沉巨浸，卻嗟蛙步躡泥沙。陂注思，穴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穴曰：太守見箇什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穴便下座。者則公案，自來作家俱在錦上添花，豈識爛泥中有刺。盧陂長老明明道，我有鍊牛之機，請師不搭印。若印，被鍊牛機縛殺；不印，又爭奈鍊牛機何？看他始終用箇鍊牛機，何曾有些縫罅？者裏不惟太守夜行踏白，即風穴不免彫文喪彩。只如風穴下座處，是醍醐，是毒藥。試請辨看。

小參，舉，傅大士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些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者語聲是。

雲巖則不然：夜來伸腳睡，早朝飯熟起，白晝聽松風，閒來觀流水，喫飯療肚饑，脫衣便屙屎，欲識佛去處，空花生碓背。山僧路見不平，只得拔劍相助。

小參，有佛處不得住，鷺鷥啄折珊瑚樹；無佛處急走過，泥龍攪水梳頭角。摘楊花摘楊花，自是風流出，當家山僧最愛他，道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你看大清國裏，還有恁般人麼？

晚參，唾一唾，曰：者是第一句，還要第二句麼？舉竹篋，曰：圓明了知，不因心念。青雲門外，江流一線，更問如何別有方便，且道是何方便？遂以竹篋一齊打散。

小年晚參，駒隙流光，舟移夜壑，霜凝寒葉落，雪漬老梅香。有幾般人，衝流度刃；有幾般人，寂爾忘緣；有幾般人，淒涼夜月；有幾般人，歌舞南軒，都來到者裏，一時按過不見。僧問萬松秀禪師：撒手那邊的人為甚不居正位？松曰：大功不宰。曰：回途者邊的人為甚不墮偏方？松曰：至化無為。師曰：大功不宰，至化無為。小年盡夜，人事周之，夜來黑漆屏風上，細讀盧同月蝕詩。

除夕晚參，此夕年窮，臘亦窮。天王華屋舊來豐，雲巖乍住無他供，借得笙歌滿市中。更有幾般家宴，不妨筵席擺開，教女子出定來，與我排列神前，酒臺堆斟。曹山大白細酌趙老佳茗，更命巖頭托出德山鉢，滿盛金牛飯，大家喫得飽膨膨地，都來到庭前柏樹子下，脫卻青州衫子，趁去子湖狗子，收回南泉貓子，放出瓶中鵝子，弄幾場端禪師子，舞幾回祕魔叉子，輓出雪峰毬子，再唱箇新豐曲子，然後一任你鐘樓上念贊，床腳下開爐，山僧落得袖手傍觀，偷生歡喜，只有一條禁約，不許烹他露地牛，何故？者裏官長鄰近，恐致公差來索皮角，莫言山僧不預為告白。

小參，文殊仗劍持逼如來，五千比丘同悟宿因。驀舉竹篋曰：豬生象子，馬產麒麟。一下子形山粉碎，四稜著地，舉目望見旌陽峰因好消息。

晚參，僧問，臨機不見佛，大悟不存師，定乾坤劍沒人情，擒虎兇機忘聖解。未審是什麼人作？略，師曰：古樓頭邊李十三。曰：逆此法為乾元，順此法為坤元，乾坤道大，有何欠少。師曰：幽巖多虎跡，鳥道不留蹤。乃曰：五日已來，山僧抖擻尿腸，總只是逼猢猻上剎竿，而今已在百尺尖頭，作麼生進得一步。遂高聲曰：啐，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要知他吉凶好歹，去東門角頭，問取王和尚。

小參，舉，石頭遷祖示眾曰：語言動用沒交涉。藥山出眾曰：直得非語言動用亦沒交涉。祖曰：者裏針筭不入。山曰：者裏如石上栽花。大眾你看，伊父子針來線去，多少綿密。一箇雲籠曉色山裝面，一箇月浸寒潭永畫眉。山僧雖是伊腳下兒孫，且不守轍循途，

少問雲堂裏有飯，汝等一齊放參放參後如何？龍樓鳳閣休耽戀，午夜霜風徹骨寒。

小參，僧問：古人道，禪不須參，道不須悟。為甚又要打七煉三？師曰：要口與你喫飯。曰：將勤補拙。忍不住一張笑口，靈利漢如何也來從新抖擻？師曰：要鼻孔與他出氣。乃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結角羅紋，別有一竅，且道是那一竅？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晚參，日往月來，不覺老至。昨日立春，今朝廿四。如流歲月，將何憑恃？喫粥了，洗鉢盂，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識得馬簸箕不？少鹽醬三十夜一味。豁懷大度山僧恁麼說話？若是陶淵明，纔聞便歸去。

除夕晚參，不向東村酤酒，不學北禪宰牛。雲巖者裏家風別，歌管青燈滿畫樓，足君樂了，君憂比來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重陽晚參，得逍遙處好逍遙，籬菊今年蒨且饒，黃葉乍驚霜有色，清江初捲暮雲高。謾說全該一句，休言九日花開，縱饒拈旌陽峰與鄱湖，鬥額未免全機潑撒。遂喝曰：會麼山僧？恁麼告報？大似秤錘蘸醋。

小參，僧問：無礙清淨慧，皆從禪定生。為甚大通智勝佛不得成佛道？師曰：知音不在頻頻舉。曰：設有箇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的，又作麼生？師便打，僧便喝。師又打，僧又喝。師復打，僧曰：不遇鍾郎鑒，還同野舍薪。師曰：你道好棒。僧復喝，師復打，曰：猶作主在。乃曰：即心即佛。一舉四十九非心非佛，料掉在誰家，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縵天網子，百千重直下。翻身真箇好，曉來紅日上窗櫺，影子為君打破了。會麼？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澀苦參。

晚參，雪浸長空，春回大地，凍倒老維摩，喜殺風流子。山僧只顧人事，匆匆竟忘其所以。今煩諸公與我細細問一聲趙州和尚，看柏樹子生芽也未？若討得消息明白，不唯雲巖樂忘憂，以致諸公多添光彩。遂起身鞠躬，曰：借重，借重。

中秋晚參，以拂子作○相曰：三十年前曾恁麼來？即今了無依傍，正好修行正好供養，料掉沒交涉。饒伊拂袖便行，猶在雲中喝彩，怎如雲巖者裏，諸人盞子內傾卻七箇八箇，山僧眉毛邊掉下三雙五雙。可惜許，但見白雲橫谷口，使他歸鳥盡迷巢。

重陽晚參，對一說倒一說，九月九重陽節，菊花竟不開，玄要俱沒得，山僧也不管有下劣寶几珍玉，有驚異鰲奴白牯，只教渠口門放窄，阿哪阿哪，忽然幾點零星雨，直使虛空迸裂。箇時節須甄別，寶鏡堂中事，怎生好看，伊烏雞啄雪。

冬至晚參，一陽來復，萬類咸新。水牯牛興隨，物轉[車*度]轆鑽，用且隨宜。無位真人在花柳街前，連得九衢春色，芙蓉岸上，帶來八面秋風。山僧立望日久，將必有以語我也。即今還歸來也未？卓拄杖曰：我正憶君君好至，寒林煙景不他爭。

除夕晚參，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雲巖者裏，唐貞元二年，晟祖開基，山僧忝為三十一世，即今住持。正擬無可與諸人分歲，恰值雲堂板聲，忽然一陣寒風起，吹得梅花箇箇香。

師至嘉興維摩室，值端節小參，出山月未半，恰值五月五。嘉秀好風聲，六龍飛復舞。遂舉拳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是用里先生用過的破筆戳，大眾好看，符到令行。大揮一拳曰：急急如律令。

晚參，弁山一夏不見，有箇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的老僧，輕賤你去。乃舉竹篋曰：古人道，說似一物即不中。者箇因甚喚作竹篋？眾下語不契。乃曰：熱則普天普地熱，雨汗如湯，扇不歇。問君箇事不相當，總似寒蟬守殘葉，若是獅子兒便解咬人，試咬老僧看？眾無出，以竹篋一齊打散。

重九小參，問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作麼生薦取？師曰：從前舊話休重舉。曰：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因甚有會的，有不會的？師曰：舌頭在你口裏。曰：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師曰：新晴始見朔風寒。僧禮拜乃曰：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舊話不須重舉，似當陽一句儘分明，時節不相饒，如何成話？會重陽節九月九，黃花笑發東籬首，新晴始見朔風寒，幾群新雁長空，後籬根底突出箇無位真人，面黃面赤道：你好似古廟裏獅子一張大口。咦，舌尖頭一句，試與我道看，二三如六，三三見九，仔細算來，還欠我些。便下座。

起七小參，大冶今開，聖凡普集，百煉精金，鉗錘妙密，要得寶劍，光生普請，大家著力。

起七，等閒放下黃河閘，直得千山水逆流，漲起滔天波浪闊，滿江俱是錦鱗遊，欲透萬丈龍門，須是一聲霹靂喝一喝。

解七，小參，舉臨濟大師曰：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眷屬殺眷屬，然後始得解脫。不為物拘，方至自在。師曰：者老漢，竟忘其有個八荒交道，萬國來賓的太平家國。佛祖，羅漢，父母，眷屬，又豈是別國中有的？有什麼處不解脫？有什麼事不自在？只管殺氣騰騰作麼？雖然弁山一七已來，為什憑空特地顧視曰：留待冷來看。

起七晚參，歸元性無二，喝一喝；方便有多門，又喝一喝。者兩喝，煞有淆訛，有一喝，諸佛不知，有一喝列祖不會。你諸人要識

其意，明日廿一，後日廿二，廿三交春，暖氣漸臨，各各放出，遼天春色，好向彌勒峰頭看取。浙東浙西春氣滿，江南江北水生香。解七小參，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釋迦老子口門窄，只說得到者裏。吾本來茲土，說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腳步細，只行得到者裏。怎似我龍華院裏，六七百尊古佛，不開口而言滿天下，不動步而跡遍十方。但有一句子說未透，一跬步行不到，不免被老僧鈍置。今日各各放出無見頂相，於千葉蓮花上好看他金剛密跡，擎山持杵，更有一說待念到，羯羅訶羯尼，且莫瞌睡好。除夕小參，高高山頂立的，請下山來；深深海底行的，請出頭去。臘盡春回，那容各踞好，來到者裏，團圓共聚。大家烹箇露地牛，同堂分歲，豈不如鶴腫霄漢，灑脫無羈。三千里外句，不須釘釘膠黏，十字街頭主，一任闊步高蹤。三百八十四箇天尊的供養，總已生受了，只有箇響炮，猶未放在。正月十九，起七小參，春三七現，鉗錘百煉，精全在範圍，是聖是凡，鎔盡了大千，何處不風規？

清明小參，禁中傳蠟燭御柳穴初紅，且聽他鶉鳩喚雨，畫眉吟風，最好一段春光。盡大地人，沒頭沒腦浸入其中，究竟覓渠起處不得。且不論花芬上苑，日麗長空，但看他萬綠叢中一點紅。若道世諦語言，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則不免錯過老僧，何也？從來買帽相頭，終不比大脫空小脫空，潦倒山翁。

曬經會小參，春已過，夏方熱，人在紅塵，老不知幾多。闍黎俱熱殺，一夏不開口，忘卻正因，開畚種得粟，暗討便宜，小乘錢貫大乘井索，一一曬了，與我高閣無事了。你只管搖扇取風涼，多少快活。

示眾。出家兒，第一要看得箇題目清楚。既曰出家，便不是昔時那孫三趙五了；昔所上者，富貴功名，今已視如浮雲電影矣；昔所愛者，妻妾兒女，今已視如讎仇冤毒矣；然既已忘富貴功名，棄妻子眷屬，號曰出家，而出家之所上者何物？所愛者何緣？豈忘其所上，棄其所愛而止？以圓頂方袍，不茹葷酒，獨己單丁，便為得耶？又豈是踞高樓廣廈，美衣豐食，致幾枚光頭大漢，呼來喚往，以為得耶？又豈是瞻風撥艸，投叢林，入保社，依諸知識，隨例粥飯，以當出家耶？又豈是經山涉水，歷州縣，求名跡，以誇示見聞，為所得耶？若如斯者，皆與題目相左，匪曰出家。故黃檗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為。然將相尚莫能為，豈泛泛所能為？既不可以泛泛為，而今舉世間，如沙如粟圓頂方袍者，又曰何等？斯不過因化門廣大，藉之以安身命，是豈真謂出家哉？教中云：出家有三種，曰：世俗家，三界家，無明家。若能捨諸恩愛，甘心忍苦，露宿艸衣，離喧雜，求寂滅，乃出世俗家也；能破二十五有，生死斷，見思惑，入寂滅，有餘涅槃，居二乘地，乃名出三界家也；十地已滿，入等覺位，破生相無明，圓滿菩提，歸無所證，乃名出無明家也。汝等即今，方始學彼出家，其實未即出家。好笑如今，一班人剃光箇頭了，便擬住著院子，要人來恭敬他，裝模作樣，以為人莫能及。其貪利慾，買徒眷，置產業，多蓄多聚，無厭無足，與世之奔競紅塵，閭閻負販之心何異？吾不審此輩，所謂出何等家也？爾等各自忖量，看今日之行履心行，與昔未剃頭時之行履心行同耶？異耶？今日之所上所愛，與昔之所上所愛，輕耶？重耶？請虛心細審，無事各各歸單，不勞久立。

示眾。你諸人，箇箇都是頂笠腰包，名為衲子。要當名實相稱，若不存其實，徒有虛名，終無所益。如今來，須聽山僧為你據實供通。乃卓拄杖曰：雲幕幕，艸茸茸，百花斂艷蹈芳叢。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墮地獄。說什麼轉位就功，轉功就位，千聞不如一見。剷艸何如而地，會得的名與實俱，不會的吞聲忍氣。咄，伎死禪和。速退，速退。

普茶，示眾。佛法遍天下，談禪口不開，雲巖終不辜負。如今要拈出箇棗子，你便道是甜的；要拈來一片生薑，你又道是辣的；若總不拈些子，你又道長老不通人事。山僧只得舉則因緣，應箇時節。昔年在弁山侍雲巖先師，普茶次，先師舉如意示眾曰：用處不換機，老僧已喚作如意了。汝諸人畢竟喚作箇什麼？當時，山僧在傍

打箇噴嚏，先師便打一如意，山僧曰：作麼？先師曰：你道作麼？山僧曰：也不惡。先師呵呵大笑：你諸人，即今要見先師則易，要見雲巖則難。何故？先師死卻無限人，雲巖活得無限人。你們若向死活裏相見也，則白雲萬里；不向死活裏相見也，則白雲萬里。今早典座纔開鍋飯頭便退火，佛殿裏燒香，山門頭合掌。不說是你無心，翻道是我說謊。而今實實告報，只有者些子供養。舉如意曰：還會麼？卓一下曰：似鶻捉鳩君不信，御樓前驗始方知。

鳴法鐘示眾。者一聲，普請諸人著眼聽。描他也就，畫他也成，威嚴勇猛，力敵勢均，齊九有而拔四生。若不是箇鐵石堅強的行願，怎肯圓成？遂擊鐘云：南瞻部洲撈得月，西瞿耶尼翻著賊，東海烏龜變作鰲，好笑當門牙齒缺，帝釋花散不徹羨，而今好時節。又擊云：萬疊雲山風凜冽。

輓法鼓示眾。卓拄杖云：震法雷復。卓云：鳴法鼓作麼生？是布慈雲兮灑甘露復。卓兩卓云：鬚鬚垂布，如何承攬，蘇嚕嚕地尾娑訶。

示眾。舉，先老人示眾曰：昔百丈海禪師，歲暮示眾曰：你者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也。入眾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雲峰悅和尚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淡薄，看卻今之叢林，更是說不得也。所在之處，或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飲食豐隆寮舍穩，便為旺化也。其中孜孜為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雙，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寶，孰肯知非？洎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元。叟端禪師曰：兄弟當時早有者箇說話，在今諸方，豈堪具述？據曲蠹木者，智眼既已不明，擔囊行腳者，信根又復淺薄。爭人爭我，以當宗乘，行盜行姪而為佛事。身披師子皮，心行野干行，聞禪聞道，似鴨聽雷，視利視名，如蠅見血，傷風敗教，靡不有之。雲巖先師曰：諸昆仲看卻今之叢林，更說不得也。你看靈山會上，可有箇無行業的佛祖？傳燈譜上可有箇不持五戒的祖師？至於公然飲酒，食辛人間，應赴口說經法，潛行貪欲，一類魔子，剃卻狗頭，入我法中，祇圖衣食，裨販如來，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也。師曰：你看，從上者一班漢，將片血滴滴的心肝，挂在門首，只教人來截去。上憂祖佛家業極其零落，下恨一切人不肯成佛作祖，自甘下劣，自沉苦海，不肯立志做好人。諸兄弟，到如今來，又似好笑，而實可惱。今日纔剃頭，明日便付法，今日纔傳五衣，明朝就稱大師，甚致一生白衣，硬登寶座，寮舍裏公然付法，明瞞暗騙，煙酒為生，說妙說玄，典章不涉，聞人美好，鼻底辛酸，舉他過失，快心快口，心裏無明滾滾，人前假意惺惺，只要自己箱囊充實，不怕人家賣骨賣皮，如此活祖師，人誰不敬！有等初機見

他模樣，輕易出家，三朝五日便道，我要行腳半載一年。自家點胸點肋，爭人嘍物，傳人是非。者邊稱揚稱鄭，那裏為子為郎，說起佛祖修行，返道瘀膿殘血。再過十年之後，不知我法何如？言之痛心，孰不驚悸。惟冀秉大願者，忘身為法。沙裏揀金，一箇半箇，人天有賴諸兄弟，者些說話，乃弁山夜來一時之說。是非若欲新新舉，說到驢年也不清。

普說

結制普說。適來已為諸人告香結制了也。即今是最初第一夜，特舉古人言句，與諸昆仲作箇參究的榜樣。龍牙居遁和尚云：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爭鬥快龍舟，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且如何是舊閣田地？遂拈起如意曰：祇者片田地，在威音王那邊，更那邊，窄邈無涯，豎不止三際，橫不止十方。當時已憑空王老子結契，賣與諸人了也。你諸人原本契書即今還在也，未若是券契分明。遂卓如意曰：便好向者裏承時領略。如或不然，雲峰只得與你扯盡葛藤，重新開砍一上。大眾須知，者片田地，人人本具，箇箇不無，自空劫已來，多少受用，由汝諸人，不守己分，妄構名言，向無疆界中，立疆界，無町畦中，立町畦，便教者片田地，荊棘叢生，無明艸長，人我山高，異見林茂，即有八處分場了也。所以古者道：在胎曰識，在世曰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奔騰，變現俱週法界，收來在一微塵，會者喚作佛性，不會喚作精靈，只為你不會，既認作箇精靈了。所以從生至生，天上人間，馬腹驢胎，四生六道，無不備歷。又不知經幾百千劫，幸爾今生出得頭來，得遇善緣，始知有道可修，有禪可學，正當學此道時，向善知識前，領取一箇話頭，起疑情做工夫，覆去翻來看他畢竟是箇甚麼道理，若使疑情猛利，始謂之有悟，由若疑情不生，終日守定一箇死板話頭，何由得悟？故曰：學道先須有悟由也。你正做工夫時，既將萬緣放下，單單一箇話頭，勇猛挨拶去，如負千斤枷鎖求脫的相似，如墮深井中求出的相似，如乳兒思母的相似，如暗求明的相似，心心耳，念念耳，欲要討箇明白。故龍牙和尚喻曰：還如爭鬥快龍舟。你諸人孰不知，此一喻正於爭鬥之際，那管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但只顧擊鼓槌鑼，紅旗大展，正恁麼時，還知有自己麼？知有家計麼？有兒女恩愛麼？有利養得失麼？惟只一箇要奪錦標子的念頭，可謂危忘不顧，忽一下爭出頭來，奪得彩了，便將花橈子，一齊豎起，從前所有之心，全身放下，並不見有放下之相，撥轉船頭，輕橈細鼓，唱箇得勝歌，風恬浪穩，喜氣濃濃，方纔謂一度贏來，方纔得一時休去。你若不得箇

羸字到手，只管輸將去，不但今冬不了，切恐此生亦無了日也，且止葛藤？

普說。參禪人，要先著一隻別眼，看破目前所有風花雪月，鳥樹煙雲，田園屋舍，重祿高官，金銀珠寶，妻子眷屬，世間所受用一切最殊勝境，總皆如夢如影，俱非真實，果若是我實受用的？如何氣絕神離盡為他有，決定是幻，何用置心於其間也？此所謂，能外物矣。然後又將自己胸中，生平所知所解，最得意的文章，極要緊的學識，快心快志如膏似漆的肝膽，也要與他一刀兩斷，只剩得者一箇皮袋子，又須捨得，方纔可以行腳。若體面心放不下，怕辛苦怕澹泊怕人撿責，你便不必生心動念。何故？所謂因心不正，枉勞行腳。若能一切不顧，此所謂，外形骸矣。既將你者邊事看空了，然後須仔細看取他那邊是何境界。如何趨向？如何行履？如何涉入？如何受用？若預先認不真，行來行去沒滋味了，便生退席。此是你未出門時一番裁置，須當著眼。譬如一人渾身跌在廁溷中，爬得起來，先將者些子臭衣服脫盡了，方纔把箇赤條條的身子去洗三番四復，左揩右磨，洗得一總沒氣息了，然後想去那淨潔處所，覓些衣穿，要雙鞋著。豈是脫得一身精光光地便自罷休得耶？由是整頓腰包，著艸鞋行腳。你既擔囊負鉢，撥艸瞻風，做個行腳人了，又須知，所向處，有真正師友，若打頭不遇本色，師家人錯了門，行錯了路，到老終是箇三家村裏撮馬糞漢。有甚麼語話分？他若果是箇真正師友，時中定以本分一著子教你。他戲笑處也是佛法，怒罵時也是佛法，閑時忙時逆時順時皆有好消息。你便好放下身心，久久親炙，但每日舉止運為，總要存箇真實二字，於叢林下侍師待友，執勞負役，行道領眾，乃至燒一香，掃一地，酌一水，獻一花，俱要真實。至於參求是道，猶宜真實，稍涉虛浮，到底也只是箇虛頭禪客。到處撩人犯眾，皆不自在，縱使後來有箇住處，得幾箇眷屬，交幾箇檀越，所作所為，俱是虛華。所謂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我且為你舉些真實參求的樣子，令你將來依樣畫貓兒去。豈不聞神光二祖，拋卻十經五論，就初祖求安心法門，雪積齊腰而忘寒苦，斷臂表誠而廢形骸耶？六祖負大石於槽廠中，力供五百僧飧；瀋山隻影孤蹤以橡栗為食；大梅松食荷衣而單丁忍苦；慈明和尚每昏沉至引錐自刺；智舜禪師或妄想來抱石經行；玄沙備行腳，芒鞋破衲食纔接氣；圓通訥坐禪，初則叉手自如，中夜手漸至膺；真如哲以圓木為枕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剋苦勵志，恐為妄習所牽。高峰妙居龍鬚九年縛柴為龕，後居天目，立死關三年不沾床榻。從上古人，真實行此道者，不可枚舉。你即今正行此道時，世緣已看破了，家私都拋擲了，父母離了，師長別了，你便將箇性命付與龍天，身形和於大眾，飯來便喫，事到便作，胸中單置一箇話

頭，於四威儀裏，內靜亂，閑忙只管疑將去，切莫與他開了，散了。有等人，靜中有工夫，動裏便做不得，便要請益人開示他，殊不知是你自己用心不切。譬如世間新死了箇父母的人，行住坐臥穿衣喫飯，送往迎來，都與平日裏無異，只是他胸中實有一段痛不可忍的事，在教他丟也丟不得，捨也捨不得，其實無他，只為不見了前日侍奉的父母，不知在甚麼處去了，如何便喚不應了，所以痛心難忍。你今要見自家本來面目，但如孝子用心，有甚麼動靜可問，何必苦苦只要問別人作甚麼？但參禪一路子俱有地步，如行路的人相似，今日行幾十里便見今日的山水池塘樓臺人物，明日又行幾十里又見明日的艸樹山川種種境界。由是三日五日半月一年，凡所到處各有一處的境致。豈日日是者一箇山，是者一溪水。如今禪和子家問著他，你工夫做到甚麼所在？是甚麼境界？到者裏，十箇有五雙眼[目*答][睜-月+虫]地開口不得。縱有一二胡言亂語，如猜啞謎的一般將謂唐抵塞了。殊不知彼過來人，者條路上那裏不是他借歇過來的？其間店主好好醜醜，王和尚趙齋公，胡張三黑李四，那箇不是相知，如何瞞得他一絲毫。故古人見學者無著實，又只得立箇譬喻曰尋牛，曰見跡等十題目也。如你昨來纔領得箇話頭，烏天黑地一總不曉得如何參，如何究。我故教你，坐的時節，豎起脊骨，捏緊拳頭，咬定牙關，打開眼睛，如挑著百斤擔子上高峰的相似，通身俱要有力。先將兩眼半開合看定面前地上五六尺遠，制令眼珠莫動，然後向你所參的話頭上起疑情看他畢竟是箇什麼道理。看來看去覺無力了，又將話頭提起，又追看畢竟是箇什麼道理。偶然妄想來時，便向妄生處與他一撈，看者妄想無故從何處生。如是眼睜睜地看定，切莫起第二念，若生第二念，話頭便隱沒了。我故教你，必要眼睛有力。眼睛有力，話頭自現；話頭現，疑情自生。如是久久做去，你自然知得有些滋味。切莫聽人教你，閉目藏睛，向肚皮裏作想，此病最不可醫；又有教人眼觀鼻，鼻觀心，默默地將箇話頭去念，此亦是病；又有教人向機境上承當，向舉起處會了，翻引他無限業識不得勦絕，不信有工夫做，不信有悟證時，此病則不可救；又莫丟卻本參，別生異想，若如此想得，自家一下子昏了，不數日內，成顛成狂，此又不可救也。或時昏沉濃了，便好和身放倒，熟睡一覺，纔醒來時，便抖擻精神，看我者一覺主人公在什麼處，如此則又覺清楚一番。你若每日行坐中有工夫，動靜不忘參究，即如尋牛的人，在荊棘艸莽中，始得出身有路，故古人喻之為尋牛矣。工夫既有路頭，就此著力，莫令間斷，久久自然，與他親了。你自然動用中捨不得，恰似有箇甚麼意思，欲露不露，似無不無的樣子，口裏又說不出，心裏又放不下，待人舉著者些子，恰似領得的一般，此所謂見跡也。工夫既到者箇時節，你自己覺得

有事作，著得力，行得動，一法親了又深入一層了。只為你用力猛，入得深，恐你無量劫來，業習深厚，就此便有幾多境界現起。或自生恐怖，或身發戰驚，或寒熱病作，或頭中作響，或心生煩悶，或貪嗔陡起，或時悲生，心痛如割，或時情起，押捺不住，又或眼裏見光見花，或見五色異相，或見圓滿日輪，乃至或好或醜或邪或正，此皆是你宿生所積業，種於八識田中，因你今朝返照其間，便自一一發現出來。倘有斯境現前，你總莫要領攬他，便牢牢把住箇話頭，只管安心做工夫，久久自然都隱沒去了。若使不曾聞人說破，你便作主不得，依舊又落在者箇圈子裏，者遭盡你神力總跳不出矣。又或宿有靈根的，總不見有什麼境界安然坐證者亦多。故今日預為有此境者說破，免被惑亂。若是工夫有力，入頭又深去一層，覺得話頭忽時出現，或隱隱透露，如隔窗見箇人的相似，雖不大分明，卻信知是此人來待問著，你一時黑了，促無可說，轉過身來，便悔不曾如何若何答得他，古人喻以為見牛。牛雖見了，尚且隔山隔水，終不得一回入手，你要曉得相似之境誤人極易，有般沒師承的，三年五載已至大半生浸漬其間出頭不得，前進不得，其故何也？只為彷彿見，知謂不過是者箇道理，見他得的人口裏說話也，不過如是，由此便休歇了。殊不知，如見得牛了的人，轉見著忙，如是憤力，一走到那將得未得之際，正要工夫，不顧泥水，不怕荊棘，出得幾身白汗，猛然一把拏住，始得放心，故參學人到了者等時節，前途又不易入，須要勇猛中勇猛，精進中精進，拼身拼命如那捉牛的人，也要出幾身白汗，逼到氣盡神絕如命終人，使得形山粉碎，方謂之轉凡成聖。者遭再要覓些子疑處，了不可得，斯謂之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至此方為之得，牛既得之後，鼻繩在你手裏，東放西放，左牽右掣，總由你施為問凡答凡，問聖答聖；也可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也可只是時中好生保任。所謂牧牛工夫，又則細於前段，古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所以云：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此又是何等緊要。故云：一回入艸去，驀鼻拽將來。或云：渠儂不是閑相識，要在尋常著著親。或云親近，或云奉重，或云向裏承當，或云竭力侍奉，或云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或教口堆白醜，或教塵積眉頭。此等皆是牧守的工夫也。豈是今人纔到得門頭戶底，便不肯做工夫，胡言漢語，只管逗將去，十有八九中途成狂。總皆為守不住，無定力耳。你若牧到水足艸足時，又須知有騎牛歸家時，存人忘牛時，人牛俱忘時，返本還源時，如此者皆是你守道行履一節工夫，原不是你悟了便罷了。故趙州云：悟之一字急須吐卻。若守定箇悟境，不忘坐在淨潔地上，謂之墮尊貴，不名了事。所以雲巖先師謂：不明向上事，真是法門中大罪人也。豈為容易？你若將法身二種病，二種光，一一

透露了，始解歸家穩坐，然後說到入廬垂手一段工夫，更要大力量，發大神通，具大三昧，運大鍵錘，必要活得死人，死得活人，有生擎虎兇，活捉寧龍的手腳，有點鍊成金，起死回生的神用，方可著如來衣，入如來室，坐如來座，乃可為人天。抵吾宗門下，貴在見到行到，若只一味打口鼓子，有什麼交涉？所謂，閻羅大王不怕多知。伏望諸昆各自珍惜。

普說。師舉拂子云：者箇不是色，你諸人見箇什麼？復擊云：者箇不是聲，你諸人聞箇甚麼？既不是聲色，畢竟另有箇主宰。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雖然如是，向者裏錯認者多，何故？不見道。靈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如何是知解？即汝諸人，尋常動用中，見色聞聲，立人立我，者是名為生死根，亦名業神識。故古有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山僧故謂：錯認者此也。諸兄弟欲明此事，須辦一片堅固志性，猛著精彩，乘力乘時，向無可把捉處，無可用心處，無可著力處，無可參求處，極力參取始得。切不可依稀彷彿，參若不真，悟豈是實？若如此朦朦懂懂，逗到頭白齒黃，忽然一朝，陰境現前，前路茫茫，不知何往，翻思從前所用之心，總如空花電露，始知依稀念佛持咒的心用不得，貪嗔嫉妒的用不得，圖圖參究的用不得，到此始頓足扼腕追之晚矣。在今法道凋殘兵戈四起，眾苦交煎，求其與道真實參尋者難得。且近來諸方榜樣大不堪聞，上下依稀，誠為法門大變，況此事不在機鋒言語邊論，不在奇特玄妙中求，須是你打頭遇箇本色師家，不以聲色籠絡，不以知解穿通，只教你力究真參，你便好放下孃生面孔，於十二時中，一直參求。如急水灘頭，逆風撐舟的相似，一篙了又一篙，篙篙相值，手手相乘。若不到風恬浪穩處，爭敢休歇？必要撐到水寂波澄，布帆穩便的時節，因地將從前驚疑怖畏之心一齊放下，撇轉頭來，始見：月明兩岸蘆花白，古渡無人不繫舟。如不得，怎麼一回都是死門。豈不見，圓悟和尚見演祖時，機鋒何等穎捷。祖見即詬罵曰：佛法大事，豈口頭聲色所至哉？若以機辯為禪，則臘月三十日涅槃堂裏，爭奈孤燈獨照何後。來圓悟到金山遇一場熱病，始知演祖藥頭靈驗。所以，你諸人參須真參，悟須實悟。今既來此深山窮谷，聚頭不為別事，須是生大慚愧，將自家教不過的一著子心心念念晝參夜究，必期徹證。古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山僧自來行腳，亦不曾廣參知識。行寡人微，只是守定箇本色，實願於萬山深處與你諸人，同行同坐同起同眠，只要令汝向懸巖撒手絕後再甦，此外更沒有別的長處。若論祖師機向上句，山僧拄杖子走遍四天下，竟不曾遇著一箇會佛法的，但只撞倒舜若多神道。邇來

鹽豐米貴，官路甚嚴，寄意山頭，長老慎不可冬行春令，久立諸公，伏惟珍重。

普說。今朝是結制的最初夜，從今已去八十五日。第一要你諸人有箇趣向，若或時中無趣向，無把柄，便名無主孤魂，纏空外道。諸兄弟，道不可以見聞覺知求，亦不可離見聞覺知會。若以見聞覺知求，是認影迷頭，終不見道。若離見聞覺知會，即破波求水，亦無所獲。如是即不得離，不得離即俱不到，畢竟如何即得？遂舉如意云：好向山僧如意子頭上會取。若會得者一著子，不唯知他離即不到，亦知如意子有種種神通，具種種三昧，有時現為仰身入九十六種三昧，說暗機義海圓相法門；有時現臨濟身，入總別無礙陀羅尼三昧，說玄要賓主縱奪料揀等種種法門；有時現雲門身入獅子奮迅三昧，說一字關六不收顧鑒咦等種種法門；有時現法眼身入遍一切三昧，說唯心旨訣六相義等種種法門；只是不現曹洞身，不入重玄三昧，不說正偏王子功勛滲漏等種種法門。何故？卓如意云：面目現在。山僧如意子有如是神通，具如是三昧，且道山僧從什麼處得來？諸兄弟亦如汝等，今日如是腰包行腳，如是至誠參請，飡盡吳山風月，楚水煙波，末上走到浙江湖州府，弁山頂上，遇著先老人，蒙他親手提挈，把山僧推向淨白地上。山僧亦便抖得一身乾乾淨淨，擬便就此作安樂場，以為畢竟所歸寧地。不意忽地又被他推向荊棘林裏，雖則四方豁落八面通融，纔動手腳便左罣右礙。如是七八年間，不得快活。偶一日，看秘魔禪師，每逢僧參便擎箇木叉子云：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後。一老宿著語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山僧忽然如網子裏跳出的相似，始得從前所有罣礙一齊勦絕。便見芙蓉面上春風，煙柳叢中明月，博得箇如意子。到今來東湧西沒，無中入，有中起，拈金鍼，抽玉線，將襟補領，作箇話端。所以華嚴經云，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離無言說。你諸人，要得如意子活潑自在，便請將父母生來的所有奇特知見，好聲好色，放不下的，捨不得的，最親最愛的，一路子落索盡情，束作一團，拋向北鬱單越了。然後抖得身心空蕩蕩地，直下將箇本參真實參取。且今有一等麻纏紙裏的禪客，纔到叢林下，打箇瞌睡，忽然眼裏火生，見光見色，便道我得箇見處。堂頭長老以己之見度人之見，亦滿口應證，他便就學拈學頌學轉語，如是謂之磨楞合縫的禪。不唯生死到來作主不得，即病苦時煩惱時，乃至一切時，皆作主不得。汝等諸人，要得此事相應，須辦箇決定信心，信得箇本參，歷歷分明，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去來坐立時也著，放參止靜時也著，穿衣喫飯時也著，搬柴運水時也著，如將箇摩尼珠在手的相似，如是管顧他，愛戀他，久久摸索，待你做到無可用心處，無可著力處，左不得右不得，切不可生退墮心，如是猛

力，如是專切，驀地一下子撲倒，起來依舊天空地闊，月皎風清，瀟湘桃浪如春暖，羚羊挂角三山後，始有參學分，始有話會分。山僧說到者裏，自覺口勞舌倦。汝等少間來暖室裏，更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擲下如意云：白雲影裏怪石露，流水光中古木青。普說。適纔兩序兄弟，求山僧作箇法供養，仔細思量無物堪獻。今冬你眾昆仲，有從數千百里外，來到雲峰者裏，參山僧的禪。怎奈我者裏，無禪到你參。不唯雲峰者裏無禪，大清國裏也無禪，一四天下也無禪，總娑婆世界俱沒有禪；又不唯娑婆世界無禪，此界之東有密訓世界無禪，南有豐溢世界，西有離垢世界，北有豐樂世界俱無有禪；如是東南方有攝取世界，西南方有饒益世界，東北方有蘄少世界，西北方有歡喜世界，下方有關鑰世界，上方有勝音世界，此之謂十方世界，於中四維上下，無邊無等，不可數不可說，盡法界際，欲覓箇禪相，了不可得；只是當初，有箇黃檗禪師，示眾云：你諸人與麼行腳，盡是噇酒糟的漢，須知大唐國裏無禪師。時有僧問：即今諸方，拈槌豎拂，浩浩說禪的豈不是？黃檗此時，不覺露頭露面，向他道：不是無禪，只是無師。你諸兄弟，莫道雲峰者裏有師，望教山僧與你們說些甚麼著落麼？錯了也。不唯今日來到雲峰者裏是錯，纔出門時便錯；又不止於此，你最初發心行腳時是錯，纔要出家時是錯，乃至纔出孃胎因地一聲時是錯；究極而言，當初向你孃老子前起愛憎時，早已錯卻路頭矣；又不但於此一生錯，百劫千生俱是錯；非獨你諸人是錯，十類含生亦是錯。所以阿難尊者道，我輩飄零積劫露，何心何慮？預佛天倫者，便是第一箇知錯路的人。你諸兄弟，今日既到者裏，山僧又豈得密其三寸也？只得將錯就錯，與你說箇路徑。遂舉如意云：大眾，且者一條路徑，又如何說？思量起來，祇好作箇譬喻。若論此事，譬如人家作房子的一般，先請箇匠人，於未舉槌鑿已前，便與畫出箇樣子，使你於未入室時，先知此室大小方圓長短曲直，然後橫梁豎棟，一一安排。你諸人即今西望長安，尚在遙遠，便請從今夜立一箇最堅固不退轉心，以為基本，然後發廣大信心為碇，用慈悲喜捨心為柱，以各各所參的話頭為梁，將布施持戒忍辱精進萬善法門以為莊嚴，令此室極妙極奇。且如何是大信心，先將前半生所作的善惡美醜，利名人我，恩愛習氣一時拋開，須信我此身形定難長保，一口氣不來，此回便是虛生浪死，有什麼可愛處？者便是信此身世了無實有的心。又要信得者箇話頭，決定是我破生死關的利器，成佛祖事的根本，靠著他如一座銀山子相似，穩的的地晝參夜參，行提坐究，茶裏飯裏，開眼合眼，一切時一切處，緊緊密密，如失了一件最樂意的寶貝去了，一箇極快心的相知一般，悶悶憂憂，鬱結不散，由今晚至明日，如此十日半月一期，半年以至三年五載，自然

有箇天崩地裂的時節，但尋常私地裏，只要自家照管，久久疑情自生，話頭自現。又須知做工夫時，有時得力不須強制，如順風行舟的一般；有時不得力牽扯也不來，如拗驢拽磨的相似。究竟凡夫眾生的境界，得力時少，不得力時極多。其實不得力處，正好著力。當自忖，我過去生中，定不曾行正道，不曾做好人來，所以今生事事難就，實為慚愧，果見我道念如此輕微，業緣如此深厚，由是再加工夫，力究力參，忽然參到無可參處面前，如觸著一所壁子相似，手無可攀，足無可立，心無可思，力無可著，如明目人處大暗室，四方八面總無出處，心中又如一團猛火煎逼的樣子，正此之時，牢牢把住一箇話頭，絲毫莫放，不得生恐怖心，生煩悶心，生退墮心，生歡喜心，倘若於此時，見光見花見奇特勝妙境界，都莫領受他，又不得將心待悟，如上心境皆是障道深源，你只顧看箇話頭，於行住坐臥，仍舊參究，忽爾一朝時節到來，撲地一下子打破疑團了，方見得出身有路。者箇境界如風躍雲開，如久雨新霽，真箇好光境也。始知身在含悅殿，苦向長安欲問津。到者裏，便好將山僧者箇樣子，一火燒卻，始見得你自家一所精舍，真箇玉殿瓊樓無可比，況卻不似阿難云，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且道他人的是你出的。是若於此，道得分明。然後說有禪參也得，無禪參也得，有師學也得，無師學也得。三世諸佛，是閒和尚，歷代祖師，是傳語人，便許你歸家穩坐。若道我也曾參見雲峰來，呵呵，要且未敢相許，何故？須知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且問你在那裏參見雲峰來？莫是方丈內禮了三拜的是麼？要且沒交涉。莫是僧堂前廚庫下你來我往，覲面相逢的是麼？要且沒交涉。莫是朝同飧夜同宿，拈槌豎拂，說向上向下的是麼？要且沒交涉。既總沒交涉，且道者箇樣子又是什麼人畫的？試聽一偈：除卻四威儀裏內大千總是箇雲峰，水聲山色俱無際，不盡煙嵐蒼靄中。今夜設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你前來說盡十方無禪參，無師學，又說他黃檗露頭露面，因甚到者裏？又道大千總是箇雲峰？山僧只好向他冷笑一聲云：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茶筵短少莫怪空疏。

頻吉祥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佛事

掃石頭遷祖塔孤峰絕巘尊貴渾忘滿日青山誰來砍額石頭路嵌嵌險險若非腳下兒孫畢竟無能至此小孫今日且不敢動問尋思本末即今萬里長空在目千江派別朝宗還當得不肖殷勤一爵也未遂上香曰滿盤傾不出大塊已先呈。

南嶽讓祖塔七載不違顏似物則不中一磨磚鏡後大地悉光生即今寶塔孤撐左為丹霞室右即羅漢洞中間一句子不敢向祖師前別通消息遂上香。

藥山儼祖塔峰屯水遶隔斷鰲山千里長亭澧陽在即雖有枯榮山色小孫不敢蹈著現成鼓笛不敢擊著自來石上栽花手長嘯一聲天地秋祥孫到者裏措手不及但借梁山千頃碧朝朝供獻法王前。

雲巖晟祖塔藥嶠秀發遍界花敷洞水逆流鳳山聳削白雲罅裏捏就黃金句子併卻咽喉奮發獅子全威懸寶鏡於當陽棄法身於腦後者猶是老祖半箇鼻孔今日遠孫智祥來登此席薰開天下有鼻孔的衲子箇箇向者邊吐氣。

洞山价祖塔蒼松滴翠綠竹含煙五位橋頭金風悄悄玉簾垂消耗誰通有伴來何妨借路雖於寶鏡中度影傳形猶向碧波裏忘功轉位更冀吾祖於不萌枝上撒些子花使小孫從不借借處來相見。

信祖塔盡空法界是吾祖真身誰能動得打圓相曰者箇餬餅是吾祖本據如何換得天皇巷裏有行蹤四葉青原千古秀拈香曰智祥遠自南嶽帶得些子土儀雖不堪獻少盡虔誠。

深山觀祖塔循流直透洞泉深逝水滄滄古木陰逆浪滔天何處起袈裟溼卻老僧心智祥遠來別無呈獻撥開蘚石重鋪錦洗過山花再點金。

德山鑑祖塔棄卻疏擔深入龍潭紙燭滅而大地光寒正眼開而佛魔屏跡不許念聰明咒不教坐明月床一條鍊棒只要打折虛空脊骨那許他尿床鬼子拉扯群哄妄留湊合雲峰智祥今將梁山皓月朗水清波聊呈菲獻不惟少展孝思貴要宗源有據。

慈舟念祖塔五乳峰頭得的消息持到止風塗畔不意冤家路窄幸然大小石頭塊塊著地致使塵蹤鳳跡印破苔紋但有路行處無不錦繡花攢小孫智祥曾於南嶽峰頭踏倒石頭古路到者裏但借耶溪波底月公孫的的好相逢。

雲門湛祖塔青林煙漬古路苔封鳥道虛玄誰能插足小孫智祥從來不浪聞名今日豈求相見法幢遍布寰中兒孫蔭滿天下若論老祖神通也三昧

也福德也智慧也皆非小孫所敢窺覷但聞道輕打我輕打我者裏畢竟尊他一著所以有此一片香志誠燒出。

爾密老和尚塔金針繡出囊無底玉線穿成錦有花兩手持來無處著不成儉也不成奢因甚如此本是自家人何須重特地雖然如是禮不可缺且作麼生是不缺之禮遂上香曰禮也玉帛云乎哉樂也鐘鼓云乎哉。

具足老和尚塔爐峰氣集終朝火玉傘雲蒸不盡飧添得耶溪溪水綠長年供獻有諸巒小姪孫赤手空拳到者裏只好借花獻佛。

三宜老和尚塔三十年曾到愚菴也被老漢愚污一上今日雖不敢平分五嶽也要出者一口氣若論老和尚辭舌海口錦繡胸懷縱令以四天下碎為微塵各出廣長舌相贊之不盡遂展拜曰玉筍峰頂千秋月也照當初妙德人。

弁山瑞祖塔佛手纔伸捏碎閻浮窠窟靈機方展掀翻去日西來扭脫金粟峰鼻孔挽著玉筍山眉毛羸他彌勒先一著攪亂支那不記年末後向花梢上拈來明月頓使普天匝地人正眼齊開不肖孫智祥今日登師翁堂據師翁座惟以雪點銀花於煙籠晴樹裏聊呈遠意。

古洞山睦堂瑩老和尚塔玉花金果猿鳥無蹤白石清泉苔痕有路縱饒將得來未免成狼藉不肖今日登師堂據師位仍借先師食不盡的自肉以呈薄供遂燒香曰新豐舊譜重新唱願展慈光百億身。

久默和尚塔春三月鷓鴣天遠來猶子無可為言團圞金闕裏消耗誰通無影碧林中家聲久著小姪蓄得者些子不敢不向老法伯前一拈出。

伴我和尚塔曩者從來不合伴今朝我亦伴於師惟祈不負山前約賞鑑殷勤只在茲小姪貧無供養林花爛熳斯時。

龍山素朴和尚塔金果未呈玉花未獻千里特來虛明一片究竟濟不得甚麼事到不若松花遍發香無限綠水溪添不盡聲。

洞山孤崖和尚塔無縫塔前香燒柏子金牛峰下鳥道誰通論德音久遍寰宇以道誼情同骨肉我來狼藉秋山裏只得重傾醉後杯伏冀高踞泥牛俯臨香席。

義山且拙和尚塔劈開大義走殺象龍龜毛一寸千斤重者是楚南角頭的餘韻辯謬原宗捉來酋首劫石千層四兩輕者是三吳兩浙的話柄俱非老法叔親受用句小姪昨從迴雁峰前帶得那一半法身持到弁山圓成者一句子還有識得者一句的麼打麵還他洲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金仙蕃光和尚塔霅溪北高齋深隱黃金骨的是金仙老大伯傳得洞上二十九代真衣鉢機慣見兔放鷹洗象調龍是其所學收回姑蘇臺畔明月光繼起華林園裏新豐曲者一炷香畢竟如是為老法伯燒出。

獨園玄素和尚塔大方獨步嘉聲久震寰區鞭撻泥牛毒手從來最辣繼華林之妙唱春風拂翠至今舌相天然劈獨園之劫艸春水添藍畢竟法身儼在此中有箇不落古今生滅句小姪拈來聊呈供養插香曰夾山漾裏千層碧綠樹光中一澗清。

佛川離言和尚塔雨裏舡舟覓到水源深處入門見主軒昂古洞家聲到者裏抖擻衷肝覓一些子虔誠不出玉碗醍醐終非可口銀盆蘸雪木不堪餐縱饒捏取虛空骨到老法伯前還成一唾只好將華林舊席鋪舒一上遂拈香曰麝席雖呈終不免邯鄲學步撚寧和尚塔同根共本氣質相孚三十年前曾見在人天座上放百寶光舒撩空舌不唯三峰倒卓還教二水吞聲小弟今日要向不借借中借些子以為供養未審老法兄還能舒光散彩麼燒香曰已成曲折廬山雲中寺敬堂和尚塔雲堆無縫塔煙洗不萌枝此中面目是誰親見卓拄杖曰者是開山敬翁和尚自見大千潤祖已後拈一條窮柳栗撚遍諸方末後向匡廬最高頂上雲中作寺教盡天下象走龍奔復於群麟中首度無學和尚將他箇破蒲團輪到南嶽荆紫峰頭便見優曇花盡放鳥道寄書回幸得獅峰浮木老人流分三楚道播寰中即今若子若孫半周天下智祥到者裏擬欲細酌松花滿堆蒼翠卻又是老漢平生啜啖的用獻何為遂拈香曰固是昔年狼藉天花瓣三代傳來尚有餘伏冀慈光允斯薄獻。

高峰吉菴和尚塔翠竹珊珊寒煙裊裊面目儼然全身靠倒一炷栴檀只是燒兒孫但謂今朝好。

一水受業師塔蔓艸荒煙積幾縈塔幢空教紫雲封箇中無限難思句積到殷勤九拜中惟吾師之靈也盡古今而無際遍法界而不遷深藏一具黃金骨塔影依然在那邊你諸人如何相見以坐具打圓相曰高著眼觀。

雲巖瑩老人周年上供去年今日雖恁麼去可煞熱今歲今朝方與麼來特煞久而今老人垂慈降重無可傾忱惟清泉白菊而已雖則父嚴子敬其實者些子也少不得遂上香曰青州梨鄭州棗大抵無如出處好。

荆紫無學和尚忌曰舉老人最後偈曰五十三年獨養機誌公不是閒和尚與人同宿不相知顯諸仁藏諸用者回獨自出山去來時無口鳥道音書寄得歸相隨來也你們還有識他寄得的音書麼遂插香曰鳥篆蟲文看不盡寄聲伸意裏頭人。

至妙高峰上吉菴和尚并受業師供金風體露葉落歸根古殿苔封白雲自異三十年前何曾恁麼去三十年後何須與麼來木童兒巴歌唱盡青山父好月深藏今朝既到者裏說什麼登泰山而小天下但向尊前少呈微奠伏冀慈光真誠允鑒。

重陽日為岐山嬾放和尚燒香黑白琉璃月下看一雙孤影迸入寒夜深古殿無人立掩面羞渠出畫欄嬾法兄今日有件因緣要與論量汾陽因甚道重陽九日菊花新良久曰岐山和尚道青山青綠水綠栲栳控來何止十斛插香曰恭惟老兄千自在萬自足但祈不捨真慈如空如谷。

獅峰和尚龕前燒香片片栴檀無盡熱推爺直向裏頭行那邊不坐空王殿豈肯耘苗向日輪恭惟寶龕之內示寂得戒浮木和尚內紹荆峰舌頭縱處天花墮親承百丈藕絲牽得巨鰲歸三十年大座當軒壓倒諸方曲床頭槌柄昨來慈舟別棹蓮沼緣生不肖退步歸來只見簾垂黃閣今日無可傾

誠只得獻未生芽黑豆供已結子金花卻不比牧羊海畔女貞紅拒馬河邊石榴子惟冀真慈來歆來格。

為睦堂老和尚燒香著破無縫襖抖亂麻三觔洞山怨渠徹骨徹髓雲門喜伊最妙最奇惟有陳睦州半肯半不肯生平冤事猶多鈍滯山僧太過燒香證驗一回的的商量不錯如此敗露他不怕招殃禍。

雲巖上睦堂老人供黃花任發當初笑修水猶聞舊日聲積怨堆山消不盡人間天上若為情良久曰香煙冪冪燈燭青青說不了的是者一片胸襟。為金峰竺關和尚上供一從蹋倒溪聲後坐斷雄峰不計年捏碎鄰虛無剩句五花毬子有人傳山僧昨來趁一帆風於九萬里鵬程擬向蟭螟眼裏入百億香水海坐大寶輪同聲唱箇新豐曲子不知兄入隱身三昧雲巖只得放開線道遣化人呈供養顧左右曰且道化人呈的是什麼供泥牛肝膽黃金髓玉鳳眉毛兔角湯。

為棲賢中菴和尚設供大巧若拙做得恰好大音希聲做得特像只有大仁不仁老兄做得特煞今時人孰不以拈槌豎拂為得意孰不以多繼宗嗣為得人孰不以廣刻文言為得名唯兄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只無有者些子行徑瞞他人即得雲巖今日從頭露布且不管無功無已只要諸方檢點而今薄設粟飯野菜黃齏已是刻畫無鹽遂拈香曰子期不是無知已流水高山總是琴。

睦堂老人忌辰苕帚冀箕掇過了眾生總不奈些何翻思二十三年事破泣為歌恨轉多因甚如此怎奈今朝七月二十四。

上太華成範和尚供維摩病病得極奇太華崩崩得特早比來官路沒人行只得全身入荒艸教我毘尼道高物表數十年掉一片舌覆遍潭北湘南昨來向無影林中就路還家雲巖具一杯茗一枚棗少屈蓮馭聊陳便道。

為天台夢帆和尚設供白雲籠碧岫去住無蹤相識滿天下知心無幾天台普請南嶽陞堂箭穿紅日影零落夕陽春我夢兄受先師命一住天台二十餘載高調新豐曲子走殺四海英靈不意將箇無尾大蟲趁向殞伽沙等諸世界外普令人人覓跡無由致使法源枯而法幢折末世宗風由斯一冷雲巖雖有妙幢相三昧寶印三昧怎奈孤掌難鳴拈香曰聊作八行用伸芹意惟冀法兄知心少鑒。

為紫霞山古條和尚上供梅雨喜初晴榴花紅似火袁州城裏人碎剪春風破吾門今日正寥寥惟斯古木堪擔荷豈期忽折倒靈根致使秋風滿林壑聊只一盞清茶略款行神少坐同門肝膽若為論月挂松梢清影墮。

重陽日為湖騰牧石和尚設供重陽雨時偏熱相思淚染群花結那邊人去杳無蹤徒使丹楓瀝殘血遂拈餅中花曰山僧如此供養還當得也無檀香毬孔雀舌聊當栴檀一炷爇法門落寞不堪論總付秋風撩亂說。

南昌生生和尚潭州宗直和尚訃至設供不便細截輕雲豈堪滿斟蠡水藉趙老家私屈同人一席江西潭北道路不同曲展新豐從來匪異寶鏡堂中

位列班班百艸頭邊霜風[颿-台+折][颿-台+折]鄱湖波撼洞庭秋一段傷心言不及。

為古輝和尚燒香恭惟洞山阿耨堂上古法兄禪師半生行腳一人處半人處無不蹋到十年深隱明頭來暗頭來俱教把斷昨日將祖翁田地西舍東村三玄五位盡皆著付與人便自箝口結舌潛輝度影向無佛處稱尊今以道誼情深爇此栴檀一片遂燒香曰可憐寶鏡堂前月孤影何從復得雙。弁山為定修和尚上供昔日聞名今朝覲面賓主相看各各不見既相看為什麼不見黃雲鎖斷群巒銕馬追風如電銀籠鶴起苔雪吞聲玉殿光寒人天失怙向承推座雲巖只為轉身太速颺下者箇骨董擔子令人提手難攜小弟今朝捏聚須彌掬窮滄海於老法兄前略表殷勤。

為樂平老和尚及一句和尚上供蒼陰古木勝率陀天無著師竹篋有驗開籃垂手一句天然樂平翁烏藤獨卓三代禮樂今在茲奕葉相承猶有待拈香曰者一片香燒即是不燒即是遂放下曰留與隱法姪重新繼起。

為道目和尚設供瓊花果排不出金蓮華簪不就縱饒以趙州家款玻璃餅醬總用不著何故只緣我法兄本來尊貴素厭珍奇自家寶藏尚且受用不盡那堪者些子狼狼藉藉今日弁山有一段虔敬又如何呈獻幸有栴檀香再爇紫羅帳合也相應。

為資福喝山和尚上供昔時喝得千山退今日千峰落落歸既使銕蛇還海底教人特地整寒衣弁山向菊花叢裏拈得一枝聊為呈敬遂燒香曰三玄五位俱拋卻資福江邊兩岸秋。

為金華密印寺牧菴和尚設供金花果結密印心傳窺殘明月蘆花名遍神州赤縣以至老兄臨行道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都是功勛邊事且如何是忘功罷業一句遂作聽勢曰侍者更上一甌茶。

為大覺蘭如和尚上供萬牛難挽法門秋幾處霜花折玉樓無限傷心言不得白雲空蕩水空流推我蘭翁和尚慈舟久棹慧炬恒輝正中流砥柱誠大夜明燈不期罷釣寒江頓使西山月落龍華向月落後特餞一程聊伸薄獻你諸人要識我法兄危然立化的行徑麼遂燒香曰榔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麗章覺性二禪德送霞山古條和尚位入雲巖祖堂古幹直如弦霞峰光似日喜君調出沒弦琴幸有知音心似銕曲終人不見冷浸秋空月沉潭影落鴻跡何存返照家山寒光赫奕即今橋梓同堂壘簾疊奏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且無生話畢竟作麼生說遂安位曰二月春風翦殘雪。

古岸法姪木主人龍華宗堂好隻聖箭子射入蓮華漏舉位曰若謂垛生招箭他家自有行路權借一席以為影艸無位次中明位次夜深和月宿蒹葭。

為白巖惟直和尚上供先白巖一條千斤擔子委命吾兄則老人去無憾矣老兄擔未卸肩便乃倒跨泥牛潛蹤鳥道比來法門冷浸落落晨星水潦鶴

之屬揚揚閭里豈不傷心弟久叨道愛心跡俱通只好將一片香如此燒卻
衷腸不盡誰堪繼苔雪蒼蒼與麼流。

為潤千禪師封龕昔年一筇煙水揮碎虎穴龍宮今朝高蹈雲峰顯示身相
如幻遂拈封條曰同條生不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者是起龕雨際滂亨蹋
倒趙州前略杓不萌花謝凋殘無影林春風所以奇特時自有奇特受用何
以見得撒手懸巖不顧人直向千峰萬峰去舉火蔣山拾得的句大梅置得
的禪與今剩得的三百六十莖骨子捏成一聚拋向烈燄堆中轉盡根本法
輪去也且如何是最初一句四溟東海流

為雲林上座入龕七十五年前花飛雪上藏身有處七十五年後月浸寒潭
沒處藏身且作麼生是全身奉重一句以杖擊龕曰者裏甚是穩便封龕入
滅盡定處處山花含寶月現諸威儀重重煙浪鎖寒林藏身得地的消息須
是山僧舉出拈封條曰銕牛吼月到三更起龕自來腳跟穩實住則不去便
能轉荊棘為梵室昨夜撒手歸家去則不住頓教微雨妒殘花只如臨行句
子憑誰分付卓拄杖曰出頭天外望移步跨飛龍。

為權宜火山僧向來為你說的總是方便權宜今日教你乘此寶乘直至道
場遂下火曰春日晴山色媚火光生白蓮出。

靈卓禪士火落葉蕭蕭金風體露萬里一條銕光明赤洞洞擲火炬曰看看
亂雲橫谷秋水含煙。

純密上座封龕昔日面目儼然今朝儼然面目猶有者箇在遂掩龕曰從前
夢已圓坐斷青山路起龕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朔風寒徹骨消息滿長
安純上座時寒途中善為舉火目前無閤黎此間無老僧還知火燄與三世
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麼擲炬曰雨乍飛而澹煙起。

悟空老宿火打圓相曰還識者箇消息麼六十八年曾不異今朝撒手絕攀
緣擲炬曰臘月火生蓮。

自修尼起龕一步闊一步家家門首長安路而今春暖又花香古路迢迢驀
直去舉火花似錦水如藍無生國儘安閒即今葉落歸根如何是體露金風
句遂下火曰掣斷黃金鎖推倒須彌山。

蒲菴師太封龕二十五年喫佛飯穿佛衣念他拜他不是好事而今不穿他
衣不喫他飯就是佛來亦不採他到還有些氣概即今安奉全身依舊寶龕
妙密遂作禮曰正月春風雨後晴借孃衫子拜孃靈。

德修尼起龕夢既消懸已解更須知出身有路且畢竟向什麼處去喝一喝
曰葉綴花聯春事水山無不逍遙下壩雨蛻長空風梳碧岫昨夜因緣憑空
漏逗放下後如何九蓮花裏任遨遊。

珪珍禪人火幼志披緇解人說話髻年撥艸參禪未罷你也罷不如將參的
學的佛病祖病拋向東洋海底只有箇珪珍與你一火燒卻擲炬曰咄看取
千尋腦後光。

心宗禪者火活以死為憂死以活為愛憂愛盡消忘剩得一皮袋既以心為
宗何處不自在下火曰要得樂業安家再入火光三昧。

美彰上座封龕前日我來你睡今日我來你起雖然起睡不同爾我相逢者是且道是箇什麼掩龕曰你且聊坐片時少間為你說破起龕適來有箇道未盡的句子率性與你道出家山好家山好秋空漠漠寒雲杳前村更有好商量看取後園驢喫艸舉火以炬橫空曰古佛家風識也麼三身四智總淆訛吾今報道歸根旨雲泛長空水泛波。

爾蒼禪師封龕以手掩龕曰荊峰學得的句義山參得的句尋常置得的句俱已說過了作聽勢顧眾曰還聞爾公末後句麼良久曰蒼天蒼天起龕文殊托上梵天罔明作一彈指雲峰今日決不作死馬醫仰煩行者昇來一火燒卻舉火有一人長年喫飯不飽爾師終日不喫不饑若論人天路上可謂灑脫逍遙今日遇著雲峰驅耕夫牛奪饑人食作麼生迴避驀攬炬曰一回飲水一回噎到此方知別有因(患膈)。

晏河上座起龕未入雲峰時不是晏河既入雲峰後亦不是晏河適纔洪波浩渺白浪滔天正是闍黎轉身的消息欲得禹門三汲浪更須平地一聲雷遂喝一喝舉火脫體無依時渾然忘朕兆古路直如弦翻身(寢)別調然雖恁麼欲透末後牢關須是山僧為汝著力始得遂下火曰此去漢陽八百里萬年松在祝融峰。

洞源上座火一靈皮袋皮袋一靈皮袋已丟在者裏且道一靈向什麼處去攬炬曰寒添松竹白雲深。

照源沙彌火(患啞復溺水)竹密不妨水山高豈礙雲雖則語言斷依然月下歸不畏夜塘秋水深肯向紅蓮華裏度從此愚癡夢已圓在處人間皆可住。

不則上座起龕白雲堆裏有箇去處古路如弦直出門通大路忠上座好去好去舉火大半生閻浮好夢四十年水月空花而今落得晚煙斜趁時節早歸家無影林那邊好開畬。

博識老宿起龕春正濃君已去東方起定西方入桃花落盡李花飛家家門首長安路舉火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摘楊花我已為君都說破且道說箇什麼費廉岑薛雷賀倪湯。

正修上座起龕古路鍊蛇已為汝攝去翬霄丹鳳已為汝安排要透那畔威音以拄杖作[○@(\ /(\ * \))]曰且從者裏著腳舉火炬六十八年前不曾恁麼六十八年後卻也恁麼菱花照膽正恁麼泥牛鑽入箇恁麼且看恁麼恁麼。

德珍起龕人以三界為家是大桎梏切不可住好去好去舉火昨日已前塵勞浪潑天今日已後風光自悄然而今要識歸家好看足底蓮華遂擲炬火。

良璞禪德起龕天下名山踏到了辛苦年深病亦惡而今收拾了歸家我送君行滴水可酌(時下微雨)舉火昨朝我正生晚間你便死不是太無情有我沒有你迢迢古路好生行火裏唧螻吞兔子。

照空老宿起龕靈光透出千年室春雨凋殘舊院花八十六年心事了請君直上白牛車下火東勝神州莫去南瞻部洲莫來一條大路如天闊勝熱門中有善財遂下火。

麗嚴知客起龕去去去早歸來閭浮路上風光好只莫因循著腳開舉火移身換影拳踢相當撥轉上頭關透出青霄路者是吾子十八歲時的行徑昨來粉碎形山放出翻空鋏鷁故爾日前索筆書偈去已復歸尚留一七昨於風火交攻之際老僧問你那箇是你本來人你便喝又問即今者一喝落在什麼處你道歷歷分明者便是你生平所參所學的本據老僧不貴你生前有義只貴你死去翛然養成二十七年身孤我哀肝千萬段而今送汝出長安著早明晨開舊店遂下火。

無修老宿火(僧為水溺)昔有性空菴主說偈曰坐脫立亡不如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墳撒手便行何等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性空與麼去就美則美矣且未盡善雲峰今日要無修從水大中入正定火大起定心不亂舉火炬曰火光照徹三千莫向寒潭守寂。高原出機和尚起龕閭浮提示六十春秋形跡昨宵風雨催春去無影林現百億毛頭獅子明朝依舊露全身即今別有一句請兄向白雲頭細細商量入塔塔幢高據碧雲霄萬水千山俱到目藕絲牽山玉麒麟五月霜花滿林麓者是老兄全身放下的去處只如端坐涅槃城如何通信問遂掩塔曰風生大壑月上孤峰。

潭州嶽麓彌嵩和尚起龕瀟湘罷棹窺殘兩岸蘆花古渡回舟下載清風明月獨跨威音外慵下妙高臺艸鞋價足三十載道播江南拄杖光寒千萬里嘉聲獨露所以位老人曰撞破煙樓在汝一足即今轉身折影不居正寢好請老法姪乘時高蹈。

入塔捧骨曰藏身處原無蹤跡無蹤跡處本莫藏身黃鶴樓崔顥題過老長沙煞有淆訛世界如此闊古鏡如此闊象骨師分明露布黃金世界不住涅槃後路不行且如何是高踞白雲寂然不動的句安骨曰萬年鶴宿高枝上秋水長天一倍清。

為爾寧侍祖起龕春王後第八日風和日暖堪遊戲匆匆行色不能留惟君直蹋蓮華地舉火日侍祖師身未透祖師意雖則生緣楚水莫覓來時蹤跡昔者放去太危今日收來特密撇下觸體前許多骨董山僧為汝據款結案噓一噓遂下人曰紅蓮生白雲起入塔善財參不到莫向那邊討者裏好安單為君放下了放下後如何石女謳歌木人起舞。

聚雲大師起龕黑豆已生芽全身吐露了春信上梅梢歸家猶太早如何是臨行的時節卓拄杖曰五九日便逢春舉火新年頭一句子一切人總道不出唯有聚雲公於八萬四千毛頭上一顯露且道是什麼句遂下火曰西山日落後轉眼白雲收。

明遠禪德起龕六月炎蒸火雲洞徹盡十方空何空不熱惟有勝熱門清涼最可入舉火汝既明遠應須知近百日身心是病非病而今足底寶光生汝

且看阿閼國眾香國極樂國隨君取證。

引衢監院起龕空花結果陽燄成胎八萬四千病從空放下來只有者箇殼漏子老僧為汝親行檢較舉火紫羅帳合君臣隔明月堂前祖父違四十五年恩育盡閻浮提上又言歸昨日問汝即今事作麼生汝道只要死得便休我道好好修事著汝即顧視老僧便此長往只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引衢又在什麼處遂喝一喝下火曰看火。

潤弘上座入塔那邊沒者邊起是向來的人須知靈苗異艸野父慵鋤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不是巽山乾亦非辛山乙此是潤弘老宿久遠劫前置得的此回八十年謹始慎終大半生金堅玉立預知報謝撒手回途實有衲僧巴鼻即今微雨灑殘花澹煙籠翠竹如何奉重卓拄杖曰上霄峰獨卓極樂復何求。

韜光禪德火昨日今朝死生兩別要知一貫兩箇五百從今莫戀舊時形我送君歸安樂國。

能言老宿起龕四大本來空五蘊元非有即此幻形骸若箇為承受七十年今夢醒來翛然直入蓮華漏舉火性火真空性空真火五蘊山頭紅蓮萬朵從來蟻子不食銕二月春花滿林壑照徹本來人一似破灶墮。

龍華為自持大師入塔春山綠春水闊湘江曾寄湘翁棹蘆花兩岸已成秋曾聞你道萬里天邊飛一鶚真自在真快活切不可聽人教你說碧賓班畢剝。

達源禪師入塔衲僧家掃蕩處定有建立建立時必須掃蕩你只管插一莖艸建立梵宮那管他土星來犯牛斗即今能事告終歸根有地來到弁嶽峰頭正好和身放倒放倒後如何居然別有好風光。

道安聞目二老宿入塔雲收碧嶂煙落寒巖宗通妙協不在安排人從烏鎮來帶得空王信且信中道箇什麼父是道安師是尊證龍華院裏請彌勒送渠佛國取證遂指塔曰二上座者裏儘清涼全身宜放下慧光尼入塔盡大地是慧光一道如何收拾得起遂舉骨曰汝但返照回光就此安家樂業。德盛尼入塔德既盛歸來到免教全身入荒艸塔幢矗矗影團圞坐鎮其中真箇好。

啟宗尼入塔開不二門鳴指曰示真實相復展兩手曰只此樣無他樣萬年床子好安身要啟吾宗重開寶帳。

在宥老宿火在宥於天下而天下自治翛然既脫無塵累勝熱門開有善財數百里風帆仰托弁山今朝有箇最清涼最解脫的去處惟公善入遂下火曰燒入塔生死結根聞聲見色安樂妙常亦非他物火洗從前幻泡身猶然剩得孃生骨老僧與汝放開落得一場快活。

本慈老宿入塔百骸潰散後一物鎮常存萬里長空杳千江秋水深那邊雖有空王殿特煞徑庭不及者裏穩當遂入骨。

公敏老宿封龕盡大地是汝全身盡十方是箇龕子八面玲瓏總無向背又封箇什麼遂喚曰公敏者一罇我為汝封卻起龕出門通大道雙足已撩空

明月蘆花裏珍重且從容舉火秋山碧秋水清秋風細細送君行頭頭俱是無生旨死去生來莫認真要識今日所歸的家麼遂下火曰從來只說毛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

瑞生李居士點主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一點圓明無向背收來玉線與金鍼。

顯如上座入塔卓拄杖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且道其中作何境界顯上座且向其中入不必遍遊法界全身總是毘盧。

悅可禪人入塔汝既悅可眾心正好相隨來到襲襲寒風無聲便是來時好道。

智慧禪德火山西子智慧僧向南參生死因如今放出關中主直透千層與萬層如何是腳下無私一句下火曰火裏白蓮生入塔三十四年只有者箇吾今喜汝當處解脫入骨曰此中最吉祥萬般俱利樂。

心載禪德起龕以一重去一重門前處處好春風去去去雨裏青山路路通舉火前日向老僧討火的本是心載今日老僧燒卻的亦是心載火滅煙消後心載在什麼處下火曰上元卻是正月半。

法生老宿入塔一向弁山住今自平湖來且喜從前骨董俱已撒過一邊舉骨曰剩得者些子是法生不是法生遂入骨曰法生今喜証無生。

為真修菴主人塔盡十方是解脫門盡乾坤是安樂國只緣四大未空所以入他不得如今四大既然空剩得真修同皎月遂指骨曰入。

為寶明菴主舉火五蘊之身本留不住好趁著烏芻瑟摩成隊去既到其中不須停佇只如煙滅灰飛後作麼生是寶明面目遂下火曰桃花雖落紅猶在溪水添聲冷亦流入塔如吠琉璃內含寶月那畔今時全超不借欲得萬古斯存須是者箇時節入骨云且道是什麼時節文殊畢竟出不得。

為即岸老宿封龕曾封不再封平生心事了無從以封去一封水晶宮室儘玲瓏雖然是箇蘊盧其實可以奉重起龕來在我先作哥七十年中意氣多去在我先為老白雲壓碎青山了去來路上儘逍遙何必羨他西方更好必欲要往西方請君乘時著早直上白牛車穩駕來時道舉火三十年肯綮修證洗盡凡心開寶鏡五千里山水迢迢好夢而今做過了雖幸得入龍華猶是化城欲得寶所及時登須是寶華生足下入塔生來撈得瀟湘月兔角龜毛滿擔挑至此一齊俱放下玉龍吟出海天高且道者是什麼境界細入無問大絕方所。

為慧霑禪師入塔倚天長劍子雖有一至東禪便掣肘臨鋒不解試吹毛辜負光陰三十九汝雖猶子即吾兒安置應須重厚入骨曰三世如來一道歸至此無榮無辱。

為曇燁明副寺封龕昨來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向老僧道縱有百年終歸造化是則是爭奈未得末後句在且消停再聽分付起龕四山合處原不是你零碎虛空證他怎的舟帆準備待君行好趁東風一一起撫龕曰去舉火世

人都只戀形骸一似黃蜂守殘穴虛空粉碎沒形蹤火裏蜚螻吞卻月者些
狼狼藉藉老僧為你收拾遂下火。

為曇燁德嚴大光入塔濃霜打濕青松面朔氣吹寒落葉心一箇大千渾是
骨白雲堆作涅槃城者四句偈三人各得一句者一句是阿誰當得入骨曰
看。

為畫初都監封龕輔弼龍華僅三十載湖北湖南春風滿載而今事盡功忘
始名真觀自在起龕一路涅槃門當初有一畫雲門折倒時致驂乘別駕而
今一路坦然平更不必東纏西挂舉火汝去畫初存汝來畫初到彼彼不相
知如風吹萬竅不因章子西丁言幾乎忘卻來時道人塔老僧前日與你說
的是最初一畫舉骨曰尚餘者一點未曾閣置放下從空放下了萬年床勢
本天然。

為宗蔚老宿封龕公幹龍華其事已就臨末梢頭別行一路且問你去向何
所遂封曰少間有箇著處起龕往來四十年辛苦一雙足今日捎空去乘牛
不跨鹿蔚閣黎途中好去舉火三世諸佛在火燄上說法已竟宗蔚閣黎諦
聽諦聽遂下火曰決非因緣與自然性入塔盡十方界寒風颯颯總無你棲
泊處指塔曰惟有者裏真果自在。

為隱文知客封龕十方無壁落八面亦無門朔風空大野何處著渾身我今
示汝安樂常妙解脫法門起龕三界無安四大非有我送君行千花競秀舉
火前歲奉命走江西相迎老僧踏斷艸鞋筋骨的本是隱文從前送往迎來
的亦是隱文秋間忍苦呻吟的也是隱文四大分張後且道隱文在什麼處
下火曰看他五熱炙身後證得金剛不壞身入塔向來所到之處總是山水
行蹤今朝歸到者裏但見長空輪日月了無甲子話春秋。

牧麟堂集

示居關語一日居關勝三禪樂諸有全空渾成蕭索魔佛橫推豈容滯著守空斯病耽樂斯惡不繫不緣常光閃爍日進之功解黏去縛向上一路憑空開鑿絲毫頭累終須死過意不在言天空海闊信手拈來任憑展拓大用彰時佛手驢腳得白拈手方堪入作雲峰家法極嫌齷齪透露法身確搗磨磨故教爾曹從頭看破雙刃全施養成頭角如得斯真始堪擔荷彷彿依稀鍬圍易墮。

僧問大陽有三句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金烏入水無消耗赤腳波斯夜度關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白雲巖下無人立鳥不銜花信不通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寒灰夜發金爐火別有馨香遍九垓復示頌曰平常那句是無生馬疾多因帶杜蘅九夏霜花千點秀一冬百舌綠陰鳴玄妙無私句若何玉龍吟出碧潭阿萬年松下無人已月照空山影更多體明無盡句奇哉灼破龜紋兩道開烏石嶺頭相見了分身各自走塵埃。

問關主曰近曰有向受用曰饑來喫飯倦則打眠師曰設有人向你乞眼睛還與得他麼若與他不得便只是箇喫飽飯睡死覺一枚癡漢有甚麼用處者箇說話雖極尋常實不易到若不是親見作家十箇有五雙都作饑來喫飯倦即打眠會去殊不知蘇武不入單于帳漢國家聲韻轉高宗乘中事若不到極頭不得轉身只似箇鈍鳥棲於枯蘆困魚止於涸澤有甚麼發揚處所以道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師承家語句開口便有殺活之機若不一一明白他時後曰叫冤叫苦有在且畢竟如何是饑來喫飯倦即打眠的意若更遲疑又則三生六十劫。

僧問洞山正偏五位請師垂示師曰逐一問將來僧曰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古井光含一線天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蟾光影落秦臺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金雞突出妙高臺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用到機靈符肘備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紅雲落後青天倒師復問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權開五位要知只是一位僧曰未審者一位面目畢竟如何師便喝僧即禮拜師曰也是貓兒喫彩鳳僧復請頌師頌曰正中偏不動機先有剩天萬古長空通一色白雲影出寒光殿偏中正雪浸林梢春有信馨香夜吐暗消魂枝枝度出春風令正中來爆著龜文一罇開隱顯全該爻象裏天然妙事不須裁兼中至文武同聲呼萬歲珠簾捲起見當今敕下傳聞開社稷兼中到豐干只向寒山笑夜深踏倒玉欄杆回頭卸卻烏紗帽。

僧問曹山有云學者先須識白宗如何是自宗師曰昨夜一場風吹倒一株松莫將真際雜頑空未審真際與頑空作何分別師曰須知何鬢頭不是馬

簸箕妙明體盡知傷觸如何得妙明體盡去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力在逢源不借中既自逢源如何不借師曰掬水月在掌弄花香滿衣出語直教燒不著如何是燒不著的句師曰魚生虎子蟻食生葜潛行須與古人同未審古人作麼生行履師曰饑時喫飯倦到求眠無身有事超岐路不識有何等事師曰白雲巖下安眠早夢過從頭有幾般無事無身落始終既得身事俱忘可謂灑落無羈因甚麼猶落始終師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王徭僧乃作禮師曰此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是一一從頭透露始好歸家穩坐若是彷彿依稀仍舊白雲萬里。

舉夾山初住潤州鶴林時道吾到遇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師曰釘釘膠黏僧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師曰依艸附木道吾不覺失笑師曰傍觀者親夾山便下座請道吾問某甲適來抵對者僧話必有什么不是處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師曰艸賊大敗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師曰家無白澤圖不招如是怪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師曰茫茫者匝地普天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卻往秀州華亭參船子去師曰猶待曉風吹山曰此人如何師曰只是訝郎當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師曰渾身擲上渡頭船吾曰和尚若去須易服裝束師曰情知不是好心山乃散眾易服直造華亭師曰聞說巫山行不易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什麼寺師曰果然猿叫斷腸聲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六六三十六船子曰不似又不似箇甚麼師曰好一撈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七七四十九船子曰甚處學得來師曰殺人刀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終自不慚惶船子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曰活人劍船子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師曰的中紅心山擬開口師曰人急懸梁船子以篙打落水中師曰起死回生見有因山纔上船子又曰道道師曰果然不謬山擬開口子又打師曰矢上更加尖山於此有省乃點頭三下師曰此回方始瞥地船子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師曰釣得了也夾山便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便有食牛氣船子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師曰點鍊成金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傾湫倒嶽來也船子曰釣盡江波金鱗船遇師曰不計功程得便休山乃掩耳師曰俊哉船天下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單明此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鑊頭邊接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師曰也是憐兒不覺醜夾山禮辭頻頻回顧船子遂喚曰闍黎山回首子舉起橈曰汝將謂別有那乃覆船入水而逝師乃頌曰脫盡連纖頭角露翻身踏破水中天錦鱗既獲歸家了捨卻閑身覆卻船者箇公案是盡未來際一切學人起死回生從凡入聖的關要驅悟中迷全彰大用的妙旨山僧故舉來從頭著語復為頌出若是箇皮下有血的衲子一看看破然後將雲峰老漢埋向深坑裏上面更潑一堆屎築千百槌也不為分外如或未然雲峰自成罪過卻怪你諸人不得。

僧問汾陽十智同真旨訣如何師曰不見道要識是非面目現在遂喝一喝僧曰請和尚慈悲逐一答看師曰直教髑髏穿僧問如何是同真十智師曰九九八十一如何是一同一質師曰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如何是二同大事師曰天官頭上花冠子如何是三總同參師曰律管灰飛清光匝地如何是四同真智師曰萬里一條鍊如何是五同遍普師曰桐葉落時天下秋如何是六同具足師曰柳生肘臂茅長當胸如何是七同得失師曰拄杖長七尺如何是八同生殺師曰春生夏長秋熟冬藏如何是九同音吼師曰花紅柳綠善財門如何是十同得人師曰要且不相識師復頌曰翻手作雲覆手雨同真十智為君舉分明面目本無他露出驢唇與馬嘴僧禮拜曰不因紫陌花開早怎得春風下柳條師曰如何是下柳春風僧便喝師打曰夢裏惺惺。

僧問昔日南院問風穴云汝道四料揀料揀何法穴云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為施方便如楔出楔學人今日上來請師料揀師曰慣釣金鰲沉巨浸卻嗟蛙步展泥沙僧曰方便何在師云莫屎沸鳴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雞足山前迦葉定夜深空有月華明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石爛松枯山寂寂路邊樵子語喃喃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侵古渡客宿蘆花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斷橋金鼓花朝夜拂拭焦桐待子期復頌曰細柳營中莫問君月明畫角喜初分靜鞭響徹三更已玉露重添虎帳雲宮漏沉沉紫氣濃五更霜冷浸人風朝臣待曉金階底差與龍顏咫尺逢機到誰分主與賓蟪蛄驅起石麒麟萬年松老無人到挂角羚羊不可尋隱顯全該意氣和相逢俱喜唱巴歌閒聽八拍胡笳裏吹出鄉關夢幾多。

僧問雲門綱宗頌中曰咄咄咄力韋希禪子訝中眉垂者箇頌子竟無啟口處不識是何道理師曰者一首且置餘頌還理會得麼僧曰餘者還得師曰只如末後頌曰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你作麼生會僧擬議師曰又是蚊子上銕牛遂為頌曰咄咄咄四圍八表清風度力韋希擬議之間墮銕圍禪子訝寒山忘卻舊時家中眉垂箇裏冰花發幾回笑我者多知我者少鬥湊將來卻也恰好風雨無端弄曉春殘花落盡無人掃。

示門人語曰吾宗的旨事不尋常如洞山价祖謂曹山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以授汝汝善護持無令斷絕遇真法器方可傳授直須秘密不可彰露恐屬流布喪滅吾宗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辯驗向上人之真偽有三種滲漏直須具眼一見滲漏二情滲漏三語滲漏此是洞山親囑曹山語也今時學此道者不惟具向上機透脫法身者難得即乾慧人亦不多見諸方提持此宗者每見土曠人稀便就機境上接伊學家多是起模畫樣向印板上脫來所以不得光大門風故山僧無時不切切傷懷爾輩幸宜勉旃僧曰如師所述三種滲漏敢望慈悲歡喜法施如何得見不滲漏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拈起南辰打北辰如何得情不滲漏師曰要從凡聖機先舉纔有些毫便著他如何得語不滲漏師曰妙舞自來無著處青

山直得輾為塵復以頌示曰浪潑蘆花懶繫船白雲空蕩水中天東西兩岸無人已援取琵琶去卻絃(見)少小離家不著憂逢場慣喜作風流月明沽得三升酒洗盡平生數丈愁(情)忙殺街頭石敢當東家一事惱人腸夜深走出貓兒了老鼠偷油打破缸(語)。

師舉先雲峰悅禪師曰肇法師道智有窮幽之鑑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古人與麼道也太煞費力爭如諸上座寒即圍爐向火熱即竹林溪畔坐雖然如是我且問你畢竟事作麼生師曰先雲峰只知瞻前不解顧後事有甚麼畢竟不畢竟若果有畢竟事則成知成慮矣據山僧見處只好道箇無事出門忘計較逢人便好笑相酬。

舉先雲峰拈黃檗在南泉會裏為首座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上坐泉見乃問長老什麼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泉便休峰曰從來叢林極有商量或有道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又道南泉有殺虎之威若據與麼說話誠實苦哉殊不知這般老賊有年無德一箇喫飯坐處也不依本分若在翠巖門下說甚麼威音王已前王老師更大直須喫棒了趁出師曰先雲峰可謂善於擒縱者也正是半把琵琶強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舉先雲峰問僧曰古者道剃髮著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閒雜事俱為生死因你等諸人橫擔拄杖撥艸瞻風遶天下行腳還曾踏著田地也無僧無對峰曰虛生浪死漢師曰者老漢平日說禪口轆轤地何得向者僧面前招成死款山僧則不然待僧無對但向道百尺竿頭五兩垂。

舉先雲峰曰祖師道泡幻同無礙云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峰驀拈拄杖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衲僧鼻孔總在者裏又打香臺一下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師曰者箇說話卻有衲僧氣概你諸人且將祖師與先雲峰鼻孔穿作一串挂向當街看是什麼人要。

舉先雲峰曰智門和尚道何物苦求而不得何物不求而自來何物鍊槌打不破何物晝合而夜開若人會得山僧意琉璃殿上長青苔峰曰會麼穿破你觸體搗破你鼻孔師曰智門拈秤弄斗雲峰逐惡隨邪山僧將來束縛他向十字路口使來的往的叱他辱他自今而後更不敢私開行戶。

舉雲門偃和尚示眾曰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仔細檢點將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師曰參玄上士須具參學眼始得不可囫圇地噉將去若只管矇矓矓矓有什麼用要在時中微細檢點看他雲門道光不透脫是病且在我自己分上如何是光如何不得透脫若論一切處不明故是迷境實然是病至如透得一切法空亦為病者猶當細審所言一切法者即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以至五蘊十八界之一切法也既於此諸法透得脫得可謂頭頭上明物物上了便可撒手無依曷得又有隱隱地中之病則此處宜當微細審觀試看隱隱地似有物是什麼光景方為得

旨他又道法身有兩般病此亦可疑據教中道法身無相相既無有病亦曷存他今既說箇坐在法身邊你便好看如何是坐在法身邊的時節如或不然則病復何瘳至若說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亦是病斯可見學道至微而復至險若論透過法身便可於十方世界現全身矣雲門猶云檢點將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此復何言哉大抵學般若人慎毋驕心得少為足古人不是誑謊汝諸人作此檢點無非要使人到大解脫大自在境界中方是受用汝等莫聞如此說話便生艱難退息之想應須加意深窮正如宜僚弄丸久久自然恰好。

舉僧問巖頭古帆未挂時如何頭曰後園驢喫艸又僧問古帆未挂時如何頭曰小魚吞大魚今日設有問雲峰古帆未挂時如何但向道燈盞裏洗澡淨瓶中出沒此三轉語有一轉如還丹藥得之者是聖是凡無不當處解脫有一轉如塗毒鼓得之者是聖是凡無不喪身失命有一轉如天鼓音能使遠者近散者定懶者勤凡者聖只是不得起心湊泊若起心湊泊則病入膏肓。

僧問某甲一事啟請和尚昔日曹山立三種墮開口便道凡情聖見是金鎖玄關直須回互未審如何回互即得不墮師曰汝未問已前早墮了也曰如何是類墮師曰牛頭沒馬頭回曰如何是隨墮師曰愛行柳巷花街裏每見人來乞一文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豐干著出破伽黎曰據師所語皆是墮意某甲要請如何是不墮的義師曰你者尿床鬼子識甚好惡不見曹山道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何得不體取言句以所知心測量聖境你只管要得不墮殊不知鍬圍纏繞百匝千重何時是你出身之日苦哉要知曹山所立墮意乃文殊普賢利生境界豈汝輩所能窺覷今汝如此致問可謂見彈而求鶚炙速退速退僧次日復求三墮頌師即為頌曰頭髮已髻鬆眼睛烏律黑不是拽犁耙便是駝生鍬(類)打起漁陽鼓唱出蓮花樂終朝醉不休翻覆長街臥(隨)珍御慵耽著散步花街裏即逢殿下人不敘臨朝底(尊貴)因僧請益宗旨乃曰吾宗自流東震初無他說惟諸祖以心印心而已如達磨初來此土不立文字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及至末上謂二祖曰自釋迦聖師至般若多羅以及於吾皆傳衣表法傳法留偈吾今授汝衣以表信復付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據偈意便知此土定有五宗之別矣如是次第相傳至六祖後首出青原南嶽為曹洞臨濟之祖其應機垂手處便見腔移調別嗣後馬祖石頭藥山天皇百丈黃檗輩亦皆奮獅子威羅龍打鳳路路轉深是皆由人機漸巧醫不拘方乃因病以診臨時耳豈故欲為此奇言異語而別前諸祖所謂是心是性之道哉正如國家兵器皆不得已而用之也至於五宗開演正挈傍提各擅家聲防邪揀異又非欲各立門戶永異將來斯皆從自己實證中一一拈示與人發向上機各隨施設或語為玄要賓主或示為王子功勳或以圓相呈解或致互換投機或藏身北斗或透露色聲一皆理由神御玄唱玄提意在為一切人解黏去縛敲枷打鎖使其出透玄關不致為悟迷之所籠絡亦如賈

市中鋪頭上羅列鋪置雖各不同而養家益己無二也愚者見謂東家如何長西家如何短是皆不明養家之道妄從施設中作想而亦不深味施設之所由也嗟嗟祖庭秋晚法道淋漓其不為異見分岐是非關鎖者幾稀近時一等學家眼[目*麻]眯地只管分斤析兩有從洞上者便謂我宗綿密而餘宗所不及從濟下者復曰吾宗直捷他家似未能如此者流必是食父母食衣父母衣得現成受用決定不識作養家活計他時異日定賣祖宗田地無疑矣汝輩好心參學幸當各自努力破盡牢關使後生晚進不致墮斯狂解乃為得僧問若論五宗家法如臨濟之全體大用可謂逆浪千尋白波萬頃洞宗之正偏王子賓主功勛亦可謂玉轉珠迴玲瓏活潑雲門有驅雷使電之機為仰亦有贈以黃金餅投之白玉團皆可謂靈鋒落落矣獨法眼宗人謂以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及華嚴六相義以為宗本不識果如是否若然者則較餘宗便落一層矣未審此外別有奇特提持否師曰大凡宗師演唱多是機用臨時乃從無中唱出顯本心源有在體中而彰大用有從用處而顯妙體元無一定死法汝若能融透三界惟心并六相旨訣則無量法門百千妙義靡不具在厥中豈從此外另覓奇特提持哉況三界惟心與六相義原非法眼出自己意欲立為宗本乃因僧請益則法眼為之頌出人天眼目中具載詳明歷歷可據豈可卜聽虛聲便為準的而妄擬先聖耶且今欲圓會五宗苦心力任親見五家宗祖於杖頭拂下出沒縱橫者無多即本宗堂奧中家話尚是支吾籠侖況其餘者耶據汝所問只知法眼宗中有三界惟心與六相義而已故不知有奇特提持如僧問法眼聲色二字如何透得法眼召大眾曰諸上座且道者僧還透得也未若會得者僧問處要透聲色也不難恁般說話你且道還是答他問話耶還是越格提持耶於此會得又豈止逆浪千尋珠迴玉轉以致投之白玉團而已也又不聞法眼宗要云一直收不得萬類莫能該蚊子生頭角泥鰍上五臺試看是何等作略所謂善言者言滿天下無口過若只是依語生解則并前諸家語要總是一場拖白宗旨曷有焉僧即唯唯而退師因是作五宗家風頌頌曰有時借得東風令父子牽牛火裏耕脅下書名誰解識田中人數子分明機輪暗合投賓主體用潛施活眼睛睡起教兒原夢了動人春色綠盈盈(為仰)白晝長空忽掣電青天霹靂頂門來群狐路絕金毛吼石火敲空玉練開縱奪機靈光不夜冤家路絕活先埋吹毛用到猶嫌鈍玄要中分妙辯才(臨濟)木人手執夜明符玉鼎香生似有無禁殿亦能同御枕深宮不獨鎖冰壺龍吟枯木花開早鳳翥長空月尚孤要得君臣論化日珠簾倒挂上茆廬(曹洞)由來八面展鎗旗活捉生擒上上機北斗深藏何處覓南山虎猛不堪持送人直下千重井示相多吟一字詩扇子忽然[跳-兆+孛]跳起盆傾驟雨打丹墀(雲門)團圞金彈輕拋出萬象之中獨露身山色溪光渾是舌填溝塞壑不為塵泥鯁自解翻筋斗蚊子都來咬鋏輪閑把一枝無孔笛為君奏出九霄人(法眼)。

舉玄沙示眾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曰玄沙不唯自病而復病人可惜當時不遇盧醫雲峰若在但向道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管教伊渾身安樂。

舉洞山曰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旛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獼猴夜播錢道吾曰老僧則不然三面鰲奴腳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師唾一唾曰氣息逼人何不道桃萼粧成西子面綠楊垂作美人肩昨朝寒食爨薪火燒出古塚頭趙五張三箇箇都來索紙錢。

如意銘箇是天然無造作靈根突出群芳愕蕭疏孤影勢撐天乾坤瞥轉機輪大傲霜寒猶珍恪脫盡繁柯只者箇芳叢斂艷雪華妍靈鳥何曾容倚著拾將來掌中搏頓使山河盡寥廓卓出當陽展大機任是英鸞慵肯諾論神通語謀略四七二三皆不若殺活潛行冷眼看衲僧由此成關鑰絕功勳無倚託縱橫妙用空靈魄度刃奔流向上施聖凡情解空圖度瘦藤枝鋒凜鐔走象奔龍忘規模山農只獨掣風狂倒弄橫拈輪自樂沒知音且高閣挂向林泉也不惡任渠日炙與霜蒸免使時人亂穿鑿。

頻吉祥禪師語錄卷第十終

機緣

僧參。師曰。覲面相呈事若何。僧便作掌勢。師曰。此猶是第二機。僧禮拜。師與一掌。僧曰。此是第一第二。師便歸方丈。問僧。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什麼處。僧曰。遍界不曾藏。師曰。你因甚向廚房裏偷飯喫。僧無話。師便打。

問僧。那裏來。僧曰。採藥來。師曰。盡大地都是藥。你向什麼處採。僧舉藥。師曰。殺人的活人的。僧無語。師曰。黃連苦不教苦。

芭蕉大師過訪。值師作務。蕉曰。客至為甚不接。師以斧作砍勢。蕉便引頸。師曰。降將不斬。蕉打一扇曰。遲了八刻。師遂揖曰。喏。

師坐次。一僧近前作禮。師曰。阿誰是你自己。僧曰。體露堂堂。師曰。父母未生前。僧曰。昨日好雨。師曰。昨日雨今朝晴。意旨如何。僧曰。莫瞞學人好。師轉身向露柱低聲語。復顧僧曰。你且道說箇什麼。僧擬議。師直打出。

僧問。覲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鐘聲咬破七條衣。

師山行次。拈一枝花謂侍僧曰。喚作花即瞎卻你眼。不喚作花即塞卻你喉。作麼生道得。僧無語。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漚。

竺雲菴主請齋。師語金居士曰。今日可與你赴齋去。士曰。我不去。師曰。古人道。一人所在也須到。半人所在也須到。者裏為什麼不去。士曰。若論者裏。千聖出頭亦不曾踏破。師曰。既是千聖不曾踏破。今日因甚卻請客。士曰。從他弄盡竿頭線。不犯清波意自殊。師曰。且與一頓。士曰。諾。

師送亡僧歸。麗嚴問。今日亡僧有龕子麼。師曰。盡大地是他箇龕子。嚴曰。虧了眾人扛。師曰。只少了你一箇著力的。嚴曰。和尚不記得那。師曰。你只是說夢。

師喫藕次。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藕。僧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且得喫茶。

雪日送亡僧歸。師問。亡僧遷化後畢竟向什麼處去。古帆曰。大地一片白。麗嚴曰。古路銕蛇橫。師曰。今日天寒。看你們一總縮手縮腳。

師在別天頂修山次。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江南酒美。曰。磨後如何。師曰。塞北風寒。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以手指

曰。那邊更與我修開些。僧作禮。師曰。險。

師在火爐頭問僧曰。前面一團猛火。後有無底深坑。左是銀山右是鍔壁。作麼生出得。僧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且喜沒交涉。僧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曰。轉見不堪。僧打破茶罐便行。師曰。更是好笑。僧舉前語問。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伶俐衲僧。僧乃作禮。

僧參。師曰。火雲飄緲。你因甚拋家失業。僧曰。和尚那裏見得。師曰。許久不見。可惜沒了半邊鼻孔。僧曰。甚處得者消息來。師以手指曰。甕。

問僧那裏來。僧曰。岐山。師曰。岐山和尚因什騎著聖僧入泥犁地獄去。僧曰。和尚又來亂統。師顧知客曰。者僧遠來。且向客位安排。

僧問。盡大地是箇火坑。向什麼處迴避。師曰。向火坑裏迴避。僧曰。如何是無火坑處。師曰。盡大地是箇火坑。

師從僧堂前過。見僧曰。作麼。僧曰。作麼。師曰。走卻主人公也。僧敲禪板三下。師曰。認奴作郎。僧又敲禪板三下。師曰。兔子何曾離舊窠。僧乃歸堂。師撫掌大笑歸方丈。有僧問。和尚笑什麼。師曰。山僧適來法戰一上。僧曰。還得勝麼。師曰。不得勝。僧曰。此後更不可東語西話。師厲聲曰。我只望你相助。返來挫折我。其僧面熱。師又撫掌大笑。

師問僧曰。你我燒作一堆灰。向什麼處相見。僧將燈籠安師前。師便踢卻。曰。畢竟作麼生相見。僧復安燈籠於舊處。師曰。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又僧禮拜了歸位。師曰。屋裏販楊州。師復顧一僧曰。卻許你道得一句。僧纔出。師便歸方丈。

師一日堂中坐。忽撫掌大笑曰。我悟也我悟也。一僧將師推倒曰。看者老漢悟箇什麼。師起身撫掌曰。雲峰今日失利。忽搗住一僧曰。我適被者僧打。你因甚不來相救。僧擬開口。師連掌打下。師問霽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你作麼生會。峰禮拜了。以師鞋拂兩拂。師曰。趙州無字意作麼生。峰以衣抖擻曰。衣袖長的長短的短。師曰。你會得炙豬左膊意那。峰即拂袖而出。師曰。放你三十棒。

一日有沙彌報曰。常住死了一頭牛。師問曰。山前一片田地。全仗者一頭牛。今日死了。且道者片田地壑誰耕鑿。眾下語不契。師代曰。家破從教四壁空。

雪日垂問。雪覆千山。為什麼孤峰不白。一僧曰。父少兒子老。師展兩手曰。舉世所不信。眾請代語。師曰。石女不登機。暗室無人掃。

師赴齋歸。問。今日途中遇一懷胎石女。且問你諸人。既是石女。因甚得懷胎。眾下語不契。有僧隨入方丈問。既是石女因甚得懷胎。師曰。我今日受筠坪請來。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師曰。樵人迷古路。漁父鎖孤舟。僧喝一喝曰。生下了也。師曰。名甚麼。僧擬議。師直打出方丈。

僧參。師問。即今處處安禪結制。你因甚猶在途路上走。僧擬開口。師便喝。僧畫一圓相托呈。師噓兩噓。僧作禮。師直與一踏。僧參。問春來處處垂楊柳。夏日炎炎火逆流。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山僧住持事繁。僧曰。透體寒風無處避。請師直接白牛車。師曰。向你道沒閑工。僧曰。果然不謬。師曰。烏龜陸地弄塵行。師一日看弄獅子。僧問。既是金毛獅子。因甚不解咬人。師曰。道什麼。僧擬議。師曰。是什麼蝦蟆聲蚯蚓聲。一步雖活兩步即死。一僧侍立次。師指案上觀音曰。者是什麼。僧不語。師曰。此是閻羅大王。你將來要向他手裏討鉢棒喫。僧作色曰。善知識要願人如此。師笑曰。南無觀世音。山僧罪過。

師在廊下見一僧。拈起蘿蔔問曰。你道鎮州的是雲峰的是。僧曰。總不是。師遂與僧。僧接得。師曰。你喫也死不喫也死。僧即打一掌。師便低頭歸方丈。

師一日喫飯次。忽曰。你看伊喫一口飯做出幾般伎倆。遂問眾曰。且道是那一箇。一僧曰。更問阿誰。一僧云。賊不入慎家之門。一僧曰。家無小子不成。師曰。你者一隊依艸附木的精靈。一總未在。師代曰。七棒打十三。

師一日捏住虱子曰。釋迦老子即今在山僧手裏。教他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僧曰。某甲代他人涅槃堂去。師正色曰。苦殺你。師代曰。略較些子。

登廁逢一僧。師曰。廁坑頭蟲子具足三十二相。只有肉髻光中不具化佛。其僧無語。師代曰。屎臭氣。

廚下問一僧。寒山在麼。僧曰在。師曰。拾得在麼。僧曰在。師曰。他二人因甚不識文殊。僧曰。識得即禍生。師不肯。僧請代語。師曰。瞎復。徵曰。你且道是寒山瞎拾得瞎。僧曰。兩箇。師曰。三箇也有。

鋤土次。僧問。鋤頭下還具三德也無。師曰具。曰如何是法身德。師舉起鑊頭。曰如何是般若德。師拈起鑊頭便鋤。曰如何是解脫德。師擲下鑊頭便歸方丈。少間復問僧曰。我適來與麼道。你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會得也是無端。

師一日在方丈驟步經行。問侍者曰。你會麼。侍者不語。師以腳踏方磚曰。者是寶森佛國。者是阿閼佛國。者是蓮花勝幢世界。者是種種光明世界。者曰。方丈又在什麼處。師曰。在方丈裏。者曰。

和尚即今在那箇世界裏。師曰。你時常隨著和尚。竟不曉得在那箇世界裏。者無語。

師至桃花函素問。舉眼俱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和尚因什麼得到者裏。師曰。特與你一面。素曰。多蒙和尚屈尊就卑。師曰莫客氣。素遂作禮。師亦作禮。師室中晏坐。舒谷入。師曰。如何是正位。谷即禮拜側立。師曰。如何是正位中人。谷拂袖便出。師曰。饒你與麼地猶較山僧百步。

朝野再參。師曰。如何是歸家一句。野曰。已拜過了。師曰。只拾得半箇鼻孔。野曰。和尚瞞別人即得。師曰。西山長老向你道什麼。野曰。多致意和尚。師曰。你又來瞞我。野曰卻實的。師笑曰。抽衣去。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因甚百鳥銜花。師曰。天王著出寶華冠。曰。後杳無消息。師曰。艸鞋公子赤腳走。

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雲在嶺頭閒不徹。僧曰。罔明是初地菩薩。為什麼卻出得。師曰。水流澗底大忙生。師曰。何不更進語。僧無對。師曰女子不得定卻許你得。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山僧自小不曾讀書。

問僧。我昨日喚你你總不應。想是心裏有些煩惱。僧云。竟不曾聞和尚喚。師曰。你煩惱未醒在。

新到參。師曰。那裏來。僧曰。江西。師曰。過江時有舟麼。僧曰。遇舟過舟。遇水過水。師曰。過水莫不打濕腳。僧曰。和尚是什麼語話。師曰。真箇的。

問僧那裏來。僧曰西山來。師曰。西山東嶺青。意旨如何。僧曰某甲不會。師曰。又道西山來。僧曰。初參。師曰。不但初參亦是浪走。

問僧那裏來。曰九疑來。師曰。彼中有箇不疑的山。你還到麼。僧曰不會。師曰。果是九疑僧。

師問僧那裏來。僧曰神鼎。師指香爐曰。何似者箇。僧曰。某甲實從神鼎來。師曰。驢前馬後漢出去。

師一日與古帆過渡曰。今日須是你作渡子。帆曰。請和尚坐。師曰。別道一轉語來。帆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師曰。古帆未挂時如何。帆拈篙曰。竿頭絲線從他弄。師曰放汝一撓。帆曰莫犯清波好。師曰。咦。真箇那。

師問僧。你是何處人。僧曰閩中。師曰。你不打鄉談便好。僧曰。某甲並無鄉談。師曰。你只是誑老僧。

又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翠巖來。師曰。翠巖眉毛生也未。僧曰不會。師曰。大清國裏覓箇不會的也難得。

師舉洞山寒暑因緣。淡峰請代語。師曰。你今日輪牌炒栗。峰曰是。師曰火放小些。峰不領。師指爐曰。香都燒完了。峰便添香。師曰。欠伶俐在。

淡峰問。如何是雲巖境。師曰。修江清淺碧。鳳巘古松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不作煙霞色。仍有白雲心。乾菴參。師問何方發足。菴曰黃龍。師曰見龍麼。菴便喝。師曰。龍又不見叫喚作麼。菴曰親見和尚。師曰兩重公案。

三僧參。師曰。三人同行必有一智。誰是其人。一僧曰。不敢妄抵對和尚。師曰不是。問第二僧你是智者麼。僧便喝。師搖手曰亦不是。第三位便作禮。師曰。你卻妥當。教侍者點碗茶來。

師問僧甚處來。僧曰法昌。師曰。我聞你被渡子打落水裏。僧曰不曾。師曰。喪身失命也不知。

師一日室中宴坐。僧入室作禮。師不顧。僧侍立少頃。師亦不顧。僧復作禮。師又不顧。僧便出。師喚回曰。你來作什麼。僧曰看看和尚。師曰無你趨步處。僧曰得與麼幽深。師曰。跨鰲亭上萬萬千千。

僧問。學人只是不得穩當。師曰過者邊來。僧從東過西立。師曰多少穩當。僧大笑而出。師曰。二十年後更是好笑。

全雲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什麼處。師曰。今日天晴好晒谷。雲曰。下雨時如何。師打曰。只向黑地裏躲跟。

師一日舉大隨覆龜問淡峰。你作麼生會。峰曰。大隨到者裏也會不得。師曰。莫牽孃待爺好。峰曰。未審和尚尊意如何。師出舌曰。待舌上生毛即向你道。峰曰舌上生毛也。師曰道什麼。峰擬議。師便打。

師一日問友嵩曰。你好去牧牛。嵩曰。時清休唱太平歌。師曰。只為多了者一語。嵩曰。和尚也多了者一問。師曰。又來亂統。嵩曰。且喜不犯他苗稼。師作色曰。業障。水杓也不挂起。嵩擬議。師便打。嵩禮拜起大笑曰。得恁麼險。師曰噯。

師問僧那裏來。僧曰廬山。師曰。五老峰為你得徹困。僧曰不會。師曰。辜恩負德漢出去。

浴日再參。問。寶鏡重輝照破從前舊案。烏藤倒卓撥轉向上機輪。只如六爻未動已前。請師一接。師曰。昨夜三更月到窗。浴曰。瞬目揚眉已落時機。師便喝。浴曰。者猶是和尚平日作用。畢竟如何是雲巖新機。師曰。你看老僧眉毛還在麼。浴曰。幾不問過。師又喝。浴曰某甲罪過。師曰。遠來且喫一頓。

載昇行腳歸。參次。打○以手托呈曰。千里歸來呈舊面。師曰。猶有者箇在。昇放下手曰。別轉機輪又若何。師曰。勘破了也。昇曰。如何是寶鏡堂前風韻別。師曰。八角磨盤空裏走。昇曰。作麼

生是月明簾外古嘉聲。師曰。修水風光舊日長。昇曰。恁麼則頂天履地去也。師便打。昇便喝。師曰。山僧退身有分。

別瀾再參。問。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未審如何行履。師曰。蘆花兩岸白。江水一天秋。瀾曰。與麼則杖頭撥出人天眼。喝下掀翻佛祖機。師曰。未跨錢塘江一句。你試道看。瀾禮拜。師曰。太煞囊藏。

師問僧那裏來。僧曰普陀。師曰幾時離彼。僧曰春間。師曰。來時大士在什麼處。僧曰歷歷分明。師曰。你道什麼。僧曰早道了也。師曰。數千里費卻許多艸鞋。僧曰。和尚莫不承當。師曰。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

僧問。向上宗乘即不問。三玄三要請師宣。師曰。陳年滯貨不相干。曰。如何是第一玄。師卓杖曰。拄杖風光直插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左卓曰。通身手眼從君試。曰。如何是第三玄。師右卓曰。而今為汝通一線。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橫按拄杖曰。莫向者裏討。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拈起拄杖曰。知君不得妙。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擲下拄杖曰。全身入荒艸。僧作禮。師曰。領得去麼。僧曰。領不得。師曰。者一頓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僧問。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山總不知。未審此意如何。師搖手曰。他父子家事不必論量。僧曰。和尚且莫詐明頭。師曰。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

僧問。三不是畢竟是箇什麼。師展開扇曰。黃庭經字真果好看。僧曰。我不看字。師打一扇曰。雲巖今日失利。

師與浴日遊抱子石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者裏為什麼到不得。浴曰。誰是不到者。師曰。幾不問過。友嵩問。善知識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入。嵩曰。善知識如何也入地獄。師曰。知恩者少。師一日與躍峰載昇別瀾淡峰諸子。于法昌路次。聞鷓鴣聲問。鷓鴣啼在深花裏。于三句內且道是那一句。昇曰。看腳下。瀾曰。且莫亂道。峰曰。莫教外人知。峰曰。總是道聽途說。師曰。總來喫棒。

師問友嵩曰。我每日波波挈挈。為著阿誰。嵩曰。老不歇心。師曰。一總沒人情。嵩曰。若有人情轉見禍事。師曰。怎消得。怎消得。嵩作禮。師便打。

僧問。山花開似錦。梅雨落如絲。如何是龍華境。師曰。松濤十里吼如雷。曰。高踞獅王座。同歸不二門。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非聖非凡。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如何是人中意。師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

東霽再參。師問。從先驗過的不必拈出。試與我道箇新鮮句。霽曰。今日親見弁山。師曰。無你著眼處。霽一喝。師曰。你南詢一

轉。幾多知識有鼻孔。幾多知識無鼻孔。霽曰。天上天下。師曰。你的鼻孔因甚不見。霽曰。瞞和尚不得。師曰。猶是昔時人。霽又喝。師曰。果然。

僧問。佛法遍在一切處。因甚大通智勝佛法不現前。師曰。眼上不栽眉。曰。參禪學道。貴乎妙悟。因甚趙州又道。悟之一字直須吐卻。師曰。耳裏不著水。曰。獨羨追風駿不羈。迅然一吸空千里。師曰。晴空雖是無雲染。分付行人莫妄窺。

僧問。如何是無生第一義。師曰。崑崙騎大象。曰。向上一竅。千聖不明。世尊陞座。因甚文殊獨覺。師曰。葉落知秋。曰。正是時節。師便打。曰。錦上更添花。師曰。屈棒也有人喫。

僧問。大唐國裏行令。長安路上藏兵。即今天下太平。請師密示。師曰。新晴正喜鷓鴣啼。

僧問。長慶因僧問如何是合聖之言。慶曰山僧被者一問。直得口似匾擔。今日有人問如何指示。師曰。老僧口不在者裏。僧曰。恁麼則鍊蛇橫古路。師曰。石虎吼當陽你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有佛處不得住。師曰。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曰。如何是無佛處急走過。師曰。不萌艸裏有虺蛇。曰。只如有無俱不立。佛在什麼處。師曰。交秋來已一月了。

僧問。如何是海底泥牛銜月走。師曰。秋空萬頃芙蓉國。曰。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師曰。暮雨千家薜荔村。曰。如何是鍊蛇鑽入金剛眼。師曰。古井夜深殘月曉。曰。如何是崑崙騎象驚驚牽。師曰。寒光直射斗牛前。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師有活人機。師曰。可惜許。

僧問。黃閣簾垂紫羅帳合。正恁麼時。觀聽有所不及。言詮有所不到。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師曰。未問已前薦去。曰。夾山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即今善法堂中。如何唱和。師曰。迢迢空劫無人到。

僧問。承師有言。欲跳萬丈龍門。須一聲霹靂。昨夜電掣雷奔。因甚又有金鱗燒卻尾。師曰。九九還成一。曰。猶是徒遭點額。師打曰。猶少棒在。曰。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出畫堂前。師曰。大熱鬧生。

垂問

雲峰垂問六則

雲峰路坦平。到者裏為甚不登頂。
既居佛國寺裏。皆是補處一生。如何又要結制打七。

珍珠峰與鎖翠巖。昨夜怎麼鑽入蟪蛄眼裏。
六角亭邊垂蘿石下。且道還具向上事也無。
祝融峰上生雲。因甚東山江底水漲。
流雲石生煙。定知天將有雨。未審流雲石得何三昧。

南嶽垂問三則

七十二峰千巖萬壑。無一不為老衲棲真。作麼生祝融峰頂倒卻三間石殿。
石頭一路危磴千尋。登陟者孰不膽喪魂飛。及至到了。依舊風清月白塔幢高豎。還有不由斯道。得瞻遷祖面貌者麼。
會仙橋棋盤內有一著子。自古今來歷覽者皆奇名碩德。何故無一人動著。

廬山雲中寺垂問四則

日日寒風朝朝瀟雨則且置。只如今早。帝釋宮中大鬧。未審有什麼事不分曉。
禪師家動輒威音前空劫外。總是兔子喫牛奶。如今張眼吐舌試與我拈出一機看。
秋乃天之肅殺萬木委瘁。如何萊菔偏盛木樨偏香。
立冬後。天氣上升地氣下降。水始冰地始凍。既是陰陽各住自位。且道五老峰從何建立。

雲巖法堂垂問八則

石潤原含玉。礦異自生金。雲巖裏高懸寶鏡。且道其中事作麼生。
市廛中垂手鬧。籃裏藏身正好。朝三千暮八百。未審此人過在什麼處。
衙裏梆聲寺中板響。且道的的意在那一邊。
寶鏡池清光可掬。因甚有許多泥豬癩狗。
金龜塔據鳳凰峰。作麼生道箇無賓主句。
山門前屠豬。佛殿裏誦經。如何得不涉凡聖去。
衲僧家七縱八橫。津陽渡為什麼過不得。
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何故來鳳菴呼召不應。

方丈前垂問四則

參學人先須知有自己。只如擔囊負鉢的還是自己麼。
威音王已前猶是兒孫。如何是父父的面目。
識得父父更須知出身有路。作麼生是出身一路。
既出身了。便須向萬紫千紅處跨步。只如荊棘林中如何著腳。
修彌勒殿。師垂問曰。彌勒布袋裏七珍八寶無不具足。因甚要用諸
人資藉。眾下語畢。別岸曰。何妨錦上添花。師便歸方丈。
修晟祖塔畢。上供禮拜起。遂問眾曰。祖師即今在什麼處。浴曰
曰。不犯當今諱。郢雪禮拜了歸眾。弘徹曰。從來道不出。引衢
曰。本欲抵對恐屬染污。乾菴曰。和尚瞞某甲不得。瞿門曰。知恩
者少。淡峰曰。深宮引不出。禪隱曰。夜明簾外無私照。金殿重重
顯至尊。全雲曰。鳳嶺白雲籠。崔嵬不露頂。師曰。總未見祖師
在。拽拄杖便歸。

龍華垂問六則

正中亭放下的總是客作漢。如何是到家消息。
弁山門首有箇不跨石門句。作麼生道。
既入龍華會裏。即當授記居灌頂位。因甚麼尚紆疑悔。
太湖三萬六千頃。波浪滔天。是什麼人制得。
象王峰坐斷古今。為什麼花石溪中長流不息。
明月堂前。怎生是轉身就父句。
頻吉祥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讚

水月像

坐水月光輪。演無聲妙義。謂是我師釋迦尊。龜毛穿卻虛空鼻。
咦。君好記。有利無利聽行市。
通身是水通身月。萬象森羅俱照徹。分明不是那邊人。漫謂當初
有賢劫。

普賢洗象圖

心存物表。跡寄空山。閑殺石頭流水。綠餘古木蒼煙。者一段山
情。只好借窮苔帚洗洗皮頑。

大士像如居士形手提數珠飄然海岸之上

瞿鶴兮爾形。潛龍兮爾神。行行止止。寂寂惺惺。獨來往無古
今。手中輪出金剛珠。腳頭踏斷水流聲。要相逢的是那一個人。

一夕經行月下清光如洗師興起炙燈書大士於竹林中足雙趺
經一函

一帙經。數竿竹。清風為樂。清籟為曲。記之有餘。擬之不足。
爾為大[穴/疑]納千身。余曰太倉盈一粟。

有幅甚小師寫童男像高二寸許與數童子於河渚上聚沙為戲
下有數船張帆於岸

清嘯玄談。是同道客。不善華言。聚沙為舌。問操舟君。你何時
轉棹蘆花北。為我寄言震旦。書生側執柯。伐柯是何軌則。

睡像

我嘗聞菩薩。善住真三昧。曷為不自持。鎮日齁齁睡。呀。著甚來由。熟處忘秋。貧窮兮受樂。富貴兮耽憂。一任俺橫眠倒臥白雲頭。入岫的且去。倦飛的不留。又誰放又誰收。管甚清幽。

大士焚香坐誦經童子侍於右

二聖獲矣。三用發矣。根塵脫而妙應周矣。胡為乎。喃喃然唇不息哉。噫嘻。小子進焉閉汝喙矣。越百世而大聖出焉。方為旦暮遇矣。

魚籃

為此一鱗。途勞步步。賣盡長街。價酬不足一文。千百文燕金與卞璞蘆花叢。月色浸古渡。死貓頭不在生藥舖。何時撞著謝家郎。教余兩手親分付。

自在

誰謂闐寂兮。千峰獨露。誰謂默然兮。萬籟俱譁。啼斷鷓鴣意不在畚。香郁寒梅嗅者空嗟曲。彎彎兮瓠子。直隴侗兮冬瓜。冷冷一天新月斜。白雲流水蓄生涯。卻憐伊古渡橫槎。繁光冷鑪篆隳。古路迢迢到者誰。勿忘柳綠蒼松裏。歲歲逢春叫子規。

立江頭

青山潑黛綠水添藍。怪石粼粼擬來不堪。暑朝憐薊北。雪夜憶江南。到今朝。一陣晴嵐莫錯過。燕語喃喃在綠溪灣。

普光尼名弘壽者就生日覓像余諾之

今日方生其形始構。人謂是四大合成。我只用兩般成就。世間無限好男兒。幾能如法瞻。依似他弘壽。

號半逸者就問心齋求白衣像

雅淡梳粧。衣片片白。骨玉肌冰。中天寥廓。或大開東閣。走東鄰坐西舍。家家伴客。或靜倚閒庭。香一爐水一盞。受些澹泊。

儘著君幾度瞻。便不奈我一箇口默。

文學求嗣請送子像

手中兒甚處得來。身上衣不立纖埃。有時沙汰拋向水中去。有時嗣續又向腹中懷。因地一聲萬象回。秋飄桂子。春弄寒梅。

乘獅子

本遊諸國土。跏趺坐三昧。行坐兩俱融。誠然觀自在。手中物要與阿誰。師子威虛空粉碎。不說真觀清淨觀。只此亦教通人愛。

羅漢

嗜寂耽空。論真論照。了本無生。千華競曜。都謂汝遊戲三昧神通。豈識君萬疊峰巒峻峭。說什麼生死牢關。說什麼塵勞窈窕。入水火風是我本有。制毒鬼神乃吾家教。叱破天關第一重。含元殿合君臣妙。檢點從頭笑不休。千年滯貨誰家要。

又

法印久修無量劫。菩提早已證斯名。為捐塵際鄰虛影。故學聲聞示小乘。入水入泥天上下。或凡或聖我曷憑。花間露下閒如戲。月皎風清誦若僧。寂滅致成三界幻。神通具與萬機騰。林穿海度原非想。火現風呈實不曾。百億須彌投足下。十千三昧任緣稱。既從感入千江影。一任橫描倒摸成。

雲門湛祖

倒卓石傘峰。塞斷古今一路。放開若耶河。漲出青原萬派。不起定而遍遊諸國。不動聲而普聞天下。無端移影人問。致使小孫圖畫。謂是吾祖形儀。究竟與他不備。

弁山瑞師翁

虛空大箇身比量不成。廣長相的舌盡說難全。既不欣弁峰奴呼十地。又豈羨百丈婢使三賢。愛只愛末上花梢月更圓。寒光遍耀滿人天。萬年鶴宿高枝已。剩水殘山夕照邊。

荊峰無學和尚

法幢建處棋布星分。衣鉢傳來蜂屯蟻聚。兩浙三吳仰不盡荆紫之風。此界他方學不了無學之妙。五十三年獨養機。箇是師翁真秘要。為其不捨願調生。復寄音書來鳥道。

雲巖睦堂老人

欲語師德。古今無並。脅不至席。神鬼欽敬。欲語師行。寰宇俱稱。名藍九徙。金碧交騰。殺活權衡祖佛機。象走龍奔皆餘伎。要知南不相耳北不相鼻。俱惟瞻師容。有口只挂壁。

又

起阿逸多之先。出老瞿曇之後。逆洞流二十九儘無文寶印。刺金針百萬億人四生乞命。運機輪而有準。豁群迷於不盡。皆非不肖所屈膝。而服膺獨愛渠。若仍芳兮夏仍黃。隆隆鼻孔亦昂藏。胸涵萬斛滄浪水。流得支那處處香。

獅峰浮木和尚

盡虛空為形。總滄海為量。雙眉卓絕妙高王。片舌撩雲空蕩蕩。愛放烏雞啄雪。慣使巴蛇吞象。一生獨鎮獅峰。直使百川倒障。而今展示於人。咦。即此更無他樣。

湘翁和尚

麟角方生觸殺萬仞峰頭。壁觀叟爪牙纔露欣逢夜。合山前蒲艸仙。生銕舌頭撩空古今話柄。純金鋪子收窮瑣碎諸方。屠龍伎取伊肝腦。放雀手慣絡飛鳶。清祖憲條章理櫟園瓜瓞。豎法幢於三吳兩浙。賑狂子於秋艸垂年。唯其坐鎮龍華萬指爭妍。且聽伊震旦聲傳。榜樣百世人天。

蒲菴金蓮師太

真不掩偽認空裏。漚花著想曲非藏。直求水中雲影尋商。一機突露兮金蓮已現。十分肯肖兮情調全彰。吾豈敢云戒珠晃朗德業芬芳。而今落得眼蒼蒼。珠輪百八歲朝忘。若非阿母生來面。定是東山水上行。

歲舟和尚

身瘦如藤眼活如電。瞿曇嫌伊惡潑。彌勒喜渠剛德。垂手時寸刃不施。平實處別有方便。回生起死下頂門針。馬隊驢群添諸生面。閑來坐看魯山雲。塞斷東流倒捲。

自像(雲峰常住)

咄。主人公何不應。賊身已露不必逃遁。我看你四十七年中。做處卻有許多毛病。雲峰二十載[竺-二+欺]土揚塵刮。虛空背上龜毛支那。大半世造精作怪。竊無影樹頭雲。聽借青天以作別天。即佛令而行祖令養。親於留雲石下蒲葉。披離放憨於了夢。巖頭癡苔尚潤你。今朝者般模樣。也要受人禮敬。我但逢人為舉揚。且不管你是凡是聖。

乘獅子(雲峰方丈)

獅子與渠分明兩箇。添得奇松碧竇斑剝。水墨渾身儘可留。幸然莫把風吹破。

又(漚度人請)

是甚麼魔王教你出家。是何等野鬼教你行腳。憑空撞入闡提門。盡底傾來俱是錯。不唯教壞自家人。帶累一夥沒頭腦的。不走江西走南嶽。

又(天寄倪請)

生緣楚澤黃州子。幼小何曾學讀書。蓄得烏藤長七尺。祝倪天寄上匡廬。

又(霽峰然請)

春標嫩蕊花如玉。秋老蒼梧葉似金。幾點淡煙籠翠竹。一天明月到峰青。相識者雖滿天下。知心的能有幾人。

又(載昇遐請)

虛空落落。秋水澄澄。只此即是破落村僧。無端遺下影子。妄謂別有奇能。而不知擲卻了芭蕉拄杖。捏碎著五位三乘。如今被人把住。要教起死回生。咦。待異日遐昇。看宇宙內載有伊人。

又(引衢歸請)

引汝上衢來。老僧有秘要。生平腸肚無城府。萬疊峰巒都踏到。不騎三腳驢。懶唱招魂調。十世古今趁不上彼風流。一任腳下兒孫圖形寫照。

又(浴日能請)

德能浴日還吾子。學不超方是老儂。一等青從藍裏出。讓余此際髮鬢鬆。咄。不啞不聾。做不得你阿家翁。

又(別淵泓請)

面上無血。眼裏有珠。不學魯祖。一嘿不肯。洞山逢渠。脫空謾語誑他人。必定墮類馬驢。幸一泓湘水波瀾別出。落得老頭陀。以全牛餌向其中出沒卷舒。

又(友嵩繼請)

老漢無恩於你。何須寫照傳形。雲峰打脫你齒。天坪換卻你心。雲巖要你吸盡西江。弁山使你倒翻東海。十餘年不令作佛作祖。四五處只管為翰為屏。汝之所鍾。謂山僧瀟灑問放。可憑可仗。友松友月友清風。想伊不在秋江上。

又(淡峰奇請)

氣溶溶清風可尚。心寂寂白雲出嶂。九節腸搜來有嗔有喜。五腑內疊開無嫉無謗。奇子十年彷彿。其丰範百折挫。而浩然肯放已矣哉。即此於寶鏡堂前可珍可望。

又(別岸超請)

我生來性多散誕。似虛舟隨流別岸。既無窠窟與人尋。豈受法執羈絆。若謂大事因緣。不必從他打算。

又(全濟南請)

箇漢生平沒伎倆。有口只解將空噏。一條拄杖任縱橫。多少英靈難透網。試問全雲徒。可想不可想。若道是洞上三十世吉祥。僧此處無銀三十兩。

又(乾菴悟請)

若是雲巖。以我為誰。若非雲巖。用此何為。除卻是非形影外。乾菴於此最心知。

又(履雲福請)

雲從龍風從虎。三場九載他不如汝。頂門頭一句子。匙挑不上。實行深修處。甜瓜不苦。喫了多少辣棒羈拳。曲成著法堂前步武。咄。你要將者漢展示於人。燒香時好生看取。

又(與菴修請)

好笑修禪。自無巴鼻。浪聞人語。尋余吐氣。直上匡廬最上峰。參得老僧第一義。待人雲巖。幾喫老僧羈拳大棒。而今吸盡西江一肚皮冷氣。難讓把老僧來高懸壁上。我也只得隨其處分。聽其收放。

又(碧崖光請)

學我者拙。似我者非。大火聚中。寧容蚊蚋雲無心出。岫鳥倦矣知歸。到不若向碧崖前。半掩其扉。

又(魯山寤請)

魯山峻且高。寄室雲巖裏。雲巖深且窮落落。曷為擬事不如稷。契巧乏孫吳。比煉五色石。不為補天截蝸牛角。情因藏岳。噫。

突然影落閑房。究竟渠還是己。

又(鄧雪亮請)

郢中雪露出一班曉嶂。聽孤風又豈翅流聲。萬丈碧粼粼霜花滿障。忽添箇老山翁。髭鬚浩放。人謂是亮座主。盤石孤撐。竟不想伊是聽雲和尚。

又(弘徹唯請)

怪生一隻白拈手。正晝攫金不顧人。黑漆竹篴揮似劍。斷伊性命弗生嗔。唯渠大徹證爾全真。使愚者智迷者醒。積怨人間三十載。到今朝剩此閑身。

又(躍麟度請)

面上無光因老至。腳頭有路被名牽。唯輸補綴虛空手。每著人誣罵白拈。噫。你也賊污。伊把淡影斯傳。

又

法門冤孽洞宗游滑。魔魅幾多人。恨不曾打殺。無端有箇阿師。謂其得授衣法。每把梅檀細細燒。但思恩怨如何答。

又(慈光禪請)

有水還存月。無空不露天。十年磨一劍。不為剿狐禪。鼻泥無師肯斲。郢手覓且難全。唯有老雲巖。多少業債牽纏。

又(惺野到請)

者漢生來無孔竅。逢人未語先呈笑。而今遺影落人間。此曲風吹不成調。惺也既識此形。不禮於他更妙。

又(御賓惠請)

心直如絃口快似箭。殺活權衡別有方便。聽南嶽七十二峰之雲。了洞山二十九世之卷。報君知空花艷。萬紫千紅總是春。好生識取東風面。

又(禪隱慧請)

者漢生來倔強。不以文彫德喪。赤窮要豢真龍。礪磨愚頑鈍障。畫師多愛寫皮毛。千歲枯枝骨不象。只有克肖老僧孫。清香幾度開屏帳。

題行樂圖(允恭順請)

形山堆裏窺明月。五蘊空中撿落花。活計只從閒裏得。無聊坐石數飛鴉。奉新花三佩五佩。妙看群葩。

又(宗林利詣)

春風吹起生來面。皓月輪成曠劫心。眉底一雙青白眼。逢人只是笑相迎。且道伊笑箇甚麼。千斤擔子有人挑。大事因緣交閣了。

又(魯璠玉請)

月裡藏頭。墨中露骨。放鶴出銀籠。翩翩和雪曲。渠雖是我。我不是渠。有問伊儂端的面。說向他如井觀驢。

又(琇琳[改-己+石]請)

江南江北。桃溪柳陌。雲上孤峰。月流深壑。老頭陀面目斯彰。聽雲翁全身出沒。若向華林園裡。覓伊丰骨幘子上。論渠形跡。猶是繫癩馬於枯椿。捉水中之明月。要知本身盧舍那。老僧有口沒得說。

又(三密印請)

水含月透出千波。俱是借山戴雲。層層湧出本來身。若必欲以眉眼相看。的是釘椿搖櫓。畢竟如何。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

又(聖峰真請)

若論說法口縫未開。欲求指示拈掇不來。大舒一雙白眼。緊把十丈龜毛。竟不管終年冷浸坐寥寥。如此無情謂的影子。卻亦有人燒香禮拜。吾不審何緣而至是也。

又(象涵明請)

贊你不可舌頭依舊。還如火毀又不得圓明。雙眼高於額。開山本有誕生王。與你分明無間隔。無間隔。萬象森羅海映涵。透底清光只一月。

又(豁一徹請)

先師元老人。維陽降靈跡。老僧得受伊。洞山真秘密。法印宣傳遍世間已。與眾生成利益。轉相受授到今朝。任付邗江徹豁一。

又(湛微法請)

有口無舌何曾言說。機用臨時搜空巢穴。究竟於人看孔(著辟)。大清國裏。覓者等無舌人。其實沒得。

又(時老僧坐西湖淑菴旨請贊索筆書與)

湖光瀲灩東西影。秋水澄渟上下天。驀地漾成秋月好。又添晴樹萬家煙。且道老僧面目。畢竟在什麼處。擲筆云高著眼。

示語

示孤朗輝侍者

學道人時中。若依一切有是生死根。依一切空是涅槃鎖。總無依倚。即墮二乘無為深坑。是焦敗種。終不能致滿足菩提。既空有不依。二乘莫墮。畢竟如何致力始契得他。且看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待你吐得氣來。山僧方與你除卻舌頭上十字交紋。腳跟下遊絲紅線。好來喫棒。

示天寄倪維那

做者般手腳。不似世間學富貴功名的樣子。教你五經十七史如何若何。你但將者一著子。穩穩貼貼安心致力。逐日如此做去。溫釀日深自然恰好。不必此外作奇作怪求巧求知。豈不見瀉山云。時中但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非是此外別有法門教渠修證。者便是第一等人道捷徑也。

示如楫溜闍黎

生死根植非一劫。蓋從無量生來漸培漸長。深不啻金剛水際也。如今要和根拔倒。第一不得以識心作解。必要立足穩根本實入門。正卓志高如陶器鑄金者尚選良模。況學出世道耶。更以喻明生死。若輪識心如水。水竭而輪停。聲響俱寂。明此則斯道自進。

示彥倫先侍者

向上有路不許踏著。若踏著以後必喪我兒孫。說千聖不傳的且喫三十棒。說千聖不然的且喫三十棒。只如說熱碗鳴聲的。當喫棒不當喫棒。你若檢點得分明。倒跨泥牛鞭石虎。捏成金彈打飛鳶。

示印可涓維那

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曉得涅槃心而差別自了。況此事如一條潑天大路。自古迄今來來往往。曷嘗改易。惟不曾行過的人自未明了。不免倒四顛三。以南為北。只管翻來復去纏繞紆屈。與路何咎。其實心性無二。難易從人。明不明曉不曉且拈過一邊。只如僧問雲門。如何是一切智智清淨。門曰。掃地潑水相公來。且道者一句說心耶性耶。又將涅槃心差別智拈過一邊。只如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且道是說心耶說性耶。山僧若要與你葛藤終無了日。不妨借向開門別拈一機與你道破。良久曰。還是說箇什麼法與你即得。遂唾一唾。隨顧侍者曰。將茶來喫。

示麗嚴瑞侍者

山僧適纔向他說的法你還領得麼。瑞曰。茶已奉和尚喫了只是不聞說箇什麼法。山僧曰。你果不聞那。瑞即禮拜。山僧不禁大笑曰。若是今時那一班做師家的。便道你領得了有回互機。竟不識你是箇

赤上塗牛奶的兒子。你將謂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的意。便是者般做處。答卻了那又將謂山僧唾一唾向你索茶喫。與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的意拈來無二。便是你者般做處。一狀領過去那且緩緩著。殊不知我用的是顆金丹。點石點鍊。何曾那一些子不是金。他若將箇鉛汞彈子也學我如是點將去。不惟自無靈驗。纔入爐時連箇本彈子一時銷爍。豈不惜哉。故古人分皮分髓。非是妄較淺深。而是中大有旨存。不可與弄精魂者同日語也。此後如不真實體取言句。敢作敢為囫圇吞去。大棒打折你脊骨。

示旋輪晟知藏

人乃萬物中最靈之物。故所以能上下能好醜。能智愚能凡聖。汝輩雖稟形托質不昧正因。而緣了二因未備。所以祇素法身缺莊嚴耳。自古聖賢修福修慧。惟恐其一事不週一法不備。豈肯顧惜幻形安其愚昧。束手求閒荒唐歲月。而負天地造化之大成。長養嫗姁之力耶。及至功成德備滿二嚴開六度廣七珍財。而塵刹遍運。興十智力而萬類咸資。故九界眾生俱稱為福智海無量。是故應頂禮也。既為佛子當行佛事。若使翫習愚癡長無利益。匪獨四恩罔報三有難資。惟恐自家亦無措足地也。汝宜勉之。

示穆菴然知藏

今時人出得一家又入一家。脫得一扭又添一扭。不惟紅塵羈鍊漢。即古路上亦蹉倒無限英才。吾徒既篤志操求是道。須是洗刮磨勵箇胸懷。直下如寒霜夜月。冷清清地光皎皎地。或時被宿習鼓揚識海。或貪嗔風作。或愛欲火起。便好掉轉船來。正要向那黑風猛焰中刺頭一撈。不知不覺風消火息。依舊又只是箇冷清清光皎皎的胸懷。以如是操守如是坐證。自然水到渠成。到得者裏又不可認定作死馬醫。須是洪波浪裏出沒的人。抖擻通身無涓滴水。只可喚作了事不名尊貴。倘不以如此胸懷操守任持。向袈裟下失其身者無限。或謂古人佛不喜聞悟不喜證。莫便是如此胸懷耶。山僧向道。昨日從半邊街過。見他無限奇男子。箇箇精光被眼遮。

示隻峰麟書記

鑑覺靈知中纔動一念。便與自家隔一線道。又何況生情著想。擾擾昏昏如渴鹿趨陽燄。豈止千里萬里耶。古云。差落顧佇動成窠臼。又云。悟須千聖頭邊。用向三途底下行。此所以教人自珍自肯也。

若果是箇超群逸格的。如香象直縻羈鎖。踏倒空劫前村路。觸開彌勒後重門。恁麼不恁麼總拈過一邊。放出胸懷揭開腦蓋。然後向八百里洞庭中。作箇撈蝦擺蜆的漁獵戶。桃花浪裏透入清波。忽然下一箇霹靂。伸出頭來曰。因。呵呵元在者裏。

示漚度人闍黎

山僧自受雲巖先師箇寶鏡三昧。懷佩三十年。不敢斯須怠慢。忍疲苦力行箇事。未嘗苟且自安。此吾徒深知吾處己之不怠也。參徒往來力提者一著子。與之眉毛撕結。終未容親疏其間。此吾徒深知吾處人之不欺也。既為吾子當倣行風範。不惜身命為後學所依賴。處己處人亦宜然也。若在此廣大造化間。不卓立孤撐。只圖軟暖飽食安眠。匪獨生無益死無聞。即造化棄你。人天笑你。直教雲峰老漢無著色處。汝當知吾心合吾望。據此真實之言。急早著鞭。

示斯矣在知客

三界二十五有眾生。山僧都能一一從頭處分。惟不奈你一人何。不獨山僧不奈何。連你自家亦不奈何。於不可奈何處。磨磨搓搓。忽然一下子奈得何了。你只管將老漢送入泥犁獄裏。交付阿旁使者。朝三千夜八百。我終不怪你得恁麼無情。

示舒谷暢維那

負英氣者患失照。質愚鈍者患忘情。是二者得不同而失無兩也。古人云玉貴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斯所以尚標致。抑亦冀以自強耳。卓率風高。千花競秀而零落時殆不堪睹。佩緯佩絃惟自省也。至於養英氣全雄才。其中最忌一箇滯字。縱見到十成行過萬仞。若不空不靈。終為頑物。於吾門曷益。

示朝野聞監寺

以有下劣寶几珍玉。以有驚異狸奴白牯。祖師將箇舌頭閣置太虛空裏。總不顧日炙風吹。無端被王維竊去畫作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綠蒲涵白芷。谿上人家凡幾家。落花半落東流水。你且將祖師說的王維畫的。移來放自家頭上。看相稱不相稱。又將你自家頭上的。移去到王維畫裏祖師句裏。看相等不相等。然後將你的王維的祖師的。穿作一串。拋向四十二恒河沙西瞿耶尼之外。轉身且與我檢

點。山門廚庫驢欄馬圈。東寮頭破箍籬。西廊下爛木杓。別人不用的料掉的都來一一收下。何故。恐一時有人索取。

示古帆今參頭

學不到無學處誓不可休。見不到無見處誓不可歇。但安定箇不休歇心做將去。自有到頭時節。惟此不休歇。乃為得力鎧胃。若不放捨。愚可以勝智。弱可以勝強。鈍可以勝利。下可以勝高。更有一句急切相為語替你說。佛亦以此不休歇而成。

示躍峰端知藏

見得一法為一法礙。不見一法為一法迷。破得一法迷始見得一法礙。脫得一法礙始證得一法空者。是山僧點豁盲迷的靈藥。只是要人解用。若使審症不親。以虛為實。轉見攪腸悶腹返增癥結。須知此一法。活潑潑轉轆轤。通天徹地榮衛相隨。豈不見難經曰。合天文通宿度。如環無端轉相灌溉。只是無可把捉。又謂學我者死。效我者愚。若要以金針撥人瞋膜。須是好手。不然死不旋踵。

示舌鋒劍侍者

虎生三日有食牛氣。只是孟浪不禁。無意間一網打下。只管吟吟映映。殊不知還要你脫下皮毛來爛槌幾頓。

示載昇遐書記

吾宗有不借機。胸中若無一段如深秋雁影磨盪凌虛的清心至理。畢竟用不得也。瞿曇老子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只如虛空銷殞後。不借之機如何拈用。好將七十二峰頭煙光潑亂。收拾他些子零碎蒼苔。安向灶壁角頭。教老鼠好來打睡。免致伊唧唧噥噥。又要穴乎靈丘之下。

示引衢歸監院

慶喜見阿閼佛國。夢裏惺惺。不如汝昨到了夢巖中光景。已見是中有一段鐘鼓。報新晴之妙。汝其委之。

示浴日能後堂

汝所得不尋常。吾示汝力相當。啐之啄之同一味。得者示者各超方。報君知須努力。鵬搏九萬天方佩。放開隻眼大千間。摘去雙丸轉六極。又須知履佛地。腳下無私有消息。芳叢斂豔白雲深。神通迅發堪遊戲。群機被活如龍。妙在機先活處通。韶陽一字真方便。皎皎春山斷岸紅。老僧一語君當記取。神仙訣今與汝。自茲而後。逞驢唇露馬嘴。老僧一一相許。

示別瀾泓維那

得吾所得終是不得。得吾所不得始可吐箇廣長舌。嘲風罵月。若使老漢聞得。畢竟大棒打趁。何故。當作起家麟。莫作喪家狗。

示別岸超知藏行腳

佛不作祖不為。已落寒巖第二機。象龍蹴踏電光莫及。萬綠叢中宜韜晦。別岸離離看落霞。與吾交看嶺梅花。梅花白春艸芳。住者往者各清涼。我憶當年有一叟。與我居山最長久。而今別去不相聞。為吾寄意還會否。遠峰頭喚得應。他年異處好生聽。只要不遭人檢點。何妨高臥白雲岑。

示友嵩繼副寺

爾曠發一機抽。與我相牽意不休。欲使長鯨吞巨海。還教著雪染烏牛。智慚鑄印旋銷印。技妙添籌又減籌。豁達胸貯千頃碧。藏山以澤眾機投。學思鑿壁囊螢苦。道愛身燈布髮修。潛符密運如春暖。巧放靈收若浪投。無別句與君酬。山有重巖兮深之所致。月映萬江兮光之所流。爾於今後置心處。志如虛舟保汝無差。

示淡峰奇維那

林頭萬頃秋聲惡。冷浸風閒難止作。喪家亂撒滄海珠。門前倒竿聲俱墮。老僧一臂肯摩天。教子真誠啟寥廓。子不見瑞巖每喚主人公。箇段孤靈子當和。又不見洞山土地覓無蹤。影子為人俱打破。痛斯門已蕭索。舌掉秋波冷雲壑。趙州辣手最高強板。齒生毛毳一箇。更一言汝斟酌。暗裏居心休膽大。冥冥清迥逼蒼穹。水本無筋旋轉磨。

示與菴修侍者

真如自在。正是一箇繫驢橛子。拔得倒許爾慶快。生平若是醉聲聞。酒滯緣覺城。縱饒履水如地。身遍虛空。也只是箇守古塚的精靈。於衲僧分上。又則望巖州於萬里也。若要操兔角弓。射落非非想天不動如來的鼻孔。須是參透雲巖禪。始有說話分。

示郢雪亮侍者

近時所爭尚者。只要競俏鋒利作奇作怪。不肯著實履踐。總是末世時風吹息日久。不知古人真實受用。白醪流於口邊。青艸生於舌上。是何等行徑。不唯今時道流。即如十地菩薩住首楞嚴定。得諸佛秘密法藏。得一切神通妙用。至一切處普現色身。演無量法度無量眾生。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古云。得坐披衣向後自看。且置斯言於座右。

示弘徹唯侍者

學道蘄乎見性。見性須是明露秋光皎潔。無絲毫膜翳乃為得體。若守空閒耽沉冥。斯謂出水入火轉見病深。導師曰。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必要脫體無依。始名丈夫行徑。若到者般時節。可謂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也。珍重。

示全雲浣參頭

新雨濺花枝。我愛消殘熱。穴石撿蒼苔。殷勤投座側。拾花引汝笑顏開。漏逗威音前一訣。論斯人別不別。靈峰始此無他說。只因聽事不真。以至證龜成鳖。引來無限好男兒。失業拋家俱落節。老僧涉盡水泥。只不許伊踏白。他時若識老僧心。一任以伊蘭薰渠鼻孔。其實也得。

示魯山寤書記

春山潑亂青。春水翻空綠。艸鞋踏破千里雲。孤筇幾撥蒼龍窟。喜來吾室怒而飛。吾啄汝殼空靈橐。聲出群林異眾聲。三年不展群機破。大丈夫當努力。學盡還源爭力氣。鄰家有子久摩天。抖亂諸星俱失位。藍田之玉。合浦之珠。若不逢人竟爾何如。望吾子而獨立。鎔盡聖凡睥睨天地。挾日月旁宇宙。乘六息而高飛。運一心而必濟。

示碧崖光知藏

道人活計無多子。捏聚塵沙坐寶王。世出世間俱變後。鉢盂大展碧雲鄉。爾且看老神光。翰海波濤泛渺茫。欲學安心甘斷臂。深埋雪骨冷雲房。三藏學爾雖持。人知良遂總皆知。良遂知處無人委。滿目青山道者誰。而今後更何施。裂轉千差無向背。古今旦暮亦忘歸。

示御賓惠維那

善學者日益。善守者日成。如陽春之有腳。一花一木一艸一葉。無不透頂透底。設一葉一花不歷陽春即敗敝矣。所以學般若人。須辦一片鍊石心肝。久而勿退。若遇羅紋結角時。更出一身白汗始得。

示惺野到書記

學佛道者。有佛可求有理可證。俱為繫縛根本。若要心解脫。一切處解脫。須是盡脫福智知解垢淨情忘。亦不守此忘情境界。天堂不欣地獄不畏。一味饑飧渴飲。然後方說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呼驢喚馬。不妨受得一分艸料。否則總是癡狂外邊走。

示允中傑監院

說箇西來意。是虛空釘橛。說箇第一義。是好肉剜瘡。若果是箇氣宇如王的。向未出胞胎前一坐坐斷。那有許多臭氣熏人。但提一柄金剛寶劍。直下殺到金剛水際。看他古今者夥凍膿。向甚處著倒。殺到無可殺處。將提劍人一刀兩段了。始好道箇盡十方空蕩蕩赤灑灑沒可把。扭轉鼻頭來好問傑監院。近日蘇州米作麼生價。

示曇燁明副寺

高天賦汝性。而亦示爾形。生人於世欲何成。磨礪班班見古人。君不見雪山翁。忍寒苦也煉真空。夢眼豁開星月底。但言性德與他同。又不見少林老。九載雄心壁觀了。等箇人來斷臂求。何曾別有新奇道。自此往若干人。孰不因迷入上乘。盡力窮追知箇事。鍊牛嚼月吼三更。無價寶莫自棄。好把光陰珍細細。些毫失念落千巖。不是因循等兒戲。而今後力須爭。直使心光一一生。花明柳綠沉秋

水。月皎波空雁影沉。頓覺了此心源。得來終是舊山川。及至機忘情盡已。居然一互鷓鴣天。

示魯璠玉侍者

腳尖頭踢出微塵數佛。已自腳跟點地。眉毛上穿透從來。鼻孔早知。眼睛打開。開了眼立定腳。好問西天此土一班弄生蛇漢。將箇無底籃子拖來拽去。即今挂向什麼處去。稍有遲疑。只顧還他三千八百不為分外。轉過身來。你更須是飲水知源。得牛還馬。始是衲僧襟懷。不然老僧亦未肯放你在。

示象涵明知客

拱默參束手學。寬袍大袖淨几明窗。處身非不清高。其奈與佛訓背矣。經云。未見一法從懶惰懈怠中生。未有一法從憍慢自恣中得。如是好生珍重。

示玉楷珪侍者

每聞古得道者。有親操井臼躬負樵薪。耕雲月於窮峰之塢。衝寒暑於古寺之墟。忍饑渴傲霜雪。吾又不審何故。欲作此落末卑賤不自尊居之行也。

示琇琳玟知藏

射退潮頭的弩。逐去太行的箕。原無別術。在志力不退轉耳。眾生塵勞雖八萬四千。若志力猛銳。不消一唾攝盡無餘。塵勞攝盡。若又要安箇般羅蜜於胸中。則其累勝塵勞復倍倍矣。

示月天鑑知藏

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杳無消息。我且問你。佛既出了如何箇撩天鼻孔返又不見。要知有箇佛出來。便是峭稜稜的禍胎。以故文殊普賢纔起佛法見。被世尊攝向二隄圍山下。你而今要覓箇撩天鼻孔。須向佛未出世時究取。若待到佛出世了。依舊沒消息。

示指禪空書記

芭蕉聞雷即長。葵花見日方開。試看。果有情耶果無情耶。若謂無情能開能長的是箇什麼。若謂有情能聞能見的在什麼處。者裏不得作道理。不可作機鋒。不得硬自差排。不得囫圇扯過。如何得兩存不背。

示如旻謙侍者

作世間淺近的事。必殫精竭思。學到極精極妙的所在尚不肯休歇。其故何也。由根於名基於利也。且名利乃世間最淺近事。故可得而學而精。至於第一義諦。所謂口欲言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既無名貌無依倚。無方所無程限。故致學者茫無所措。若非宿有靈根。纔到者裏便自望崖而退。

示琬菴玉知藏

者一件事。雖不可以語言造。而亦不可以寂默通。除非具有咬豬狗的手腳。便得他七花八烈。你若以心意識領攬。時中觸境逢緣故無自由。不見僧問報慈。嶼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試看是什麼道理。

示慧霖智知浴

古人拈出箇膠盆子最是黏手黏腳。若不是伶俐漢。十箇五雙上他機境頂門。眼正的衲僧。拈他膠盆黏他手腳。始好向十字街頭開得藥舖。雖然先須要根本正眼目清。不然何以濟人。

示慈潤善侍者

悟心須得空心旨。道證心空境即空。折腳鐺煨瓔珞粥。此中清味許誰同。更好看綠陰叢。千花競秀林無影。萬木霜凝六月風。

示靜主

住山最先便要得箇住山的方子。全身入到青山裏。又莫教青山遮殺眼睛。礙殺胸口。須是在青山肚裏七縱八橫。而足下不沾他一點土。不帶他一點泥。其實又要翻青山面樵青山眉。鎮日裏行也是青山。坐也是青山。喫青山飯。飲青山水。穿青山衣。睡青山床。乃至拈的用的。茶是青山茶。筍是青山筍。日久月深。不覺不知連一

箇住山的人。總化作青山了。我與青山渾然不間。然後始好閒坐山中。聽幽鳥喃喃。韻落花於不夜時。登峰頂看白雲。杳杳空靈魄以曷窮。月上蕉窗殘經已畢。爐開宿火泉響方聲。正恁麼時。好將人境雙收。莫教狼藉我道人家計。

示景霽李居士

承以華嚴法界義。詢愚所解。雲峰住持事繁。居士不妨自詢自解。看他理與事如何便得無礙。據實而論。事有萬差理無二致。若言理也。盡十方法界光皎皎地無些毫過患。無些毫少剩。無分限無紀記。焉得與一切差別大小長短好惡的事。相融無礙。但時中如此著隻眼。向頭頭法法上恁麼看去。倘一時觸著一事與理相融了。然後不須問人。你自知相即門相入門相遍門。乃至因陀羅網門。罔不涉入。若要更問事事無礙。且待山僧檢點山中。一切繁雜的石頭土塊竹絲木屑了。緩緩來與汝商量。

示[什/毓]俊劉居士

一大部圓覺經。如清涼池四面可入。不必著實說定是菩薩所修法門與己無涉。試看居一切時不起妄心。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要知一切時不妄決非守靜。於妄不息豈是動搖。正住妄境時不加箇了知。看是何等作略。於無了知中又不辯箇真實。你又看是何等胸懷。若於經意有領解。然後又看大慧和尚頌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若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將經義頌意融會了。始親到雲峰領棒。

示無諍張居士

參禪最忌伶俐。又須是第一等極伶俐的。方堪領得著會得到參得行悟得妙。設使一枚癡頑骨董。即世間有名件有物色的事。尚且差排不去。何況此最幽深最玄妙的無上閫域耶。惟居士不用伶俐學而只許伶俐會也。時中亦熟思之。

示晴嵐熏參頭

人有先後道無古今。古人體式今人法。糲飯荷衣香潑潑。潦倒江頭船子翁。蘆花影裡話從容。江月照人還舊樣。清波不犯許誰同。蓮花峰下好菴主。直入千峰萬峰去。玄關不留金鎖何拘。君不見紙衣

道者知權變。一裘挂體慮皆亡。要行便行健不健。豈不識石霜首座有閑伎。香煙起處解抽身。多少盲龜趁不及。我教君知君且信。法身莫教增閑病。金鎚影動自玲瓏。寶劍光寒天地靜。佛祖於中尚且迷。說甚麼事存函蓋理應箭鋒。你只管看靜空孤鶴遠。又聽他高柳一蟬鳴。

示位焉淨知藏

人生尚志節。所守當歸一。守至湛然時。夫何事不畢。守一又當空。一空妙難匹。守一不能忘。靈源胡可及。一忘守亦忘。忘到無心地。大用豁群機。頭頭俱妙義。惟子善斟酌。語子真秘密。履踐汝師言。可以光門第。君不見大鵬一展蓋十洲。萬里孤風添意氣。

示文郁秀知藏

靈嶽降靈的是假。因依四七便成真。分披五葉花枝上。與嶺何期太險生。盡謂拋來提不起。孰識風生六極裡。六極由茲巖險深。門門有口潤乾坤。荊棘遍野行蹤杳。大地山河總不成。報君知海南有客來遲遲。神駒驟影清風起。五色祥麟天岸至。用險巖頭機上機。是聖是凡俱不惜。有時倒卓須彌盧。有時傾乾香海汁。而今高臥最高峰。六月冰花足底紅。笑指大鵬搏海隅。伊乘六息歸何處。且遨翔碧雲路。透出青山天外天。且看出頭誰與俱。

示三密印知客

春風浴我寒。春雨瀝我熱。剛眠枕畔冷風生。好夢無由消不得。寥寥永夜對殘燈。伴我惟勞好風月。促織呼名有幾人。自古自今立深雪。看他斷臂要心安。等閑不是輪途劫。老胡也教濕雙眉。為渠幾下蒼龍窟。報君知須猛烈。男兒膽志天然別。曹溪路上好生機。自有波瀾天地闊。觸星斗兮探明月。目璣珠兩齊堅白。隔身換影鵝湖側。或倚孤輪或阡陌。霜花點出鷺鷥風。吹教乾坤似火紅。綿包特石輕如紙。勢敵鯨吞海浪同。好相逢個山翁。萬頃河山通變了。歸來猶在月明中。

示聖峰真侍者

天其極廣地其極闊。兩合之間唯我人獨知覺。我人間出有奇英。二千年外瞿曇大奇奇獨指我人頭。慧兮福兮俱零落。從茲杓卜聽虛

聲。指向東來成冤禍。古也今也多慷慨。立機立境俱絕待。南山燒火北山紅。無限清光難比配。楚山南角岳雲頭。海運風騰十二洲。多少魚龍頭角露。雷轟電掣儘風流。海水騰波濤闊。穩駕孤舟莫停棹。待到風清月皎時。蘆花深處好消停。且屈肱一覺到天明。管甚麼地闊天空樂不禁。

示翼駒順侍者

道本無方無有色。行者莫至而莫睹。色兮丹腹著無由方也。剎塵無及所。唯茲罔忒又崆峒。千聖睥睨俱難措。須知醯雞冀壤頭。搯[打-丁+(天/韭)]堆中千萬斛。由其得者不輕微。往古來先俱有數。四七二三本現成。南嶽青原皆吐露。燈燈火火勢因依。要且智人俱自度。珍重行者莫依稀。看取班前諸古錐。古錐若是等閑流。安得名標在上頭。好來架子上豎五橫三。莫向淨日中穿衣著褲。咄咄。五四三二數不足。

拈古

舉藥山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

師曰。好笑我雲巖翁是什麼折腳鐺子。輕易與伊出手提挈。苦致兒孫當行抵戶。都謂流清源遠其為善述善作。竟不知劈開華岳連天秀。放出溪流作大川。

舉洞山寒暑。

師曰。洞山老祖向三百六十骨節裏放寶光明。究竟照不著無目仙人。到不若雲峰小孫。道箇此去衡陽不遠猶較些子。

舉雲門偃上堂。眼睫橫亙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彌塞卻汝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會得。拽取占波與新羅門額。

師曰。者漢說法不依本分。平陷人家多少男女。應入淩洛伽耶中三生六十劫。還有甘與麼說話者麼。遂以手作交拳勢曰。嚙。

舉蓮花峰菴主拈拄杖示眾。

師曰。菴主與麼說話正謂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只為土曠人稀。同途者鮮。還有奔逸絕塵能隨其後者麼。驀擲拄杖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切智智清淨門。曰掃地潑水相公來。

師曰。人人道雲門氣宇如王。由來是東都城裏正畫攬金的漢。雲峰要問渠掃地潑水相公來。與一切智智有什交涉。喝一喝。

舉忠國師因代宗命試驗西天大耳三藏。

師曰。國師雖謂勘破。卻被伊拶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當時不是竊去三藏護身符子。安得名標宇宙。雖然向前兩處。見得穿卻國師鼻孔。截斷古今舌頭。劍刃橫身千機坐斷。若於第三度見得自救不了。何故。丹鳳不棲無影樹。沉潭豈肯宿蒼龍。

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曰打中間底。

師曰。者僧置箇問頭也不容易。及見興化對他說打中間底。他倒身便拜。咦。若非久戰沙場定然倒戈卸甲。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曰糊餅。

師曰。透九穴珠折丹霄鳳。須還雲門箇漢。若謂超佛之談。更買艸鞋行腳。

舉南泉示眾。王老師自小牧一頭水牯牛。

師曰。若向溪東溪西見得。堪與佛祖為師。若向隨分處見得。堪與人天為師。若向總不見得處見得。自救不了。山僧與麼簡別。正所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舉大原孚在雪峰掌浴室。玄沙問訊雪峰次。

師曰。心直語快多惹人怪。一勘破二勘破。事因叮囑起展轉見淆訛。

舉雪峰山下一僧卓菴多年不剃頭。

師曰。菴主洗頭固非好心。惜乎全機不展。待伊問道得即不剃汝頭。但以手策髮曰。和尚道什麼。他更有語便拊掌大笑。縱使雪峰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也落得一場氣悶。

舉寶誌公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師曰。者隊漢弄泥團總沒交涉。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舉香巖上樹。

師曰。香巖布龍蛇陣。滿擬坑陷平原。豈料虎牢關上已有人亞鎗相待。雖然還識伊運籌帷幄的敗缺麼。

舉百丈三日耳聾。

師曰。說甚耳聾三日。直得膽喪萬世。身奉剎塵。黃檗雖恁吐舌。也是杓卜聽虛。

舉曹山如驢覷井。

師曰。一人密度金針。一人橫穿玉線。不媿與洞下支撐八面。雖曰。大功不宰猶滯半途。還知麼。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

舉龐居士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

師曰。龐公來西湖弄獅子全。一向夜半放烏雞。惜不遇雲峰。各與二十拄杖也。教知有天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舉僧問乾峰十方薄如梵一路涅槃門。

師曰。只者一畫太煞驚群。徒為鼯鼠發機。可笑雲門杜撰一場漏逗。還有不甘雲峰與麼道的麼。

舉百丈野狐。

師曰。有多少鶻眼龍睛漢。向不落不昧處趨步墮脫。一路裏踟躕滿眼。都來腥羶可惡。眾中莫有羅籠迴脫大方獨步者麼。拽拄杖曰。楚雞不是丹山鳳。便歸方丈。

舉洞山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

師曰。洞山有借不借機。嚴不嚴令。惜乎被首座鈍滯。做出小家氣象。倘不得真如拈出翻成家醜。當時首座若道。今蒙和尚賜茶。某甲不妨樂意賞用。非唯洞山筵不虛張。管教盡大地人箇箇飽飡。

舉僧問巴陵鑒如何是道。鑒曰明眼人落井。

師曰。宗師家直是齧粉華山。而華山兀突傾乾滄海。而滄海奔流。握格外鍵錘。驅域中日月。始可與人拔楔抽釘。然則明眼人落井意作麼生。綿包特石。鍤裹泥團。

舉盤山垂語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師曰。盤山倒腹傾腸。大似嫫母臨鏡。又豈知綠楊芳艸畔。多是覓舟人。

舉雲巖因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

師曰。通身遍身羅紋結角。縱繞道得十成。爭奈理無屈斷。何故。延津劍已成龍去。每笑刻舟求底人。

舉秀大師無相偈曰。身是菩提樹。

師曰。盡謂家無白澤圖。故招如是怪。其奈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

舉臨濟入僧堂。兩堂首座齊下喝。

師曰。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其為古路橫秋。遊人罕及。

舉趙州洗鉢盂。

師曰。叢林以洗鉢話競爭奇特。須知趙州出自偶然。者僧出自偶然。雲峰今日舉論也出自偶然。諸人即今聞得也出自偶然。還領得偶然的意麼。白沙翠竹秋江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舉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獻見後窅無消息。

師曰。富而不僥倖。貧而適自得。天下之難為也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能也。合乎其所以者。融公有之。

舉德山托鉢。

師曰。旋天機轉地軸。故是伊父子尋常作用。但不可向官路上帶作私貨。末後句密啟意即且置。只如三年活畢竟作何論量。臨崖看滄眼。特地一場愁。

舉德山小參。

師曰。德山鉤頭有餌。肘後有符。惜乎其僧未善作竊。致引法眼道。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道。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道。德山握門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扶豎門風須是大家著力。爭奈只助得放行。若論把住。那有諸老宿話分。

舉遵布衲浴佛。

師曰。者箇那箇。浴得浴不得俱置毋論。只如藥山休去。是肯伊不肯伊。者裏答得分明。不惟藥山浣盆子任你翻覆。即令瞿曇眉目也生光彩。

舉趙州訪二菴主。

師曰。古人等閒。出一言行一令。直得乾坤烜赫海嶽奔騰。龍魚蝦蜺那知有者消息。現前大眾箇箇具破浪拏雲的作用。有知落處者麼。喝一喝曰。大鵬欲展摩霄勢。那顧奔騰六合雲。

舉保壽問胡釘鉸。

師曰。若是行家相見。待問釘得虛空麼便攔腮掌曰。破碎虛空有甚處釘處。不愁壽功價高酬。及至趙州落些破銅爛鐵。殊不知鉗鎚柄。落在別人手裏。

舉風穴上堂若立一塵。

師曰。今時人只知結句鉤章。盈山塞壑而為得。豈思利器之不可示人焉。山僧每每舉以驗人。十箇五雙悉為狡兔營窟。求其如香象之縻羈鎖者幾人。是以吾為之痛傷。狂瀾不可挽也。

舉南泉至莊。

師曰。只因年老成魔魅。惹得腥風動地生。雲峰見了大棒打趁猶嫌晚在。何故。蔣九郎做的。

舉黃檗捧鉢過南泉位上坐。

師曰。黃檗擬向班門前弄斧。豈知欺敵者必傷。王老師若非勇於戰者。其敗北幾矣。山僧與麼說話有兩負門。試檢點看。

舉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劍。

師曰。自古今來作家屢見。未有全彼彼之軀。雲峰今日要與重開生面。使伊手眼通身。按拄杖良久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

師曰。一人明修棧道。一人暗度陳倉。各各自謂舉世而無知者。殊不知今日被雲峰捉敗。且道漏逗在什麼處。

舉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

師曰。好一棚傀儡甚是可觀。惜乎其無人點綴。致令禾黍不揚豔。競栽桃李春。

舉盤山心月孤圓。

師曰。孫臏門下何用鑽龜新豐。與麼說話大似誘猢猻上樹。簡別將來總是靈龜曳尾。

舉天衣懷示眾。古人道五蘊山頭一段空。

師曰。賃屋不識主。賤把黃金如糞土。問什麼人賃。泥豬癩狗一般病。大小天衣欲向死活路上撈人。豈知和鼻孔失卻。

舉鹿門自覺禪師崇寧中出住東京。淨因示眾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者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

師曰。好一箇學人無端被他將一卷經遮殺者箇眼。致千萬億劫踞黑山裏。雲峰且與燒卻經揭開眼。教你別作生涯。撫几曰。若待是非來入耳。致君空自受伶俜。

舉祖師道吾本來茲土說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師曰。雲巖若在。以一條龜毛纜子。繫放無底深潭。教伊開眼吐氣不得。始知大唐國裏個個鼻豎眉橫。

舉同安常察禪師因僧問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安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施。安曰喫茶去。僧便珍重。安曰雖得一場榮。別卻一雙足。

師曰。者僧如此問同安如此答。可謂箭鋒相拄。且道那裏是別卻一雙足處。若定當不出。則未有衲僧眼在。

舉禾山解打鼓。

師曰。鴛鴦繡出妙在金針。若向禾山解打鼓處會。正是鄭州出曹門。不向者裏會又怎得。

舉玄沙上堂眾集遂以拄杖一時趁下。卻回謂侍者曰。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侍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

師曰。我見侍者與麼道。大棒趁出免致後來人分彼論此。雖然侍者已喫三十棒了也。

舉玄沙坐次見面前地上一點白。指謂侍者曰見麼。者曰見。如是三問三對。沙曰你也見我也見。因什麼道不會。

師曰。玄沙只知貪程不覺錯路。卻被侍者看破。

舉玄沙因南際長老到雪峰數日次到玄沙。沙曰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會。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沙曰山頭老漢費辛苦作麼。

師曰。當時好曰。雪峰鉢袋子分付有在。看玄沙作何伎倆。

舉僧問長慶如何是合聖之言。慶曰山僧被闍黎一問。只得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慶曰適來問什麼。

師曰。長慶何用繁詞。不消道箇莫。

舉鏡清上堂良久有僧問祖歌如何唱。清曰拖送醉人酒。曰與麼則孤負和尚也。清曰猛虎不食伏肉。

師曰。若問山僧祖歌如何唱。但曰與我將禪板來。與麼則孤負和尚也。但曰卻還舊處著。者僧若是靈利。自然報恩有分。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西來意。門曰長連床上有粥有飯。

師曰。者老漢尋常七珍八寶拈來使用。今日無故將常住物做人情。若問雲巖。但道巢知風穴知雨。鴉鳴蟻鬥來朝決定不晴。

舉雲門舉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者箇為主。乃曰好語只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門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雪竇曰赤幡被者僧奪了也。白巖曰雪竇只見到者裏。殊不知馬祖當時恁麼道。早是義墮。

師曰。二大老俱是提綱挈領的宗師。如何總作外道家奴。且作麼生得不落外道圈續去。

舉雲門垂語曰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乃自代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師曰。嘗聞有機械者必有機心。山僧有六十拄杖分付。已後不得機心相向。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道。門曰透出一字。

師曰。透出一字。七錯八錯。鶻眼龍睛。無處摸索。

舉僧問雲門十二時中作麼生得不空過。門曰你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和尚舉。門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師曰。雲門扭捏箇鼻孔極好。怎奈無人聽信。柳絲收不得。搭向玉闌干。

舉僧問雲門弑父弑母佛前懺悔弑佛弑祖向什麼處懺悔。門曰露。

師曰。還識老雲門麼。逼塞虛空畫不成。

舉雲門到庫下問僧作什麼。曰設供。門曰你是甚處人。曰某處人。門乃喚典座與者上座設卻供。

師曰。可惜放過。待道與者上座設卻供便作禮曰。恭惟萬福。看渠又作何支遁。

舉雲門上堂拈起拂子曰者裏得箇入處去。捏怪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喚曰特舍兒擔枷過狀。

師曰。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特舍兒道什麼。去去。莫來攔我毬門路。

舉鼓山神晏國師初參雪峰。纔入門峰便搗住曰是什麼。山釋然契悟。舉首搖舞。峰曰子作道理耶。山曰何道理之有。峰為首肯。

師曰。雪峰老漢放去較危。收來太儉。待道何道理之有。便熱棒趁出管取奮翻摩天。

舉長生因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舉似長生。生曰此是第二句。峰令其僧再問如何是第一句。生曰蒼天蒼天。白巖盡神思妙策。也只提持得等二句。直饒瞿曇掩室。毘耶杜口。也只提持得第二句。且作麼生是第一句。歸堂喫茶。

師曰。白巖自擬滿載清風。而不知也只提持得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以手拽舌曰。道不得。

舉太原孚因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原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鼻孔在什麼處。原曰恁麼又怎得。山卻問師兄作麼生。原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再問。原但播扇而已。山罔測乃歐原一拳。

師曰。古今都道太原有擎龍截角的手段。翻致鼓山受屈。又豈知鼓山者一拳大有淆訛。何故。巴歌易和雪曲難賡。

舉金峰志因僧問訊次乃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峰與一掌。僧曰為什麼打某甲。峰曰我要者

話行。

師曰。者則因緣是真諦是妙諦。幸遇者僧。若是別人狼藉殆盡。我若見僧作聽勢即曰。喪失了也。管取此話大行。

舉曹山慧霞禪師因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山曰曹山在裏許。僧曰還求出也無。山曰在裏許即求出。

師曰。還知曹山意麼。家住大梁西。不知米價貴。

舉同安志先同安臨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頭事若何。如是三舉莫有對者。末後志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者驢漢始得。

師曰。克家須是英靈子。敵勝還他獅子兒。志祖以之只如道須是者驢漢始得。還是要分付拄杖子耶。是答語契機耶。試定當看。

舉僧問石門徹如何是伶俐的人。徹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早先知。又僧問如何是伶俐的人。徹曰垢膩汗衫皂角洗。又僧問如何是伶俐的人。徹曰古墓毒蛇頭戴角。

師曰。者三轉語。玄要賓主俱已具足。若要答伊伶俐的人。總未有意在。

舉洞山初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復曰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也作箇脫灑衲僧。根椽片瓦粥飯因緣堪與人天為善知識。於此不明終成莽鹵。

師曰。山僧昨因僧問。向道桃蕊門開紅瑪瑙。籜林爭奮碧琅玕。差可與洞山協韻。

舉梁山觀示眾曰南來者與伊三十棒北來者與伊三十棒。

師曰。雲巖則不然。南來者與伊茶喫。北來者與伊茶喫。凡有羽毛皆驚驚。更無麟角不蛟龍。

舉大陽玄問僧甚處來曰洪山。陽曰先師在麼曰在。陽曰在即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曰嚮。陽曰者箇猶是侍者僧無對。陽曰喫茶去。

師曰。多少人委曲其僧。不知錯過久矣。大陽道喫茶去是賞鑒語。是不肯語。明眼衲僧也須斟酌。

舉報恩慧明禪師一日因新到參問近離甚處曰城都。恩曰上座離城都到此山則城都少上座此問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請去。僧無對。

師曰。據與麼某甲只好別參。何故。不曾學得者些道理。

舉慈明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英曰金鑾。

師曰。首座可謂棒打石人頭。怎奈諸方扶強抑弱。致使英老五百年來受屈。雲巖要與首座出氣。還有拔劍相助者麼。有則也點一碗茶與汝濕口。

舉瑯琊覺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險。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瑯琊有定乾坤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師曰。瑯琊只顧吹毛求疵。而不知家產被人藉沒了。

舉巖峰師木禪師因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巖峰一會誰是聞者。峰曰問者不弱。

師曰。牧人笛漫吹楊柳。漁父船猶刺杏花。雖然錯會者不少。

舉雲峰悅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師曰。是則是。可惜奢而不儉。

舉僧問芙蓉楷。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蓉曰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師曰。峰巒秀異鳥道幽深。足見者裏無人能到。只如人從懷州來帶得許州信。就中一段消息。要讓雲巖別露一機始得。

舉僧問芙蓉如何是無縫塔。蓉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

師曰。沉沉夜月流輝。寂寂輕煙散彩。縱饒道得十成。依舊魚蹤鳥跡。畢竟如何。直得五年分疏不下。

舉丹霞淳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

師曰。丹霞老漢以殊勝力出珠於神丘之穴。覲面拈示可謂極矣。怎奈奇珍不富命窮人。

舉僧問丹霞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霞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霞曰苗枯花謝了無依。白巖拈曰大小丹霞與麼答話。未免令人向牛頭見與未見處話作兩橛。者裏則不然。未見四祖時如何。曰松直棘曲。見後如何。曰鵠白烏玄。

師曰。白巖恁般說話。也不免話作兩橛。雲巖則不然。未見四祖時如何。莫眼花。見後如何。莫眼花。

舉丹霞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

師曰。許多寶惜都擲過了。每日除穿衣喫飯外在什麼處行履。咦。桃花渡口波千頃。不是漁人不易登。

舉枯木成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

師曰。我者裏佛祖尚無說什麼向上事。閑來向百花林裏。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晝夢。不得了華胥。

舉長蘆了上堂處處覓不得。只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

師曰。處即不問。且道不覓自得的是箇什麼。若使牙根生澀。莫怪相觸忤。

舉長蘆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的人。

師曰。無端將祖宗家事搬得狼狼藉藉。致令子孫全無巴鼻。將來家國如何穩貼。泥牛食盡欄邊艸。木馬加鞭不轉頭。

舉天童覺示眾諸禪德吞盡三世佛的人。

師曰。山僧則不然。為甚開口不得。無口可開。為甚合眼不得。無眼可合。許多病痛一時拈卻料掉沒交涉。若問十成通暢語。待我抽解來向你道。

舉僧問天童如何是向去的人童曰白雲投壑盡。

師曰。你看他古人。等閒被人問著。便見機絲綿密錦縫重重。那畔令時正偏俱。到如今饒你鬥鬥湊湊。終是方木投於圓孔。畢竟事作麼生。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

舉佛果勤上堂迴無依倚超宗越格。

師曰。者般提唱大似五天竺國婆羅門種。一半有邊一半無邊。若以為越格超宗。大遠在。

舉佛眼遠一日不安僧問生死到來。

師曰。龍門病中讖語。禮首座作的當商量。衲僧眼在什麼處。

舉僧問嶽麓海進前三步時如何。麓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麓曰墮坑落塹。曰不進不退時如何。麓曰立地死漢。白巖曰進前三步時如何金花滿酌。退後三步時如何紫誥榮歸。不進不退時如何。仙翁顧向慵回首。天子招呼不上船。

師曰。一個金風掃盡千林葉。一箇細雨招回萬國春。檢較將來各欠一著。且道欠的是那一著。

舉吉祥元實禪師參天衣。一日偶失笑喧眾衣擯之。中夜宿田里睹星粲然有省。

師曰。者公案都作實法會去。怎如祥公道我者裏一位也無。可謂盡善盡美。及至入室來添鹽添醋。雖是至當翻成至醜。引得後來人分疆列限。

舉鹿門覺因普照參問如何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門曰汝被一卷經遮卻也。照擬對門搖手曰不快漆桶。照於是得言外旨。

師曰。普照所得是經中旨。經外旨不見道。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寒。

舉普照辨因大明寶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照曰昨日有人恁麼問被打出去也。明曰今日又如何。照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癢。明禮拜。照曰可惜許棒折也。明直得汗下。

師曰。照公費盡腕力打著個漢。直是通身粉碎。大明雖得一聲雷送。未能鼓浪興波。待道可惜許棒折也。應聲喝曰再犯難容。使者老漢一時驚倒。

舉普照垂問有口讚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

師曰。火爐動也。復曰。震遍震起遍起。

舉大明寶禪師示眾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

師曰。宗師垂手宜應斬釘截鋏。何得以細膩事使人作想。然雖如是。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巖嶮路難行。

舉雪竇鑒參翠山宗。宗問道者為眾竭力不無其勞。竇曰須知有不勞者。宗曰尊貴位中留不住時如何。竇曰觸處相逢不相識。宗曰猶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竇曰丙了吹滅火。宗以手掩竇口竇拓開便行。

師曰。賓主論量儘可觀光。只是各不相到。要得話圓更須參取。

舉王山體見雀子啄生臺飯。

師曰。幸自可憐生無端七鑿而渾沌死矣。末後更要栽他頭角減他威光。轉見禍生何不任伊與麼去。從教天下人疑著。

舉天童淨開爐上堂召眾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因火爐動也。

師曰。者老漢費卻許多牛筋馬力。纔開得箇火爐。便道燒殺凍殺。而不知火種猶在雲巖手裏。

舉雪巖滿初參普照寶。寶曰兄弟年少正宜力參。老僧當年念念以佛法為事。巖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寶曰如生冤家相似。

巖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寶下禪床握巖手曰作家那。

師曰。滿祖可謂奇軍特出不意輸他籌策。當時待普照道作家那便曰將謂將謂。豈不是全機敵勝。

舉報恩秀示眾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

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

舉報恩示眾。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行正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

師曰。救攝三有眾生。須是入泥入水。所謂捉象捉兔其力亦等。

舉報恩示眾向上一機鶴翮霄漢。當陽一路鷄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

師曰。我不學伊作者窮乞相。頭大肚青到老猶貧。

舉報恩問僧俱胝豎指意旨如何。僧乃豎一指。恩曰只者箇更別有。僧無語。恩便喝出。

師曰。報恩老人安定箇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的胸襟。竟不管者僧明明豎了一指。待問他更有麼他便解開懷抱。纔喝他便出。豈可與東京城內撮馬糞漢同日語耶。

舉報恩問僧。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曰不會。恩曰善解龍吟。

師曰。報恩大似伯牙。以纖指操到高山聽流水時傍人點首。將謂得其意矣。不知點首者蒙然若昧。

舉天童岫上堂鬧市紅塵裏。

師曰。我先祖世尊只拈一枝花。那裏有炎涼世態。論什麼城市山林。雲巖不忍傍觀。豈是高揮大抹。何故。葫蘆谷斷撩天火。一馬為龍得幾人。

舉天童垂語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作麼生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不要相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

師曰。諸方見舉都來眼目定動。殊不知雖有愛璧之心。卻無割城之意。我若在。但撫掌大笑曰。瞞他人即得。管教者老漢生死兩難。

舉僧問雪庭裕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庭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入蘆花不見蹤。愚菴曰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

師曰。雪庭老人以無作妙力。發明向上尊貴一路。愚菴與麼道。罪過不少。

舉靈隱泰上堂。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誠教伊覲面相承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什麼處。卓拄杖曰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師曰。者般說話甚不可解。明明舉了又道不解當風拈出。豈不見客來趁狗雨來疾走。幾多歸鳥自迷巢。一片白雲橫谷口。

舉僧問寶應遇如何是西來的大意。遇曰風送泉聲來几畔。月移花影到窗前。

師曰。寶應翁三百六十骨節節節光明。無有少間。誰能向風送泉聲月移花影時快活一瞬。若以功位相詢。苦哉佛陀耶。

舉淳拙才因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嚴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

師曰。香嚴老人答的意與四法界意天地懸殊。要知麼。盡空無世界。高柳一蟬鳴。

舉少室契斌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的事。室曰烏龜向火。

師曰。此話不知自何人作俑。倡蹶至今。空劫前又有什麼事。唯我斌祖善說法。要不然一盲引眾盲。相牽落火坑。

舉雲門湛然澄禪師在雲棲時。因津送亡僧回。棲問眾曰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門出眾曰謝和尚挂念。

師曰。一言金石傳來重。須是我祖出語始得。

舉雲門澄因僧參乃問你行腳事作麼生。僧畫一圓相門畫破圓相。僧敲桌三下門卻畫一圓相。僧又敲桌三下門又重畫三圓相僧以手抹卻。門曰離此之外別道一句看。僧擬議門即喝出。

師曰。雲門老祖以貝多羅葉分作三段。者僧只管逐段念去。竟不知後一段是孔雀明王真言。著實拗口。若念得出。便請代僑陳如上座

應供。

舉僧問雲門澄如何是異類中行。門曰輕打我輕打我。僧曰我會也。門曰你作麼生會。僧遂作驢鳴。

師曰。者是我祖宗家事。實不好向人前舉論。平白地好人不做。引帶人家作驢作馬。惟有文殊在度夏處得一角。滄山在檀越家得半蹄。其餘俱畜不得。雲峰小孫既打入。者群隊又敢辭勞。深泥爛艸中也要去。遂噓一噓。

舉雲門澄因中丞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金針。門曰我在京師走一遭。不曾遇著一人。浦復問門曰古佛過去久矣。

師曰。山僧要問你諸人。者一轉語。於百法明門二十四種不相應中那一種收。若辨不出。與老祖作供過奴子也不要。

舉雲門澄上堂。前山頭鴉鳴後山頭鵲噪。只者是圓通沉思即不妙。啞子喫黃連有口不解道。

師曰。者老漢擬欲坐斷天下人舌頭。而不知也是李向赤邊咬。

舉雲門澄同紫柏月川二大師太史陶石簣黃慎軒諸公翫月次。軒問馬祖與南泉西堂百丈翫月因緣乞師一語。門曰你坐我立不得為說。軒遂起謝過。川曰內翰錯過了也。柏曰我下語不及此老。

師曰。雲門善說法要。月川錯下名言。紫柏意欲雄吞諸國。怎奈計較不成。其實三大老都在內翰前納敗一上。

舉弁山瑞白雪祖因桃花開指問眾曰。靈雲見桃花悟道。諸人見桃花為什麼不悟。眾答不契。一僧進曰和尚見桃花未審如何。山曰山僧不解眼花。曰怎奈即今何。山乃作咳嗽勢曰山僧有病出去。

師曰。者僧誤入桃源。幸喜師翁慈帆高挂。信口噓陣風把者僧吹出洞口。不然迷頭認影有甚了期。

舉僧問弁山發真歸元者十方虛空悉皆銷殞如何是銷殞的事。山曰玉人夢破一聲雞。

師曰。者僧推出座銀山鍊壁。直是百萬大力阿修羅王也移不動。弁山師翁輕輕移來。挂在伊眉睫上。教他四威儀中總不奈何。雖然。要識師翁意麼何呂施張。

舉弁山上堂。飄零黃葉振古佛之家風。游衍行雲顯當人之面目。快睹戒珠晃耀鑪岳。崔嵬一道神光貫穿今古。雖然更須知有轉身一路。且作麼生是轉身一路。化功歸己琴堂冷。退位朝君古殿寒。

師曰。芳叢俱斂豔。枯木有花開。劫外春風吹散一湖冰月。則故是若論轉身一路。須是別讓人道去始得。

舉弁山因居士問一念未起時如何。山曰石人戴鍬帽。士曰昏然忘念時如何。山曰夜半日頭落。

師曰。弁山師翁意將與伊拈卻炙脂帽子。脫下鶻臭汗衫。擬其一發必中。又豈知月明山靜夜。空淚子規聲。

舉弁山晚居崆峒時以禪板東敲西唱。凡有僧請益亦敲禪板示之。

師曰。虛靈神會。妙應無方。不知支那國裏有幾許世界。正恁麼時。還有知老翁的意麼。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舉雲巖元潔瑩老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向道莫去。巖曰長安竟日無人到。曰如何是歸來背父。巖曰月沉滄海沒西東。

師曰。先師此語。三十年已遍行寰海。竟不曾遇著個知音。新雲巖今日拈來招揚四海。使天下有血性的衲子。俱得忘功罷業。

舉雲巖上堂夜半烏雞騰碧漢。天明玉兔泛靈槎。分明只是目前事。又被分明兩眼遮。還委悉麼。朔風不解揚家醜。裂破龜文大地看。

師曰。不萌枝秀靈鳥機忘。月浸丹墀風光滿目。者是老雲巖舌頭舌底掉得的餘韻。若是得力句子。不但裂破龜文。即使倒轉乾坤也無趨步的所在。畢竟如何。千聞不如一到。

舉雲巖因僧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意旨如何。巖曰青黃赤白黑。

師曰。無人多知似你。

舉雲巖因虎巖主拂參問急切相投句請師通一音。巖曰天曉無覓處。拂曰恁麼則新豐無弦韻虎巖也解拈。巖曰歸家莫問程。拂便禮拜。巖曰偏處不逢玄中不失。只如正位作麼生相見。拂側拱立。巖便歸方丈拂歸客位。

師曰。賓主相見各有體裁。若論偏處不逢。玄中不失。更須別通一路。

舉雲巖因僧問無形本寂寥為什麼有物先天地。巖曰石人腰帶不成紋。

師曰。若問山僧。但曰我卻答得此語。

舉雲巖因僧問十方薄伽梵是什麼一路涅槃門。巖曰百歲翁翁失卻父。

師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新豐。

雲巖夜參。舉黃檗念禪師道塵勞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又舉雲門澄祖道豎起脊梁生鍬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猶如象王脫金鎖。若不如是何劫悟。乃曰。二尊宿可謂醫王施藥。診候臨時。若是具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大總持相法門。猶未得在。新豐亦有一偈。只是口

唇舌頭礙卻。待拄杖出來作箇通事舍人。遂以拄杖向空畫

於此明得。到方丈中通箇消息。分付拄杖子。

師曰。二尊宿世事但從公道斷。雲巖老人此心不與月輪齊。檢點將來。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若約衲僧分上。總不消得。何故。好肉何須更作瘡。

舉雲巖拈僧問智門祚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曰蓮花出水後如何。門曰荷葉。雲巖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又舉僧問淨眾信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眾曰菡萏滿池流。出水後如何。眾曰葉落不知秋。雲巖曰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師曰。智門有偷天之略。淨眾有竊地之謀。吾老人合乎二者致使國為虛厲。若非不肖和賊掇出。則漢國衣冠咸為己有矣。

舉雲巖拈芭蕉徹因僧問曰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徹曰山僧麤識好惡。天童覺禪師曰若有問長蘆便和聲打。為甚如此我從來不識好惡。師曰芭蕉雖識好惡。大似醉後添杯。要活者僧不得。天童不識好惡。是則驅耕奪食。雖活者僧未免傷鋒犯手。若有問新豐。但向道利劍不斬死漢。若是箇衲僧。管取別有生涯。

師曰。雖然。不免打破蔡州。

頻吉祥禪師語錄卷第十三終

頌古

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偈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餒狗子喫。貴國天下太平。)。

龍駒出水圖方現畫。破斯文有燧入。自此爻分天地位。頭頭俱演六丁神。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

有伴可行堪作息。無舟何以濟重溟。蘆花落到秋江上。細雨輕煙怎樣聽。

世尊於自恣日因文殊三處過夏。

得上高樓暗惜春。萬家煙樹醒風塵。鄰家幼婦傷春早。細把花針刺斷痕。

世尊命文殊為女子出定。

萬古長空月不磨。幾番風雨漾秋波。晴溪二月山陰道。半是村歌半水歌。

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

大千沙界卓針鋒。總被鰲奴耕遍了。八極皇風盡底吹。有誰更踏長安道。

世尊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

客路崎嶇事已殊。頻看岳色果含糊。一來踏上平蕪路。水滿平坡月一湖。

楞伽經曰。五法三自性皆空。

獨角鋏蛇纏古樹。半頭蟻子嚼芝麻。大鵬擔入南溟去。賺使龍王走破靴。

維摩居士因須菩提持鉢。

樹上月樹下影。蒼蒼綠散春光景。琵琶添得夜深彈。誰人不愛思鄉井。老維摩真箇病。殺得人死。活得人命。

維摩示疾毘耶離城因三十二菩薩問疾各說不二法門。

看殘麥浪南風至。聽盡淒涼夜雨聲。慣涉窮途忘逆旅。幾多心跡對孤檠。

殃崛摩羅尊者救產難。

宮藏素壁輝如鏡。寫作楞伽七寶山。每憶宮人窺蔽影。但從筆下數斑斕。

波羅提尊者因異見王問佛性於我有否。

菴摩勒果如桃。奈春後馨香流古幹。花固奇開色亦奇。飄飄響處同天梵。具眼人終當辨。拾得來添籌算。

賓頭盧尊者因赴阿育王內宮齋。

彼以桃投我以珠償。用既宜然寧容鞅掌。腔移調別兮雪曲誰賡。借路還家兮何曾牽強。

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

滿載東風纜一艘。幾回邀客啟篷窗。十年劍水無人渡。空使飛花滿一江。

杜順大師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

雪欲消兮風欲寒。遠峰晴色綠般般。分明一幅商山錦。盡著人間冷眼看。

六祖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卻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冪冪黃雲戀素秋。新州歸後復何儔。溪南滿目蒼煙起。送罷孤舟一水流。

徑山道欽禪師因馬祖令人送書。

一井之田眾家可食。了彼徭役滿吾作志。穫可讓耕的必同席。悠悠乎我正方歌十月謠。君能為我吹角鬚。

嵩山峻極和尚。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山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山曰修禪入定。

長安有路任君遊。遠近休將路作讎。五里煙墩十里店。酒家隨處有高樓。

南陽慧忠國師因肅宗帝問如何是十身調御。

輕花細葉滿林端。昨夜春風晚色寒。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國師無縫塔。

無縫塔兀突玲瓏光潑潑。寶光面面應風生。萬古清音時響答。碧陵皴蒼苔滑。天眼摩醯見也難。影終不入蒼龍窟。

永嘉玄覺禪師證道歌曰絕學無為閑道人。

脣亡齒竭水擊山空。於秦不樂於趙曷封。過閭閻兮挾弓矢。下朝堂也佩清風。不聰明必不能王。不聾瞽豈得為公。

凌行婆謁浮杯。

貓能歃血虎能起屍。即此即彼地利天時。水向花間添豔影。月來金井照花枝。

有二菴主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菴主問多時不相見向什麼處去。下菴主曰在菴中造個無縫塔。

從來相信貴知心。兩地神交歲已深。既把真情傳遞了。向人只是整寒襟。

青原行思禪師參六祖。首問當何所務即得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原曰聖諦亦不為。

金殿寥然坐碧霄。尊嚴誰敢復來朝。萬邦無計通誠節。午夜清虛月正高。

青原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原顧僧曰廬陵米作麼價。

靈嶽相傳東西不異。獨角祥麟神鋒大備。格故鼎新案翻大義。騎虎兇兮馭飛龍。忘功業也休鈞敵。古制風規別展揚。禮樂重新彰聖力。

南嶽懷讓禪師參六祖。祖問甚處來嶽曰嵩山來。

什麼物恁麼來。清風霽月好徘徊。十世古今無向背。八年方下妙高臺。似一物即不中。寒光直透百千重。向時不到嵩山上。安識曹溪有路通。

石頭希遷禪師自曹溪來見青原。原問有人道嶺南有消息。頭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

家是長安第一家。不從武庫賃琵琶。君王擬索珊瑚樹。豈識家藏有六車。

石頭因道悟問曹溪意旨誰人得頭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頭曰不得。曰為什麼不得頭曰我不會佛法。

拭壁張圖群邪喪魄。必也斯媒引之來宅。商羊鼯鼠事非常。怪象因之有白澤。家清國泰樂羲軒。馬放牛歸好日月。

石頭示眾曰語言動用沒交涉。時藥山出曰直得非語言動用亦沒交涉。頭曰者裏針撈不入。山曰者裏如石上栽花。

本是羲皇上古人。對耕田父說家貧。各將肺腑輪深淺。也被清平道上論。

石頭因藥山參問三乘十二分教惟儼初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罔措次造馬祖。

一擲不成再擲便到。滿盤朱紫呼盧大笑。吸春風於錦繡花間。作歌舞於夕陽西照。盡力難推得意時。歸來滿徑清風道。

馬祖道一禪師因耽源行腳回。於祖前畫一圓相就上拜了立。祖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祖曰吾不如汝源不對。

雄風獵獵膽如燒。大敵鋒前氣轉高。唯有帳中神策穩。無聲無色縛英豪。

藥山惟儼禪師一日趺坐次。石頭見乃問汝在者裏作什麼。山曰一物不為。

金鴨香消寢殿寒。玉階寂寂夜深殘。禁宮此際無人侍。皎皎珠簾月一團。

藥山因遵布衲浴佛。

偶踏春來花下過。金蓮步惹輕煙墮。鄰家織女慣嬌情。偷身也向花間坐。

藥山看經次。柏巖問和尚休孫人得也山捲卻經曰日頭早晚。巖曰正當午山曰猶有者箇文彩在。

乍上青巒望曉峰。山青雲白水溶溶。不知隔岸深花裏。出一重兮又一重。

長髭曠禪師因李行婆來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髭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

一老一不老。雙明復雙暗。沿路踏殘紅。溪流把不斷。落霞飄渺兮雁影翩翩。綠水潺湲兮漁舟泛泛。跡剩中流聲光兩岸。

長髭見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髭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曰偏愛行此一機髭與一擲僧拍手三下。髭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麼否僧曰終不由別人。髭作撥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髭曰想料不由別人。

道出常情。二俱不借。得君以牛。還君以馬。人情極處見交深。已得天星返三舍。

天皇道悟禪師因龍潭信未出家時居寺側天皇巷賣餅為業。日以十餅供天皇。

迦陵在殼異餘音。啐啄天然妙此心。出殼夜鳴天亦響。獨生逸格好珍禽。

百丈懷海禪師再參馬祖。

迅雷不及掩耳。毛孔俱作雷聲。雨滴同於斗大。寒光逼倒傍人。金鰲潑浪兮乾坤搖蕩。靈翮出籠兮六合奔騰。

百丈因滄山五峰雲巖侍立次乃問。併卻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卻請和尚道。一椎擊碎青天了。和尚也併卻。猛虎翻飛猶戴角。和尚今有也妙。事天然看作者。大家攜手上孤峰。笑倒山王老伯。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丈曰獨坐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

雄峰坐鎮天門合。十萬河山水逆流。若謂對渠奇特事。更參三十六峰頭。

南泉普願禪師因陸亙大夫謂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

孤雁搏雲唳夕陽。聲聲叫落楚天霜。纔經巴峽猿啼處。鏃打心肝也斷腸。

鹽官齊安國師問講華嚴座主有幾重法界。主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官豎起拂子曰。者個是第幾重法界。

輕沙淺水秋灘急。饑鶴孤鴻夜雨寒。添得月明連玉露。只生愁緒不生歡。

鹽官因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大意梅曰西來無意。官聞乃曰一箇棺材兩個死漢。

西來無意。言甘語的。十尺龍鬚。千條薜荔。鹽官好具活棺材。是水是山俱集備。復云咦。

歸宗智常禪師上堂。我今欲說禪汝等總近前來。乃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

雪點寒山綠幾班。諸峰響答水潺潺。假銀城上三更鼓。驚起離人夢不完。

歸宗與南泉相別煎茶次。泉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宗曰者一片地大好卓菴。泉曰卓菴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宗乃打翻茶鉢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宗曰作者個語話滴水也難消。

接歌唱入落花村。老樹枯藤盡可捫。啼鳥不禁花下淚。使人清夜暗消魂。

大梅法常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梅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

幾曾對客發青囊。脈候臨時不用方。聊折一枝荊芥蕙。入爐翻作杏花香。

大梅因夾山定山同行。定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

同泛煙波涉渺茫。南風人恨北風涼。幸當一夜秋山雨。洗盡人間落葉黃。

大梅忽一日示眾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寂。

即此物非他物。五四三二數不足。聲聲叫落楚天霜。汝不解笑休增哭。往莫追來莫拂。白雲淡蕩歸巖谷。

盤山寶積禪師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青青翠滴當門竹。影拂秋階苔蘚綠。丹青盡力寫輕陰。畢竟難成煙斷續。

西堂智藏禪師因普請次曰。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堂曰作什麼曰相救相救。堂曰大眾者個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堂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

月皎波澄際。雲空雨霽時。一江紅葉亂。無地寄相思。

西堂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卻那。

閒雲裏碎蒼苔石細雨飄殘上苑花兩片柴門真寂寞隨朝隨暮宿煙霞。

百丈惟政禪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的法也無泉曰有。

舟藏壑澤藏山更有無藏在嶺南常憶故園三月裏鷓鴣啼在百花間。水潦和尚參馬祖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潦纔拜祖乃當胸踏倒潦太。

春水洋洋滿一湖又添滂霈漾天都明朝忽見滔天水百萬山河總太虛。

楊岐甄叔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岐提起數珠僧罔措岐曰會麼曰不會。

行藏難寫寄新州每到深秋坐晚樓黃葉亂飛渾是恨滿天俱見月光浮。

興平和尚問洞山甚麼去山曰沿流不定止平曰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山曰總不作此解平乃撫掌。

丹鳳豈棲無影樹鵝溪好絹彬州苧沿流不止妙行蹤南北東西看去處。

濠溪和尚問僧甚處來曰定州溪曰定州近日有甚奇特事曰某甲旦過但聞鹽貴米賤苦無奇特事。

雅淡梳粧色色真眉青目秀總分明幸然不染胭脂氣似錦花添數十層。

雲巖曇晟禪師因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头。

通身遍身如此如彼秘魔持又龐公澆水脫羈廢兮見全威展垂天翼而南徒尊哉八萬四千頭覲面相逢誰是你。

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在百丈祇侍巾瓶為什麼心燈不續巖曰頭上寶花冠。

金輪坐鎮萬年春寶殿誰堪謁至尊一舉六街人盡理綸音寂寂聽無聲。

雲巖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巖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巖曰幸有某甲在。

竭力朝昏奉一人滿傾丹節展殷勤夜深立侍垂簾底不敢宸廷取次行。

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巖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巖豎起筇帚曰者個是第幾月吾休去。

隨時舉處絕周遮用得相宜即當家筇帚那邊看好月不知轉見事如麻。

雲巖因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巖曰汝因甚卻從佛界來。人間最貴是黃金落眼還他作一塵踢倒靈床不著孝從伊四壁白雲侵。

道吾宗智禪師瀉山問甚處去來吾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病吾曰有病的有不病的山曰不病的莫是智頭陀麼吾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

至虛之體是體何基絕相之貌是貌曷依空劫之前前身非渠有末際之後後量固難齊位次本來安不得從伊八面好風吹。

道吾因僧問久嚮和尚會禪吾曰蒼天蒼天僧近前掩卻吾口曰低聲低聲吾遂與一掌僧曰蒼天蒼天吾曰得與麼無理僧卻與吾一掌拂袖便出吾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

驀拶相逢同途共轍鄉音頗似心機莫測龍得水而興波虎嘯風而振鬣可中各有便宜畢竟饒伊不得。

道吾因石霜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

空山響落悉成秋狼藉飛紅起樹頭樂奏湘靈今夜瑟洗人無限古今愁。

道吾臨遷化遣書辭雲巖巖以書回吾吾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

雲巖不知有千聖來時俱落後悔不為伊說豈是當初口門窄末後為君寄一書有誰能痛兄心切嶺頭雲花間月五岳三山齊照徹。

柏巖明哲禪師因洞山與密師伯到乃問闍黎近離甚處山曰湖南巖曰觀察使姓什麼山曰不得姓巖曰名什麼山曰不得名。

玉爐香散寂無聲紫閣簾垂禮不成深夜暗宮誰得旨寒侵金闕冷沉沉。

黃檗希運禪師上堂汝等諸人盡是噉酒糟漢與麼行腳何處更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

天外橫身只一人金刀斲出玉麒麟長安無限奇男子若個風前解轉身。

古靈神贊禪師參百丈歸侍本師一日因澡身命靈去垢靈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

敲出鳳凰五色髓擊開金鎖十三重生好手天然別話到知深意轉濃。

大慈寰中禪師上堂山僧不解答話只能識病時有僧出慈便歸方丈。

天外山高十二峰冷雲籠罩萬千重舊時到過無行徑轉出深溪有路通。

平田普岸禪師訪茂源源纔起迎田便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田放開曰一步較易兩步較難。

水闊舟沉欲渡難相攜同濟石丹灘行來流急深深裏彼此波瀾似一般。

五峰常觀禪師問僧甚麼處去曰台山去峰豎一指曰若見文殊了卻來者裏與汝相見僧無語。

聲傳禁院鐘先出敲落黃昏夜幾星無限春心言不得可憐寂立渡江濱。

龍雲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雲曰昨夜欄中失卻牛。

昨夜欄中失卻牛隔牆傾倒十三頭天明趣到平坡上賊是村前二老劉。

東山慧禪師因大于侍者到乃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曰不妨和尚借問山曰國今即得去後作麼生者曰誰敢問著某甲。

正定金剛千秋永鎮秋去冬來不妨再訊其靜也烏飛兔走其動也機忘息寢古路風高事悄然梅花已秉東君令。

趙州從諗禪師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從東過西。

沉沉碧水不曾波透底誰能操得過只是法堂前有跡艸鞋溼處杖痕多。

趙州訪二菴主。

劈海吞龍全意氣搏風九萬長精神一從六息南溟後猶覺人間海岳渾。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

寒關過後故人稀北去蕭蕭亂馬蹄萬頃濤飛霜劍淚不堪歡喜只堪悲。

趙州道喫茶去。

劍水深深渡者難風高灘險骨毛寒應憐客路艱如此人脫青氈馬卸鞍。

趙州狗子有無佛性。

四山矗合六水中分濤洶浪滾霆震雲奔掉轉橫流空海岱乾坤是處雨花生。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道州曰牆外的。

指出當陽路不迷會須平步躡雲梯幾人能自登仙去空使蟠桃折一枝。

趙州因臺山路上有一婆子。

不似葉公郎弄險還如暗夜度陳倉台山路有雙關在愁殺行人艸帶霜。

趙州布衫。

迴雁峰高雲作面寒溪沙細水為身輕煙帶月來江渚一片秋雲瀉太清。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雪峰毬雲明普不若禾山解打鼓從來老將不談兵甜者仍甜苦者苦趙州實未識南泉何必從伊輪五五。

趙州因寶壽問胡釘鉸。

一擊虛空迸裂開鉗椎在手不能用逗到而今粉碎時釘得完全仍有縫。

趙州問僧發足何處曰雪峰州曰雪峰有何言句僧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廁州曰闍黎若回寄個鍬子去。

五峰翠插青天外看到嵯峨險亦奇最好清風流下界吹開萬竅響離離。

長沙景岑禪師僧問本來人還成佛否沙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

曉鐘初發漏聲殘簾捲輕煙露玉顏尊貴自來無等級不將威烈致諸蠻。

子湖利蹤禪師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否湖曰達僧曰只如真正理作麼生達湖曰霍光當時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什麼人作僧無語。

冷冷淺水碧如油浪湧金風畏泊舟二月花寒風尚惡有誰不起故園愁。

普化和尚常入市振鐸曰明頭來明頭打。

殘紅落盡春枝密滿院香流綠葉多極好青山無限色白雲影裏露嵯峨。

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

舳艫不覺暗成流水未揚波岸已投驀地忽驚三月夢醒來玉浪打虛舟。

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

玉爪金牙鍊作身五花點就活麒麟牽來綠翠叢中舞笑倒盧龍塞上人。

瀉山靈祐禪師因百丈舉人住瀉山。

長鯨吼折珊瑚樹大象衝開不斷流別展機輪天外去無窮春色滿滄洲。

瀉山因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指燈籠曰大好燈籠。

白雲深處有仙家玉碗盛來琥珀茶啜到口時香極好猶言卻是水飛花。

為山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遷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偶來閑看廣陵花瓊樹雙雙弄影斜極好邗江春後水年年來到杜陵家。

為山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者裏。

望斷長江不見流好風吹得上輕舟數聲羌笛秋雲杳又看沙汀宿楚鷗。

為山坐次仰山人來山以兩手握拳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山曰如是如是。

乘風點出春光面就水栽成月影花得意人來歌一曲韻終同喫趙州茶。

洞山良价禪師初參南泉值馬祖忌辰設齋泉問眾曰未審馬祖還來否山曰待有伴即來。

孤蹤未許別人陪赴請終須待伴來無影樹頭花正放不萌枝上葉方開。

洞山辭雲巖巖曰什麼處去山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

一路輕風信悄然白雲密密鎖寒煙青氈不染香痕去萬里遙看不動天。

洞山寒暑。

立處孤危迴出塵月明簾外急翻身正偏兩地雙垂手得便歸來有幾人。

洞山五位君臣。

妙協宗通與說通些毫纔擬隔千峰正偏已是虛名目果日全禪午夜中。

洞山因僧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山曰年牙相似即無阻矣。

簾捲雙輪坐翠微渾身不挂本來衣芙蓉露滴秋香老羞展輕眉對落暉。

洞山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

指出華山十二峰離披雪覆艸茸茸行人每愛登高好出一重兮又一重。

洞山四賓主。

無家無計苦何支幸遇君王御晏時親秉綸音身佩旨歸來坐斷六門機。

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一身不墮眾數山曰吾常於此切。

竹郎廟前多古木翠鎖斜陽山更綠何處江村有笛聲笛聲盡是迎郎曲。

洞山因陳尚書問五十二位菩薩中為甚不見妙覺山曰尚書親見妙覺。

劫壺空寒光耀玉女難將針線到秋光多在月明前暮煙蓋覆來時道。洞山因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山曰不森森者是。

江流夜魄兩依依風捲蘆花帶雪飛石女慣乘金鳳舞木人喜跨玉龍歸。

洞山囑曹山寶鏡三昧銀碗盛雪明月藏鷺。

輕煙和露冷皓魄入秋光萬里長空闊誰能辨人荒。

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山曰有僧曰不病者還來看和尚否山曰老僧看他有分。

年牙相似不爭多踏雪人寒奈若何尊貴堂前無異影神山一曲倩誰和。

洞山將圓寂謂眾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為吾除得眾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山曰吾閑名已謝。

寶鼎香消漏已殘閑名且喜卸人間剩來一曲無聲調孤韻清清和者難。

洞山問僧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

嶺頭風捲白雲飛夜合山前水一溪忽聽半山亭子上夜深添得老猿啼。

幽溪和尚僧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溪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金鞭擊碎珊瑚樹玉浪衝開水底天折角泥牛連夜吼青峰添得晚來煙。

石霜慶諸禪師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卻問霜汝適來問什麼霜擬舉吾便起去霜於此有省。

靜裏看山雲路闊閑中對客語偏真頭頭俱是天然事盡把心思說向人。

淶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清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花。

庭前花是舊時開不見青衣此夕來狼藉枝頭多少興空餘明月照高臺。

夾山善會禪師上堂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目前即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一牛飲水五馬不嘶寶劍橫抽群靈自避琉璃殿內化功忘鶯囀西山春自媚。

夾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山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

對機有準穿楊箭問答無殊野水痕春至幾番寒食雨仍添碧浪兩三層。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山曰寢殿無人。
獨卓孤峰秀雲深一徑寒舉頭明月在萬里舊江山。
夾山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卻日頭天下黯黑。
奇看夜識金銀氣珠燦靈蛇愧有蹤坐卻日頭無點縫豈知席下有春風。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山曰此位無賓主。
黃閣巍然聳一門玉人曲折侍黃昏當頭不犯機絲妙玉兔輝時古殿清。
夾山上堂百艸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
花茸茸處雨濛濛及盡今時路已通浩浩塵中看變化細腰輕粉舞春風。
夾山上堂眼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艸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闍黎。
熟處難忘老夾山懸空著架要人攀有時打落烏紗帽笑不成兮哭轉難。
夾山參船子發明後出住夾山道吾仍遣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
前春浪打艤腫去今歲舟因浪打回來去一江春浪惡月明休聽暮猿哀。
清平令遵禪師參翠微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道。
著意為渠道不成明傳何似暗傳真園中綠翠翻新浪長短分明已付君。
清平因僧問如何是大乘平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平曰錢索曰如何是有漏平曰箴籬曰如何是無漏平曰木杓。
井索錢索箴籬木杓盡情付汝無處摸索別寶還他碧眼師神鎗用必金牙作。
清平因僧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平曰一斗麵作三箇蒸餅。
響落千山事亦真雲流夜魄卻分明要求絕跡無行地莫向崆峒問廣成。
投子大同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子下禪床。
金甌覆著千鍾相御手調成醉土羨寶馬玉鸞人盡望幾多清節隱樵耕。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子曰無所睹。
劫前無句朕兆無名空王田地沒人耕苔封古殿也視聽何從佛祖俱迷時鰲奴可信不居寶位自然尊始信從來只一人。

投子問僧甚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子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

舌頭無骨如天闊眼裏有珠似鏡輝滄海已教乾到底祖師元不在東西。

德山宣鑑禪師到滄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

寶刀吐鏑銅馬飛靈單騎直入似鶻奔騰八陣圖開紅日影旌旗展處陣雲橫賊識賊精識精不動干戈致太平。

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

全機不借佛祖難躲點鍊為金靈丹一顆入碧潭兮起臥龍破金籠兮出靈鶚轟雷掣電逞神威萬別千差一齊墮。

德山托鉢。

諷花情篤愛花詩兒女多情巧繼之似戲似狂還似謔教人清苦不成思。

德山上堂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曰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得此人參學事畢。

和山藏盡楚天雲獨放輕舟浪裏行檀板夜敲新月下有誰不動情。

臨濟義玄禪師栽松次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麼。

敲風打雨竟成癡還是爺兒兩個知月裏烏雞飛過了猶言光境待來時。

臨濟因黃檗入廚問飯頭。

霸陵橋畔雄如虎五棋山前活似龍無事莫教輕犯著搶旗奪節有神功。

臨濟半夏上黃檗。

路出平陽有險巇行人來往自無疑不知爛踏深泥裏石骨粼皴礙馬蹄。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

當軒寶劍光如電佛祖于斯影跡亡可有克家麟鳳子得來如蕪返魂香。

臨濟曰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晴巒三月看如畫紅白枝枝綻綠苔江上白鷗多不見樹頭空惹杜鵑來。

臨濟四喝。

猛燄一堆山岳化乾坤無處不通紅臨機誰具通方手拈得金花出眼中。

臨濟因大覺到參舉起拂子覺敷坐具濟擲下拂子覺收坐具參堂去。

故鄉人道故鄉情竹石園林事事真更說隔溪花仍好門前三十六峰青。

臨濟因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濟便喝宿便拜濟曰好個艸賊宿曰賊賊便出去。

馬是官馬休用印撕踏何須苦相禁縱有輸贏總屬官山山一任他馳騁。

臨濟因趙州到在後架洗腳。

世故相逢各未閒百年多在別離間昨夜秋風今夜雨不知何故入空山。

臨濟臨示滅說法偈已謂眾曰吾去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

眼裏從來無佛祖胸中那更有兒孫忽然敗露偷天手致使將來定滅門。

睦州道明陳尊宿一日在廊階上立僧問陳尊宿房在何處州脫艸履驀頭打僧便走。

靈鋒在握縱橫與奪或放或收全殺全活倒騎鋏馬趁飛龍閃電光中捉烏兔。

睦州因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曰昨日有人問趁出了也。

斗酒忘言良夜深紅萱露消鵲驚林欲知別後思今夕漢水東流是寸心。

睦州因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州曰有甚饅饅鎚子快下將來。

問似移山卻亂猜答如倒海不安排黃金鑄印懸如斗北去山河盡打開。

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隔嶺見煙原是火隔牆見角定為牛人言相隔無端的特地番成一眼愁。

睦州上堂問曰首座喏眾答曰在又問寺主喏答曰在又問維那喏答曰在州乃曰三段不同收歸上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祖師心要七佛機關盡情指點實不相瞞南人相鼻不相耳大開氈帳不知寒。

睦州因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州彈指曰會麼。

上到高岡好看雲一番風起一層紋隔溪更好蒼巖底半截飛煙有斷痕。

睦州示眾我見百丈不識好惡。

前舟入浪浪花沉後舟入浪浪花起漁人不怕打頭風只管撈蝦復撈鯉。

烏石靈觀禪師曹山行腳時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石曰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問頭只欠進語。

鳳凰已向雲中去步影追蹤事最難風捲落霞山色靜轉教靈水夜生寒。

靈雲志勤禪師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雲曰露柱懷胎。

長空闊斗牛寒一互晴空浸夜瀾鳳縈金網兮畫堂深鎖龍宿蒼波兮石洞幽攢金雞啄碎寶花冠萬境風光處處寬。

壽山師解禪師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山曰與虛空齊年帥曰虛空年多少山曰與壽山齊年。

雪團打破蒼巖骨水沫推開白石心要識虛空多少壽泥龍飛過九霄雲。

嶢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山曰判官斷案相公改。

開三作五改十為八放去收來是何機筈楚雲高捲碧天秋滿徑黃花香似潑。

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

朱砂點石石流斑火後尋朱即改顏恰似烏金猶似墨至今疑是五龍山。

仰山慧寂禪師因耽源上堂仰出眾作圓相以手拓呈了卻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仰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仰便禮拜。

渾身相見事非常送往迎來總大方轉到異中猶有序好看揖讓更趨蹌。

仰山受耽源所傳九十七種圓相。

銀山矗矗登難到鍊壁重重透者稀拶得眉毛無縫罅古今誰有鳳翎衣。

仰山指雪師子謂眾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眾無對。

一向恁麼去梅花和雪翩翩聚明白轉身難坐對青燈伴影寒天曉後白雲寬傾出鳳凰五色髓綴開帝釋寶花冠。

仰山問為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為下座歸方丈。

弦調分明有幾般一歌分作兩歌彈似明似暗秋風裏聽到孤衾枕亦寒。

仰山因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為甚卻覆。

畫貓面門班似虎畫蝶輕粉細如綿若將顏色分深淺就使丹青也不全。

徑山洪諲禪師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山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山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山曰禾熟不臨場。

靈苗不是興家物瑞艸翻為喪國徵何似老農忘帝力閑行鼓腹樂餘生。

雲居道膺禪師在洞山作務誤鏟殺蚯蚓山曰者箇盪居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居不對。

當頭一座黃金屋不假公輪手置成結角羅紋飛彩鳳茫茫歷亂普天人。

雲居因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居曰不貴得曰如何是從地涌出則富貴居曰無中或有。

向人作賃終非有自種桑麻薄也多世事莫如隨分好黃庭聊寫換蒼鵝。

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居曰居山好。

青巒聳削白雲攢萬仞巖頭鳥道寬千聖也曾行不到時人空被眼睛瞞。

雲居示寂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者曰初三居曰三十年後但曰祇者是。

彷彿仙蹤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餘千載凌霜色長與澄潭白日寒。

曹山本寂禪師僧問子歸就父為什麼父全不顧山曰理合如是。

密密金刀剪不開煙沉古鼎浸寒灰夜深畢竟無人侍戶外誰堪著足來。

疏山匡仁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山曰何不問疏山老漢僧無對。

早起來看雁宕山著思惟欲寫晴嵐到來但見煙光滿盡著遊人眼界瞞。

九峰道虔禪師僧問如何是乾坤眼峰曰乾坤在裏許。

退身有路進步曷升重重拈起截鋏斬釘使星三徙情方恰定國安邦見老成。

蟠龍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後向什麼處去龍曰石牛沿古路日裏夜燈明。

無底船行四百洲月光影落淺沙頭泥龍鼓浪爭頭角萬頃煙波盡放流。

韶山寰普禪師僧到參禮拜起立山曰大材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山曰喪卻棟梁林。

龍尾階頭親展步紫微室裏又聞鐘幸當御輦重推挽無奈因循落下風。

三角令珪禪師僧問如何是佛角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艸綠鷓鴣飛上越王臺。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父不投為什麼投子子曰豈是別人屋裏事。

龍歸萬頃滄浪窟鶴宿千年澗底松月照淡煙秋色杳清光已透玉簾櫳。

巖頭全藏禪師羅山問和尚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頭曰是。
洞山好佛只無光記自靈山付大唐多少偷香竊玉者至今猶作守株
郎。

巖頭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頭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
凜凜神鋒用不靈為人倒握奮雷霆纔經觸著飛符使鞭起清風看令
行。

雪峰義存禪師示眾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

鳳林閣裏水東流白艸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
州。

雪峰一日登座召眾曰看看東邊底又曰看看西邊底汝若要會拈拄
杖擲下曰向者裏薦取。

藕絲牽得崑崙到并州汾州俱便道下方更有十三城羅列於中妙不
妙。

雪峰示眾望州亭與諸人相見了也烏石嶺與諸人相見了也僧堂前
與諸人相見了也。

陌上唯春水中唯月南辰已正北斗已側望州亭烏石嶺處處親題有李
白。

興化存獎禪師開堂為臨濟燒香。

賓主句折卻了大覺門中不艸艸良驥追風在跨人寧龍鼓浪奔山島孤
賒為我兮得頭得鼻續斷之香兮憑空燒到大小師兄竟不成一燈誰繼
來時道。

興化打維那。

鵠白烏玄狐眼碧相呼相應溪頭立於中不奈冷風生吹得腥羶滿天
地。

三聖慧然禪師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

好風吹過南來雁驟雨傾從北直流雁去波澄無彼此一般晴色在江
頭。

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塔曰汝無佛性。

官馬從來無所禁南陌溪西任所馳沿山百里皆傳驛處處輕花襯馬
蹄。

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
出紫微。

金針繡出湖山好翠合煙籠又一班雪夜暗中牽得動烏雞飛在玉闌
干。

同安因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安曰
孤峰迴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清溪明月漾虛舟山自蒼蒼水自悠下界無人看鶴立白雲空蕩萬峰
頭。

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來登誰人當治化山曰闔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

密化經時論至治德流行處有威聲十虛八表俱陳款百萬山河一鑑清。

青峰傳楚禪師僧問佛魔未現向什麼處應蜂曰諸上座聽抵對。

盡說仙都越世塵幾般晴雨但呼庚及看花放清溪晚也似人間綠水濱。

永安善靜禪師僧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安曰鶴鷺並頭踏雲睡月明驚起兩邊疑。

銕饅頭上金花豔兩不相齊卻是金石筍夜抽千尺銳五絲穿得玉光鐔。

桐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卞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泉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

信步來鳥道擺手出長安靈鶴歸雲表千林一眼看鐘敲落月秋山瘦洗出青巒箇箇寬。

密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行曰南方水闊北地風多。

別去燕京十二秋月光仍照古皇樓而今再上高樓望無限相思惹著愁。

曹山慧霞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山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山曰不如曹山。

曹山不如金殿寥寥鶴夢除不如曹山走馬街前展布單世事幾如公道斷不從據實只從難。

瑞巖師彥禪師謁夾山山問甚處來巖曰臥龍來。

隱隱舌頭路明明截流機平生仗忠信昨始牧羊歸。

瑞巖每自喚主人公。

一聲喚到一聲應白日轟雷擊洞庭潮裏君山千丈碧幾人能寫浪中磷。

羅山道閒禪師無軫上座問只如巖頭道洞山好佛只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山召軫軫應諾山曰灼然好佛只是無光。

洞山古佛只無光逐塊韓盧妄較量三人既證龜成鳖那怕長安路盡荒。

保福從展禪師舉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福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

三月春風柳帶煙鷓鴣啼在綠陰邊一泓湛水藍如靛飲滿行人不著錢。

長生皓然禪師雪峰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生曰放皓然過有箇道處峰曰放汝過作麼生道生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峰曰放汝二十棒生便禮拜。

放過皓然牙爪露放過和尚牙爪全打鼓普請都來看舞罷依然下別川。
頻吉祥禪師語錄卷第十四終

玄沙師備禪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

攜手長堤意更饒就陰折柳贈心交愛渠一段傷心處細聽聲聲語似嘲。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沙曰用自_己作麼。

生本居山不見山於雲於月總相關若教買得溪山好仍是青蒼綠翠顏。

玄沙上堂眾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

謝老生平弄險機此回幾誤墮泥犁雖然救得人身在暗裏猶輸舊面皮。

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曰還聞偃溪水聲否清曰聞沙曰從者裏入。

路自天涯海角分喜今聞得偃溪聲臨流洗淨當初耳肯向溪西道姓名。

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沙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鳳旋龍門鬱金香作合研磨有異方若把紅紗籠玉蕊便將花石點雄黃。

鏡清道忞禪師僧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清曰是什麼源曰其源清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

千尺樓高煙鎖重幾人遙對望空濛一聲鉞笛窗間出吹盡江南五月風。

雲門文偃禪師示眾世界與麼闊為什麼向鐘聲披七條僧無語門曰七里灘頭多蛤子。

畫出冥中大小神展來的實好驚人中間最怕鰲牛子一一刀痕血滿身。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門曰鉢裏飯桶裏水。

鉢裏飯桶裏水還丹一粒輕拈起點鉞為金事不難剗心劈腹誰知_己。

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悲曰開口即錯曰真是學人師也悲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淺水休言浪不生清幽幽底卻難行循流石骨蒼苔滑冷浸難禁夜雨聲。

澄心旻德禪師到興化遇上堂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心出禮拜起便喝。

蘆花葉上窺秋色明月溪頭聽晚鐘一段化機藏不得芙蓉深過海棠紅。

同安志禪師先同安丕臨終上堂。

縷縷愁腸酌一卮不從聲色裏傳持兒郎幸是多伶俐領到風消月落時。

廣德周禪師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卻難尋時如何德曰遍體崑崙黑通身一點霜。

白雲坐斷體無依靈鶴翻騰直上飛煙鎖蘆花明月裏仙人無目暗中歸。

香林澄遠禪師僧問美味醍醐為什麼變為毒藥林曰導江紙貴。

錦江西近煙水綠新雨山頭荔苳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

衲衣下事有千斤報道山因焚火焚口裏卻無仙子氣偶然得句便超群。

德山緣密禪師上堂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黑漆牧童不展手威音王佛不求參銀河此際無人渡斗轉星輝正夜闌。

巴陵顥鑒禪師僧問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

日照平湖夜清光不盡幽漁人窺落月孤棹碧潭流。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陵曰珊瑚枝枝撐著月。

雲開山露頂月出水光生珊瑚枝底下不見夜行人。

洞山守初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曰查度。

話盡衷腸不再三已知身久在長安潼關道上重來往玉殿光生萬象攢。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

繡出麒麟角似杵裝成獅子眼如金銀橋踏斷翻身倒笑殺靈山個老僧。

風穴延沼禪師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堊老顰蹙。

立塵興盛滅塵亡家破無勞堊老慌拼得一條窮性命隨風隨雨盪瀟湘。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穴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五馬嘶風踏曉煙回首落霞西上望白雲開盡鷓鴣天。

資福貞遂禪師上堂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腳跟下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

雲中走馬花千樹水底魚行路一句眨上眉毛飛過了且看百丈玉光騰。

芭蕉圓禪師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來被老僧都合成一塊輓向須彌頂上帝釋大怒拈得撲成粉碎。

秋深處處醉芙蓉幾處西垂幾處東不必更教風雨妒高原滿徑落花紅。

梁山緣觀禪師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橫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清波海上橫行罕逢明鑒。

秋月照來光十倍朔風吹去重如山一從阿閣香消已瑪瑙階前信步還。

梁山上堂僧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山曰識得不為冤。

一滴水萬丈波雲龍風虎競頭過聖人作而物睹妙舞出而群歌節拍相孚餘準則屈秦終讓老風魔。

黃龍繼達禪師僧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龍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好手從來不避人輕輕拈起鍊崑崙饒伊八臂那吒力有甚機輪解轉身。

清溪洪進山主一日問修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什麼為生死之所流。

笑語歌聲起畫樓阿誰不自洗心愁推窗遙望秋江裏對對沙鷗逐水流。

智門光祚禪師上堂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具境界。

千頃良田自主張十年九度作滄桑而今出手招人買盡底根源付當行。

五祖師戒禪師上方岳到參乃問上人名什麼曰齊岳祖曰何似泰山岳無語祖即打趁。

五祖門風熱似霜鍊牛機活眼蒼蒼饒存走石飛沙伎不動威聲直下降。

法眼文益禪師僧問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超便有省。

花暖江城照日陰鶯啼繡戶曉雲深春風不道珠簾隔傳得歌聲與客心。

首山省念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玉浪平分鸚鵡洲只剩霸陵橋底月至今炯炯在波頭。

廣慧真禪師風穴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什麼處去慧曰常在闌闌中要且無人見穴曰汝徹也。

東街東巷風流子南陌南溪抱甕郎日出同來花底坐一般眉目有精光。

靈泉和尚僧問先師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泉曰上東門外人無數曰便恁麼會時如何泉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胡笳曲子樓頭唱白雪琵琶月下彈音律幾多人共聽靜看花影在闌干。

興陽詞鐸禪師僧問佛界與眾生界相去多少陽曰道不得曰真箇那陽曰有些子。

見說黃河徹底渾豈知藏盡百川源毒龍且得潛頭角猶送春波到海門。

修山主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主曰不壞曰為什麼不壞主曰為同大千。

脫略形骸不拘途轍逢五拋三遇水撈月嵇康好鍛不避炎熱有客有風煙飛火疊。

太陽警玄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陽曰滿餅傾不出大地沒饑人。

玉碗銀缸只此陳斷橋幾處遠吹笙南湖又見芙蓉好菱荇分絲鎖不成。

太陽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陽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

藜杖燒燈菖蒲合藥雖有傳留卻無造作一寸龜毛重九斤南山鍊額頭生角。

雪竇重顯禪師僧問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古人意旨如何竇曰來山猶在。

春至桃花亦滿溪靈雲見已失雙眉而今更向溪頭望無奈春風盡夜吹。

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上為什麼不會竇曰枯木裏瞋眼。

狐涎吐出得人憎漠漠黃沙鬼夜登壇上喜懸青藻鑒九灣七曲有光騰。

雪竇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什麼處見客若道得接手句許汝天上天下。

壁落渾無任往來樓閣門開接善財射虎不真徒沒羽一年兩度木樨開。

雪竇上堂田地穩密的佛祖不敢近為什麼抬腳不起神通遊戲的鬼神不能測為什麼下腳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抬腳不起下不得分明兩口無一舌毘耶離城臥病人寥寥泣盡千行血。

洞山曉聰禪師常自負柴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將去山放柴於地曰會麼曰不會山曰我要燒。

杳杳逕庭路不饒相期途客恨迢遙從來刀斧難藏處負得柴歸我要燒。

汾陽善昭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陽曰嘉州打大象。

鍤牛踏翻東海大象拽倒天台帝釋宮中火起玄要無處安排咄。

汾陽十智同真。

十智既同真亦妄三玄雖立有還無汾陽滿口冰花碎面目何曾別得渠。

汾陽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曰青絹扇子足風涼。

青絹扇子足風涼用時拈起沒商量惟憐暑退涼生後半箇樺皮笠不當。

承天智嵩禪師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巖絲繫腰時如何天曰幽州著腳廣南廝撲鄭無語天曰勘破者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者回卻見禪師天曰瞎老婆吹火。

申酉戌亥起於子廣南廝撲誰來此幽州人自不思量弄潮必定潮中死。

谷隱慈照禪師上堂五白貓兒爪距寧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的句莫錯舉。

古屏風上畫秋山紫綠紅黃點翠顏遠水殘霞多少趣孤舟橫在小溪間。

投子義青禪師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子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

命受親傳玉葉枝金鞭響徹御街時德分化育金輪旨遍拂威靈起帝畿。

投子因僧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子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

拱默寥寥事太平萬機不理樂欣欣鳳朝金闕歸雲表至治何須論主盟。

投子上堂若論此事如鸞鳳翬霄不留其跡。

斫盡青山樵古洞白雲籠處水重重夜深明月來相照千里寒光一鑑通。

興陽清剖禪師因僧問娑羯出海乾坤震觀面相呈事若何陽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

展托乾坤妙有方威聲獵獵震朝堂萬邦拱手俱承化蠻觸之君敢不降。

白馬歸喜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喜曰善犬帶牌。

天上麒麟牙爪秀隴西鸚鵡嘴通紅人家若有真雞犬養到年深定化龍。

天平契愚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平曰鎮州蘿蔔石含茶。華陽宮裏春無限門掩清虛月正斜無限春情消不得滿斟淺酌石含茶。

佛日契嵩禪師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隨鼯鼠聲至中夜而化。

綠暗紅稀淺水明暮雲籠罩古今情行人莫聽溪中水流盡年光是此聲。

育王懷璉禪師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群生猊座高陞將何拯濟璉曰山高水闊。

打破秦臺鏡掀翻海底天月明初夜靜萬里一孤圓。

育王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

羅衣挂處秋煙淡葦戶初開埜水清得意且垂三尺釣湘簾高捲一峰青。

玉泉承皓禪師示眾一夜雨滂烹打倒葡萄棚。

山南客路灣灣曲山北溪流淅淅聲中有兩間茅艸舍籬頭倒挂繡腰裙。

天衣義懷禪師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

花簇簇兮錦簇簇無人解把春風浴迢迢古路直如弦每見行人自拘束。

慧日延壽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日曰更添香著。

湖水風澄萬頃碧六橋花涌空狼藉楊花飛雪落江干晴樹流煙陰滴。

慧日因僧問學人久在永明為什麼不會永明家風日曰不會處會取。

永明無別底家風杖子挑來兩片空昨夜特牛生象子朝來海底火通紅。

天童新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天童境童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雪曲應知和者難枯桐誰得夜深彈吳王去後琴臺冷餘得薰風皓月閑。

石霜楚圓禪師參汾陽經年未許入室。

尋常飲我濁醪樽未飲先輸氣不勝驀地打翻缸甕了自知醉裏好乾坤。

石霜挂榜。

呼蛇遣虎皆帝諱去魅除妖是鬼名口授靈章真秘密先天一副好精神。

石霜問翠巖真如何是佛法大意真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故國山河跡儼然華宮舊院總含煙承恩賜發今朝馬無限新機鼓角邊。

大愚守芝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愚曰鋸[金*解]秤錘。

春山一帶悉花叢岸上花飛楊柳風舊說長安風月好幾人能解惜花容。

芭蕉谷泉禪師參石霜霜問白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蕉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兩虎相期牙爪俱利明暗互呈主賓共濟中原無鹿休相逐好趁春風月下歸。

芭蕉因僧問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是否蕉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

自見汾陽來破衣裏窮骨通身抖擻看何曾有奇特山前山後亂如麻那見龍門有宿客。

芙蓉道楷禪師初謁投子便問佛祖言教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也無。

孤光瀉照出嬋娟倒轉壺中那一天騎得玉龍天外去不同羽化作飛仙。

芙蓉上堂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

盡卻今時不借功空王古殿艸茸茸回途復妙論終始優鉢花敷烈燄中。

大洪報恩禪師上堂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

五五元來二十五添得黃連并石監立時地轉又天旋好憶藍田射石虎。

大洪上堂拈拄杖曰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

當陽舉處絕行蹤那畔今時迴不同少室靈峰休擬議銕牛深夜吼清風。

洞山雲禪師上堂秋風卷地夜雨翻空。

不居偏正異難同任運歸家信不通萬里秋空天際迴青山父老白雲中。

福昌信禪師上堂召大眾眾舉頭昌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僧問如何是佛昌曰東家兒郎西家織女曰學人不會昌曰擲筆拋梭。

一聲喚起夢中人雙眼雖開夢未醒擲筆拋梭心事險暗中各自有深情。

楊岐方會禪師因慈明忌日燒香。

洞簫聲落楚王城又雜漁歌兩岸生靜待月明人寂後有堪聽有不聽。

黃龍慧南禪師室中垂問三關。

漢室山川秦國土英雄都向此中消中原鹿逐沙場冷收得歸來落下梢。

蔣山贊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山曰屠牛剝羊曰為甚如此山曰業在其中。

大剝微塵小剝牛起家唯用喪家酬不知有底傷心事血漬刀頭恨未休。

道吾悟真禪師因僧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吾曰老鼠尾上帶研槌。

榴花開處紅如火綠翠堆來重似雲最好梨園風味別輕煙細過海棠文。

道吾因僧問如何是真如體吾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真如用吾曰金剛杵打鍬山摧。

雄哉漲復東流水猛矣踏翻海底天極實不勞些子力幾如虎戰洞庭煙。

師子淨端禪師因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端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卻怕端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臨水臨山興自饒且隨玉浪泛輕舸洗空心眼渾無事細撿飛花慰寂寥。

淨因自覺禪師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

三冬蓮馥綠荷池雪點梅花六月時古鏡含輝光不夜萬年松老不萌枝。

淨因示眾牛角不用有有也不妨兔角不用無無也不得何故天下事但得其情可恕何妨其理難容卓拄杖喝一喝。

輕身緩步下階行撩拂春風也動情折轉閒身歸洞府月明金殿冷沉沉。

淨因示眾盡大地是當人一卷經。

金雞唱罷玉龍吟萬億山河悉指呈隻眼看來經幾劫銀河斗柄不曾橫。

丹霞子淳禪師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

廉纖脫盡體無依尊貴纔耽被悟迷不守寒潭清夜影賺成頭角落塵泥。

淨因法成禪師上堂燈籠忽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子至今遊蕩不歸來者冤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為誰開。

菱花獨弄劫前機戶初彰化外儀簾幙煙籠秋錦織蟾蜍待曉上丹墀。寶峰惟照禪師僧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朧裏泐潭水先生豈不是寶峰境峰曰若是寶峰境憑君仔細看。

太陽溢日風光好古渡舟橫埜水清出脫是非人境外靈松帶雨綠陰陰。

寶峰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益寡。

金雞唱曉雲如練玉兔含煙月似花正值秋風來入戶數聲砧杵在誰家。

石門元易禪師上堂皓月當空沉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

孤頂雲籠月色寒芳叢斂豔洞門攢夜深寂寂清光迴玉露飄殘琥珀盤。

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山曰枯木糝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曰石女不粧眉。

飄殘上院瓊枝蕊洗出秋山葉底金石女不來施粉黛斯心能得幾知音。

鹿門法燈禪師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門曰掘地深埋。

百尺梧桐畫閣齊簫聲落處鞏雲低平原不借黃金將細雨花驄踏作泥。

本覺法真禪師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分斤析兩少準多錯毀斗折衡人情可托有變化無摸索夜雨滴花心朝來看葉落。

靈隱慧明禪師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洩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

古皇風韻特然清入鳥參行不亂群少有絲頭機械在便為貪醉濁醪人。

曰雲守端禪師僧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雲曰風吹日炙。

天台普請南嶽栽松風吹日炙孤影重重智不到處如相憶踏碎空花研碎風。

黃龍祖心禪師上堂擊禪床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

菱花弄影眉添瘦寶劍揮空腕更柔受用天然成現事幾人跨鶴上揚州。

黃龍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什麼。

冬寒料峭凍殺年少破蓆遮風蘆花打帽鞠多室內已盈籌任是黃金也不要。

泐潭洪英禪師上堂顧眾曰青山重疊疊綠水響潺潺遂拈杖曰未到懸崖處抬頭子細看卓一下。

清溪有路人難到古徑無苔艸更深望斷孤崖千頃碧此中誰解放歌行。

保寧仁勇禪師上堂有手腳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兔角弓梢挂綠弣龜毛箭射九天皋乾坤捏就如丸彈何處相看有鳳毛。

福嚴慈威禪師上堂古佛心只如今若不會苦沉吟。

現成公案孰為打算細雨瀝殘花秋雲籠遠澗乍此乍彼兮去住無心或往或來兮沙汀柳岸。

雲蓋守智禪師上堂緊峭離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卻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

背上生龍鱗人前伸驢腳手把鍬蒺藜眉毛都失卻噫大似街頭王老十夯上的七零八落。

普照希辨禪師室中垂問有口讚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

滿腔情事畏人貧恨不將身質與人荻幕幾翻開又閉自言自語要經綸。

普照示眾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

粉碎山河不是塵頭頭誰得與相親萬年玉戶無關掩六月霜花冷侵人。

普照垂問二邊不立中道不安且道甚處相見得箇端的。

君山日出曉煙收一鑒空明上下秋蘆蓼乍飛雲乍起幾般晴色在滄洲。

長蘆清了禪師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

玉練輕飛一鑑清寒流深淺月光明昆明池下笙歌動舉眼全身在帝京。

天童正覺禪師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

孤光炯炯夜沉沉玉露風攢禁殿深洗墨池中金鳳舞不萌枝上瑞花生。

天童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的人童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寒。

境從象外空猶跡人在光中尚著迷石磬幾敲清夜永啼鳥驚起鷺鷥飛。

天童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的人為甚開口不得。

脫體風流道不難橫身虎穴面門斑活擒玉象恣游戲倒跨青牛夜渡關。

大洪慧照禪師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艸。

路邊清溪古寺深松篁幽籟響絲琴誰知古木寒崖底雨漬蒼苔綠不禁。

天封子歸禪師上堂卓拄杖一下召眾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八字打開乘機可入擺手出長安青雲路好去蝸牛角上海風高蚊子眉開群鹿聚。

吉祥法宣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宣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曰意旨如何宣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粗。

得意人情徹底傾即鹽即米可陳情須知待月雲山下倚遍闌干話不成。

智通景深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事通曰捉得烏龜喚作鰲。

桃源洞裏幽情好雞犬人家樹色間最愛柴門流水碧落花紅爛綠溪灣。

長蘆祖照禪師僧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時如何蘆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蘆曰鑊門路險。

斷岸蘆花月影微蕭疏疊亂冷漁磯釣絲空蕩秋江水古渡無人趁曉歸。

雪峰思慧禪師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峰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撞著露柱也峰曰未敢相許。

寒不過火熱不過雪古殿無燈收回明月笑倚闌干醉未醒幾曾滴落相思血。

資福寶月禪師上堂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參擊鼓何曾說妙談玄只是麤言直語甘艸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撩天逢人切忌錯舉。

愛閒不自騎黃鶴隨意來看入暮山坐待月明清夜裏不知何處有人間。

雲峰志璿禪師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眾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

捏碎秤錘俱是水倒栽鬚斗悉生花明朝上苑來香輦急使春風盡解葩。

香巖智月禪師上堂僧問法雷已震選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巖曰三月三日時千花萬花折。

平鋪十里青松色短掉千行綠柳絲只此陽春誰解委隔林徒有鷓鴣辭。

慧林懷深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林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林曰一箭一蓮花僧作禮林彈指三下。

朦朧月下離金闕手把琵琶任意彈曲盡夜闌何所有詩腸不及酒腸寬。

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捩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峰依舊輓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雁一聲霜月幽。

捏住春風無花無柳放開造化有雪有香舌頭路已通玄徑無影林還著早霜且看伊胸中錦繡禮樂文章。

五祖法演禪師垂語譬如水牯牛過窗櫺。

脫盡連纖後掀翻不夜天瞎驢趁大隊良馬不經鞭阿呵呵牛兒累得四蹄穿終竟尾巴過不得笑到驢年。

黃龍惟清禪師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鰲奴白牯卻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絕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

坦坦蕩蕩錦簇花攢胸藏萬頃步驟雲端寄語隴頭蠶路客莫教秋露溼衣冠。

法雲照杲禪師示眾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

剖出清風骨收藏明月光萬般花上色不及舞衣裳華裾織翠青且赤金環壓轡響琅琅問伊的是誰家子綠袖翩翩舞夜廊。

大明寶禪師上堂輪主寶藏如赤窮底人。

虎嘯孤巖青嶂含龍吟枯木洞雲深菱花影落無蹤蹟夜半秋光冷似冰。

大明上堂雪峰輓毬雲門道普。

日正午兮天已暮御爐香侵輕煙度冰壺倒影冷光浮夏至霜花滿林樹報君知急看取歸家莫踏來時路。

天童寒珙禪師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

鐘聲敲落秋空月夜氣衝開玉漏寒萬籟聲消誰解聽紫羅帳合碧天寬。

長蘆慧悟禪師僧問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還端的也無悟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

萬里長空月正孤澄江清碧已平鋪休將水月較顏色冷淡光華似有無。

北山法通禪師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通曰滴水不入石。

來去嶺頭雲路滑嶽嵌落日水聲高當軒笛弄秋山裏獨對雄峰坐寂寥。

雪竇嗣宗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竇曰沒卻你鼻孔曰出水後如何竇曰穿卻你眼睛如何是正法眼竇曰烏豆。

鍤牛機活弄生蛇頭倒拈綠水青山外高空月正圓須審實要周旋落霞孤鶩滿長川。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轉功就位竇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

靈花枝上鳳凰鳴鳳啄花香特有情花落鳥啼何處去白雲深覆五花城。

善權法智禪師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艸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水向石邊流雲從天際起羊角上行風青空明白裏看南陌春暉聽西原角徵好風來送暮鴉歸庭前幾樹花狼藉。

昭覺克勤禪師僧問古人道柳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覺曰騰蛇纏足路布繞身。

前村路直通車馬後院風清足晚涼幾樹碧桃花盡放一年一度作思量。

太平慧懃禪師僧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平曰鍊牛嚼碎黃金艸。

紅粉易成端正女多錢作能好兒郎鍊牛嚼碎黃金艸一度思量一斷腸。

太平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懃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平即打出。

年老風流弄得行花花朵點猩猩搬來嫩綠堰塘裏孰不遭他喚一聲。

龍門清遠禪師僧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門曰頂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門曰方圓七八寸。

送過長亭又短亭綠楊深淺覆江蘋閑言剩語皆離思無限殷勤總為君。

南堂元靜禪師僧問藏天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曰只如者箇如何藏堂曰有什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堂曰衫袖裏。

盡力推將來輕風遣得去彼固是無心我因有錢度村南村北好歌聲短褐龐眉閑鼓腹。

長靈守卓禪師上堂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為什麼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病不消一箭已透闕者更請辨看。

語笑能贏四百洲賺渠英傑白蒼頭誰人能解丁香結奪去當陽六不收。

王山體禪師示眾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的人須知尊貴的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

慣從空劫呈頭角不向輪王頂上行更入笙歌叢裏宿卻來日午打三更。

王山上堂還有衝流度刃者麼僧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山曰未得一場榮先刖兩脛足。

師子教見只弄險萬仞崖頭看展轉弄得行超方便佇足星流過閃電。
雪竇智鑑禪師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輕拈細弄花如雪暗往明來水似天一徑深春榴火亂隔牆翻覆紫薇錢。

虎丘紹隆禪師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卓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行雲行雨迷三峽風月還伊弄幾遭雨歇雲收山更靜楚王臺殿冷蕭蕭。

虎丘因僧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如何丘曰未足觀光。

天高月得徙秋光萬籟俱清悉渺茫縱有靈花飛不到此時誰復論炎涼。

徑山宗杲禪師僧問明頭來時如何山曰頭大尾顛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山曰野馬嘶風蹄撥刺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山曰雪峰道的。

山回路轉水聲高聽去山音似海潮看到暮雲投壑盡此中無地寄牢騷。

育王端裕禪師上堂易填巨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卻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塵礙塞無路勿若不拈不放向什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須知肥。

得處孤危用處寬渾身琢就紫金團欂蜂想到明年窟莫向飛塵舊處鑽。

此菴景元禪師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菴曰八十翁翁嚼生鉄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即便為人又作麼生菴曰須彌頂上浪翻空。

形蹲骨硬情無對口念靈章驅鬼祟天空地闊兩茫茫有法教農何處會。

此菴上堂威音王已前者隊漢七錯八錯威音王已後者隊溪落二落三。

小原叢竹綠陰陰溪溜清湍響似琴偶到斷橋明月裏淒清夜半老猿情。

[仁-二+幻]堂中仁禪師上堂九十春光已半過。

紅顏欲較三春富還掩青氎不見人佯取金釵飛鬢隔簾影出畫堂身。
文殊心道禪師上堂師子嘯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

一窟三蛇九虺毒殺茫茫傀儡波斯所讀梵書竟驢駝不起輸與河陽新婦兒似醒似醉花貓髻。

佛燈守珣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事燈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燈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的。

不曾肯繁事鋒鋦滿散形蹤省佩裝短褐[毯-炎+監]毳箕踞坐當風領盡綺囊香。

竹菴士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祖師西來意菴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

舌吐秋香眼瞠明月西風一夜涼狼藉青山色人間雖有故園心幾個乘機歸去得歸不得徒教巴歌操白雪。

高菴善悟禪師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打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

淡粧濃點疏還密樹底雲頭去復還一幅素縑俱是墨行人切莫問邯鄲。

雪堂道行禪師上堂佛說三乘十二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點出飛龍睛成就功德舖滿載春風還為人間少助向伊桑梓兮飲盡朝歡教人特達兮情彰大度陽春白雪和難齊狼藉春山花幾樹。

雪巖滿禪師上堂舉洞山解夏并石霜太陽語畢乃曰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

繡紅枕上重添錦搯[打-丁+(天/韭)]堆頭又撒沙攝盡微塵何處是萬年松老翠煙遮。

雪巖初參普照寶寶曰兄弟年少正宜參扣。

一等弄蛇無背面忽焉淺艸有靈蛇不因籃子空無底定向溪頭洗落牙。

光孝深禪師上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遊梁乾打闕。

天然尊貴事非常端拱垂衣在畫堂若使龍蛇成變化翻為特地弄刀鎗。

光孝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鬻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密。

口裏波濤生萬丈胸中春氣涌千尋乾坤爛嚼俱無剩吐盡肝腸話更深。

天童曇華禪師僧問只者是埋沒自己只者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童曰玉箸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童曰莫謾老僧好。

玉箸撐虎口簸箕作熨斗買賣當行家無錢舒一手舒一手始信奇軍俱有後。

天童上堂九年面壁壞卻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微黃面老子以杖畫一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盡情盡力有綱有紀攝盡天山黃河陡底石牛攔古路是事從何起看到孤山月正秋天上人間能幾幾。

簡堂行機禪師住圓通上堂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祇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

淮陽臥理有清風臘月榴花帶雪紅閉閣寂寥常對此江湖心在數枝中。

報恩行秀禪師僧問撒手那邊的人為什麼不居正位秀曰大功不宰曰回頭者畔的人為什麼不墮偏方秀曰至化無為。

萬國歸懷了沒功綸巾羽扇儘從容一從棄綬歸來後高枕黃雲樂不窮。

報恩上堂踢翻滄海大地塵飛。

險崖機峻孰能攀盡令提將只等閑識取運籌帷幄裏居然端拱在人間。

密菴咸傑禪師應菴住明果時一日問傑如何是正法眼傑曰破沙盆菴頷之。

金針銚出鳳凰髓玉線綸成師子筋得意春風堪走馬少年人自果超群。

雪庭福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入蘆花不見蹤。

十洲春到花香老柳色青青入池沼五陵公子倒騎驢踏碎飛花千萬朵。

破菴祖先禪師上堂十五日巳前明似鏡十五日巳後黑似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鶯遷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

明暗都來落一籌銕山燄裏覓浮漚欲親海上明公秀漁父膏燈白蓼洲。

靈隱文泰禪師僧參擬禮拜隱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來風一似有端倪事至臨期又著迷祇有漢王家法妙隨情制度有施為。

靈隱上堂塵劫來事只在於今。

漁歌唱處海潮分盡底光鉞射日曛一段青山成現事語人舌似一千斤。

寶應福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遇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窗前。

指石有真玉君當剖面出雕琢恐喪文全璧應斯遇楚王意不在蓮城自此歸璋果有趣。

寶應永遇禪師上堂舉鹿門老人道盡大地是當人一卷經盡乾坤是當人一隻眼。

者卷經幾多錯認定盤星者隻眼千箇萬箇俱擔板曲江院裏有題名一十九人俱瀟散看讀了休尋討仙人掌上玉芙蓉金門遠達長安道。雪巖祖欽禪師上堂呼六為五破二作三眼觀西北意在東南仰山門下卻不用者般茶飯何故佛法不怕爛。

寂寂花時開院門美人相並立瓊軒含情欲吐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淳拙文才禪師上堂洞山麻三斤雲門乾矢橛大則塞破虛空小則不成毫末可怪當年船子翁長竿釣破清江月今宵月落潭空切莫喚龜作鱉大眾古人道月落後相見且道相見箇什麼倒拖拄杖歸方丈。

長安豪富惜春殘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天界道成禪師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真機紅葉千峰燦爛顯箇中妙旨。

天河垂手柄白練鎖長江玉兔爭頭角堯天盡底荒好看龍韜兼豹略尊嚴法度有商量。

高峰原妙禪師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乃顧視左右便下座。

艷如初放瓊花色巧似新穿九穴珠一段風流遮不得寫君直入美人圖。

松庭子嚴禪師上堂我不學諸方浩浩地魔魅人家男女僧問達麼面壁事如何庭曰者便是浩浩底禍胎也曰如何得勦絕去庭曰倒搓芒繩縛鬼子須是其人。

瑟瑟秋聲起夜涼我來於此破天荒教他清白傳家子莫作當街白面郎。

凝然了改禪師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若能如是會徹古徹今自由自在還知麼擲拄杖便下座。

小峰枝上畫胡啼溪水溪山似不齊轉眼尋思真好笑纔經就枕到遼西。

少林契斌禪師上堂不思善不思惡雲開日出有路當陽驢覷井井覷驢月落潭枯無門可入。

舌上寒霜眼上雲南柵星轉讀殷勤瓊花晏後聲名迴海甸何人不載君。

無方可從禪師上堂倒握吹毛掠陣前霜鋒凜凜電機旋要知八面威光事盡在將軍赤膽懸。

兜鍪閃爍虎風高戰倒黃鍾壓倒曹十二燈樓花鼓夜玉人調鼎盡羊糕。

月舟文載禪師上堂寸絲不挂赤體尚存萬里無雲青天猶在不用張弓架箭何須奪鼓攬旗放得下坐致太平萬里歌謠隨處樂弄得活滿天風月通身瀟灑不須錢。

算子打完九九了分釐毫忽總難瞞和盤托出人前看馬載驢駝上海船。

宗鏡宗書禪師上堂山僧今日爐頭添炭鬢後增貂使大地白汗淋漓通身慶快還知麼凍雲開嶺岫梅蕊噴清香。

一從砍卻月中桂水冷山空夜有餘不奈磨盤無處著臨江拈起逼風珠。

幻休常潤禪師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真消息無像滿虛空有形絕蹤蹟曾為諸佛師常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清風生兔角杖頭明月出。

秋江清淺人難到到者從教肺腑清萬里無雲天一色月光流水聽無聲。

慈舟方念禪師參你老人於少林一日遊初祖面壁處忽然契悟乃曰五乳峰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

驪龍驀地鼓風雷衝教三山五岳開大小石頭俱[跳-兆+孛]跳白雲移下妙高來。

雲門圓澄禪師上堂前山頭鴉鳴後山頭鵲噪祇這是○○沉思即不妙啞子喫黃連有口不解道。

玉龍岡上鳳凰飛啄碎珊瑚月下歸啼得一聲天亦動重重海國夜傳衣。

弁山明雪禪師晚居崆峒時以禪板東敲西唱凡有僧請益亦敲禪板示之。

一聲鐘徹曉天星拜別丹墀不奉君自此寒光空大野優曇悉向火中生。

雲巖淨瑩禪師上堂夜半烏雞騰碧漢天明玉兔泛靈槎分明只是目前事又被分明兩眼遮還委悉麼朔風不解揚家醜裂破龜文大地看。

玉縷金彫劍氣寒斗牛光潑倚雲端迴身舞落蟾蜍膽轉使金烏出處寬。

弟子德人	德然	德在	德今	德端
德聞	德劍	德泓	德能	德繼
德奇	德超	德南	德悟	德修
德福	德亮	德唯	德明	德惠
德空	德玉	德利		等捐資敬刻

本師頻者和尚全錄流通

吏部候選法弟萬遇伯法名智惠

弟子王勝乾法名德和 曾王章法名德省

熊元表法名德觀 項允錫法名德參

信士謝啟元 信女謝從高 孫大楫法名行慈
各捐資助刻

聯絡我們



✉ service@cbeta.org

☎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 官網 <https://cbeta.org/>

🌐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 R2, T04, no. 210, p. 565a5-6